讀書雜誌

王念孙撰

顧廷龍題



讀書雜誌

王念孙 著

下册

北京市中国书店

讀書雜志

荀子第八

成相

楊云。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盧云。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舂牘。又古者瞽必有相。篇首卽稱如瞽無相何倀倀。義已明矣。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雜辭十一篇。惜不傳。大約託於瞽矇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也。引之曰。楊盧二說皆非也。楊謂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案志所載成相雜辭。在漢人雜賦之末。非謂荀子之成相篇也。楊又云。成功在相。稍爲近之。然亦非荀子所謂成相也。盧以相爲樂器之舂牘。斯爲謬矣。以相爲樂器。則成相二字。義不可通。且樂器多矣。何獨舉舂牘言之乎。若篇首稱如瞽無相。乃指相瞽之人而言。非樂器。亦非樂曲也。竊謂相者治也。昭九年左傳。楚所相也。二十五年傳。相其室。杜注並曰。相。治也。小爾雅同。成相者。成此治也。請成相者。請言成治之方也。自世之殃以下。乃先言今之不治。然後言成治之方也。下文請布基。請牧基。皆言成治之方也。與請成相同義。下文云。凡成相。辨法方。又云。請成相。道聖王。又云。請成相。言治方。是成相。卽成治也。又云。治之經。禮與刑。治之志。後勢富。治之道。美不老。後言託於成相以喻意者。成相爲此篇之總名。謂託此一篇之詞以喻意。非謂託於矇瞽諷

諂之詞也．

愚闇愚闇墮賢良

盧云．案愚闇重言之者．卽下文愚以重愚．闇以重闇之意．念孫案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亦重言惑闇．

還主

比周還主黨與施．念孫案還讀爲營．比周營主．謂朋黨比周以營惑其主也．施．張也．楊訓還爲繞．失之．說見君道篇不還秩下．

愛下民

上能尊主愛下民．念孫案愛下民．當作下愛民．與上能尊主對文．不苟臣道二篇並云．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是其證．

基畢輸

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楊注曰．畢．盡也．輸．傾委也．言春申爲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念孫案楊說輸字之義甚迂．輸者．墮也．言基業盡墮壞也．公羊春秋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曰．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穀梁傳亦曰．輸者．墮

也。小雅正月篇。載輸爾載。鄭箋曰。輸。墮也。盧云。春申二字有誤。必非指黃歇。注非。念孫案此汪說也。見丙申校本。

此之疑

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念孫案。疑。恐也。畏也。既濟象傳。終日戒。有所疑也。雜記。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鄭注。疑。猶恐也。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記勸學篇。懼作疑。此之疑。此是畏也。言此險陂傾側之讒人。甚可畏也。皋陶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是也。楊未喻疑字之義。

施

基必施。辨賢罷。念孫案。施。張也。言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文曰。道古聖賢基必張。上文曰。請布基。布與張亦同義。

不詳

愼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楊注曰。言四子及百家。好爲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爲祥。念孫案。祥詳古字通。不祥。不善也。楊說失之。

仁人

㬥人芻豢。仁人糟糠。引之曰。下人字涉上人字而衍。上已言㬥人。則下人字可蒙上而省。此篇之例。兩三

字句。下皆用七字句。以是明之。

相反

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爲聖人。楊注曰。相反。謂反覆不離散。引之曰。反當爲及。字之誤也。精神相及。故一而不貳。楊說失之。

道之

君子道之順以達。念孫案。道。行也。言君子能行此言。則順以達也。楊云。道。言說也。失之。

道聖王　道古賢聖　脫文四

請成相。道聖王。念孫案。道聖王。從聖王也。古謂從爲道。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下文道古賢聖基必張。義與此同。楊皆以道爲言說。失之。又案道古賢聖基必張上。當有一四字句。而今本脫之。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共五句爲一章。今少一四字句。此指當時之君而言。與上成湯異事。故知有脫文。

舜授禹以天下

楊注曰。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故也。念孫案。此不言舜以天下授禹。而言舜授禹以天下者。倒文以合韻耳。禹下爲韻。非有深意也。楊反以過求而失之。

勞心力

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引之曰。力上本無心字。後人以左傳言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以意加心字耳。不知禹抑洪水。本是勞力於民。故淮南氾論篇。論衡祭意篇。並言禹勞力天下。非小人勞力之謂也。且此篇之例。凡首二句皆三字。加一心字。則與全篇之例不符矣。

直成　爲輔

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楊注云。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盧云。困學紀聞曰。呂氏春秋。求人篇。得陶化益眞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陶。卽皋陶也。化益。卽伯益也。眞窺。卽直成也。倂橫革之交二人。皆禹輔佐之名。案竀與成音同。與窺形似。呂氏春秋蓋本作竀。傳寫誤爲窺耳。直與眞亦形似。念孫案盧說是也。橫革直成爲輔。此句例當用七字。今本脫一字。或在爲上。或在爲下。俱未可知。

脫文三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引之曰。願陳辭下。脫一三字句。

良由姦詐

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念孫案良當爲長。楊注。長用姦詐。是其證。今本長作良者。涉注文疾害賢良而誤。注言疾害賢良者。加一良字。以伸明其義耳。若正文則以隱諱疾賢爲句。長由姦詐鮮無災爲句。無良字。

阪爲先

患難哉。阪爲先。聖知不用愚者謀。楊讀阪爲先聖爲句。云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爲。盧云。患難哉二句。句三字。聖知不用愚者謀七字句。與辭治災哉時韻。阪爲先三字未詳。楊注不得其句。蓋此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如此五句爲一章也。念孫案阪爲先。先疑當作之。此言爲治者。當進聖知而退愚。今不用聖知而用愚。是反爲之也。楊謂阪與反同。是也。但誤以先聖連讀耳。之字本作㞢。說文㞢字從儿出。儿與人同。此文之字。蓋本從古作㞢。寫者誤加儿耳。㞢字正與辭治災哉謀時爲韻。

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

楊讀知字句絕。云前車已覆。猶不知戒。更何有覺寤之時也。盧云。前車已覆四字句。更。改也。

豈獨無故

已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楊注曰。或曰下無獨字。盧云。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

恨後遂過

不知戒。後必有。恨後遂過不肯悔。楊讀後必有恨爲句。云恨。悔也。盧云。後必有三字爲句。有讀曰又。所謂貳過也。古音戒又悔態爲韻。念孫案盧說是矣。而未盡也。恨後遂過四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爾雅。閔恨也。孫炎本作很。後當爲復。字之誤也。復後形相近。又因上文後必有而誤。復與愎同。韓子十過篇。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愎。趙策鷙愎作復。亦通作覆。管子五輔篇。下愈覆鷙而不聽從。是

也。又通作蝮。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是也。言很愎不從諫。以遂其過也。莊子漁父篇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逸周書謚法篇曰。愎很遂過曰刺。

詐態

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念孫案態讀爲姦慝之慝。下人之態同。言言語反覆。則詐慝從此生也。襄四年左傳。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以態爲慝者。古聲不分去入也。秦策曰。科條既備。民多偽態。又曰。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淮南齊俗篇曰。禮義飾則生偽態之本。漢書李尋傳曰。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借態爲慝。非姿態之態也。

爭寵嫉賢利惡忌

念孫案利惡忌三字。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非也。利當爲相。字之誤也。相惡忌。正承爭寵嫉賢言之。

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

楊注曰。孰或爲郭。盧云。案古郭虢字通。郭公長父。即呂氏春秋當染篇之虢公長父也。作郭字爲是。之難二字當屬下爲七字句。念孫案之是也。言難厲王者。是此人也。楚語云。秦徵衙實難桓景。實難即是難。

欲衷對

欲衷對。言不從。念孫案此篇之例。凡首句必入韻。惟此處對字與下文之從凶江不協。衷對當爲剖衷。言

欲剖衷以諫。而無知言之不見聽也。史記蔡澤傳。披腹心。示情素。即剖衷之謂。欲剖衷。言不從。即上文所謂中不上達也。中與衷古字同耳。衷字正與從凶江爲韻。今本作欲衷對者。剖誤爲對。又誤在衷字之下耳。楊說失之。

剄而獨鹿

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楊注曰。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名。國語。里革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罝罜麗。此當是自剄之後。盛以罜麗棄之江也。賈逵云。罜麗。小罟也。盧曰。案楊云本或作屬鏤。則訓劍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採他說附益之。念孫案。後人讀獨鹿爲罜麗者。蓋未解而字之義故也。其意謂獨鹿果爲劍名。則不當言剄而獨鹿。故讀爲罜麗。謂是既剄之後。盛以罜麗而棄之江也。今案而猶以也。謂剄以獨鹿也。古者而與以同義。顧命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言其能以治四方也。某氏傳。能如父祖治四方。非是。墨子尚賢篇曰。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言可以勸。可以沮也。呂氏春秋去私篇曰。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言誰可以爲之也。高注。而。能也。非是。辯見呂氏春秋。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同人彖傳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繫辭傳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宣十五年左傳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皆以二字互用。而與以同義。故又可以通用。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論衡齊世篇引此而作以。昭元年左傳。纍甲以見南子。考工記函人。鄭司農注引此以作而。

利往卬上

利往卬上。莫得擅與孰私得。楊注曰。利之所往。皆卬於上。莫得擅爲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卬與仰同。引之曰。往字文義不順。楊曲爲之說。非也。往當爲隹。隹古惟字也。（唯或作惟維。古鐘鼎文唯字作隹。石鼓文亦然。）言臣民之利唯仰於上。莫得擅有所與也。凡隸書從彳從亻之字多相亂。故往字或作住。與隹相似而誤。

刑稱陳

刑稱陳。守其銀。楊注曰。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銀與垠同。念孫案楊說稱陳二字未安。余謂陳者道也。（文登畢氏恬谿說尙書曰。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是古謂道爲陳。微子云。我祖底遂陳於上。謂致成道於上也。君奭云。率惟玆有陳。謂有道也。念孫案大戴記衞將軍文子篇。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亦謂道與不道也。）言刑之輕重皆稱乎道。而各守其限也。

脩領　理續　主執持

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念孫案領猶治也。理也。言五聽皆脩理也。（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鄭注。領猶理治也。仲尼燕居。領惡而全好。注。領猶治也。淮南本經篇。神明弗能領也。高注。領。理也。）續當爲績。主執持當爲孰主持。莫不理績孰主持者。爾雅曰。績。事也。言百官莫不各理其事。夫孰得而主持之也。上文曰。莫得輕重威不分。正所謂孰主持也。又曰。莫得擅與孰私得。又曰。莫得貴賤孰私王。並與此文同一例。今本績誤作續。孰誤作執。執字又誤在主字下。則義不可通。楊說皆失之。

觀法不法見不視

楊注曰。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郝云。按此言觀法於法不及之地。見物於視不到之鄉。所以謂之隱遠至耳目顯也。具見上下文。注非。

各以宜舍巧拙

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盧云。各以宜舍巧拙句中脫一字。據楊注云。各以所宜不苟求也。或當作各以所宜舍巧拙。

臣謹脩

臣謹脩。君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謂君臣之倫不亂也。論倫古字通。說見儒效篇。念孫案。脩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相亂。說見管子形勢篇。此言臣當謹循舊法而不變。其制變則在君也。循與變亂貫爲韻。此以諄元二部通用。凡諄元二部之字。古聲皆不分平上去。此篇之例。首句無不入韻者。今本循作脩。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

賦

隆物　示下民　帝不齊均

智賦。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念孫案。隆與降同。古字或以隆爲降。說見墨子尙賢中篇。示本作施。俗音之誤也。廣雅曰。施予也。帝本作常。字之誤也。物字卽指智而言。言皇天降智以予下民。

厚薄常不齊均。故有桀紂湯武之異也。今本施作示。常作帝。則義不可通。藝文類聚人部五引此正作皇
天隆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不齊均。楊說皆失之。

脩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

脩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者邪。楊注曰。智脩潔則可相親。若雜亂穢汙。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詐難近也。
念孫案親。近也。狄讀爲逖。逖。遠也。大雅瞻卬篇舍爾介狄。毛傳曰。狄。遠也。是狄與逖同。此言智之爲德近
於脩潔。而遠於雜汙也。楊說皆失之。陳說同。

也

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引之曰。疵知爲韻。也字涉上文而衍。藝文類聚無。

大盈乎大寓

雲賦。精微乎毫毛而太盈乎大寓。（宇與寓同）宋錢佃校本云。諸本作充盈乎大寓。非。念孫案作充盈者是也。下
文充盈大宇而不窕。卽其證。充盈與精微對。監本作大盈。則旣與下大字複。又與精微不對矣。楊云。其廣
大時。則盈於大宇之內。則所見本已作大盈。藝文類聚天部上引作充盈乎天宇。

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

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楊注曰。攭與劙同。攭兮。分判貌。言雲或悅忽之極而遠舉。或分散

相逐而還於山。念孫案忽。遠貌。楚辭九歌曰。平原忽兮路超遠。九章曰。道遠忽兮。是忽爲遠貌。極。至也。言忽兮其所至之遠也。攭者。雲氣旋轉之貌。考工記鳧氏鍾縣謂之旋。程氏易疇通藝錄曰。旋所以縣鍾者。設於甬上。孟子謂之追蠡。言追出於甬上者乃蠡也。蠡與螺通。文子所謂聖人法蠡蚌而閉戶是也。蠡小者謂之蜁蝸。郭璞江賦所謂鸚螺蜁蝸是也。曰旋曰蠡。其義不殊。蓋爲金枘於甬上。以貫於縣之者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爲聲病矣。水經睢水注云。睢陽城內有高臺。謂之蠡臺。續述征記曰。迴道如蠡。故謂之蠡臺。是凡言蠡者。皆取旋轉之義。反亦旋也。故曰攭兮其相逐而反也。楊說皆失之。

測意之

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楊注曰。請測其意。引之曰。楊以意爲志意之意。非也。意者度也。言請測度之也。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管子小問篇。東郭郵曰。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是意爲度也。意之言億也。韓子解老篇。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忘與妄同。莊子胠篋篇云。妄意室中之藏。是也。王褒四子講德論。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億度卽妄意度。鄭注少儀曰。測。意度也。意本又作億。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

不窕 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 億忌 私置

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郤穴而不偪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惛憊而不可爲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楊注。充盈大宇二句云。窕讀爲窱。深貌也。言充盈則滿大宇。幽深則入郤穴。而曾無偪側不容也。念孫案楊訓窕爲深貌。又以窕字連下句解之。皆非也。充盈大宇而不窕爲句。窕者閒隙之稱。言充盈大宇而無閒隙也。偪。不容也。偪與窕義正相反。

廣雅曰。寃。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寃。大者不摦。寃則不咸。摦則不容。杜注曰。寃。細不滿也。摦。橫大不入也。不咸。不充滿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寃。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管子宙合篇曰。其處大也不寃。其入小也不塞。墨子尙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寃。小用之則不困。呂氏春秋適音篇曰。音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高注曰。窕。不滿密也。義並與此同。曓至殺傷而不億忌。楊云。億。謂以意度之。雷霆震怒。殺傷萬物。曾不億度疑忌。言果決不測也。念孫案。億讀爲意。（意億古字通。說見前溈意之下。）意。疑也。言曓至殺傷而曾無所疑忌也。廣雅曰。意。疑也。漢書文三王傳。於是天子意梁。顏師古注與廣雅同。韓子說疑篇。上無意。下無怪。無意。無疑也。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平津侯傳。宏爲人意忌。外寬內深。酷吏傳。湯雖文深意忌。皆謂疑忌也。楊以億爲億度。則分億與忌爲二義。失之矣。功被天下而不私置。楊云。天下同被其功。曾無所私置。言無偏頗。念孫案。置讀爲德。言功被天下而無私德也。繫辭傳。有功而不德。德。鄭陸蜀才並作置。鄭云。置當爲德。逸周書官人篇。有施而弗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作有施而不置。荀子哀公篇。言忠信而心不德。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作躬行忠信而心不置。是置爲德之借字也。此段以塞偪塞忌極爲韻。忌讀如極。（左傳費無極。史記作費無忌。）置與德同。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訊下者與二字。蓋因上下文而衍。訊字不入韻。上文充盈大字而不窕。窕字亦不入韻也。盧云。訊不與前後韻協。疑是訊託誤倒。

非是。託字於古音屬鐸部。塞偪等字於古音屬職部。改託訊爲訊託。仍不合韻。

與暴爲鄰

蠶賦。名號不美。與暴爲鄰。楊注曰。侵暴者。亦取名於蠶食。故曰與暴爲鄰也。引之曰。如楊說。則蠶下必加食字。而其義始明。竊謂方言。慘殺也。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憯。莊子庚桑楚篇曰。兵莫憯于志。鏌鎁爲下。慘蠶憯聲相近。故曰與暴爲鄰。

五泰

請占之五泰。盧云。此與下文五泰。宋本皆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從元刻。與困學紀聞所引合。古者帝字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念孫案敗世害泰古音並屬祭部。非唯不與五支之去聲通。並不與六脂之去聲通。此盧用段說而誤也。說見戴先生聲韻考。

喜溼

喜溼而惡雨。念孫案。蠶性惡溼。不得言喜溼。太平御覽資產部五。引作疾溼而惡雨。是也。惡雨與疾溼同意。楊云。溼謂浴其種。乃曲爲之說耳。

簪以爲父

楊注曰。簪形似箴而大。故曰爲父。盧云。簪當爲鐕。子貫反。謂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爲父

幽晦

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元刻作幽闇。宋龔本同。念孫案元刻是也。楊注。幽闇之人。是其證。宋本闇作晦者。涉上文旦暮晦盲而誤。藝文類聚人部八引作幽晤登照。晤與闇同。

反見從橫

公正無私。反見從橫。楊注曰。言公正無私之人。反見謂從橫反覆之志也。念孫案反見從橫四字。文不成義。此本作見謂從橫。言公正無私之人。反以從橫見謂於世也。楊注內見謂二字。卽其證。凡見譽於人曰見謂。若王霸篇曰。齊桓公閨門之內。縣樂奢泰游抗之循。於天下不見謂脩。賈子脩政語篇曰。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皆是也。見毀於人。亦曰見謂。若莊子達生篇曰。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爲廷尉。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閒。見謂不習事。邶風谷風箋曰。涇水以有渭。故見謂濁。今本謂譌作渭。據正義改。及此言見謂縱橫。皆是也。後人不曉見謂二字之義。又以楊注云反見謂從橫。遂改正文見謂爲反見。不知楊注特加反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所有也。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正作見謂從橫。

貳兵

慼革貳兵。楊注。慼與戚同。念孫案貳兵二字。文義不明。貳當爲戒。字之誤也。隸書戒字作戎。與貳相似。戒兵與慼革同義。楊云。

貳。副也。未安。

將將

道德純備。讒口將將。楊注曰。將。去也。言以讒言相退送。或曰將將讀爲鏘鏘。進貌。念孫案楊後說讀將將爲鏘鏘是也。而云進貌。則古無此訓。余謂將將。集聚之貌也。周頌執競篇。磬筦將將。毛傳曰將將。集也。然則讒口將將。亦謂讒言之交集也。小雅十月篇讒口囂囂。箋云。囂囂。衆多貌。義亦與將將同。

雜布與錦

雜布與錦。不知異也。念孫案此謂布與錦雜陳於前。而不知別異。（說文。布。枲織也。）言美惡不分也。楊以雜布二字連讀。而訓爲麤布。失之。

閭娵子奢

楊注曰。閭娵古之美女。後語作明陬。蓋一名明陬。漢書音義。韋昭曰。閭陬。梁王魏嬰之美女。子奢當爲子都。鄭之美人。詩曰。不見子都。後語作子都。盧云。明是閭字之誤。楊未省照耳。汪云。都奢古本一音。不必改字。

大略

教出　而後士

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出畢行。楊注曰。教。謂戒令。畢行。謂羣臣盡行從君也。念孫案。教出當爲教士。謂常所教習之士也。大戴禮虞戴德篇云。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士畢行。文與此同也。下文曰。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楊云。言威儀如此。乃可爲士。念孫案。士當爲出。言必聽律習容而後出也。楊云。聽律。謂聽佩聲使中音律也。玉藻云。習容觀玉聲乃出。鄭注曰。玉。佩也。是其證也。隸書士出二字相似。傳寫往往譌溷。隸書出字或省作士。若敖省作敖。賣省作賣。欵省作款。皆是也。故諸書中士出二字。傳寫多譌。僖二十五年左傳。諜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爲欲篇諜出譌作諜士。管子大匡篇。士欲通。吏不通。今本士譌作出。史記呂后本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夏本紀。稱以出。大戴禮五帝德篇作稱以上士。皆其證也。楊說皆失之。

虛之　非禮也　非義也

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楊注曰。虛讀爲居。聲之誤也。念孫案。虛當爲處。字之誤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是其證。陳說同。又引論語。里仁爲美。擇不處仁。又案。楊云。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盧云。非義也。亦當爲非禮也。案楊盧之說皆非也。非禮也。當作非仁也。劉說同。非義也。義字不誤。此文云。仁非其里而處之。非仁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前後正相呼應。以是明之。

不知

審節而不知。不成禮。楊注曰。知或爲和。念孫案。作和者是也。禮以和爲貴。故審節而不和。則不成禮。下文

和而不發。正承此和字言之。今本和作知。字之誤耳。隸書和字或作知。與知相似。見漢白石神君碑。既能審於禮節。則不得謂之不知。楊云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於不知下加其意二字。失之。

殺大蚤

楊注曰。禮記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爲早也。念孫案此說是也。前說非。

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天地生之

聖人成之

汪云。君臣以下四十一字錯簡。當在後國家無禮不寧之下。此因上尚尊尚親之文而誤。

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

念孫案設當爲讌。字之誤也。故楊注云。讌。宴也。今注文讌字亦誤作設。寢對廟而言。讌衣對祭服而言。王制。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是其證。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

楊以殺內二字連讀。云當爲冰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殺。減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卽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欲也。盧云。案詩陳風東門之楊。毛傳云。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正義引荀卿語。並云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爲昏期。家語所

說亦同。匏有苦葉所云。迨冰未泮。周官媒氏。中春會男女。皆是要其終言不過是耳。楊注非。十日一御。君子之謹游於房也。不必連冰泮言。引之曰此文本作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霜降始逆女。至冰泮而殺止也。召南摽有梅。及陳風東門之楊正義。兩引此文。皆作冰泮殺止。周官媒氏疏。載王肅論。引此文及韓詩傳。亦皆作冰泮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東門之楊正義所引如是。今本作殺內。乃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自楊所見本殺下始脫止字。而楊遂以殺內二字連讀。誤矣。冰泮殺止。指嫁娶而言。內字下屬爲句。內十日一御。別是一事。非承冰泮而言。

大之

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引之曰。大之當爲六之。言以六尺而六之。則爲三丈六尺也。楊以廣釋大。則所見本已誤。

文貌　情用

文貌情用。相爲內外表裏。念孫案文貌在外。情用在內。故曰相爲內外表裏。禮論篇曰。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彼言文理猶此言文貌。楊彼注云。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是也。此注失之。

脩六禮明十教

楊注曰。十或爲七。念孫案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則作七教者是也。凡經傳中七十二字互誤者多矣。楊前注以禮運之十義爲十教。失之。

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

郝云。按此謂管仲尙功力而不脩仁義。不可爲王者之佐。注以四子言。恐非。

害靡國家

利夫秋豪。害靡國家。楊注曰。靡。披靡也。利夫秋豪之細。其害遂披靡而來及於國家。念孫案楊說靡字之義非是。靡者。滅也。言利不過秋豪。而害乃至於滅國家也。方言。靡。滅也。郭璞曰。或作摩滅字。音糜。漢書賈山傳。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司馬遷傳。富貴而名摩滅。摩與糜古同聲而通用說見唐韻正。陳云。靡。累也。言所利在秋豪。而其害累及國家也。詩周頌傳曰。靡。累也。是其義。

場園

大夫不爲場園。念孫案場園當爲場圃。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不爲場圃。玩楊注亦是圃字。論語子路篇馬注。及射義鄭注。並云。樹菜蔬曰圃。卽楊注所本。

然故

然故民不困財。羣書治要財作則。則以民不困為句。則字下屬為句。貧寠者有所竄其手。念孫案然故。猶是故也。堯問篇然故士至同。說見釋詞然字下。

上好羞則民闇飾矣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矣

楊注曰。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闇自脩飾也。念孫案楊說迂曲而不可通。羞當為義。羞字上半與義同。又涉上文兩羞字而誤也。上好義則民闇飾者。言上好義則民雖處隱闇之中。亦自脩飾。不敢放於利而行也。呂氏春秋具備篇。宓子賤治亶父。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即所謂民闇飾也。賈子大政篇曰。聖明則士闇飾矣。上好義與上好富對文。故下文又云。欲富乎。與義分背矣。上好義。則民闇飾。上好富。則民死利。即上文所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也。鹽鐵論錯幣篇。上好禮則民闇飾。上好貨則下死利。即用荀子而小變其文。劉云。二者亂之衢。二者二字承上兩句而言。則亂上當有治字。

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

郝云。按細席注皆未安。恐茵席之形譌。蓋茵借為絪。絪又譌為細耳。念孫案郝說是也。漢書霍光傳加畫繡絪馮。如淳曰。絪亦茵。是其證。茵席之言。謂昔日之言。即論語所謂平生之言也。故尸子云。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見楊注。

和之璧　為天子寶

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盧云。厥同橜。說文。橜門梱也。荀子以厥為橜。晏子以困為梱。皆謂門限。意林不解。乃改為璞矣。念孫案此段說也。見鍾山札記。玉人琢之。為天子寶。

念孫案文選劉琨答盧諶詩序．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注引此和下有氏字．（晏子春秋雜篇同．）為天子寶作為天下寶．（又引史記藺相如傳．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於義為長．下文亦云子贛季路為天下列士．

不立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念孫案立字義不可通．立亦當為言．（下文未問則不立同．）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皆謂君子之不易（以豉反．）其言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此篇之文．多與曾子同也．隸書言字或作音．（若言作音．詹作詹．善作善之類．皆是．）因脫其半而為立．（秦策．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今本言譌作立．）楊曲為之說．非．

少不諷

少不諷．壯不論議．念孫案少不諷．當從大戴記作少不諷誦．諷誦與論議對文．少一誦字．則文不足意矣．楊云．諷謂就學諷詩書．則所見本已脫誦字．

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如學

郝云．按．如．肖似也．此言仕必不可負所學．注云．如往．非也．

皋如　嵮如　鬲如

望其壙．皋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楊注曰．皋當為宰．宰．冢也．宰如．高貌．嵮與塡同．謂土塡塞也．鬲．謂隔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墳如．（天瑞篇．）盧云．公羊僖卅三年傳．宰上之木拱矣．是宰卽冢也．冢大也．如大山也．嵮讀為

頰。山頂也。鬲如。形如實五穀之器也。山有似甗者矣。列子嶺如作墳如。如大防也。劉云。案今列子作塈如也。宰如也。塈卽臯。豈楊氏所見本異邪。塈如宰如。二句疊出。則不得破臯爲宰矣。念孫案家語困誓篇亦作塈如也。王肅曰。塈。高貌。

其人　其人也　非其人也

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其人也而不教。不詳。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盧云。此條言所好者君子。是爲得其人。非君子而好之。則所好非其人也。人可與言而不教。是爲不祥。不可與言而教之。則又資盜糧借賊兵也。楊注不了。念孫案其人也而不教也字當在上句其人下。汪說下同。下文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上非其人下有也字。下非其人下無也字。是其證。此言能好君子。則爲可教之人。可教而不教之。是爲不詳。若所好非君子。則爲不可教之人。不可教而教之。則是齎盜糧借賊兵也。盧說亦未了。

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

楊注曰。後門者。君之守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尙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渾跡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聞。言聞之久矣。盧云。案柳下惠一條。不當蒙上文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蓋卽毛詩巷伯詁訓傳所云嫗不逮門之女而國人不稱其亂也。非一日之聞。言素行爲人所信。又

鍾山札記引呂氏春秋長利篇云．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高誘注．後門．日夕門已閉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暮而後門

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

楊注．蒙上文爲解．盧云．此亦當別爲一條．

來乘

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念孫案下乘字疑涉上乘字而衍．凡物有乘而來者．乘．因也．文選謝朓始出尚書省詩注．引如淳漢書注．言凡物必有所因而來．反乎我者．卽出乎我者也．故曰．其出者是其反者也．今本來下又有乘字．則義反晦矣．楊說失之．

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纖纖也

盧云．元刻作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宋龔本同．與大戴曾子立事篇同．汪從元刻．

泔之　奧之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如奧之．楊注曰．泔與奧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盧氏龍城札記曰．案非烹和也．曾子以魚多．欲藏之耳．泔．米汁也．泔之．謂以米汁浸漬之．門人以易致腐爛．食之不宜於人．或致有腹疾之患．故以爲傷人．說文．奧．宛也．宛．奧也．奧與宛皆與鬱音義同．今人藏魚之法．醉魚則

用酒。醃魚則用鹽。置之甀中以鬱之。可以經久。且味美。奥如鬱韭鬱麴之鬱。鬱韭。見說文䤈字下。鬱麴。見釋名。皆謂治之藏於幽隱之處。今魚經鹽酒者。於老者病者極相宜。正與傷人相反。念孫案米泔不可以漬魚。盧謂以米汁浸漬之。非也。泔當爲洎。周官士師。洎鑊水。鄭注曰。洎。謂增其沃汁。襄二十八年左傳。去其肉而以其洎饋。正義曰。添水以爲肉汁。遂名肉汁爲洎。然則添水以爲魚汁。亦得謂之洎。洎之謂添水以漬之也。呂氏春秋應言篇。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高注曰。肉汁爲洎。彼言多洎之少洎之。卽此所謂洎之矣。以洎漬魚。則恐致腐爛而不宜於食。故曰洎之傷人也。隸書甘字或作目。與自字極相似。故洎誤爲泔耳。漢西嶽華山亭碑。甘澍弗布。甘字作自。見漢隸字原。奥亦非烹和之名。盧訓奥爲鬱是也。釋名曰。腴。奥也。藏物於奥內。稍出用之也。彼所謂腴。卽此所謂奥之矣。然盧謂奥與宛鬱同音。則非也。奥與宛鬱同義而不同音。故諸書中鬱字有通作宛者。而宛鬱二字無通作奥者。以宛鬱釋奥則可。讀奥爲宛鬱則不可。

唯

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盧云。唯元刻作雖。念孫案唯卽雖字也。說見經義述聞。桓十四年穀梁傳。

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蜉蝣也

注云。此二語別是一義。與上文不相蒙。注非。

宥坐

今生也有時

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念孫案今字當在嫚令謹誅上總下三事言之文義方順家語始誅篇作夫嫚令謹誅夫字亦總下之詞

綦三年而百姓往矣

盧云往乃從之誤下注同念孫案從下當有風字今本無風字者從誤爲往則往風二字義不可通後人因刪風字耳據楊注云百姓從化化字正釋風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正作百姓從風韓詩外傳及說苑政理篇並同

邪民不從

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念孫案邪民本作躬行上文云上先服之三年而百姓從風服者行也卽此所謂躬行也故云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隷書躬與邪相似故躬誤爲邪（見隷辨案躬行作邪行邪字誤而行字不誤外傳亦誤作邪行唯說苑不誤今本荀子邪行作邪民乃後人所改辯見下）家語始誅篇作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案荀子之躬行不從誤作邪行不從則意不可通王肅不知邪爲躬之誤故改邪行不從爲邪民不從化以曲通其義而今本荀子亦作邪民則又後人以家語改之也楊注云百姓既從然後誅其姦邪則所見本已同今本說苑正作

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

任負車

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楊注曰。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念孫案古無訓負爲重者。余謂負亦任也。魯語注曰。任。負荷也。楚辭九章注曰。任。負也。連言任負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倒言之則曰負任。齊語負任擔荷。是也。

陵遲故也

楊注曰。遲。慢也。陵遲。言邱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陂陀也。盧云。案淮南山以陵遲故能高。泰族篇。陵遲。猶迤邐陂陀之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爲邱陵。似泥。念孫案盧說是也。說文。夌。夌徲也。其字本作夌。則非謂邱陵明矣。詳見漢書雜志末卷。

馮而游

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念孫案馮者。登也。周官馮相氏注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廣雅曰。馮。登也。故外傳作豎子登而遊焉。說苑作豎子升而遊焉。升亦登也。

大偏與諸生

夫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念孫案偏與上不當有大字。蓋涉上文大水而衍。據楊注云。偏與諸生。

謂水能徧生萬物。則無大字明矣。初學記地部中引此無大字。大戴記勸學篇說苑雜言篇家語三恕篇並同。

洸洸乎

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楊注曰。洸讀爲滉。滉滉水至之貌。淈讀爲屈。竭也。家語作浩浩無屈盡之期。念孫案楊讀洸爲滉。滉滉水至之貌。古無此訓。洸洸當從家語作浩浩。字之誤也。（俗書洸字作洸。與浩略相似。）王制曰。有餘曰浩。故曰浩浩乎不屈盡。初學記引荀子正作浩浩。則所見本尚未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同。

佚若聲響

其應佚若聲響。楊注曰。佚與逸同。奔逸也。念孫案奔逸與聲響。義不相屬。楊說非也。佚讀爲呹。（音逸）呹。疾貌也。言其相應之疾。若響之應聲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薌呹肸以掍根兮。聲駍隱而歷鍾。師古曰。言風之動樹。聲響振起。衆根合同。駍隱而盛。歷入殿上之鍾也。薌讀與響同。呹音丑乙反。文選李善注曰。呹。疾貌也。余日切。正與佚字同音。古無呹字。故借佚爲之耳。

皆繼

鄉者賜觀於大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有說邪。匠過絕邪。楊注曰。九當爲北。被皆當爲彼。蓋音盍。戶扇也。（與闔同。）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盍皆繼。彼有說邪。匠過誤而遂絕

之邪。家語（三恕篇）作北蓋皆斷。王肅云。觀北面之蓋皆斷絕也。念孫案。繼與輟說絕。韻不相協。繼當爲𢇍字之誤也。說文。𢇍古文絕。正與輟說絕爲韻。𢇍爲古文絕。而此文以𢇍絕並用者。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凡經傳中同一字而上下異形者。不可枚舉。卽用韻之文亦有之。皋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釋文。畏馬本作威。周官鄉大夫注。引作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是畏卽威也。小雅正月篇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釋文。威本或作滅。昭元年左傳。引作褒姒滅之。是威卽滅也。越語云。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管子勢篇。作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是刑卽形也。皆與此文之𢇍絕並用同例。今本𢇍作繼。則旣失其韻。而又失其義矣。楊云。皆繼。謂材木斷絕相接繼。非也。接繼與斷絕正相反。下文云。匠過絕邪。則此文之不作繼甚明。家語作北蓋皆斷。斷亦絕也。

嘗有說

大廟之堂。亦嘗有說。念孫案。嘗讀爲當。（當嘗古字通。孟子萬章篇。是時孔子當阨。說苑至公篇。當作嘗。）言大廟之堂。所以北蓋皆斷絕者。亦當有說也。下文蓋曰貴文也。正申明亦當有說之意。楊訓嘗爲曾。失之。

因麗節文

官致良工。因麗節文。楊注曰。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念孫案。麗非美麗之謂。麗者。施也。（見廣雅。及多方。顧命。呂刑傳。士喪禮注。）言因良材而施之以節文也。（良材見下文。）家語作匠致良材。盡其功巧。正謂施之以節

文也.

子道

則不幸

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念孫案則與即同.說見釋詞.

則何以爲 脫一句

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念孫案以字衍.韓詩外傳無以字.下文何爲而無孝之名也.亦無以字.又案外傳此句下有意者所友非仁人邪一句.玩本書亦似當有此句.下文雖有國士之力四句.正承此句而言.又下文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承上身不敬三句而言.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則承此句而言.若無此句.則與下文不相應矣.

法行

遠 反

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念孫案遠當爲反.反當爲遠.內人親而外人疏.今疏內而親外.是反也.故曰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是舍近而求遠也.故曰不亦遠乎.下文曰.失之

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迂卽遠也。是其證。今本反與遠互誤。則非其旨矣。韓詩外傳正作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楊說皆失之。

栗而理

溫潤而澤。仁也。栗而理。智也。宋呂本如是。宋錢佃本及元刻。依楊義於栗上增縝字。而盧本從之。引之曰。增縝字者誤也。楊注但釋栗理二字。而不釋縝字。則正文之無縝字甚明。說苑雜言篇。說玉曰。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亦言栗理而不言縝栗者。秩然有條理之謂。故有似於智。楊依聘義注。訓栗爲堅貌。亦非。說詳經義述聞聘義。

瑕適並見。情也

念孫案。適讀爲讁。經傳通以適爲讁。讁。亦瑕也。老子曰。善言無瑕讁。是也。管子水地篇。瑕適皆見。精也。精與情同，說見管子。尹知章曰。瑕適。玉病也。呂氏春秋舉難篇。寸之玉必有瑕適。說苑曰。玉有瑕。必見之於外。故君子比情焉。此言瑕適而說苑但言瑕。是適卽瑕也。情之言誠也。玉不自掩其瑕適。故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同。楊讀適爲調適之適。失之。

哀公

紳而搢笏　此賢乎

然則夫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念孫案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家語五儀篇．紳下有帶字．賢上有皆字．並於義爲長．

勤行　止交

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盧云．止交．大戴禮韓詩外傳皆作止立．引之曰．作止立者是．止交二字．文不成義．楊云．交謂接待於物．非也．勤行．亦當依大戴作動行．皆字之誤也．動行與止立對文．外傳作動作．

五鑿爲正心從而壞

楊注曰．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盧云．案大戴禮作五鑿爲政．此正字義當與政同．注似非．念孫案楊後說以五鑿爲五情．頗勝前說．

大辨乎天地

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念孫案辨讀爲徧．言其事大則徧乎天地．明則察乎日月也．與上辨乎萬物之情性不同．楊以辨爲辨別．則與大字義不相屬矣．徧辨古字通．說見日知錄．

若天之嗣

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念孫案嗣讀爲司．鄭風羔裘傳曰．司．主也．言若天之主司萬化．其事不可得而知

也。司嗣古字通。大戴記正作若天之司。高宗肜日。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司作嗣。楊云。嗣。繼也。失之。

焉不至

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盧云。正文焉下元刻有而字。下四句並同。宋龔本同。而當訓爲能。若以爲衍。不應四句皆然。又補校云。考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而卽能字。高誘注呂氏春秋去私士容二篇皆訓而爲能。其注淮南亦然。易屯釋文亦云。鄭讀而爲能。然則此焉而正當讀爲焉能。不可易矣。念孫案盧說是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此有而字。其引此無而字者。皆後人不知古訓而删之也。古書多以而爲能。詳見淮南人閒篇。

東野子之善馭乎

盧云。家語顏淵篇作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此脫子亦聞三字。又子之當作之子。念孫案東野子。亦當作東野畢。下文皆作東野畢。是其證。韓詩外傳作善哉東野畢之御也。新序雜事篇同。

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

盧云。新序家語。是下皆有以字。念孫案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亦有以字。韓詩外傳同。當據補。

堯問

振寡人之過

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念孫案振救也。說文。振。舉救也。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周語魯語吳語注。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淮南時則篇注。並云振救也。史記蒙恬傳曰。過可振而諫可覺。故曰振寡人之過。楊云振舉也。於義未該。

寠小

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寠小也。楊注曰。寠。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念孫案楊分寠與小爲二義。非也。寠亦小也。言其好自用也。是其器局之所以寠小也。韓子詭使篇。悖懋純信用心一者。則謂之寠。言世人皆尙詐僞。故見悖懋純信用心專一者。則謂之寠小也。釋名曰。寠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漢書東方朔傳。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數也。師古曰。寠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寠數薦之。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寠數者。故朔云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寠數。案物在盆下。謂之寠數。亦局縮之意也。蔡邕短人賦。劣厥僂寠。亦是短小之意。詩傳以寠爲無禮。謂貧者不能備禮。非謂無禮驕人也。

不聞卽物少至

楊注曰。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之事亦少。聞或爲問。念孫案聞卽問字也。說見經義述聞旅獒傳及王風。言不問則所知之事少也。問字正承上文見士問曰而言。

不息

多其功而不息。劉云。不息。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山川頌。說苑臣術篇。並作不言。引之曰。言與息形聲皆不

相近。若本是言字。無緣誤爲息。息當爲悳。悳古德字。繫辭傳曰。有功而不德。是也。韓詩外傳春秋繁露。說苑作不言。意與不德同。俗書悳字作悳。形與息相似而誤。大戴禮公冠篇。靡不蒙悳。今本誤作靡不息。是其證也。家語困誓篇。作多其功而不意。王肅曰。功雖多而無所意也。兩意字亦悳字之誤。家語本於荀子。則荀子之本作悳明矣。太平御覽地部二。正引作多其功而不德。

余昔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加案語。盧學士校本。則據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去年陳碩甫文學。以手錄宋錢佃校本異同。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本相校。已載入荀子雜志中矣。今年顧澗薲文學。又以手錄呂錢二本異同見示。余乃知呂本有刻本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有二本。不但錢與呂字句多有不同。即同是呂本。同是錢本。而亦不能盡同。擇善而從。誠不可以已也。時荀子雜志已付梓。不及追改。乃因顧文學所錄。而前此未見者。爲補遺一編。並以顧文學所考訂。及余近日所校諸條。載於其中。以質於好古之士云。道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八十有七。

荀子補遺

勸學篇　以錐飡壺也。宋呂本飡作飡。與錢本同。

修身篇　保利非義。謂之至賊。盧云。非。元刻作弃。念孫案盧本作非者爲影鈔宋本所誤也。刻本正作弃。弃與保義正相反。作非者。字之誤耳。呂錢本元刻。及世德堂本皆作弃、其遠思也早。呂本作遠害。與錢本同。

榮辱篇　憍泄者。人之殃也。呂本憍作憍。與錢本元刻同。鯈鉢者。浮陽之魚也。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楊注曰。胠與袪同。方言云。袪。去也。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引之曰。魚在沙上。不得謂之去於沙。楊說非也。案胠當爲俗。字從人。谷聲。其虐反。與風俗之俗從谷者不同。玉篇。俗。渠戟切。倦也。集韻。谻。方言儯也。儯與倦同。或作御。俗。漢司馬相如子虛賦。徼谻受詘。郭璞曰。谻。疲極也。上林賦。與其窮極倦谻。郭曰。窮極倦谻。疲憊者也。說文。御。徼御受屈也。谻。谻御並與俗同。窮極倦谻。其義一也。廣雅曰。困。疲。羸。勞。鄭注考工記輸人曰。勞。今倦字也。人御。窮。憊。與憊同。遯象傳有疾憊也。鄭注。憊困也。極也。趙注孟子離婁篇曰。極困也。呂刑曰。人極于病。困疲羸倦御窮憊極。其義一也。然則俗者。窮困之謂。言魚困於沙而思水。則無及也。隸書亻旁或從彖作几。見隸辨。與月相似。谷或作去。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卻揺閉門。卻字作却。今俗書卻腳二字。亦作却脚。與去相似。故俗字譌而爲胠。

非相篇　以其治亂者異道。呂本以其作其以。與錢本同。前謂呂本作以其。因盧本而誤。

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　引之曰。故君子之於言也。言當爲善。善字本作譱。脫其半而爲言。又涉上下文言字而誤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三之字皆指善而言。下文云。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此句凡兩見。是其明證矣。下文又云。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今本故下衍言字。辯見前。仁卽所謂善也。今本善作言。則下文三之字。皆義不可通。

非十二子篇　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　呂錢本皆無之字。念孫案呂錢本是也。據楊注云。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則無之字明矣。性惡篇云。禽獸行。虎狼貪。司馬法云。外內亂。禽獸行。句法並與此同。

仲尼篇　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呂本淫汰也下有如彼二字。與錢本同。

儒效篇　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　呂本仁人隆也作仁之隆也。念孫案呂本是也。此言先王之道。乃仁道之至隆者也。所以然者。以其比中而行之也。比。從也。毗至反。說見前。楊云。仁人之所崇高也。失之。錢本以下作仁人隆也。卽涉注仁人而誤。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　盧云。宋本作人之所以道也。下又有君子之所道也句。今從元刻刪正。念孫案盧說非也。人之所以道者。道。行也。謂人之所以行也。君子之所道者。道爲人之所以行。而人皆莫能行之。唯君子爲能行之也。二句本不同義。後人以爲重複而刪之。謬矣。下文君子之所謂賢者

八句。正承此君子而言。則此句之非衍文甚明。呂錢本。世德堂本。皆作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今據以補正。

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 盧云。起之。宋本無之字。念孫案宋本是也。貴名起如日月。言貴名之顯著也。（王霸篇。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云乎哉。）起下不當有之字。元刻及世德堂本有之字。乃涉下句天下應之而衍。呂錢本皆無之字。

盡善挾洽之謂神。 呂錢本洽並作治。念孫案呂錢本是也。挾與浹同。全體皆善。故曰盡善。全體皆治。故曰浹治。（楊注。挾讀爲浹。浹周治也。）正文挾治二字。元刻及世德堂本並作挾洽。洽字乃涉注文周治而誤。盧從元刻。非也。挾治與盡善對文。若作挾洽。則與盡善不對矣。

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 引之曰。此上當有曷謂固曰四字。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與曷謂固上下正相呼應。曷謂固與上文之曷謂一。曷謂神。皆文同一例。曷謂神曷謂固。承上執神而固言之。下文神固之謂聖人。又承上曷謂神曷謂固言之。今本脫去曷謂固曰四字。則與上下文不相應矣。

其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爲知也。 呂本其作甚。與余說合。

王制篇 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 念孫案析當爲折。折之言制也。（呂刑。制以刑。墨子尙同篇引作折則刑。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魯讀折爲制。）愿讀爲傆。說文。傆。（音與愿同。）黠也。言制禁黠之民。使畏刑也。作愿者借字耳。余前說改愿爲暴。未確。（韓詩

外傳作折暴。恐是以意改。未可援以爲據。下文之誅暴禁悍。富國篇之禁暴勝悍。文各不同。皆未可據。彼以改此。又下文抃急禁悍防淫除邪。抃亦當爲折。急卽愿之譌。前改急爲暴。亦未確。急與暴形聲皆不相似。若本是暴字。無緣譌而爲急。

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　楊注曰。紫。紫貝也。紶。未詳。字書亦無紶字。當爲蛣。居業反。郭璞江賦曰。石蛣應節而揚葩。注云。石蛣。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古以龜貝爲貨。故曰衣食之。引之曰。案下文云中國得而衣食之。則紫紶爲可衣之物。魚鹽爲可食之物。較然甚明。紫與茈通。管子輕重丁篇。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萊純錙。緺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是東海有紫之證。紶當爲紟。右旁谷字與去相似。紟之譌紶。猶卻之譌却也。說見補遺榮辱篇。葛精曰絺。麤曰綌。周南葛覃傳。禹貢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有絺則有綌矣。管子輕重丁篇。東方之萌。帶山負海。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言以葛爲絺綌也。是東海有綌之證。紫與綌皆可以爲衣。故曰中國得而衣之。楊注大誤。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　引之曰。君子之始也之始二字。蓋涉上三之始而衍。此言禮義爲治之始。而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則君子也。故君子又爲禮義之始。下文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仍是此意。此承上文君子爲禮義之始而申言之。則君子下不當更有之始二字。楊云。君子以積學爲本。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

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　引之曰。師旅二字。後人以意加之也。此言祭祀賓客喪紀之事。而師旅不與焉。

故楊注但言喪祭朝聘。而不言師旅。則本無師旅二字明矣。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　念孫案免盡當爲盡免。免與勉同。盡勉。皆勉也。勉與偷對文。君道篇曰。賞免罰偷。（今本免譌作克。辯見君道。）就能有與是鬭者與。　呂本就作孰。與引之說合。

富國篇　而或以無禮而用之。　呂本而作節。與錢本元刻同。

掩地表畝。　引之曰。掩地二字。義不可通。掩疑撩之譌。說文。撩。理也。（廣雅同。）一切經音義十四。撩。力條反。通俗文云。理亂謂之撩理。今多作料量之料字也。（以上一切經音義。）撩地表畝。謂理其地。表其畝也。撩字俗書作𢮦。與掩相似而誤。楊云。掩地。謂耕田使土相掩。迂迴而難通矣。

王霸篇　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正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盧云。正各本作故。今從宋本。念孫案正錯之。呂錢本皆作旣錯之。是也。衡旣縣。則不可誣以輕重。繩墨旣陳。則不可誣以曲直。規矩旣設。則不可誣以方圓。故曰旣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盧謂宋本作正者。爲影鈔本所誤。（影鈔本作正者。涉上文兩正字而誤。）

欲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　呂錢本欲下皆有得字。是也。上文兩言欲得。則此亦當然。元刻以下脫得字。

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　念孫案國在。謂國存也。在字不屬下讀。下偏與上偏相

對。下偏上不當有在字。據楊注云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則所見本作下偏而國危明甚。後人誤以在上二字連讀。又於下偏上增在字。而不知與正文注文皆不合也。余前說謂兩者並行下。衍而國二字。失之。

故其治法。　呂本作故其法治。與錢本同。前謂呂本作其治法。因盧本而誤。

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　呂錢本也上皆無者字。與余說合。

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　呂錢本成俗下皆有於字。念孫案呂錢本是也。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十五字爲一句。下文云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句法正與此同。元刻以下脫於字。則失其句矣。

君道篇　王猷允塞。　呂本猷作猶。與錢本同。前謂呂本作猷。因盧本而誤。見議兵篇。

君者槃也。　呂本此下有民者水也句。與錢本同。

其不可以不知也。知是其危也。　呂錢本其下皆有中字。念孫案呂錢本是也。其中。謂廣與狹之中也。耳目之所及甚狹。其所不及者甚廣。其中之事。或弛易齵差而人主不知。則必有拘脅蔽塞之患。並見上文。故曰其中不可以不知。若是其危也。元刻始脫中字。

議兵篇　君臣上下之閒。滑然有離德者也。　楊注曰。滑。亂也。音骨。引之曰。滑然非離德之謂。滑當爲渙。說卦曰。渙者離也。雜卦曰。渙。離也。下文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渙爲離貌。故曰渙然有離德。俗書渙字作渙。滑字作滑。二形略相似。故渙譌爲滑。新序雜事篇正作渙然有離德。韓詩外傳作突然有離德。突乃奐之譌。渙奐古字通。文選琴賦注引荀賦篇云。奐。散也。

拱挹指麾。　呂本挹作揖。前謂諸本皆作挹。盧改爲揖。誤也。

正論篇　故凡言儀期命。是非以聖王爲師。　引之曰。是非當作莫非。正文云。莫非以聖王爲師。故楊注云。皆以聖王爲師。皆字正釋莫非二字。凡本書中言莫非莫不者。注悉以皆字釋之。今本莫非作是非。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文兩是非字而誤。

百姓以爲成俗。　呂本無爲字。與余說合。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人之情三字連讀。欲寡二字連讀。非以情欲連讀。　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　念孫案以己之情欲爲多。呂本作以己之情爲欲多。是也。錢校亦云。監本作情爲欲多。　己之情三字連讀。欲多二字連讀。謂人皆以己之情爲欲多。不欲寡也。自錢本始誤作以己之情欲爲多。則似以情欲二字連讀矣。互見下文。天論篇注。引此正作以己之情爲欲多。

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　楊注曰。情欲之寡。或爲情之欲寡。念孫案或本是也。此謂宋子將使人知情之

欲寡。不欲多也。下文云。古之人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今子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人下之情。各本作是之情。案人之情三字。上文凡七見。今據改。是其證。楊本作情欲之寡非。

禮論篇　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　念孫案。足當爲是。爾雅曰。是。則也。則亦法也。非十二子篇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修身篇曰。不是師法而好自用。猶此言不法禮不是禮也。是與足字相似而誤。楊說及余前說解足字皆未確。

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　楊注曰。所隆親。所厚之親也。引之曰。隆。尊也。見經解注。隆親二字平列。所隆謂君也。所親謂父母也。下文曰。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是其證。楊注非。

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楊注曰。十重。蓋以棺槨與杭木合爲十重也。引之曰。十疑當作七。凡經傳中七十二字多互譌。不可枚舉。　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天子七重。故諸侯減而爲五。大夫減而爲三也。楊注非。

各反其平。　引之曰。平字不誤。下文曰。久而平。楊注。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是其證。前謂平當爲本。失之。

說褻衣。　錢本說作設。與盧說合。

三月之殯。　楊注曰。此殯謂葬也。引之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則殯非葬也。三月之殯。謂既殯之後。未

葬之前。約有三月之久也。上文曰。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楊倞注云。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是其義矣。下文曰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邱陵也。乃言葬事耳。

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句足之日也。　引之曰。繇讀爲遙。凡從䍃之字。多竝見於蕭尤二韵。故傜役之傜。漢書多作繇。歌謠之謠。漢書李尋傳作繇。首飾之步搖。周官追師注作繇。遙其期。謂遠其葬期也。足之日。謂足其日數也。楊云。繇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繇讀爲由。從也。則誤讀繇爲由。且誤以期足之日連讀矣。

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　引之曰。須者遲也。論語樊須字遲。謂遲其期使足以容事也。楊云。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則失之迂矣。

解蔽篇　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長。　盧云。輔賢之謂彊。宋本彊作能。案彊字與上下韻叶。念孫案盧說非也。知賢之謂明。承上文仁知且不蔽而言。輔賢之謂能。承上文能持管仲能持周公而言。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承上文名利福祿與管仲齊與周公齊而言。此四句本不用韻。元刻能作彊。乃涉下勉之彊之而誤。呂錢本竝作能。

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師。　呂錢本賈師皆作市師。與余說合。前謂呂本作賈師。因盧本而誤。

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　念孫案成相篇云。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賦篇云。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四榮字竝同義。

正名篇　形體色理以目異。　引之曰。色理。膚理也。榮辱性惡二篇。並云骨體膚理。彼言骨體膚理。此言形體色理。形體猶骨體也。色理猶膚理也。楊云。色。五色也。失之。

驗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楊注曰。驗其所爲有名。本由不喻之患。困廢之禍。(見上文。)下文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注曰。驗其所緣同異。本由物一實。(今本實譌作貫。據上文改。)則不可分別。　引之曰。驗之所下以字。驗之所緣下無字。皆後人所增。據注云。驗其所爲有名。驗其所緣同異。則上無以字。下無無字。明甚。上文云。所爲有名。(爲。卽以也。說見釋詞。)與所緣以同異。不可不察也。故此承上文而言之。又案孰者何也。(說見釋詞。)觀其孰行者。觀其何所行也。觀其孰調者。觀其何所調也。楊讀孰爲熟。而訓爲精熟。則義不可通。

性惡篇　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僞。(音爲。)　引之曰。謂之僞三字中。不當有生於二字。此涉上生於而衍也。上文曰。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正名篇曰。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皆其證。

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　呂錢本與皆作輿。念孫案齊語。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韋注曰。與。從也。與聖王。從聖王也。與與去正相反。則作輿者是。從元刻作與非。

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也。亦陶埏而生之也。　呂錢本亦下皆有猶字。念孫案上文云。夫聖人之於禮

義也。辟亦陶埏而生之也。則此句內當有猶字。故楊注亦云。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埏埴而生瓦。

折速粹孰而不急。 呂錢本折速皆作析速。念孫案楊注云。析謂析辭。令本注文亦譌作折。案析辭見解蔽正名二篇。若堅白之說者也。則本作析明矣。盧從元刻作折。非。

君子篇 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 盧云。治世。元刻無治字。念孫案無治字者是也。世曉然猶上文言天下曉然。則世上不當有治字。自聖王在上以下至此。皆治世之事。則無庸更言治世。治字卽上流字之誤而衍者。宋錢佃校本亦云諸本無治字。

賦篇 大盈乎大寓。 呂錢本作盈大乎寓宙。蓋本作充盈乎大寓。後脫充字。乎大又譌作大乎。後人又因注內兩言宇宙而增宙字。案盈大文不成義。寓與上文下鉅矩禹爲韻。寓下不當有宙字。楊注釋宇字而不釋宙字。則本無宙字明甚。前謂呂本作大盈乎大寓。誤也。謂當作充盈乎大寓則不誤。

大略篇 君人者不可以不愼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愼取友。念孫案匹夫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君人者而衍。呂錢本匹夫下皆無者字。

無三王之治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 呂錢本治皆作法。是也。此承上三王既已定法度而言。

荀子佚文

桃李蒨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眞矣。

右三十四字。見文選左思招隱詩注。又分見於蜀都賦注。上林賦注。歐陽堅臨終詩注。藝文類聚果部上。木部上。太平御覽木部三。

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

右十八字。見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注。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也。

右二十六字。見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又分見於藝文類聚人部四。初學記人事部上。案天下無二道二句。見今本解蔽篇。御覽此下有神人無功四句。類聚亦有神人無功二句。初學記亦有聖人者二句。而今本皆無之。且細繹下文文義。亦不當有此四句。則御覽諸書所引。當別是一篇。非解蔽篇文也。

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梁棟阿衡之才。櫨柱楣椽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夏之器具矣。

右四十二字。見太平御覽器物部九。又分見於文選左思詠史詩注。

元和顧氏澗蘋校本

修身篇。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千里　按窮順二字。疑當互錯。順君亂君對文也。而通而窮亦對

文也。荀子每以通與窮爲對文。如本篇上文及不苟篇榮辱篇儒效篇皆有之。可以相證。楊注已互錯。望文說之。非也。

不苟篇欲惡取舍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千里按欲惡取舍之權。疑當作欲惡利害。句取舍之權。句脫利害二字。然後定其欲惡取舍。疑當作然後定其取舍。衍欲惡二字。榮辱篇其定取舍楛僈。上下文皆即此義。明甚。楊注已脫衍。非也。

仲尼篇故道豈不行矣哉。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千里按載下疑當有之字。載之舍之對文。二之字皆指道也。富國篇以國載之。是其證矣。楊注載下已脫之字。非也。

儒效篇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千里按治疑當作願。榮辱篇。身死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楊注願。猶慕也。王制篇若是名聲白。舊本誤日。下衍聞。見雜志第三。天下願。楊注願。謂人人皆願。致士篇而貴名白天下願。楊注天下皆願從之也。此願同榮辱篇之願。此天下願同王制篇致士篇之天下願。明甚。楊此篇無注。蓋已誤爲治。其實非也。

富國篇十年之後。千里按後下疑脫七年之後四字。承上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言之。楊無注。宋本與今

本同。蓋皆誤。

又伐其本。竭其源。而幷之其末。千里按末下疑脫缺之其流四字。承上知本末源流之謂也言之。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王霸篇。內不修正其所以有。千里按內字疑不當有。涉上內則不憚詐其民而衍也。下文不好修。（舊本誤循。見雜志第四。）正其所以有無內字。是其證矣。又按不下疑亦同下文當有好字。蓋上衍下脫。

又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千里按民疑當作君。此文憂與樂皆言君。不言民也。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又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楊注。覺。知也。半步曰蹞。跌。差也。言此歧路。弟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千里按覺疑當讀爲較。音校。孟子音義。離婁下。告子上。盡心下。覺音校。凡三見。盧學士鍾山札記云云。在本書覺有校義一條。文選西京賦注。引鄧析子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顚。亦覺義之一證。則言此衢涂過舉弟半步。而其較之乃差千里。明甚。楊讀覺如字。以覺知爲義。非也。

又下文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楊注。嘆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千里按覺讀爲較。不覺言不較。榮安存三者。與辱危亡三者之衢也。楊注以不知爲義。亦非也。

君道篇。貴名果明。千里按明疑當作白。荀子屢言貴名白。上文欲白貴名。下文亦作白不作明。又屢言白。

皆其證也。儒效篇一朝而白楊注白讀伯見雜志第二 此篇楊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韓詩外傳四有此句。正作貴名果白。亦其一證。

致士篇。能以禮挾。千里 按。禮下疑當有義字。承上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言之。楊注已無義字。非也。韓詩外傳五有此句。作能以禮扶身。疑扶身二字。亦義挾二字之誤。

議兵篇。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千里 按。天字疑不當有。此以下之民與要利於上相對爲文。謂秦民。非謂天下之民。明甚。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彊國篇。荀卿子說齊相曰。千里 按。盧學士校語云。此七字元本無。從宋本補。宋錢佃本卷末云。監本有七字。宋呂夏卿本有。疑楊注所見。與監本不同。或不止少七字。亦王伯厚所說監本未必是之類也。

正論篇。荒服者終王。千里 按。終字疑不當有。觀上文四句。祭祀享貢。不言日月時歲。知此句王不言終明甚。涉下終王之屬也及楊注而衍。

禮論篇。萬物變而不亂。千里 按。物字而字。疑不當有。大戴禮禮三本篇無此二字。可以爲證。

樂論篇。君子明樂。乃其德也。千里 按。德字疑當作人。與上下韻。此篇楊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解蔽篇。睪睪廣廣。千里 按。廣廣疑當有誤。與上文恢恢廣廣重出。二字以楊注睪讀爲皞例之。則此句廣讀爲曠也。 又下云。孰知其形。千里 按。形字不入韻。疑當作則。

正名篇。易使則公。千里按公疑當作功。荀子屢言功可以爲證。下文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承此功言之。不作公明甚。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又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千里按不下疑當有外字。下文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一氣接承。外重物與外危二句爲同例也。

性惡篇。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千里按而疑當作之。人疑當作天。與下文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爲對文也。上文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亦其明證。

成相篇。愼聖人。千里按人字疑當有誤。不入韻。本篇人字下文兩見。一平傾人天韻。一精榮成人韻。此上韻基下韻治災。互爲歧異。非原文耳。

又宗其賢良辨其殃孽。千里按此句以前後例之。應十一字。今存八字。疑尙少三字。無可補也。下文道古賢聖基必張。亦應十一字。今存七字。尙少四字。見讀書雜志第八。 又下文託於成相以喩意。千里按此句例之。應十一字。亦疑尙少四字。無可補也。 本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十一字句爲一章。每章凡四句。每句有韻。其十一字句。或上八下三。或上四下七。各見本篇。上八下三者。如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之屬是也。上四下七者。如主誠聽之天下爲一海內賓之屬是也。唯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又孰楊注。孰或爲郭。公長父之難厲王流於彘兩處。則上六下五。雖變例。正可推知其十一字句矣。盧學士校語定上四下七爲兩句。言

五句爲一章。以前後例之。不合。

又五聽修領。楊注。五聽。折獄之五聽也。千里按五聽疑卽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也。第一章臣下職云云。第二章守其職云云。第三章君法明云云。第四章君法儀云云。第五章形稱陳云云。下文接以五聽修領。謂五章爲五聽明甚。下文又接以聽之經。謂聽爲五聽亦明甚。本屬一氣相承。而楊注別以折獄之五聽解之。非也。又於後注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始云此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亦非也。

大略篇和樂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楊注。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也。千里按疑或說是也。正論篇。禮論篇。樂皆作鸞。可以爲證。

法行篇。公輸不能加於繩。楊注。繩墨之外。亦不能加也。千里按正文繩字下。據注疑亦當有墨字。宋本同。今本蓋皆誤。

又孔子曰。君子有三恕。千里按盧學士刻本。無孔子曰三字。與世德堂刻本合。與宋本不合。疑非也。

淮南內篇第一

原道

旋縣　縣矣

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高注曰。縣。猶小也。勤。猶盡也。念孫案諸書無訓縣爲小者。縣當爲緜。字之誤也。隸書緜字或作縣。縣字或作縣。二形相似。故緜誤爲縣。漢緜竹令王君神道。緜字作縣。是其證也。荀子彊國篇。今巨楚縣吾前。史記孝文紀。歷日緜長。今本緜字並誤作縣。逸周書和寤篇曰。緜緜不絕。蔓蔓若何。說文。緜。聯微也。廣雅。緜。小也。故高注亦訓爲小。旋亦小也。方言。𪘲。短也。郭璞曰。便旋。庳小貌。旋與旋同。此言道至微眇。宜若易窮。而實則廣大不可究也。此言旋緜。下言纖微。其義一也。又主術篇。軼鞈鐵鎧。瞋目扼擥。古腕字。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高注曰。縣。遠也。比於德不及之遠。案縣亦當爲緜。緜。薄也。此言緜。下言薄。其義一也。漢書嚴助傳。越人緜力薄材。孟康曰。緜。薄也。言德之所禦。折衝千里。若軼鞈鐵鎧。瞋目扼擥。其於以禦兵刃則薄矣。高訓縣爲遠而曰比於德不及之遠。殆失之迂。

乘雲車入雲蜺

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高注曰。以雲蜺爲其馬也。念孫案雲車與雲蜺相複。雲當爲雷。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正作乘雷車。下文曰。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覽冥篇曰。乘雷車。服應龍。今本服下誤衍

霓字辯見覽冥。皆其證也。雷與雲字相似。又涉下句雲字而誤。入雲蜺。本作六雲蜺。高注以雲蜺爲其馬也。本作以雲蜺爲六馬也。其字古作亓。形與六相似。故六誤爲其。史記周本紀。三百六十夫。索隱曰。劉氏音破六爲古其字。管子重令篇。明主能勝六攻。淮南地形篇。通谷六。易林蠱之臨。周流六虛。今本六字皆誤作其。此言以雷爲車。以雲蜺爲六馬。故曰乘雷車。六雲蜺。齊俗篇曰。六騏驥。駟駃騠。藝文類聚舟車部。引尸子曰。文軒六駃題。韓子十過篇曰。駕象車而六交龍。司馬相如上林賦曰。乘鏤象。六玉虯。並與此六雲蜺同義。文選七發。六駕蛟龍。附從太白。李善曰。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乘雷車。今本雷字亦誤作雲。六雲蜺。此尤其明證矣。今本作入雲蜺。太平御覽引作駕雲蜺。皆後人不曉六字之義。而妄改之耳。若作入雲蜺。則與注中雲蜺爲六馬之義。了不相涉。若作駕雲蜺。則注但當云以雲蜺爲馬。無煩言六馬也。

悅忽　始終　宇內　刑罰　石礫　東西　度量　黍肉　梁柱

游微霧。騖悅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扶搖抮抱羊角而上。念孫案悅忽當爲忽悅。注內悅忽同。文選七發注。引作忽荒。荒與悅通。老子曰。是謂忽悅。賈誼鵩鳥賦曰。寥廓忽荒。悅與往景上爲韻。景古讀若軼。下文如響之與景與像爲韻。大荒西經。正立無景。與響往爲韻。荀子臣道篇。形下如景。與響象爲韻。若作悅忽。則失其韻矣。下文曰。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與萬物始終。案始終當爲終始。上文云。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公洞爲韻。高注。洞讀同異之同。鴻洞疊韻字。右始爲韻。右古讀若以。說見唐韻正。若作始終。則失其韻矣。椒眞篇曰。若夫眞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馳於外方。道藏本如是。各本外方作方外。乃劉績依文子精誠篇改之。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

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案宇內當為內宇。內宇，猶宇內也。若谷中謂之中谷，林中謂之中林矣。內宇與外方相對為文。宇與野圉雨父女為韻。野古讀若墅，說見唐韻正。若作宇內，則失其韻矣。天文篇曰，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案刑罰當為罰刑。說見後決刑下。刑與城為韻。若作刑罰，則失其韻矣。精神篇曰，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倛魄也。今本作䫏醜，非。說見後䫏醜下。案石礫當為礫石。石與客魄為韻。若作石礫，則失其韻矣。說見後石礫下。齊俗篇曰，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案東西當為西東。東與蒙為句中韻。猶覽冥篇言浮游不知所求，罔兩不知所往也。若作東西，則失其韻矣。文子道原篇作不知東西。亦傳寫之誤。其精誠篇正作不知西東。文選鵩鳥賦，或趨西東，東與同為韻。易林萃之鼎，不知西東，與通為韻。今本並誤作東西。兵略篇曰，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案度量當為量度。度如不可度思之度。迫度為韻。迫古讀若博。楚辭招魂，相迫薄些，與白為韻。白古讀若薄。釋名曰，薄，迫也。單薄相逼迫也。詐慮為韻。詐古音則故反。主術篇曰，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晉語輿人誦惠公詐之見詐，與路為韻。荀子修身篇，體倨固而心執詐，與汗為韻。呂氏春秋情欲篇，胸中欺詐，與固為韻。韓子安危篇七曰，有信而無詐，與惡度惡要度為韻。若作度量，則失其韻矣。說林篇曰，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案黍肉當為肉黍。注內黍肉同。後人以肉與福韻相協，故改為黍肉。不知福字古讀若偪，不與肉為韻也。說見唐韻正。社黍為韻。社古讀若墅。說文社從示土聲。甘誓不用命戮於社，與祖為韻。郊特牲而君親誓社，與賦伍旅為韻。左傳閔二年成季將生卜辭，間于兩社，與輔為韻。管子揆度篇，殺其身以釁其社，與鼓父為韻。漢書郊祀志曰，社者，土也。左傳昭二十二年，前城人敗陸渾于社。釋文，社本或作社。稷福為韻。若作黍肉，則失其韻矣。人閒篇曰，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蝝剖梁柱，蟁䖟走牛羊。案梁柱當為柱梁。說苑說叢篇作蠹蝝仆柱梁，蚊䖟走牛

羊。指體爲韻。梁羊爲韻。若作梁柱。則失其韻矣。以上諸條。或轉寫錯誤。或憑臆妄改。而前人用韻之文。遂不可讀矣。

利鏺

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鏺。不能與之爭先。高注曰。策。箠也。末之感也。言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在前也。鏺讀炳燭之炳。劉績本鏺作錣。注內末之感也作錣箠末之箴也。鏺讀炳燭之炳作錣讀焫燭之焫。云錣舊作鏺非。念孫案劉本是也。錣謂馬策末之箴。所以刺馬者也。說文。笍羊車騶箠也。箸箴其耑長半分。玉篇。陟衛切。字或作錣。玉篇。錣。竹劣竹芮二切。針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錣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錣。（錣音竹劣竹芮二反。錣之言銳也。其末銳也。韓子喩老篇作白公勝倒杖策而銳貫頤。）氾論篇。是猶無鏑銜策錣而御馯馬也。注云。錣。檔頭箴也。（說文。檔。箠也。）義並與此注同。修務篇云。良馬不待册錣而行。（册與策同。）韓子外儲說右篇云。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錣。進則引之。退則策之。列子說符篇。白公勝倒杖策。錣上貫頤。釋文曰。許愼注淮南子云。馬策端有利鍼。所以刺不前也。義亦與高注同。錣爲策末之箴。故勁策與利錣連文。今本錣作鏺。則義不可通矣。高注。錣。箠末之箴也。道藏本作末之感也。此是末誤作未。箴誤作感。又脫去錣箠二字耳。茅一桂本改末之感也爲末世之御。而莊伯鴻本從之。斯爲謬矣。焫音如劣反。聲與錣相近。故曰錣讀焫燭之焫。（焫燭。燒燭也。郊特牲曰。焫蕭合膻薌。）秦策。秦且燒焫獲君之國。史記張儀傳作燒掇。是

其例也。今本作鍛讀炳燭之炳。則不可通矣。

陰陽爲御

四時爲馬。陰陽爲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顧氏寧人唐韻正曰。御本作騶。騶古音則俱反。與俱區驟爲韻。說文。騶從馬芻聲。曲禮。車驅而騶。釋文。騶。仕救反。又七須反。荀子禮論篇。趨中韶護。正論篇趨作騶。注。騶。御也。御字正釋騶字。而今本爲不通音者竟改本文騶字爲御。案韻補引此正作騶。念孫案顧說是也。今本作御者。後人依文子道原篇改之耳。太平御覽天部八。兵部九十。引此並作騶。

霄霓　無垠

上游於霄霓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高注曰。霄霓。高峻貌也。無垠。無形狀之貌。念孫案霄霓者虛無寂漠之意。俶眞篇曰。虛無寂漠。蕭條霄霓。是也。上言霄霓。下言無垠鄂。義本相近。高以正文言上游。遂以霄霓爲高峻貌。非其本指也。無垠下有鄂字。今本正文及注皆脫去。漢書楊雄傳。紛被麗其亡鄂。顏師古曰。鄂。垠也。垠鄂與霄霓相對爲文。文選西京賦。前後無有垠鄂。李善注。淮南子曰。出於無垠鄂之門。許慎曰。垠鄂。端崖也。七命注同。是許本有鄂字。太平御覽地部二十。淮南子曰。下出乎無垠鄂之門。高誘曰。無垠鄂。無形之貌也。是高本亦有鄂字。

四支不動

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聽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念孫案動當爲勤。字之誤也。齊語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爲巳勤也。管子小匡篇勤作動。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楚堵敖囏。徐廣曰。囏一作勤。今本勤誤作動。修務篇。四胑不勤。卽其證。四支不勤。聽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卽上文所謂遠而不勞也。不勤。卽不勞。意與不損相近。若不動。則意與不損相遠矣。且搖勞爲韻。勤損爲韻。若作動。則失其韻矣。

秉其要歸之趣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念孫案秉其要歸之趣。當作秉其要趣而歸之。秉。執也。要趣。猶要道也。言執其要道而萬變皆歸也。此與因其自然而推之。相對爲文。且歸與推爲韻。今作秉其要歸之趣。則句法參差。而又失其韻矣。文子道原篇。正作秉其要而歸之。

默然

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仿佛。默然自得。念孫案廣韻去聲五十九鑑。𪐴字注云。叫呼仿佛。𪐴然自得。音黯去聲。所引卽淮南之文。而今本作默然自得。疑後人少見𪐴字。而以意改之耳。

莫敢

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念孫案莫敢本作莫能。此後人依文子道原篇改之也。唯不與萬物爭。故莫能與之爭。所謂柔弱勝剛彊也。若云莫敢。則非其指矣。下文曰。攻大䃺堅。莫能與之爭。老子曰。夫

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證也。魏徵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莫能與之爭。

棊衞之箭　淇衞箘簬

引之曰。廣雅。箘。簬。𥶄。箭也。禹貢曰。惟箘簬楛。簬與䕸同。戴凱之竹譜曰。𥶄細竹也。出蜀志。薄肌而勁。中三續射博箭。𥶄音衞。見三倉。以上竹譜。字通作衞。原道篇曰。射者扜烏號之弓。扜讀若紆。今本扜誤作扞。辯見韓子扜弓下。彎棊衞之箭。兵略篇曰。栝淇衞箘簬。淇與棊同。淇衞箘簬對文。皆箭竹之名也。方言曰。簙。或謂之箭裏。或謂之棊竹譜曰。𥶄竹中博箭。是𥶄與棊一物也。以𥶄爲博箭謂之棊。以𥶄爲射箭則亦謂之棊耳。棊者箭莖之名。說文曰。萁。豆莖也。豆莖謂之萁。箭莖謂之棊。聲義並同矣。乃高注原道篇云。棊美箭所出地名也。衞。利也。注兵略篇云。淇衞箘簬。箭之所出也。竹譜引淮南而釋之云。淇園衞地。毛詩所謂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是也。案淇乃衞之水名。先言淇而後言衞。則不詞矣。晉有澤曰董。蒲之所出也。然不得曰董晉之蒲。楚有藪曰雲。竹箭之所生也。然不得曰雲楚之竹箭。且淇水之地。去堯都非甚遠。當禹作貢時。何反不貢箘簬。而貢者乃遠在荊州乎。

罟

張天下以爲之籠。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並無之字。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哉。高注曰。罟。魚網也。詩云。施罟

濊濊。念孫案正文注文內罟字皆當爲罛。罛罟聲相近。又涉上文網罟而誤也。凡魚及鳥獸之網。皆謂之罟。而罛則爲魚網之專稱。爾雅。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罝。麋罟謂之罞。彘罟謂之羉。魚罟謂之罛。衞風碩人篇。施罛濊濊。毛傳曰。罛魚罟。此皆高注所本。若專訓罟爲魚網。則失其義矣。（罛字必須訓釋。故引詩爲證。若罟字則不須訓釋。上文網罟二字無注。卽其證。）且此文失鳥二字。承上籠字言之。亡魚二字。則承上罛字言之。若變罛言罟。則又非其指矣。呂氏春秋上農篇。罛罟不敢入於淵。高彼注云。罛。魚罟也。詩云。施罛濊濊。正與此注同。足正今本之誤。初學記武部漁類。太平御覽資產部罛類。引此並作因江海以爲罛。

繳不若無形之像

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念孫案初學記引此。作矢不若繳。繳不若網。網不若無形之像。是也。上文言射者不能與羅者競多。故曰繳不若網。又言張天下以爲籠。因江海以爲罛。又何亡魚失鳥之有。故曰網不若無形之像。且網與像爲韻。今本脫去四字。則失其韻矣。

三仞

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念孫案三仞。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並引作九仞。是也。初學記居處部引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此謂鯀作高城而諸侯背之。則當言九仞。不當言三仞也。

欲寅之心　自穴之獸

是故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寅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念孫案欲寅之心。寅當爲宊。字之誤也。宊與肉同。（干祿字書云。宊肉。上俗下正。廣韻亦云。肉俗作宊。墨子迎敵祠篇。狗彘豚雞食其宊。太元元數。爲食爲宊。）欲肉者。欲食肉也。諸本及莊本皆作欲害之心。害亦宊之誤。（害字草書作宊。與宊相似。）文子道原篇亦誤作害。劉績注云。古肉字。則劉本作宊可知。而今本亦作害。蓋世人多見害。少見宊。故傳寫皆誤也。（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斷竹續竹。飛土逐宊。今本宊誤作害。論衡感虛篇。廚門木象生肉足。今本風俗通義肉作害。害亦宊之誤。）又齊俗篇。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穴亦宊之誤。自肉。謂獸相食也。相食之魚。自肉之獸。其義一也。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引此作食肉之獸。食字涉上句相食而誤。而肉字則不誤。文子上禮篇正作自肉之狩。（狩與獸同。）

致遠之術

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念孫案術當爲御。字之誤也。繆稱篇曰。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義與此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御。文子道原篇亦作御。

循誤爲修

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念孫案修當爲循。隸書循修二字相似。故循誤爲修。（說見管子廟堂既修下。）循道理。因天地。循亦因也。若作修。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地部二。居處部八。引此並作循。文子道原篇亦作循。又假

眞篇。買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修亦當爲循。此四者皆謂各因其舊也。文選西都賦注。引此正作循。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亦作循。又主術篇。橋植直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修焉。修亦當爲循。言人主靜漠而不躁。則百官皆得所遵循。猶橋衡之俛仰取制於柱也。又齊俗篇。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修亦當爲循。文選東都賦東京賦注。引此並作守道順理。順亦循也。又詮言篇。法修自然。已無所與。修亦當爲循。謂循其自然而已不與也。文子符言篇作治隨自然。隨亦循也。又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賢。（今本賢誤作貿。辨見詮言。）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修亦當爲循。須當爲順。皆字之誤也。文子作治不順理。而事不須時。順亦循也。又由其道則善無章。修其理則巧無名。修亦當爲循。循其理。卽由其道也。又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修亦當爲循。文子道德篇作道術可因。因亦循也。又兵略篇。條修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修亦當爲循。循謂順其序也。俶眞篇曰。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梓。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是也。又泰族篇。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修之哉。修亦當爲循。循與拊同意也。

萍樹根於水

夫萍樹根於水。高注曰。萍。大蘋也。念孫案萍本作蘋。（埤雅引此已誤。）高注。萍。大蘋也。本作蘋。大萍也。萍字或作蓱。

爾雅。苹音平。蓱音瓶。其大者蘋。音頻。召南采蘋傳曰。蘋。大蓱也。說文蘋作薲。亦云大蓱也。此皆以小者爲萍。大者爲蘋。即高注所本也。呂氏春秋本味篇。菜之美者。昆侖之蘋。高注曰。蘋。大萍。舊本大萍誤作大蘋。今改正。足與此注互相證明矣。後人既改正文蘋字爲萍。又互改高注蘋萍二字以就之。而不知其小大之相反也。

榛巢

木處榛巢。水居窟穴。高注曰。聚木曰榛。引之曰。榛巢連文。則榛即是巢。猶窟穴連文。則窟即是穴。榛當讀爲橧。廣雅。橧。巢也。禮運曰。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字亦作曾。大戴禮曾子疾病篇。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羣書治要引曾子。蹷穴作窟穴。以窟穴對曾巢。正與此同。禮運之橧巢。亦與營窟對文也。凡秦聲曾聲之字。古或相通。若溱洧之溱。說文作潧是也。高以榛爲榛薄之榛。主術篇。入榛薄。高注。聚木爲榛。深草爲薄。則分榛與巢爲二物。比之下句爲不類矣。說林篇曰。榛巢者處茂林安也。窟穴者託埵防便也。以窟穴對榛巢。亦與此同。彼言榛巢者處茂林。則榛巢非茂林也。此言木處榛巢。則榛巢亦非木也。若以榛爲榛薄之榛。則又合榛與木爲一物矣。

芃

禽獸有芃。人民有室。高注曰。芃。蓐。劉本芃作艽。云艽音仇。獸蓐也。與詩艽野之艽同字。舊譌作芃。念孫案劉本是也。廣韻。艽。獸蓐也。正與高注合。修務篇曰。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莦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此

云禽獸有先人民有室。其義一也。

干越

句奴出穢裘。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吳也。道藏本朱東光本如是。劉本改干爲于。云于越一作於越。夷言發聲也。茅本又改于爲於。念孫案作干者是也。春秋言於越者。卽是越。而以於爲發聲。此言干越者。謂吳越也。若是于字。則高注不當訓爲吳矣。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爲于。又改楊注吳越爲於越。非是。辯見荀子。漢書貨殖傳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于亦干之誤。干越皆國名。故言戎翟之與干越。猶荀子之言干越夷貉也。顏師古以爲春秋之於越。失之。司馬彪訓干爲吳。正與高注同。莊從劉本作于。則與高注相背矣。

被髮文身

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高注曰。被。翦也。引之曰。諸書無訓被爲翦者。被髮當作劗髮。注當作劗。翦也。漢書嚴助傳。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劗髮。見齊俗篇。又曰。越王句踐劗髮文身。張揖以爲古翦字也。字又作鬋。逸周書王會篇曰。越漚鬋髮文身。墨子公孟篇曰。越王句踐翦髮文身。以治其國。史記趙世家曰。夫翦髮文身。甌越之民也。此言九疑之南。正是越地。故亦曰劗髮文身也。主術篇。是猶以斧劗毛。高彼注曰。劗。翦也。劗讀驚攢之攢。故此注亦曰劗。翦也。後人見王制有被髮文身之語。遂改劗爲被。並注中劗字而改之。不知劗與翦同義。

故云劗𩯭也若是被字不得訓爲𩯭矣（趙世家之劗髮趙策作祝髮錢曾劉本並同俗本亦改爲被髮）且越人以劗髮爲俗若被髮則非其俗矣（漢書地理志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短其髮文其身以像龍子故不見傷害即此所云劗髮文身以像鱗蟲也高注訓劗爲𩯭亦與漢書斷髮同義）

俗尙氣力

雁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尙氣力念孫案俗本作各言狄人各尙氣力也各誤爲谷（漢部陽令曹全碑各獲人爵之報各作谷形與谷相似各谷草書亦相似）後人因加人旁耳不知不穀食與下文人不弛弓馬不解勒皆是狄人之俗非獨尙氣力一事也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引此正作各尙氣力

化而爲枳

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鴝鵒不過濟貈渡汶而死高注曰見於周禮念孫案枳本作橙此後人依考工記改之也不知彼言橘踰淮而北爲枳此言樹之江北則爲橙義各不同注言見周禮者約舉之詞非必句句皆同也埤雅引此作化而爲枳則所見本已誤文選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在南稱甘度北則橙李善注引淮南曰江南橘樹之江北化而爲橙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果部橘下並引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北爲枳又引淮南曰夫橘樹之江北化而爲橙（御覽橙下引淮南同）然則考工作枳而淮南作橙明矣晉王子升甘橘贊曰異分南域北則枳橙此兼用考工與淮南也

與造化者爲人　下與造化爲人

故聖人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又俶眞篇．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爲人．高注竝曰．爲．治也．引之曰．高未解人字之義．故訓爲爲治．人者偶也．言與造化者爲偶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人以意相存偶之言．檜風匪風箋曰．人偶能割亨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公食大夫禮注曰．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故漢時有相人偶之語．上文云．與造化者俱．本經篇云．與造化者相雌雄．齊俗篇曰．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曰俱曰爲友．曰相雌雄．皆是相偶之意．故本經篇與造化者相雌雄．文子下德篇作與造物者爲人．此尤其明證矣．莊子大宗師篇．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應帝王篇．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天運篇．久矣夫某不與化爲人．竝與淮南同意．解者亦失之．

封壤

昔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磽埆．以封壤肥饒相讓．念孫案封壤二字．義不相屬．封壤本作封畔．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封畔．皆謂田界也．周官保章氏注．呂氏春秋孟春樂成二篇注．竝云．封．界也．說文．畔．田界也．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本出韓子難一．大雅緜傳亦云．耕者讓畔．封畔與肥饒相對爲文．下文以曲隈深潭相予．曲隈深潭．亦相對爲文．覽冥篇云．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此云田者以封畔肥饒相讓．漁者以曲隈深潭相予．其義一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六．爾雅釋草疏．引此竝作封畔．

後者蹷之　屬腸

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蹷之，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高注曰，蹷，履也，音展，非展也，念孫案展與蹷聲不相近，蹷皆當爲躔，字之誤也，躔，女展反，履也，言後者履先者而上也，躔字或作蹍，廣雅，蹍，履也，曹憲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篇，蹍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蹍，蹈也，淮南說山篇，足躔地而爲迹，說林篇，足所躔者淺矣，修務篇，猶釋船而欲躔水也，高注並云，躔，履也，躔音女展反，而訓爲履，故此注云，躔，履也，音展，非展也，且攀躔爲韻，謀之爲韻，（謀古讀若媒，說見唐韻正，）若作蹷，則失其韻矣，兵略篇，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案屬腸二字，義不可通，屬亦當爲躔，謂涉血履腸也，呂氏春秋期賢篇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是其證也，躔字本作蹷，其上半與屬相似，因誤爲屬矣，

脫四字

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高注曰，以諭利欲，故曰有所屏蔽也，念孫案如高注，則正文避字下，當有有所屏蔽四字，而今本脫之也，此承上文而言，言先者有難，而後者無患，此庸人之所共見也，而賢知者猶不能避，則爲爭先之見所屏蔽故也，故注云，故曰有所屏蔽也，且注內故曰云云，皆指正文而言，以是明之，

凝竭

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念孫案竭之言遏也。爾雅曰。遏。止也。底。滯。凝。竭。皆止也。（爾雅。底。止也。原道篇注。滯。止也。楚辭九嘆注。凝。止也。）天文篇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要略曰。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皆其證也。道藏本朱本茅本皆作凝竭。劉績不知其義。而改竭爲結。莊本從之。謬矣。

無好憎

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蚑蟯而不求報。引之曰。無好憎本作無私好。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文子道原篇。正作無私好。此承上文生萬物成百事而言。言水之利物。非有所私好而然也。下句澤及蚑蟯而不求報。亦是此意。加一憎字。則非其指矣。且好與報爲韻。（上下文皆用韻）若作無好憎。則失其韻矣。劉本作無所私。亦非。

忽區

動溶無形之域。而翺翔忽區之上。高注曰。忽怳之區上也。精神篇。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高注曰。忽區。忽恍無形之區旁也。引之曰。忽區二字。文不成義。兩區字皆當作芒。隸書芒字作芢。與區相似而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引原道篇已誤作區。）忽芒。即忽荒也。莊子至樂篇。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釋文。芒音荒。又呼晃反。芴音忽。是芒與荒同。（爾雅。太歲在巳曰大荒落。史記歷書荒作芒。三代世表。帝芒。索隱。芒亦作荒。）上文游微霧。騖忽怳。高注曰。忽怳。無形之象。文選七發注。引作騖忽荒。忽芒乃無形之貌。故曰動溶無形之域。而翺翔忽芒之上也。人閒篇曰。翺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間。是其明證矣。（賈誼鵩賦。寥廓忽荒兮。與道翺翔。亦謂翺翔於忽荒之上也。）此篇及

精神篇之忽芒。高注亦當云忽芒無形之象。而今本云。忽怳之區上。忽恍無形之區旁。則後人以已誤之正文改之也。

損

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念孫案損當爲捐。字之誤也。捐與去除同意。作損。則非其指矣。文子道原篇正作捐其思慮。又精神篇。忘其五藏。損其形骸。損亦當爲捐。捐與忘意相近。卽莊子所謂外其形骸也。作損則義不可通矣。又下文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案社稷可言棄。不可言損。當亦是捐字之誤。

不與物散

不與物散。粹之至也。高注曰。散。亂。又精神篇。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高注曰。散。雜亂貌。引之曰。諸書無訓散爲雜亂者。(說文。散。雜肉也。雜乃離之誤。辯見說文考正。)散皆當爲殽。隸書殽或作散。(見漢殽阬君神祠碑。)與散相似。散或作散。(見李翕析里橋郙閣頌。)與殽亦相似。故殽誤爲散。(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原道篇已誤。)莊子齊物論篇。樊然殽亂。釋文。殽郭作散。太元元瑩。晝夜殽者。其禍福雜。今本殽誤作散。皆其證也。說文。殽。相雜錯也。廣雅。殽。雜也。亂也。並與高注同義。則散爲殽之誤明矣。殽訓爲雜。義與粹正相反。故曰不與物殽。粹之至也。文子道原篇。作不與物雜。雜亦殽也。莊子刻意篇。作不與物交。交與殽聲義亦相近。精神篇又曰。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糅亦殽也。若云不與物散。則非其指矣。

收之

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高注曰.不養也.念孫案收當爲牧.高注不養也.當爲牧養也.此承上文得其內而言.能得之於中.則能養之於外.下文筋力勁強.耳目聰明.所謂外能養之也.若云外能收之.則非其指矣.且牧與得爲韻.(牧古讀若墨.說見唐韻正.)若作收.則失其韻矣.俗書收字作收.形與牧相似.故牧誤爲收.文子道原篇正作牧.

迫感

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念孫案此當作感則能應.迫則能動.感與應相因.迫與動相因.精神篇曰.感而應.迫而動.修務篇曰.感而不應.故而不動.(故今本誤作攻.辯見修務.)莊子刻意篇曰.感而後應.迫而後動.皆其證.今本感迫二字互誤.

物穆

物穆無窮.變無形像.高注曰.穆.美.莊氏伯鴻曰.物穆.疑當作當沕穆.念孫案史記賈生傳.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漢書作沕穆無閒.顏師古曰.沕穆.深微貌.沕音勿.說苑指武篇亦云昒穆無窮.變無形像.沕昒物古字通.高注專解穆字.蓋失之矣.

得道

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念孫案得道本作道勝。淺學人改之也。道勝與心戰相對爲文。高注曰。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也。則正文本作道勝明矣。精神篇曰。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是其事也。本出韓子喻老篇。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引此正作道勝而肥。

至極樂

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念孫案至極樂本作至樂極。至樂二字連讀。謂極樂也。極。至也。言人能無不樂。則極樂自至也。高注曰。至樂至德之樂。是正文本以至樂連文。今本作至極樂。則與注不合。文子九守篇正作卽至樂極矣。

我身

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念孫案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我字涉上句而衍。彼我人身相對爲文。身上不當有我字。劉本移我字於下文身得之上。而讀我身得爲一句。亦非。文子九守篇正作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

萬物元同也

萬物元同也。無非無是。化育元耀。生而如死。念孫案此四句皆以四字爲句。則萬物元同下。不當有也字。

文子九守篇無也字。

山峽

逍遙於廣澤之中。而彷洋於山峽之旁。注曰。兩山之間爲峽。念孫案水經江水注曰。江水又東逕赤岬城西。淮南子曰。彷徨於山岬之旁。注曰。岬。山脅也。文選吳都賦。傾藪薄。倒岬岫。李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岬。山旁。古狹切。案水經注所引亦作岬。而訓爲山脅。疑是高注。山脅卽山旁。義與許同也。今本岬作峽。注云兩山之間爲峽。與酈李所引迥異。疑皆後人所改。玉篇。岬古狎切。山旁也。亦作𥐘。廣韻。𥐘。古狎切。山側也。峽侯夾切。巫峽。山名。二字音義判然。後人誤以山脅之岬爲巫峽之峽。故改訓爲兩山之間。不知正文明言山岬之旁。則岬爲山脅而非兩山之間矣。校書者以注訓兩山之間。故又改岬爲峽。而不知其本非原注也。集韻。𥐘古狹切。兩山之間爲𥐘。許慎說。或作岬。宋人皆誤以高注爲許注。故云許愼說。則所見已非原注。但岬字尚未改爲峽耳。

怨懟　不失

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黑。黑舊本譌作累。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作黑。今據改。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高注曰。懟。病也。引之曰。懟與病義不相近。懟皆當爲慰。今作懟者。後人以意改之也。怨讀爲苑。慰讀爲蔚。苑蔚皆病也。俶眞篇。形傷於寒暑燥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高注曰。苑。枯病也。本經篇。

則身無患。百節莫苑。高注曰。苑。病也。俶眞篇。五藏無蔚氣。高注曰。蔚。病也。是苑蔚皆病也。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楊倞注引禮運事大積焉而不苑。是苑與怨通。莊子盜跖篇。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可謂疾矣。疾亦病也。淮南繆稱篇曰。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是蔚與慰通。故高注云。慰。病也。後人不通古訓。而改慰爲懟。其失甚矣。不失其所以自樂。不字涉上下文而衍。不爲愁悴怨慰而失其所以自樂也。作一句讀。

生之充　二者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念孫案充本作元。此涉下文氣不當其所充而誤也。元者。本也。言氣爲生之本也。文選養生論注。引此正作元。文子九守篇亦作元。王冰注素問刺禁論云。氣者生之原。語卽本於淮南。原與元同。一失位則二者傷。謂此三者之中。一者失位。則二者皆傷也。各本二作三。因下文此三者而誤。文子亦誤作三。惟道藏本朱本作二。莊刻依諸本作三。非也。文選注引此正作二。

漠睧

貪饕多欲之人。漠睧於勢利。誘慕於名位。高注曰。漠睧猶鈍睧。不知足貌。貌與貌同。各本貌誤作類。今改正。念孫案漠睧皆當爲滇眠。字之誤也。隸書眞字作眞。莫字作莫。二形相似而誤。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眞粘。朝鮮傳。嘗略屬眞番。徐廣曰。眞一作莫。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

大眞。路史疏佐紀曰。大眞或作大莫。非。皆其例也。眠之爲瞑。則涉注文鈍瞑而誤。瞑音顚。眠音莫賢反。瞑眠或作顚冥。文子九守篇作顚冥乎勢利。是其證也。莊子則陽篇。顚冥乎富貴之地。釋文。冥音眠。司馬云。顚冥。猶迷惑也。言其交結人主。情馳富貴。卽此所云瞑眠於勢利。誘慕於名位也。高以瞑眠爲不知足。司馬以顚冥爲迷惑。迷惑與不知足。義相因也。又案高云。瞑眠猶鈍睧。睧讀齊滑王之滑。見集韻。瞑眠鈍睧。皆疊韻也。鈍睧或爲鈍閔。或爲頓愍。方言頓愍。惛也。江湘之閒謂之頓愍。淮南修務篇。精神曉泠。鈍閔條達。高彼注曰。鈍閔。猶鈍惛也。此注云。鈍睧。不知足貌。鈍睧與不知足。義亦相因也。

植於高世

冀以過人之智。植於高世。念孫案。植於高世。當作植高於世。故高注曰。植。立也。庶幾立高名於世也。今本高於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文子作位高於世。位亦立也。周官小宗伯注。鄭司農云。古者立位同字。

淮南內篇第二

俶眞

垠堮

繁憤未發。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堮。念孫案。覽冥篇。不見朕垠。高注。朕。兆朕也。垠。形狀也。繆稱篇。道之有

篇章形埒者．高注．形埒兆朕也．是垠堮與形埒同義．旣言形埒．無庸更言垠堮．疑垠堮是形埒之注．而今本誤入正文也．且此三句以發端埒爲韻．若加垠堮二字．則失其韻矣．

藿蔰

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蔥苓蘢．藿蔰炫煌．高注曰．藿蔰炫煌．采色貌也．藿讀曰唯．蔰讀曰扈．念孫案藿音灌．與唯字聲不相近．藿皆當爲蓶．字之誤也．蓶讀若唯諾之唯．字從艸唯聲．蓶蔰者．草木之榮華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說植物云．鋪于布濩．蓶扈蘳熒．李賢曰．蓶音以揆反．郭璞注爾雅云．草木華初出爲芛．（爾雅．芛．葟華榮．說文．芛．艸之皇榮也．）芛與蓶通．扈音戶．（以上後漢書注．）此言根莖枝葉．青蔥苓蘢．蓶扈炫煌．義與彼同也．高注讀蓶爲唯．李賢音以揆反．正與高讀合．劉績不知藿爲蓶之誤．而改藿爲萑．斯爲謬矣．（諸本及莊本同．）又案藿蔰之蔰．當依後漢書作扈．注當作扈讀曰戶．正文作蔰者．因蓶字而誤加艸耳．後人不達．又改注文爲蔰讀曰扈．以從已誤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皆無蔰字．

閒於無有

若光燿之閒於無有．退而自失也．陳氏觀樓曰．閒當作問．光燿問於無有．事見莊子知北遊篇．

衡杓

欃槍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爲害．高注曰．欃槍．彗星也．杓．北斗柄第七星．引之曰．北斗之星．不聞爲

害。高說非也。衡當爲衝。字形相似而誤。衝杓皆妖氣也。晉書天文志引河圖曰。歲星之精。流爲天棓天衝。熒惑散爲天欃。呂氏春秋明理篇曰。其雲狀有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衝。（今本衝字。亦誤作衡。據太平御覽咎徵部四引改。）開元占經。妖星占篇。引劉向洪範傳曰。天衝其狀如人。蒼衣赤首不動。史記天官書曰。五星蚤出者爲贏。晚出者爲縮。必有天應。見於杓星。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在斗牽牛。失次。杓。早水晚旱。是也。欃棓衝杓。皆妖氣之名。故並言之。

茫茫沈沈　渾渾沉沉

茫茫沈沈。是謂大治。高注曰。茫茫沈沈。盛貌也。茫讀王莽之莽。沈讀水出沈沈白之沈。念孫案沈皆當爲沆。（玉篇。何黨切。廣韻。又音杭。）茫茫沆沆。疊韻也。說文。沆字注云。莽沆大水。一曰大澤。風俗通義山澤篇云。沆者。莽也。（今本沆誤作沈。辯見漢書刑法志沈斥下。）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莽與茫古同聲。茫茫沆沆。即莽莽沆沆。故高注以爲盛貌也。莽沆或作漭沆。張衡西京賦。滄池漭沆是也。倒言之則曰沆漭。馬融廣成頌。瀇瀁沆漭是也。又作沆茫。楊雄羽獵賦。鴻濛沆茫是也。（顏師古曰。茫音莽。）沆茫即沆莽。故曰。茫讀王莽之莽。漢書禮樂志。西顥沆碭。顏師古曰。沆碭。白氣之貌。故曰。沆讀水出沆沆白之沆。若作沈沈。則與正文注文皆不合矣。又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沉亦當爲沆。渾渾沆沆。廣大貌也。爾雅。沄。沆也。說文。沄。轉流也。讀若混。一曰沆。（舊本脫此三字。今據爾雅釋文補。）沄渾混古同聲。渾渾沆沆。即沄沄沆沆。沄之轉爲沆。猶渾之轉爲沆

也。且沆與象量藏爲韻。若作沉沉。則義既不合。而韻又不諧矣。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已誤。凡從亢之字。隸或作冘。故沆字或作沈。一誤而爲沉。再誤而爲沈。散見羣書。而學者莫之能辨也。詳見漢書。

炊以鑪炭

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念孫案炊當爲灼。字之誤也。玉可言灼。不可言炊。藝文類聚寶部上。太平御覽珍寶部四。引作炊。皆後人依誤本改之。其御覽地部三。引此正作灼。白帖七同。呂氏春秋士容篇注。作燔以鑪炭。燔亦灼也。

唯體道能不敗

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也。舊本脫也字。今據下文補。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注之險。舊本句注作句望。劉績曰。當作句注。今依劉注改。莊氏伯鴻曰。句望今漢書地理志作句注。以義考之。注應即汪字也。古汪望同聲。凡古字通者皆以聲同相通。若汪與注。乃字之誤耳。古汪字作涅。注字作洼。後人但識注。不識古字汪。因之傳譌矣。念孫案莊說非也。句注之爲句望。草書之誤耳。漢書文帝紀屯句注。師古曰。句音章句之句。凡崑崙空桐薄落嶓嵎之屬。皆山名之疊韻者。句注亦是也。若作句望則失其讀矣。諸書及本書地形篇皆作句注。無作句望者。乃反以本書偶誤之字爲是。而以諸書之作句注者爲非。且以注爲汪之誤。望爲汪之通。旣見異思遷。展轉附會。此近日學者之公患也。不能難也。念孫案唯體道能不敗六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乃上文休於天鈞而不僞之注。誤衍於此。上注云。僞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能不敗也。

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引楯萬物。羣美萌生。高注曰。臺猶持也。引楯。拔擢也。錢氏獻之曰。臺當作㙜。說文。㙜古文握字。故注訓爲持。㙜與臺形近致譌耳。莊氏伯鴻曰。注訓引楯爲拔擢。則楯當作揗。從手旁。

無一橑　無一幅

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橑。而輪之無一幅。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者。念孫案蓋之無一橑。輪之無一幅。本作蓋之一橑。輪之一幅。此但言一橑一幅。下乃言其有無之無關於利害。若先言無一橑。無一幅。則下文不必更言有無矣。此兩無字。皆因下文無字而衍。

彭濞

譬若周雲之蘢蓯遼巢彭濞而爲雨。高注曰。彭濞。盪積貌也。念孫案彭濞本作彭薄。道藏本作彭漥。注同。漥即薄之誤。後人不知而改爲濞。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彭古讀若旁。說見唐韻正。下文云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爲一。司馬相如封禪文旁魄四塞。義並與此同。故高注以彭薄爲盪積貌。若彭濞則爲水聲。見上林賦。而非雲氣盪積之貌。與正文注文皆不合矣。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正作彭薄。陳禹謨刪去。太平御覽天部八同。

所得

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如讀爲而。此皆所得以至於妙。陳氏觀樓曰。所得上脫有字。高

注。有所得規矩儀表之巧也。是其證。

翺翔

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蟁蝱適足以翺翔。高注曰。蟁蝱微細。故翺翔而無傷毀之患。念孫案適足以翺翔。當作適足以翾。高注翺翔而無傷毀之患。當作翾飛而無傷毀之患。說文。翾。許緣反。小飛也。原道篇曰。蚑行喙息。蠉飛蝡動。蠉與翾同。下文曰。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飛輕二字。正承翾字言之。若翺翔則爲鳥高飛之貌。蟁蝱之飛。可謂之翾。不可謂之翺翔也。又下文雖欲翺翔。高注曰。翺翔。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翺。直刺不動曰翔。而此注不釋翺翔之義。則正文本無翺翔二字明矣。隸書翺字或作翾。見漢唐公房碑。形與翾相近。故翾誤爲翺。後人不知翺爲翾之誤。因妄加翔字耳。藝文類聚蟲豸部引此正作蟁蝱適足以翾。

夫受形於一圈

夫與蚑蟯同乘天機。夫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也與邪同。念孫案下夫字因上夫字而衍。夫與蚑蟯同乘天機。受形於一圈。二句連讀。不當更有夫字。

使知之

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苻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念孫案使下不當有知字。此因上文所謂知之而誤衍也。劉本無知字是。

梣木色靑翳而蠃瘉蝸睆

夫梣木色靑翳而蠃瘉蝸睆此皆治目之藥也高注曰梣木苦歷木名也生於山剝取其皮以水浸之正靑用洗眼瘉人目中膚翳故曰色靑翳靑色象也此句內有脫文蓋謂梣木色靑象目中靑翳之色故以同色者治之也 蠃蠡薄蠃蝸睆目疾也引之曰色靑翳當作已靑翳注內色靑翳同已與瘉相對爲文已亦瘉也言梣木可以瘉靑翳也瘉今作愈呂氏春秋至忠篇王之疾必可已也高注曰已猶愈也故此注云用洗眼瘉人目中膚翳故曰已靑翳也今正文及注皆作色靑翳者涉注內靑色而誤耳蠃瘉蝸睆當作蠃蠡瘉燭睆注內蝸睆同 據高注云蠃蠡薄蠃則蠃下原有蠡字明矣太平御覽鱗介部十三引此作蠃蠡瘉燭睆又引注云蠃附蠃蠡細長蠃也燭睆目中疾一切經音義二十引許愼注云燭睆目內白翳病也名醫別錄曰蝸離味甘無毒主燭館明目蠃蠡蝸離並與蠃蠡同士冠禮蠃醢今文蠃爲蝸內則作蝸醢 燭館與燭睆同蠃蠡聲相亂故蠃下脫蠡字燭蝸草書相似故燭誤爲蝸宋證類本草引此已誤

尺之鯉　丈之材　營宇狹小

夫牛蹏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莊氏伯鴻校本自敍云太平御覽地部三引作牛蹄之涔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無下營宇二字足證今本之脫譌念孫案此御覽誤非今本誤也尺之鯉丈之材相對爲文若作營宇之材則文不成義且與上

句不對。營宇狹小。所以不能容巨大。若無營宇二字。則文義不明。鈔本御覽作牛蹄之涔。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山。無丈之材。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尺上有徑字。乃後人不識古文辭而妄加之。（後人以尺之鯉文義未足。故加一徑字。此未識古人句法也。原道篇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呂氏春秋舉難篇曰。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適。屬句並與此同。加一徑字。則與下句不對矣。御覽鱗介部八。引此又作無盈尺之鯉。盈字亦後人所加。）其無丈之材。及營宇狹小。則皆與今本同。刻本御覽作無營宇之材。而下文無營宇二字。此皆後人妄改。不足爲據。藝文類聚山部上。引作牛蹄之涔。無尺之鯉。魁府之山。無丈之材。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正與今本同。足證刻本御覽之誤。（劉晝新論觀量篇。蹄涔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柏。營宇隘也。意皆本於淮南。彼言營宇隘。猶此言營宇狹小耳。亦足證刻本御覽無營宇二字之誤。）尺上無徑字。并足證鈔本御覽之誤。

有命在於外

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念孫案有命在於外。當作命有在於外。言既爲人所係羈。則命在人而不在我也。今本命有二字誤倒。則文義不明。文子精誠篇正作必其命有在外者矣。莊子山木篇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卽淮南所本。

吟德

吟德懷和。高注曰。吟詠其德。含懷其和氣。念孫案吟非吟詠之吟。乃含字也。原道篇含德之所致也。高彼注曰。含懷也。此云含德懷和。本經篇云含德懷道。含懷一聲之轉。其義一也。含字從口今聲。移口於旁。字

體小異耳若訓爲吟詠之吟則與懷和不類矣漢書禮樂志靈安留吟青黃服虔曰吟音含是含字古或作吟也

晽晽

昧昧晽晽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閒高注曰昧昧欲明而未也晽晽欲所知之貌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晽字晽晽當爲楙楙注同昧昧楙楙一聲之轉皆欲知之貌也(說文云惏欲知之皃)文子上禮篇作昧昧懋懋懋與楙古字通(皋陶謨懋遷有無化居漢書食貨志懋作楙)今作晽晽者楙誤爲林又因昧字而誤加日旁耳楊愼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晽字吳志伊字彙補又云晽音林並引淮南子昧昧晽晽皆爲俗本所惑也

乃至　非乃

乃至神農黃帝念孫案乃當爲及字之誤也文子上禮篇正作及又氾論篇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乃亦當爲及言夏殷之將亡聖人早已知之非及鳴條之野甲子之日而後知之也道藏本劉本並作乃朱本改乃爲待而莊本從之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九熱

鑿九竅重九熱高注曰熱形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熱字熱當爲墊字之誤也玉篇墊古文

垠字。（字從土。犾聲。說文。犾讀若銀。）九⿱犾土。即九垠也。上文曰。蘆苻之厚。通於無⿱犾土。無⿱犾土。即無垠也。兵略篇。不見朕⿱犾土。覽冥篇作朕垠。彼注云。垠。形狀也。故此注亦云。⿱犾土。形也。

周室之衰

施及周室之衰。引之曰。之衰二字。後人所加也。尋繹上文。自伏羲氏以下。皆爲衰世。則方其盛時。亦謂之衰。不待其衰而後爲衰也。下文周室衰而王道廢。始言周室之衰耳。若此句先言周室之衰。則下文不須更言衰矣。文子上禮篇。作施及周室。無之衰二字。

雜道以僞

澆湻散樸。雜道以僞。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高注曰。雜。粈。念孫案。雜當爲離。字之誤也。儉讀爲險。（險儉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衰而不儉下。）莊子繕性篇。德又下衰。澆湻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郭象注。有善而道不全。行立而德不夷。）此正淮南所本。文子作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行。又本於淮南。然則原文作離道明矣。高注訓雜爲粈。則所見本已誤作雜。又案僞古爲字。（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爲僞下。）爲亦行也。齊俗篇。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矜僞猶伉行耳。（上文曰。夫趨舍行僞者。爲精求於外也。荀子儒效篇曰。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行僞即行爲。）離道以僞。險德以行。言所爲非大道。所行非至德也。與詐僞之僞不同。下句巧故萌生。始言詐僞耳。文子改作以爲僞以爲行。失之。

疑聖

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高注曰。博學楊墨之道。以疑孔子之術。引之曰。疑讀曰擬。博學以擬聖。謂博學多聞。以自比於聖人也。鄭注周官司服曰。疑之言擬也。史記平準書。人徒之費擬於南夷。漢書食貨志擬作疑。文子作狙學以擬聖。是其證。莊子天地篇。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卽淮南所本也。高說失之。

眞清

水之性眞清而土汩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念孫案眞字於義無取。疑後人所加。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作夫水之性清而土汩之。人之性安而欲亂之。於義爲長。呂氏春秋本生篇云。夫水之性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扣之。故不得壽。扣與汩同。

芳臭

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念孫案下句本作口鼻之於臭味。謂口之於味。鼻之於臭也。後人誤讀臭爲腐臭之臭。而改臭味爲芳臭。則與口字義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鼻口之於臭味。

淵清

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念孫案以下二句例之。則淵清當爲神清。此涉上句淵字而誤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神清。文子九守篇同。

流沫　沫雨

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高注曰。沫雨。雨潦上沫起覆甌也。舊本脫一雨字。今據說山篇注補。又說山篇。人莫鑑于沫雨。而鑑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注曰。沫雨。雨潦上覆瓮也。沫雨或作流潦。念孫案流沫本作沫雨。故高注及說山篇俱作沫雨。又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方術部一。並引淮南子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今本作流沫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又案沫雨者。流雨之譌也。水動則濁。靜則清。故曰人莫鑑於流雨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動與靜相對。流與止相對。流隸或作汓。見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形與沫相似。因譌爲沫。高以爲雨潦上覆甌。非也。據高云沫雨或作流潦。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文選江賦注引作流潦。又引許慎注云。楚人謂水暴溢爲潦。則沫爲汓字之譌明矣。莊子德充符篇。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崔譔本流作沫。亦是汓字之譌。

以覩其易也　形物之性也

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念孫案以覩其易也以下本無覩字。以其靜也以其易也相對爲文。則不當有覩字。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方術部一。引此並無覩字。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語意未明。御覽方術部引作夫唯易且靜。故能形物之性情也。高注。形。見也。較今本爲善。文子作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也。

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

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念孫案用也二字。文不成義。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作用者必假之於

弗用者。是也。今本兩者字皆作也。涉上文而誤耳。文子作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莊子知北遊篇曰。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皆其證。

然而不免於儡身猶不能行也

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儡。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高以儡身二字連讀。云。儡身。身不見用。儡儡然也。念孫案高說非也。儡字上屬爲句。不免於儡。謂躬行仁義而不免於疲也。儡之言儽也。廣雅曰。傫傫。疲也。說文曰。儽。垂皃。亦疲儽之意。玉藻。喪容纍纍。鄭注曰。纍纍。羸憊貌也。王褒洞簫賦曰。桀跖鬻博。儡以頓顇。儽儡傫纍。并字異而義同。身字下屬爲句。呂氏春秋有度篇曰。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句法正與此同。

眞人之道

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此眞人之道也。念孫案道本作遊。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文子九守篇正作遊。遊者行也。言眞人之所行如此也。上文曰。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銷爍滅息。此聖人之游也。高注曰。游。行也。精神篇。是故眞人之所游。高注亦曰。游。行也。莊子天運篇。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茍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並與此眞人之遊同意。

澤潤玉石

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足蹀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高注曰。澤。潤澤也。念孫案澤潤玉石。本作辭潤玉石。高注。澤潤澤也。本作潤澤也。此解潤字之義。非解澤字之義。辭潤玉石。謂其辭潤澤如玉石也。目數千羊二句。以耳目言之。足蹀陽阿二句。以手足言之。智終天地二句。以心言之。辯解連環二句。以口言之。若云澤潤玉石。則文不成義矣。今案正文澤字。涉注文潤澤也而誤。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五。引此已誤。後人不達。又於注內加一澤字。以從已誤之正文耳。文子九守篇。正作辭潤玉石。

知不能平

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高注。憺。定也。蚊䖟噆膚而知不能平。念孫案知不能平四字。義不相屬。知本作性。性猶體也。呂氏春秋壅塞篇。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高注。性。猶體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楚語曰。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脈。月令。安形性。後漢書陳寵傳。作安形體。平。靜也。鬼谷子摩篇。平者。靜也。謂體不能靜也。莊子天運篇。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是也。後人不知性之訓爲體。故妄改之耳。太平御覽蟲豸部二。引此正作性不能平。

一人養之十人拔之

今夫樹木者。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栟。與蘖同。念孫案一當爲十。十當爲一。此言養之者雖有十人。

而一人拔之，則木必死也。下文曰，今盆水在庭，淸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意與此同。魏策亦云，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今本十一二字互誤，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資產部三所引與今本同，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方術部一引此正作十人養之，一人拔之。

草木不夭九鼎重味

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天下有死字。念孫案，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相對爲文，則有死字者是也。文子道德篇亦有死字。九鼎重味，味字於義無取，蓋即下文珠字之誤而衍者也。御覽引此，作九鼎重，又引注云，王者之德，休明則鼎重。此蓋許引。則無味字明矣。

淮南內篇第三

天文

太昭　道始於虛霩

天墜（籀文地字。）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於虛霩。引之曰，書傳無言天地未形名曰太昭者。馮翼洞灟，亦非昭明之貌。太昭當作太始，字之誤也。易乾鑿度曰，太始者，形之始也。太平御覽天部一引張衡元圖曰，元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之與先。是太始無形，故天地未形謂之太始也。道始於

虛霩當作太始生虛霩即承上文太始而言王逸注楚辭天問曰太始之元虛廓無形廓與霩同正所謂太始生虛霩也後人以老子言道先天地生故改太始生虛霩爲道始於虛霩而不知與故曰太始句文不相承也御覽引此作道始生虛霩太宇已誤作道而生字尙不誤

宇宙生氣氣有漢垠

宇宙生氣氣有漢垠念孫案此當爲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下文淸陽爲天重濁爲地所謂元氣有涯垠也今本脫去兩元字涯字又誤爲漢太平御覽天部一元氣下引此正作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

積陽之熱氣生火　積陰之寒氣爲水　日月之淫爲

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引之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積陰之寒氣爲水本作積陽之熱氣久者生火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言熱氣積久則生火寒氣積久則爲水今本無久者二字後人刪之也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四並引此云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隋蕭吉五行大義辨體性篇引此云積陽之熱氣反者爲火積陰之寒氣反者爲水藝文類聚天部上引此云積陰之寒氣大者爲水反與大皆久字之誤則原有久者二字明矣日月之淫爲本作日月之淫氣此因上下文爲字而誤廣韻星字注引此云日月之淫氣精者爲星辰日月之淫氣與積陽之熱氣積陰之寒氣文正相對精者爲星辰與精者爲日精者爲月文亦相對下文天地之偏氣

怒者爲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爲雨。句法亦相同。

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含氣和者爲雨

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含氣和者爲雨。劉本删去下句天字。而莊本從之。念孫案大戴禮曾子天圓篇陰陽之氣。偏則風。和則雨。藝文類聚天部下引曾子曰。天地之氣和則雨。是風雨皆天地之氣。豈得以風屬之天。雨屬之地乎。下句當依道藏本作天地。上句當補地字。又案含氣當爲合氣。合含字相似。又涉上文含氣而誤也。合氣與偏氣正相對。作含則非其指矣。

月虛

月虛而魚腦減。念孫案虛當爲虧。字之誤也。虧字脫去右半因誤而爲虛。埤雅引此已誤。月可言盈虧。不可言虛實。太平御覽鱗介部十三。引此正作月虧。藝文類聚天部上。御覽天部四。引此並作月毀。蓋許慎本。毀亦虧也。

鳥飛

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念孫案飛本作動。此後人妄改之也。同一動也。而有高下之殊。故曰鳥動而高。魚動而下。猶睽彖傳言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也。若鳥言飛則魚當言游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此正作鳥動而高。

五億萬里

天去地五億萬里。念孫案開元占經天占篇引此作億五萬里。太平御覽地部一引詩含神霧亦云天地相去億五萬里。然則億五二字今本誤倒也。

二十八宿　凡二十八宿也

天有九野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六府。注曰。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也。引之曰。二十八宿四字及注二十八宿云云。皆後人所加也。下文於九野五星八風五官六府。皆一一釋之。而不及二十八宿。但於所說九野中。附以其星角亢氐云云。使有二十八宿四字。下文不應不爲解釋。且不應以二十八宿併入九野條內。使綱目不相當也。然則此處原文無二十八宿四字明矣。注於牽牛須女營室東壁觜觽東井輿鬼七星。皆省一字稱之。文義苟簡。決非漢人所爲。天文時則二篇。於牽牛須女等名。皆不從省。月令爾雅。及呂氏春秋十二紀有始覽。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地理二志。無不皆然。唯此篇所列圖。於營室東壁觜觽各省一字。而牽牛須女東井輿鬼七星皆不省。漢書律厤志。說十二次。於東井省東字。而牽牛婺女營室皆不省。說四方星度。於牽牛婺女東壁觜觽東井輿鬼七星。各省一字。而營室獨不省。此則後人改之而未盡者也。七星但稱星。則無以別於他星。牽牛謂之牛。營室謂之室。觜觽謂之觜。皆文不成義。又案下文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巂二。參九。東井三十三。輿鬼四。柳十五。七星七。道藏本脫下七字。各本及莊本脫上七字。今補正。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凡二十八宿句。亦後人所加。此說星之分度。

非說星之全數也。無緣得有此句。

四守　天阿　太一之庭

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阿當作河。說見下。）高注曰。皆星名。下自解。又太微者。太一之庭也。（太一當作五帝。說見下。）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守者。（各本守作宮。涉上文紫宮而誤。今據上文四守。及北堂書鈔天部二。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六。所引改正。）所以司賞罰。（各本以下衍爲字。今據舊本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刪。）注曰。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引之曰。據前注則四守亦星名。據後注則四守乃總括四星之稱。非星名也。前後注意逈殊。今細繹原文。前注是也。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列其名也。太一之庭。太一之居。帝妃之舍。水魚之囿。羣神之闕。及所以司賞罰。則明其職也。故前注曰。皆星名。下自解。後注以四守爲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其不可通有三。太微紫宮並舉。何以數紫宮而不數太微。其不可通一也。四守若爲紫宮軒轅咸池天阿之總稱。則上文四守二字。當列於紫宮前。爲統下之詞。或列於天阿後。爲統上之詞。其義乃通。何以雜廁諸星之間。而云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邪。其不可通二也。軒轅帝妃之舍。咸池水魚之囿。皆與賞罰之事無涉。其不可通三也。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許愼注曰。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阿也。然則此乃許注。後人移入高本。而前後遂相矛盾矣。

天阿本作天河。後人以天河非星名。故改爲天阿也。案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

西。以察山林之妖變也。與門闕之義無涉。且天阿非黃道所經。不得言羣神之闕也。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天河。又引高注曰。天河星名。闕猶門也。（各本脫天河星名四字。）又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許注。以天河爲四守之一。是許本亦作天河。天河蓋卽北河南河也。夾河之南北。故總謂之天河。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閒爲關梁。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郗萌曰。兩河戍與戉（卽鉞字。）俱爲帝闕。又占曰。兩戍閒爲天門。日月五星常出其門中。故曰天河者。羣神之闕也。高注訓闕爲門。正合郗萌之說。羣神卽日月五星之神也。韓子飾邪篇曰。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槍歲星。所謂天河。蓋卽指此。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環之匡衞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春秋合誠圖曰。紫微者。太一之常坐。太一在紫宮之中。非太微中所有。不得言太微太一之庭。諸書亦無言太一之庭者。此太一二字。蓋因下文太一之居而誤。（太平御覽引此已誤。）太一之庭。當作五帝之庭。天官書曰。太微匡衞十二星。藩臣。其內五星。五帝坐。太平御覽引天官星占曰。紫宮。太一坐也。太微之宮。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卽此所云太微五帝之庭。紫宮太一之居也。續漢書天文志注。引張衡靈憲曰。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庭。（廷庭古字通。）又其一證矣。注內太一天神也。亦當爲五帝天神也。蓋正文既誤爲太一。後人又改注以從之耳。

歲鎭行一宿

鎭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鎭行一宿念孫案行字因上下文而衍旣云歲鎭一宿則無庸更言行開元占經塡星占引此無行字史記天官書亦無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引之曰此本作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甲寅正月者甲寅年之正月也下文太陰元始建於甲寅開元占經塡星占篇引舊注曰甲寅元始厤起之年也大衍厤議引洪範傳曰厤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月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閼蒙與閼逢同太歲在甲曰閼逢在寅曰攝提格閼逢攝提格之歲者甲寅之歲也正月爲陬畢陬之月者正月也七曜者日月及太白歲星辰星熒惑鎭星也上元太始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太白在營室故曰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也天官書說太白曰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開元占經太白占篇引甘氏亦曰太白以攝提格之歲正月與營室晨出於東方皆其明證後人不審其義遂改甲寅正月爲正月甲寅又改營室爲熒惑不知甲寅者甲寅年也若云正月甲寅則是甲寅日矣顓頊厤元所起之日爲己巳非甲寅也其謬一也甲寅正月先年而後月若云正月甲寅則不知在何年矣其謬二也莊本改甲寅爲建寅尤非太白與營室晨出東方猶下文歲星與營室東壁晨出東方皆以所在之宿言之若云與熒惑晨出東方則不知在何宿矣其謬三也漢書天文志晉灼注太白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

出東方。亦後人依誤本淮南改之。

當出而不出

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兵。念孫案當出而不出。已見上文。此當作未當出而出。太白主兵。故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則天下偃兵。見上文。當入而不入。未當出而出。則天下興兵也。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及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石氏星經。並云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是其證。

祀四郊　決刑罰

景風至。則爵有位。案有位則有爵。此言爵有位。於義不可通。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引作施爵位。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引作施爵祿。賞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閶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不周風至。則脩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念孫案祀四郊本作祀四鄉。四鄉。四方也。越語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韋注曰。鄉方也。故高注云。祀四方神。即月令所謂命主祠祭禽于四方也。易通卦驗曰。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白虎通義曰。涼風至。報地德。祀四鄉。皆其明證也。若作四郊。則失其義矣。且鄉與功張爲韻。功字合韻讀若光。月令神農將持功。與昌殃爲韻。老子不自伐。故有功。與明彰長爲韻。自伐者無功。與行明彰長行爲韻。韓子主道篇。去賢而有功。與明強常常爲韻。楚辭惜誓。惜傷身之無功。與狂長爲韻。若作郊。則失其韻矣。決刑罰本作決罰刑。故高注曰。罰刑疑者。於是順時而決之。下文曰。斷罰刑。時則篇曰。休罰刑。又曰。斷罰刑。皆其證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引此亦作斷罰刑。刑與城爲韻。若作刑罰。則失其韻矣。

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

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千五百二十歲（各本千上有一字開元占經所引無今從之）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引之曰大終下當有三終二字下文曰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蓋一終而建甲戌積千五百二十歲二終而建甲午積三千四十歲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積四千五百六十歲（劉績謂每終二十年三終共六十年大誤）故曰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句三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也千五百二十歲一終但至甲戌不得復始甲寅之元故知脫三終二字也日月五星起於營室乃顓頊厤元（見太歲考）開元占經古今厤積篇曰黃帝厤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顓頊厤同則顓頊厤以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若非三終不得有此數矣漢書律厤志曰三終而與元終續漢志曰三終歲復復青龍爲元是其例也開元占經日占篇引此已脫三終二字

日行一度而歲有奇

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引之曰日行一度本作日行危一度後人刪去危字耳日行危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者言每歲日行至危之一度而有四分一之奇零也蓋四分度之一微茫難辨其所在本無定處推步者視周天之度起於何宿則附餘數於度所止之宿如殷厤以冬至日躔起度則度起

牽牛。而以四分度之一附於斗。開元占經北方七宿占篇引石氏曰。斗二十六度四分度之一。是也。斗牽牛爲星紀。度起星紀。則以四分度之一附於析木。下文曰。星分度箕十一四分一。是也。（尾箕。析木也。）顓頊麻以立春日躔起度。則度起營室。而以四分度之一附於危。卽此所云日行危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是也。廣雅說七燿行道曰。日月五星行黃道。始營室東壁。又曰。行須女虛危。復至營室。是度起營室而止於危。月令所謂日窮于次也。故以四分度之一附於危焉。危不止一度。而獨附於一度者。星度多少古今不同。唯第一度不異。故附於此耳。開元占經日占篇引此正作日行危一度。又引注曰。危。北方宿也。則有危字明矣。若如今本作日行一度。則所謂四分度之一者。不知附於何宿矣。甚矣其不可通也。

鑿地

陰氣極。則下至黃泉。北至北極。故不可以鑿地穿井。念孫案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二池下引此作鑿池穿井。於義爲長。

十二月

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念孫案十二月當爲十一月。上文云。冬至德在室。是。

升日行一度　熱升　升勺

兩維之間。九十一度也。（道藏本此下。有高注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云云。凡二十九字。）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

生二十四時之變。念孫案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作一句讀。其高注自東北至東南云云。本在十六分度之五下。道藏本誤入九十一度下。度下又衍也字。遂致隔斷上下文義。劉績本删去也字是也。乃又移高注於下文而升二字之下。而莊本從之。則其謬益甚矣。升當爲斗。字之誤也。隸書斗字作升。形與升相似。傳寫往往譌溷。而斗日行一度作一句讀。言斗柄左旋日行一度。而以十五日爲一節也。上文云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下文云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皆其明證也。又齊俗篇糟邱生乎象樠。炮格生乎熱升。炮格謂爲銅格。布火其下。置人於上也。格音如字。俗作烙音洛。非。此段氏若膺說。見鍾山札記。升亦當爲斗。北堂書鈔服飾部四。太平御覽服用部十四。並引淮南炮格始於熱斗。又引許愼注曰。熱斗。熨斗也。紂見熨斗爛人手。遂作炮格之刑是也。又兵略篇章華之臺燒以升勺沃而救之。升亦當爲斗。鄭注少牢饋食禮曰。枓。斟水器也。枓與斗同。

冬至以後十二律　日冬至音比林鍾　雨水驚蟄　清明穀雨

冬至音比黃鍾。小寒音比應鍾。大寒音比無射。立春音比南呂。雨水音比夷則。驚蟄音比林鍾。春分音比蕤賓。清明音比仲呂。穀雨音比姑洗。立夏音比夾鍾。小滿音比太族。芒種音比大呂。夏至音比黃鍾。小暑音比大呂。大暑音比太族。立秋音比夾鍾。處暑音比姑洗。白露音比仲呂。秋分音比蕤賓。寒露音比林鍾。霜降音比夷則。立冬音比南呂。小雪音比無射。大雪音比應鍾。又下文曰。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引之曰。冬至音比黃鍾。當爲音比應鍾。下當云小寒音

比無射。大寒音比南呂。立春音比夷則。雨水音比林鍾。驚蟄音比蕤賓。春分音比仲呂。淸明音比姑洗。穀雨音比夾鍾。立夏音比太族。小滿音比大呂。芒種音比黃鍾。其日冬至音比林鍾。亦當爲音比應鍾。蓋音以數小者爲淸。數多者爲濁。冬至以後。逆推十二律。由淸而濁。夏至以後。順推十二律。由濁而淸。冬至應鍾。其數四十二。爲最淸。小寒無射。其數四十五。則濁於應鍾矣。大寒南呂。其數四十八。則又濁於無射矣。立春夷則。其數五十一。則又濁於南呂矣。雨水林鍾。其數五十四。則又濁於夷則矣。驚蟄蕤賓。其數五十七。則又濁於林鍾矣。春分仲呂。其數六十。則又濁於蕤賓矣。淸明姑洗。其數六十四。則又濁於仲呂矣。穀雨夾鍾。其數六十八。則又濁於姑洗矣。立夏太族。其數七十二。則又濁於夾鍾矣。小滿大呂。其數七十六。則又濁於太族矣。芒種黃鍾。其數八十一。則最濁矣。故曰日冬至音比應鍾。浸以濁也。夏至以後與此相反。故曰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淸也。夏至音比黃鍾。爲音之最濁者。則冬至之音當爲最淸者。最淸者非應鍾而何。後人但知月令仲冬律中黃鍾之文。遂改冬至音比應鍾。爲音比黃鍾。而移應鍾於小寒。且并無射以下。遞移其次。高注亦遞移。而不知月令所言者十二月之律。此所言者二十四時之律。本不相同也。至改曰冬至音比應鍾。爲音比林鍾。則謬益甚矣。宋書律志引此已誤。又案驚蟄本在雨水前。穀雨本在淸明前。今本驚蟄在雨水後。穀雨在淸明後者。後人以今之節氣改之也。漢書律厤志曰。諏訾中驚蟄。今曰雨水。降婁初雨水。今曰驚蟄。大梁初穀雨。今曰淸明。中淸明。今曰穀雨。是漢初驚蟄在雨水前。穀雨在淸明前也。桓

五年左傳正義引釋例曰。漢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月令正義引劉歆三統厤。雨水正月中。驚蟄二月節。又易引通卦驗。清明三月節。穀雨三月中。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孝經緯曰。斗指寅爲雨水。指甲爲驚蟄。指乙爲清明。指辰爲穀雨。三書皆出太初以後。故氣名更改。（三統厤與緯書皆出西漢末。）不應淮南王書先已如是。其爲後人所改明矣。（逸周書周月篇。春三月中氣。驚蟄春分清明。今本作雨水春分穀雨。時訓篇。驚蟄雨水穀雨清明。今本雨水在驚蟄前。清明在穀雨前。皆後人所改。辯見盧氏紹弓校定本。）日知錄謂淮南子已先雨水後驚蟄。失之。

陽氣凍解

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引之曰。陽氣凍解。文不成義。當作陽凍解。陽凍。地上之凍也。陰凍。地中之凍也。立春之日。地上之凍先解。故曰陽凍解。管子臣乘馬篇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是也。今本陽下有氣字。因注內陽氣而衍。

雷戒

秋分雷戒。蟄蟲北鄉。念孫案戒當爲臧。字之誤也。臧古藏字。春分雷臧。與上文春分雷行相應。時則篇云。八月雷不臧。是其證也。且臧與鄉爲韻。若作戒則失其韻矣。藏字古皆作臧。故說文無藏字。今書傳中作藏者多。作臧者少。大抵皆後人所改也。此臧字若不誤爲戒。則後人亦必改爲藏矣。

太歲

咸池爲太歲。錢氏曉徵答問曰。問淮南以咸池爲太歲。與他書所言太歲異。何故。曰。淮南書云斗杓爲小歲。咸池爲大歲。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皆以大小相對。初未嘗指咸池爲太歲。其作太歲者。乃後人轉寫之譌。吳斗南兩漢刊誤謂淮南不名天一爲太歲。又自以咸池名之。則南宋本已誤矣。念孫案錢說是也。

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

天維建元。常以寅始。句起。此字上有脫文。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引之曰。起字上當有脫文。蓋言甲寅之年。歲星在娵訾之次。營室東壁也。詳見下條。是歲星所起也。起與二始字二子字韻也。二子字見下文。必言歲星所起者。太歲與歲星相應而行。故言太歲建元。必以歲星也。漢書律厤志曰。木金相乘爲十二。是爲歲星小周。小周乘巛策。爲一千七百二十八。是爲歲星歲數。鄭注周官保章氏曰。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馮相氏疏曰。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帀。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帀。以此而計之。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帀故也。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以上賈疏。然則右徙周天。皆謂歲星。若建寅之太歲。左行於地。不得謂之右徙周天矣。起字之上有脫文無疑。周天上本無大字。後人加之也。歲星十二歲而小周天。不得謂

之大周。淮南王時。未有歲星超辰之說。亦無大周小周之分。上文曰。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句十二歲而周。無大字。

太一在丙子

淮南元年冬。漢初以十月爲歲首。故言元年冬。太一在丙子。高注曰。淮南王安卽位之元年。引之曰。太一乃北極之神。與紀歲無涉。太一當作天一。此因天字脫去上畫。後人又加點於下耳。廣雅曰。天一。太歲也。漢元封七年太歲在丙子。上推至文帝十六年。下距元封七年。凡六十年。爲淮南王安始封之年。太歲亦當在丙子。故曰天一在丙子也。古者天一太歲太陰名異而實同。詳見太歲考。

冬至甲午立春丙子

潛研堂文集曰。淮南天文訓。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必有譌。蓋冬至與立春。相去四十五日有奇。古今不易。自甲午訖丙子。僅四十三日。此理之所必無者。以術推之。是年冬至蓋己酉日。立春則甲午日耳。引之曰。錢說非也。下文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注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則冬至之日非子卽午明矣。下文壬午冬至。甲子受制。謂立春也。與此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其法正同。不得以甲午爲己酉之譌也。立春丙子。與上文始起始子爲韻。若作立春甲午。則失其韻矣。冬至甲午。至立春丙子。四十三日。與後人厤法不同者。古法多疏故也。下文壬午冬至。

至甲子受制。亦四十三日。以是明之。

二陰一陽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引之曰。二陰當作一陰。一陰一陽。所以成氣二也。高注曰。陰羸犕、故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正以一陰與一陰爲二。一陽與二陽爲三。陰數少而陽數多也。續漢書天文志引律術曰。陽性動。陰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是也。二陰而分言之。則各爲一陰矣。

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　七十歲而復至甲子

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引之曰。上文言壬午冬至。甲子受制。由甲子受制。以歲遷六日推之。一日乙丑。二日丙寅。三日丁卯。四日戊辰。五日己巳。六日庚午。則當作庚午受制。今本作庚子。涉上文庚子而誤也。由甲子受制。每歲以遷六日推之。至十歲而六十甲子。終而復始。則當作十歲而復至甲子。今本十上有七字。涉上文七十二日而衍也。

養老鰥寡

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粰鬻。施恩澤。念孫案養老鰥寡。當作養長老。存鰥寡。今本脫長存二字。則句法與上下文不協。時則篇曰。季夏。存視長老。行稃鬻。仲秋。養長老。行稃鬻飲食。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曰。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施恩澤。開元占經塡星占篇引巫咸曰。塡星受制。則養老。蓋脫長字。存鰥寡。行

饘粥。施恩澤。皆其證。

大剛魚不爲

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引之曰。大剛二字。義不可通。大字蓋因上文大旱而衍。剛當爲則。字之誤也。則魚不爲。四字連讀。高注。不成爲魚。春秋繁露治亂五行篇曰。水干金則魚不爲。是其證。

收其藏

以至於仲春二月之夕。夕謂月之下旬也。書大傳月之朝。月之中。月之夕。鄭注曰。上旬爲朝。中旬爲中。下旬爲夕。字亦作昔。呂氏春秋任地篇曰。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乃收其藏而閉其寒。高注曰。收斂其所藏而閉之。念孫案太平御覽時序部四引此本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本作收斂其所藏而出布之。閉其陰寒。令不得發泄。後人既不解布收二字之義。而削去布字。又删改高注以滅其迹。甚矣其妄也。又案布收其藏者。布讀爲敷。敷與布古字通。皋陶謨敷同日奏罔功。禹貢篠簜既敷。史記夏本紀敷並作布。顧命敷重蔑席。說文引作布。商頌長發篇敷政優優。成二年左傳引作布。聘禮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今文布作敷。周頌賚篇箋云。敷猶徧也。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作徧告以言。言徧收其藏而閉其寒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百蟲蟄伏。故此言仲春之夕。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布字在收其藏之上。本謂徧收其藏。非謂收其所藏而出布之也。高氏誤解布字。後人求其說而不得。遂以布爲衍文而削之矣。

禽鳥

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念孫案禽鳥當為禽獸。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作以養百穀禽獸草木。太平御覽時序部四。百穀部一。並引作以長百穀禽獸草木。是其證。

小還　大還

日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於烏次。是謂小還。至於悲谷。是謂餔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念孫案小還大還。當為小遷大遷。字之誤也。遷之為言西也。日至昆吾。謂之正中。至烏次則小西矣。故謂之小遷。至女紀則大西矣。故謂之大遷。漢書律歷志曰。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白虎通義曰。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是遷與西同義。若作小還大還。則義不可通矣。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一。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三。引此並作小遷大遷。（陳禹謨依俗本改為小還大還。）

淵虞

至於淵虞。是謂高舂。念孫案淵虞當作淵隅。（注同。）隅虞聲相亂。又涉下文虞淵而誤也。桓五年公羊傳疏。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並作淵隅。（陳禹謨改為虞淵。大謬。）楚辭天問補註。引此亦作淵隅。則南宋本尚不誤。

至於

至於蒙谷。是謂定昏。念孫案至本作淪。此涉上文諸至字而誤也。淪入也。（見原道精神本經三篇注。及漢書敍傳應劭注。）沒也。（見覽

冥篇注、楚辭九歎注、及說文廣雅、淪於蒙谷、與上出於扶桑相對、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並作淪、陳禹謨依俗本改淪爲至、楚辭補注同、

禹以爲朝晝昏夜

日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爲朝晝昏夜、念孫案禹字義不可通、禹當爲離、俗書離字作離、漢北海相景君碑陰、當離墓側、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離敗聖輿、字並作離、其左畔與禹相似、因誤爲禹、顏氏家訓書證篇、論俗書曰、離則配禹、正謂此也、脫去右畔而爲禹耳、離者、分也、言分爲朝晝昏夜也、精神篇、別爲陰陽、離爲八極、文義與此同、

十二月指丑

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帀、終而復始、引之曰、十二月指丑、本作十一月指子、後人改之也、指寅指子、皆厤元所起、故以二者言之、晉書律厤志引董巴議曰、顓頊厤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廟營室也、湯作殷厤、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是顓頊厤起寅月、殷厤起子月也、故下文指寅、寅則萬物螾螾然也、先言指寅、顓頊厤之遺法也、上文斗指子則冬至、先言指子、殷厤之遺法也、指寅指子、皆言其始、一歲而帀、乃言其終、蓋起於寅者、至丑而帀、起於子者、至亥而帀也、後人不知古厤有二法、而改爲十二月指丑、非也、指丑則一歲已帀、不須更言一歲而帀矣、且子與始爲韻、若作丑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

此正作十一月指子。

則萬物螾

指寅則萬物螾。念孫案此當作指寅。句寅句則萬物螾螾然也。寅則萬物螾螾然者。猶云寅者。言萬物螾螾然。故高注曰動生貌。史記律書亦曰。寅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今本寅下脫一寅字。螾下又脫螾然也三字。則文不成義。且句法與下文不協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此正作寅則萬物螾螾然也。

未昧也

未。昧也。念孫案未下脫者字。自午者。忤也。至丑者。紐也。皆有者字。昧本作味。後人以漢書律厤志云。昧薆於未。故改味爲昧。不知淮南自訓未爲味。與漢書不同也。五行大義論支榦名篇及太平御覽引淮南。並云未者味也。白虎通義及廣雅。並云未。味也。說文。未。味也。六月滋味也。六月下有脫文。史記律書。未者。味也。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義並與淮南同。

其加卯酉三句

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引之曰。此三句不與上文相承。尋繹文義。當在前日短而夜脩之下。云其加卯酉者。王弼注老子曰。加。當也。承夏日至冬日至言之。彼言冬夏至。此言春秋分也。言陰陽分日夜平者。承陽勝陰勝日夜脩短言之。言至春秋分。則陰陽無偏勝。日夜無脩短也。寫者錯亂在此。今更定其文如左。

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修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修。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

引而止也　呻之也

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念孫案之字當在上文引而止下。今本誤在呻字下。則文不成義。自午者。忤也。至丑者。紐也。也上皆無之字。五行大義論律呂篇。論支榦名篇。及太平御覽引此。並云林鍾者引而止之也。申者。呻也。是其證。

曰規

道曰規始於一。念孫案曰規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因上文故曰規生矩殺而誤衍也。宋書律志作道始於一。無曰規二字。

兵重三罕

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念孫案重罕二字。義不可通。重當爲革。祭祀喪紀兵革皆相對爲文。革字古文作革。隸省作革。與重相似而誤。罕當爲軍。言兵革之事。以三軍爲制也。軍字草書作罕。與罕相似而誤。

徵生宮宮生商

徵生宮。宮生商。劉績曰。當作宮生徵。徵生商。念孫案劉說是也。上文曰黃鍾爲宮。太族爲商。林鍾爲徵。又曰。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族。所謂宮生徵。徵生商也。宋書律志。晉書律厤志。並作宮生徵。徵生商。地形篇亦曰。變宮生徵。變徵生商。高注。變猶化也。

角生姑洗

角生姑洗。引之曰。音律相生。皆非同位者。上文言姑洗爲角。則角與姑洗爲一。不得云角生姑洗也。生當爲主。上文黃鍾主十一月云云。與此主字同義。角主姑洗。猶言姑洗爲角耳。主與生相似。又因上下文生字而誤。宋書律志亦誤作生。秦氏五禮通考。改作角爲姑洗。非是。五音爲六律之綱。可言姑洗爲角。不可言角爲姑洗也。

比於正音

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高注。與正音比。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各本脫於字。今據宋書補。劉績曰。以序論之。黃鍾爲宮。以次而商角徵羽。姑洗生應鍾。變宮在南呂羽之後。故曰比於正音爲和。應鍾生蕤賓。變徵。閒入正音角羽之間。故曰不比正音爲繆。引之曰。劉說非也。七音之序。周同相次。變宮在羽之後。宮之前。變徵在角之後。徵之前。唐武后樂書要錄說七聲次第曰。假令十一月黃鍾爲宮。隔一月以正月太簇爲商。又隔一月以三月姑洗爲角。又隔一月以五月蕤賓爲變徵。即以其次之月。六月林鍾爲徵。又隔一月以八月南呂爲羽。又隔一月。以十月應鍾爲變宮。周迴還與十一月相比也。其道相同。豈有順逆之分乎。比讀如易比卦之比。比。入也。合也。閔元年左傳曰。屯固比入。又曰。合而能固。是也。說林篇。黃鍾比宮。太簇比商。與此比字同義。比於正音。故爲和。本作

不比於正音故爲和注內與正音比本作不與正音比不比於正音者不入於正音也言應鍾是宮之變音故不入於正音不入於正音則命名當有以別之故謂之曰和和者言其調和正音也蕤賓是徵之變音故亦不入於正音不入於正音則命名當有以別之故謂之曰繆（音目）繆之言穆穆亦和也（大雅烝民箋曰穆和也穆繆古字通）言其調和正音也（周語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昭二十年左傳正義釋其義曰變宮變徵舊樂無之聲或不會而以律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是應鍾蕤賓二律皆所以調和其聲也）漢書揚雄傳甘泉賦說風聲曰陰陽淸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穆與繆同穆在變音之末言穆而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末言羽而宮商角徵可知矣變聲與正聲相調和故曰穆羽相和（張晏曰穆然相和殆未達穆字之義）以律管言之則變宮爲和變徵爲穆以琴弦言之則當以少宮爲和少商爲穆琴亦有和穆二音故曰穆羽相和若夔牙之調琴也然則變音之繆本與穆同而穆之命名正取相和之義明矣後人誤讀繆爲紕繆之繆以爲和與繆相反（宋書引舊注曰繆者相干也亦誤解繆字）遂於應鍾不比於正音句刪去不字以別於蕤賓幷注中不字而亦刪之古訓之不通其勢必至於妄改矣宋書律志正作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故爲和載注文正作不與正音比晉書律厤志引淮南王安曰應鍾不比正音故爲和足證今本之謬

脫文二句

黃鍾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引之曰物以三生下本有三三九一句後人以上文已言三三如九故刪去此句不知上文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與此文三三九三九二十七皆上

下相承爲義。物以三生。故必先以三自乘而得九。然後以三乘九而得二十七。且上文與此相離甚遠。不得因彼而省此也。宋書正作三三九。三九二十七。幅廣二尺七寸。下本有古之制也四字。故高注曰。古者。幅皆然也。各本皆上衍比字。今刪　脫去此句。則注文爲贅設矣。宋書正作故幅廣二尺七寸古之制也。

人修八尺　有形則有聲　匹者中人之度也

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引之曰。此文多不可通。人修八尺。尋自倍。則丈六尺矣。而云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其不可通一也。音以八相生。音卽聲也。何須更云有形則有聲。其不可通二也。匹長四丈。人之長安得有此。而云匹者中人之度。其不可通三也。蓋寫者譌舛失次。兼有脫文。宋書已與今本同。則後人以誤本淮南改之也。今更定其文而釋之如左。

有形則有聲。音以八相生。故人臂修四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尋者中人之度也。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一匹而爲制。云有形則有聲者。有形謂上文黃鍾之律修九寸也。有聲謂音以八相生也。云人臂修四尺者。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淮南云。人臂四尺。尋自倍。故八尺曰尋。是也。云尋者中人之度也者。考工記曰。人長八尺。是也。

秋分蔈定

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蔈與秒同。秒。禾芒也。說見主術。）念孫案隋書律厤志引此作秋分而禾蔈定。蔈定而禾熟是也。宋書律志同。今本脫而禾二字。則文義不明。

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

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引之曰。十二蔈當一粟。十二粟當一寸。則百四十四蔈而當一寸也。主術篇寸生於稞。（蔈稞並與秒同。今本稞誤作粟。辯見主術。）高注曰。十二稞爲一分。（今本脫二字。）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說文亦曰。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則是百二十蔈而當一寸。與此不同也。許高二家之說。俱本於此篇。使原文作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則二家之說。何以並言十二蔈爲分。十分爲寸乎。且主術篇明言寸生於稞。不得又以粟參之也。然則今本爲後人所改明矣。宋書律志與今本同。則其誤已久。今依主術篇及許高二家之說而更定之如左。

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分。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分而爲寸。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

其以爲量

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念孫案量當爲重。重量字相近。又因上文度量而誤也。自

十二歲以下。皆言其重之數。非言其量之數。說文禾部注及宋書律志。並作其以爲重。

蒼龍在辰

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引之曰。下文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是太陰卽蒼龍也。旣云太陰在寅。不當復云蒼龍在辰矣。下文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元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而不言蒼龍所在。正以太陰卽蒼龍也。蒼龍在辰四字。蓋淺人所加。

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

道藏本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下有脫文。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引之曰。太陰二字。乃下屬爲句。與下文太陰在卯之屬相同。主下當別有所主之事。而今脫去。王應麟小學紺珠。始誤讀主太陰爲句。劉本遂重太陰二字。而各本及莊本從之。非也。上文云太陰在寅。何得又言主太陰乎。且下文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而無太歲之名。天一元始太陰元始之屬。皆太歲也。而謂之天一太陰。不謂之太歲。咸池爲太歲。則又大歲之譌。說見上。然則天文篇無稱太歲者也。此太歲亦當作大歲。寫者誤加點耳。斗杓爲小歲。咸池爲大歲。見上文。上文酉爲危。主杓。杓小歲也。此文子爲開。主大歲。大歲。咸池也。太歲月從右行四仲。與歲從左行之太陰迴殊。若作大歲。則與太陰無異。上言太陰在寅。下言子主太歲。是太陰

主太陰矣。義不可通。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此篇。舊注曰。太陰謂太歲也。蓋許慎注。廣雅。太陰。太歲也。本此。使篇內太歲太陰分爲二。注者必不爲此注矣。可見太歲乃大歲之譌。而太歲太陰之未嘗分也。徧考書傳。亦無分太歲太陰爲二者。或據淮南譌脫之文。以爲太歲太陰不同之證。非也。

歲星晨出東方之月

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卯。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巳。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午。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未。歲星舍觜巂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申。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酉。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戌。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亥。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子。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引之曰。十一月當爲正月。十二月當爲二月。正月當爲三月。二月當爲四月。三月當爲五月。四月當爲六月。五月當爲七月。六月當爲八月。七月當爲九月。八月當爲十月。九月當爲十一月。十月當爲十二月。史記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歲星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歲星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晨出。歲星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

畢晨出。歲星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歲星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歲星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卯。二月出。在辰。三月出。在巳。四月出。在午。五月出。在未。六月出。在申。七月出。在酉。八月出。在戌。九月出。在亥。十月出。在子。十一月出。在丑。十二月出。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曰。攝提在寅。（此攝提謂太陰。）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星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皆其證也。後人以太初麻太歲在子。歲星十一月出在建星牽牛。（見天文志。）故改正月為十一月。以合太初之法。而自此以下皆遞改其所出之月。不知太陰在寅。則歲星亦以寅月出。樂動聲儀所謂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也。（見前太一在丙子下。）若以十一月出。則是子而非寅。與太陰所在不相應矣。太初麻之太歲。始建於子。故以歲星與日同次之十一月定之。所謂子年應子月也。淮南之太歲。始建於寅。故以歲星晨出之正月定之。所謂寅年應寅月也。豈得以建子之法。雜入於建寅之法乎。況太陰在寅以下。俱本於石氏。（天文志。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在斗牽牛。天官書索隱亦云。歲星正月晨見東方。已下皆出石氏星經文。）又豈有用其說而改其月者乎。開元占經引淮南。已與今本同。則其誤改在唐以前矣。錢氏曉徵謂史記歲星正月晨出。以天正言之。其實與淮南無別。（見潛研堂文集。）今案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色蒼蒼有光。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元

色甚明。正月德在木。故星色蒼。天官書凡言正月者七。皆謂建寅之月。十一月德在水。故星色元。若以正月爲天正。則是夏正之十一月矣。何以不云色元而云色蒼乎。且寅年正月。日在娵訾。歲星在星紀中隔元枵一次。故歲星晨見有光。若十一月。則與日同次。其光不能見矣。安得云蒼蒼有光乎。此由不知淮南之十一月爲後人所改。故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日德　綱日　以至於癸　左前刑右背德

太陰所居。句日德。句辰爲刑。句德。句綱日自倍因。句柔日徙所不勝。句凡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引之曰。日德日下脫爲字。日爲德。辰爲刑。相對爲文也。綱當爲剛。剛日柔日。甲剛乙柔是也。癸上當有壬字。此以剛柔對言。不當但言癸也。

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案此當爲右背刑。左前德。寫者顚倒耳。五行大義論配支榦篇曰。從甲至癸爲陽。從寅至丑爲陰。陽則爲前爲左爲德。陰則爲後爲右爲刑。右背刑。左前德者。所以順陰陽也。史記天官書曰。太白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是其例矣。

十二月日所建之星

星。正月建營室。不言日所建者。承上文兩日字而省。高注以星爲日之誤。非也。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引之曰。二月建奎婁。偏舉是月日

所在之星也．由此推之．則正月當云建營室東壁．三月當云建胃昴．四月當云建畢觜巂參．五月當云建東井輿鬼．六月當云建柳七星張．七月當云建翼軫．八月當云建角亢氐．九月當云建房心．十月當云建尾箕．十一月當云建斗牽牛．十二月當云建須女虛危．蓋月令日在某星．但舉一月之首言之．而此則舉其全也．後人妄加删節．每月但存一星之名．獨二月建奎婁．尚仍其舊．學者可以考見原文矣．不然．豈有月令季夏日在柳．而此言建張．仲秋日在角．而此言建亢．仲冬日在斗．而此言建牽牛．季冬日在婺女．（即須女．）而此言建虛者乎．

斗牽牛越須女吳

斗牽牛越．須女吳．引之曰．諸書無言斗但主越．須女但主吳者．斗牽牛越須女吳．當作斗牽牛須女吳越．開元占經分野略例曰．淮南子曰．斗吳越也．（斗下脫牽牛須女四字．）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斗．吳也．牽牛．越也．（以上開元占經．）然則呂氏春秋注分言吳越．而淮南則合言之也．蓋分野之說．鄭魏趙並列．（戰國時多謂韓爲鄭．）則在三家分晉之後．其時吳地已爲越有．故但可合言吳越．若分言某星主越．某星主吳．則當時豈有吳國乎．後人以吳越二國不應同分野．故移越字於斗牽牛下．而不知其不可分也．晉書天文志引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曰．起斗至須女．吳越之分野．又引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曰．斗牽牛須女吳越．足證今本之謬．

十二歲而一康

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今本高注曰。康。盛也。念孫案盛當爲虛。此淺學人改之也。康之爲言荒也。康荒皆虛也。小雅賓之初筵篇酌彼康爵。鄭箋。康。虛也。爾雅。漮。虛也。方言。㝩。空也。並字異而義同。郭璞爾雅音義曰。漮本或作荒。大雅桑柔篇具贅卒荒。毛傳。荒。虛也。泰九二。包荒。鄭讀爲康。云。康。虛也。康荒古字通。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范甯曰。康。虛也。廣雅。四穀不升曰𣤶。說文。𣤶。飢虛也。逸周書糴法篇。四年無穀曰穅。穅。虛也。並字異而義同。康與荒古字通。故韓詩外傳作四穀不升謂之荒。史記貨殖傳曰。十二歲一大饑。鹽鐵論水旱篇曰。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義與此同也自三歲一饑以下。皆年穀不登之名。但有小大之差耳。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此作十二歲而一荒。是康卽荒也。若訓康爲盛。則與正文顯相違戾矣。且四穀不升謂之康。乃春秋古訓。十二年一荒。亦漢時舊語。是之不知而訓康爲盛。明是淺學人所改。漢人無此義也。

癸越

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衞。癸越。開元占經日辰占邦篇引此越作趙。念孫案齊近東夷。楚近南夷。魏近韓。秦近西夷。衞近趙。則作趙者是也。若作越。則與南夷相複矣。

以勝擊殺

以勝擊殺。勝而無報。引之曰。上文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其

名有五。下文以專從事。以義行理。以保畜養。以困舉事。分承專義保困四字。不應於制字獨不相承。然則此句當作以制擊殺明矣。今本制作勝者。因上下文勝字而誤。制爲母勝子之名。若作勝。何以別於子勝母乎。

月從一辰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念孫案從當爲徙。字之誤也。上文云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是其證。

太陰所居辰爲厭日

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引之曰。太陰所居辰。當作雌所居辰。雌北斗之神。右行者也。月徙一辰。太陰則左行而歲徙一辰。兩者各不相涉。太陰二字。因下文太陰所居而誤也。爲厭日。本無日字。此因下句厭日而衍也。厭者。鄭注周官占夢曰。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疏曰。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還於天。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故右還於天。是也。今人猶謂陰建爲月厭。是雌所居辰名爲厭。不名爲厭日也。

庚申　戊戌己亥

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錢氏答問曰。庚申當作庚辰。八合猶八會也。今依堪輿天老說推衍之。天老說見周官占夢疏所

引部志內。正月。陽建寅破於申。陰建戌破於辰。二月。陽建卯破於酉。陰建酉破於卯。乙近卯。故二月乙酉爲八會之一。三月。陽建辰破於戌。陰建申破於寅。甲近寅。故三月甲戌爲八會之二。四月。陽建巳破於亥。陰建未破於丑。癸近丑。故四月癸亥爲八會之三。五月。陰陽建俱在午。而破於子。壬近子。故五月壬子爲八會之四。六月。陽建未破於丑。陰建巳破於亥。七月。陽建申破於寅。陰建辰破於戌。八月。陽建酉破於卯。陰建卯破於酉。辛近酉。故八月辛卯爲八會之五。九月。陽建戌破於辰。陰建寅破於申。庚近申。故九月庚辰爲八會之六。十月。陽建亥破於巳。陰建丑破於未。丁近未。故十月丁巳爲八會之七。十一月。陰陽建俱在子。而破於午。丙近午。故十一月丙午爲八會之八。十二月。陽建丑破於未。陰建亥破於巳。此建厭所在及八會之名也。淮南所列甲戌至癸亥。蓋大衍之日。其下又有戊戌己亥己酉己卯戊午戊子。當是小會之日。而尙缺其二。以例推之。當是戊辰己巳也。念孫案錢說是也。戊辰當在戊戌上。己巳當在己亥上。堪輿家所謂小會。三月戊辰。四月己巳。九月戊戌。十月己亥也。又戊辰戊戌及戊午戊子下。皆當有所主之國。而今脫之。地在天下之中者。韓魏。而外。更有趙宋衞中山及周。未知以何國當之也。

數來歲　五十日　一斗

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念孫案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十四引此數下有至字。數色主反。五十日上有滿字。一斗作一升。皆是也。

有其歲司也

有其歲司也。引之曰。此本作其爲歲司也。今本衍有字。（因上文有餘日而衍。）脫爲字。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引此正作其爲歲伺也。又引注曰。伺候也。（司古伺。）爲歲司者。爲歲候豐凶也。尋繹文義。其爲歲司也。乃起下之詞。下文攝提格之歲。歲早水晚旱云云。正謂候歲也。當直接此句下。作圖者誤列圖於此句之後。隔絕上下文義。遂使此句成不了之語。且自上文以日冬至至下文民食一升。皆言占歲之事。中間不應有圖。圖蓋後人所爲。故置之非其所耳。劉績不能是正。又移上文帝張四維一段於此句之下。大誤。

麥不爲昌

掩茂之歲。麥不爲昌。念孫案。昌上脫菽字。麥不爲爲句。（上文曰。禾不爲。又曰。菽麥不爲。）菽昌爲句。（上文曰。菽麥昌。又曰。稻昌。）開元占經歲星占引此。正作麥不爲。菽昌。

蠶稻 三斗

困敦之歲。蠶稻菽麥昌。民食三斗。念孫案。蠶下脫登字。稻下脫疾字。蠶登爲句。（上文曰。蠶不登。又曰。蠶登。）稻疾爲句。（謂稻有疾也。上文曰。稻疾。又曰。菽疾。又曰。民疾。）菽麥昌爲句。民食三斗。斗當爲升。開元占經引此。正作蠶登。稻疾。菽麥昌。民食三升。

讀書雜志

淮南內篇第四

地形

地形之所載

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念孫案此篇皆言地之所載。地下不當有形字。此因篇名而誤衍耳。高釋篇名云。紀東西南北山川藪澤。地之所載。萬物形兆所化育也。則正文本作地之所載明矣。海外南經云。地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海之內云云。此卽淮南所本。

八極

天地之間。九州八極。今本此下有注云。八極。八方之極也。念孫案八極當爲八柱。柱與極草書相近。故柱誤爲極。玉海地理部引此已誤。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及白帖一。引此並作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又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作天地之間。九州八柱。楚辭天問曰。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初學記引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皆其證也。又案文選張協雜詩注云。淮南子曰。八紘之外。有八極。高誘曰。八極。八方之極也。是高注云云。本在下文八紘之外乃有八極下。後人不知此處八極爲八柱之譌。又

移彼注於此以曲爲附會甚矣其謬也

通谷其

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陳氏觀樓曰呂氏春秋有始篇作通谷六名川六百此其字當爲六之譌

三百仞　五十里　九淵

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念孫案三百仞之百五十里之里九淵之淵皆衍文此言鴻水淵藪自三仞以上者共有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九也廣雅曰湋潭淵也自三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即用淮南之文

丹水

是謂丹水飲之不死念孫案丹水本作白水此後人妄改之也水經河水注引此作丹水亦後人依俗本改之楚辭離騷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王注曰淮南言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死文選思元賦斟白水以爲漿李善即引王注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四亦云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死則舊本皆作白水明矣又案楚辭惜誓涉丹水而馳騁兮王注曰丹水猶赤水也淮南言赤水出崑崙也此是引下文赤水出東南陬之語若此文本作丹水則王注當引以爲證何置此不引而別指赤水以當之乎

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

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高注。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外。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引之曰。崑崙四隅。爲四水所出。說本海內西經。上文言東北陬。東南陬。下文又言西北陬。無獨缺西南陬之理。此處原文當作弱水出其西南陬。絕流沙。南至南海。其弱水出窮石。入於流沙。及注窮石山名云云。則當在下文江出岷山諸條閒。王逸注離騷。引淮南子。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郭璞注海內西經。引淮南子。弱水出窮石。正與江出岷山諸條。文義相同也。蓋弱水本出窮石。而海內西經言出崑崙西南陬。故兩存其說。此文言河出崑崙東北陬。下文又言河出積石。亦是兩存其說。後人病其不合。則從而合倂之。於是取下文之弱水出窮石入於流沙。及注文。皆移置於此處。而刪去弱水出其西南陬七字。又妄加赤水之東四字。弱水出下又加一自字。至於合黎餘波六字。而淮南原文。遂錯亂不可復識矣。今案上文。赤水次於河水。而不言在河水之某方。下文洋水次於弱水。而不言在弱水之某方。則弱水二字前。安得有赤水之東四字乎。括地志曰。蘭門山一名合黎。一名窮石山。引淮南子弱水源出窮石山。見史記夏本紀正義。使淮南原文弱水出窮石下。有至於合黎之文。則合黎非窮石矣。志何得言合黎一名窮石山乎。其爲後人取禹貢之文附入。較然甚明。況既言絕流沙。則弱水入其中可知。何必又言入於流沙。區區餘波。又安能絕流沙而過乎。後人但知取下文入於流沙句。增入餘波二字。而不知其與本文相抵牾也。高注絕流沙曰。絕猶過也。流沙。流行也。流行下當有之流沙二字。如有餘波入於流沙句在前。則注當先釋流沙。後釋絕字。不當先釋絕字。後釋流沙也。然則絕流沙前。本無餘波入於流沙句。

而弱水出窮石入於流沙。當在江出岷山諸條閒明矣。

縣圃

或上倍之。是謂縣圃。念孫案上文縣圃涼風樊桐。高注云、皆崑崙之山名。上文又云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則此縣圃下。亦當有之山二字。水經河水注引此作是謂元圃之山。是其證。洪興祖楚辭補注引此亦有之山二字。

元澤

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高注曰。元讀常山人謂伯爲宂之宂也。莊氏伯鴻曰。案古讀元爲兀。故說文元從一從兀爲聲。又髡一作髨。其從兀從元皆爲聲。是此讀元爲宂之證。古聲兀宂相同也。念孫案莊說非也。元澤當爲亢澤。字之誤也。亢與沆同。水經巨馬河注曰。督亢溝水。東逕督亢澤。風俗通曰。沆漭也。言平望漭漭。無崖際也。是沆亢古字通。爾雅。沄。沆也。郭璞曰。水流漭沆。說文曰。沆。莽沆。大水。一曰大澤。風俗通義引傳曰。沆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舊本沆譌作沆。今據水經注改。此言亢澤。亦取大澤之義。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此並作沆澤。是其證也。高注常山人謂伯爲宂。宂亦亢字之誤。伯古阡陌字也。管子四時篇曰。脩封疆。正千伯。史記酷吏傳。置伯格長。徐廣曰。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又漢書食貨志。地理志。阡陌字並作仟伯。亢與䟘同。廣雅曰。䟘。陌。道也。釋名曰。鹿兔之道曰亢。行不由正。亢陌山谷草野而過也。是䟘亢古字通。說文曰。趙魏謂伯爲䟘。漢之常山郡。戰國時趙地也。此云常山人謂伯爲亢。正與說文相合。沆䟘古同聲。而並通作亢。故曰亢讀常山人謂伯爲

亢之亢。

各以其類生

土地各以其類生。念孫案此本作土地各以類生人。今本衍其字。脫人字。陳禮書引此已誤。史記天官書正義。藝文類聚水部上。白帖六。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地部二十三。疾病部一。疾病部三。引此並無其字。有人字。

障氣

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念孫案障氣本作水氣。後人以水與澤相複。故妄改為障耳。禮書引此已誤。不知凡水皆謂之水。而水鍾乃謂之澤。見周官大司徒注。且澤氣與山氣相對。水氣與風氣相對。義各有取。改水為障。則義不可通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疾病部一。疾病部三。此篇內兩引。引此並作水氣。酉陽雜俎廣知篇同。

尰

岸下氣多尰。念孫案尰本作尳。此亦後人妄改之也。禮書引此已誤。尰音諸勇反。尳音市勇反。凡尰疾皆謂之尰。而尰足則謂之尳。尳字從尢。尢讀若汪。跛曲脛也。見下條。故尳字從之。岸下氣下濕。故有尰足之疾。小雅巧言篇居河之麋。既微且尰。鄭箋曰。居下濕之地。故生微尳之疾。爾雅曰。既微且尳。骭瘍為微。尰足為尳。是也。若作尰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引此正作尳。又引高注云岸下下濕。尰足曰尳。今脫此注。又疾病

部一疾病部三引此並同。

狂

谷氣多痺。邱氣多狂。念孫案狂當為尪。說文。尢。跛曲脛也。從尢象偏曲之形。古文作尪。一切經音義十八。引蒼頡篇曰。痺手足不仁也。痺與尪皆肢體之疾。故連類而及之。若狂則非其類矣。篆書尪狂二字相似。隸書亦相似。故尪誤為狂。天官書正義。太平御覽引此作狂。亦傳寫之誤。酉陽雜俎正作尪。呂氏春秋盡數篇。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苦水所多尪與傴人。癭尰尪傴四字皆與此篇同。

食葉

食葉者有絲而蛾。高注曰。蠶是也。念孫案食葉本作食桑。後人以蟲之食葉者多化為蛾。故改食桑為食葉。不知正文本作食桑。故高注專訓為蠶。若作食葉。則與高注不合矣。爾雅。䖸羅。郭璞曰。蠶蛾。說文。䖸。蠶化飛蟲。或作蛾。是古人言蛾者多專指蠶蛾言之。故曰食桑者有絲而蛾。故高注專訓為蠶也。大戴禮易本命篇。家語執轡篇。並作食桑。太平御覽資產部五蠶下。引淮南亦作食桑。意林及藝文類聚蟲豸部並同。

陰屬於陽

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念孫案下陰字蒙上而衍。此謂鳥魚皆屬於陽。非謂陰屬於陽也。大戴禮家語。

並作烏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盧辯曰。生於陰者。謂卵生也。屬於陽者。謂飛游於虛也。則無下陰字明矣。文選辯命論注。太平御覽羽族部一。引淮南皆無下陰字。

中濁

河水中濁而宜菽。念孫案中濁二字。義不相屬。濁本作調。中調猶中和也。上文曰。濟水通和而宜麥。義與此相近。今作中濁者。涉上文汾水濛濁而誤。（禮書引此已誤。）後漢書馮衍傳注。引此作河水調宜菽。太平御覽百穀部五。引此作河水中調而宜菽。

宜竹

漢水重安而宜竹。念孫案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二十七。引此竹下皆有箭字。今本脫之。（禮書引此已無箭字。）古人言物產者。多並稱竹箭。故曰漢水重安而宜竹箭。周官職方氏曰。其利金錫竹箭。楚語曰。楚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皆是也。

決䏶

其人脩形。（太平御覽引此作脩形。）兌上。大口。決䏶。念孫案䏶當爲眦。字之誤也。說文。眥。目厓也。鄭注鄉射禮曰。決猶開也。開眦。謂大目也。大口決眦。意相近。（曹植鼙舞歌曰。張目決眥。）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引此正作眦。

寒水

北方。寒水之所積也。念孫案寒水當爲寒冰。字之誤也。上文北方曰積冰。高注曰。北方寒冰所積。因名爲積冰。是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寒冰。

其人憃愚禽獸而壽

其人翕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憃愚禽獸而壽。憃各本皆誤作惷。唯道藏本不誤。說文。惷。亂也。從心春聲。引昭二十四年左傳。王室曰惷惷焉。玉篇。音充允切。今左傳惷作蠢。杜注曰。蠢蠢。動擾貌。又說文。憃。愚也。從心舂聲。玉篇。音丑江舒容二切。是惷亂之惷字從春。憃愚之憃字從舂。聲義絕不相同。周官司刺。三赦曰憃愚。鄭注曰。憃愚。生而癡騃童昏者。士昏禮記曰。某之子憃愚。哀公問曰。寡人憃愚冥煩。表記曰。其民之敝。憃而愚。其字皆從舂。不從春。音丑江書容二反。不音充允反。此言憃愚而壽。則其字亦從舂。故高注曰。憃讀人謂憃然無知之憃也。又本經氾論二篇。皆言愚夫憃婦。義亦與此同。又道應篇。憃乎若新生之犢。其字亦從舂。故莊子知北遊篇作瞳焉如新生之犢。而藏本及各本憃字皆誤作惷。蓋俗讀憃愚之憃聲如惷。故其字遂誤爲惷。他書且有誤爲蠢者。今人動言愚蠢。其誤實由於此。唯三禮憃愚字皆不誤。則賴有經典釋文唐石經故也。念孫案自翕形短頸以下六句。皆承上其人二字言之。則憃愚上不當更有其人二字。上文東方南方西方。皆無此二字。此卽因上文其人翕形而誤衍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又案禽獸二字。妄人所加也。憃愚而壽。與上文早知而不壽。文正相對。加入禽獸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引無此二字。

中夏

薺冬生。中夏死。念孫案此本作薺冬生而夏死。後人以薺死於中夏。因改爲中夏。不知上文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皆但言其時。而不言其月。薺亦然也。藝文類聚草部下。太平御覽百穀部一。菜

部五。引此並作脩冬生而夏死。

三十六國

凡海外三十六國。引之曰。論衡無形談天二篇。並作三十五國。今歷數下文自脩股民至無繼民。實止三十五國。六字誤也。

華邱

崑崙華邱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鳥。舊本作青馬。劉據山海經改爲青鳥。今依劉本。視肉楊桃甘櫨甘華。百果所生。劉績曰。華邱疑璲邱之誤。璲音嗟。山海經。璲邱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柳甘柤甘華百果所生。念孫案此海外東經文也。璲與華形聲皆不相近。若本是璲字。無緣誤爲華。今案華字當是苹字之誤。苹與平古字通。堯典平秩東作。馬融本平作苹。周官車僕苹車之苹。故書苹作平。說文。蒻。蒲子。可以爲平席。王肅注顧命作苹席。海外北經曰。平邱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柳甘柤甘華百果所生。此淮南所本也。隸書華字或作苹。見漢北海相景君碑陰。又作華。見桐柏淮源廟碑。並與苹相似。故苹誤爲華矣。說文。蒻。蒲子。可以爲平席。文選秋興賦注引作華席。亦是平席之誤。史記禮書。大路越席。正義。越席。謂蒲爲華席。亦是苹席之誤。

耽耳

夸父耽耳在其北方。高注曰。耽耳。耳垂在肩上。耽讀褶衣之褶。舊本衣上脫褶字。今補。喪大記云。君褶衣褶衾。或作攝。以兩手攝耳居海中。舊本海譌作之。今據海外北經改。念孫案褶攝二字。聲與耽不相近。耽字無緣讀如褶。亦無緣通作攝也。耽皆

當爲耴。今作耽者。後人以意改之耳。說文。耴。耳垂也。從耳下垂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耴。耴者其耳下垂。故以爲名。玉篇。豬涉切。是耳下垂謂之耴。故高注云。耴耳。耳垂在肩上。廣韻。耴。耳國名。正謂此也。春秋鄭公子輒字子耳。義與耴字相近。字或作聶。海外北經云。聶耳之國。在無腸國東。爲人兩手聶其耳。縣居海水中。卽高注所云以兩手聶耳居海中者也。耴與聶聲相近。故海外北經作聶。耴與褶攝聲亦相近。故高讀耴如褶。而字或作攝。後人多見耽。少見耴。又以說文云。耽。耳大垂也。故改耴爲耽。而不知其與高注大相抵牾也。

雎出荊山

雎出荊山。雎音雎鳩之雎。字從隹且聲。舊本作睢。非。睢音雖。字從目隹聲。今改正。地理志水經說文皆作沮。高注曰。荊山。禹貢北條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之南。下有荊漂原。地理志作下有彊梁原。水經渭水注作下有荊渠。水經注雎州浸也。水經沮水注曰。沮水出東汶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卽荊山首也。中山經。荊山之首曰景山。雎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故淮南子曰。沮出荊山。高誘云。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蓋以洛水有漆沮之名故也。斯繆證耳。念孫案此所謂沮水。乃江漢雎漳之雎。非漆沮之沮。所謂荊山。乃禹貢南條荊山。非北條荊山。故酈氏以高注爲繆證。莊伯鴻欲改雎爲洛。以合高注。不知洛水過荊山入渭。地理志。左馮翊襃德。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則不得言洛出荊山。且下文明言洛出獵山。何不察之甚也。

汶出弗其西流合於濟

汶出弗其。西流合於濟。各本脫西字。今據水經注引補。高注曰。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水經汶水注曰。按誘說是乃東

汶。非經所謂入濟者也。蓋其誤證爾。引之曰。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朱虛有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此高注所本也。其水入維不入濟。故酈氏以爲誤證。地理志又曰。泰山郡萊蕪有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句入泲。古濟字。此則淮南之汶矣。汶出原山。而此云出弗其者。弗其蓋原山之別名。淮南與地理志似異而實同也。禹貢錐指因高注誤證。而並以淮南爲誤。則過矣。弗其卽是原山。在萊蕪縣。與不其縣之不其山。名相似而地則不同。漢萊蕪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不其故城。在今卽墨縣西南。二縣相去甚遠。莊氏伯鴻以爲卽不其山。謬矣。

丹水出高褚

丹水出高褚。高注曰。高褚一名冢領山。在京兆上雒。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沔也。劉績曰。冢領山在陝西西安府商縣南。丹水出於此。東流至河南內鄉縣。與淅水合流入漢江。非此所謂丹水也。高褚恐高都之譌。漢上黨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見地理志。今山西澤州高平。卽高都。有丹水。源出仙公山。南流合白水入沁河。此丹水是。念孫案劉說是也。北山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舊本作丹林之水。衍林之二字。今依水經注刪。南流注于沁。舊本作注于河。涉上文沁注于河而誤。今依水經注改。水經沁水注曰。丹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東會絕水。又東南流。白水注之。又東南流注於沁。竹書紀年。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皆謂此丹水也。漢高都故城。在今澤州府鳳臺縣東北。此作高褚。豈都字古通作諸。因誤爲褚與。

股出嶕山

股出嶕山。高無注。引之曰。偏考地理書。無股水之名。股疑當爲般。隸書舟字多作月。故般誤爲股。（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敍。般桓弗就。司隸校尉魯峻碑陰。平原般。並作股。與股相似。爾雅釋水。鉤般。釋文。般李本作股。）漢書地理志濟南郡般陽。應劭曰。在般水之陽。水經濟水注曰。般水出般陽縣東南龍山。俗亦謂之爲左阜。龍山。蓋嶕山也。古今異名耳。

鎬出鮮于

鎬出鮮于。北山經郭注引此鎬作薄。劉績曰。鎬薄必有一誤。引之曰。北山經薄水注引此文。則薄非誤字可知。鎬與薄形聲皆不相似。薄字亦無緣誤爲鎬。蓋鎬字下有出某山之文。而今脫之。薄出鮮于。又脫薄字。故混爲一條耳。

晉出龍山結給

晉出龍山結給。高注曰。給結合一名也。龍山在晉陽之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引之曰。晉出龍山結給。當作晉出結紬。龍山二字因注而衍。紬字右畔作合。則因下句合出封羊而誤。注當作結紬山。一名龍山。今本作結給。亦隨正文而誤。又脫山字。衍合字也字耳。水經晉水注曰。晉書地道記及十三州志。並言晉水出龍山。一云出結紬山。在晉陽縣西北。太平御覽地部十。引郡國志曰。懸甕山一名龍山。亦名結紬山。晉水出焉。是結紬山乃晉水所出。故曰晉出結紬。結紬疊韻字。（結古讀若吉。）若作結給。則失其韻矣。且龍山卽是結紬。不得並言龍山結紬也。注言結紬山一名龍山者。猶上注言發包山一名鹿谷山。薄落之山一名笄

頭山。猛山一名高陵山。其云一名某山。乃高以當時山名釋之。不得闌入正文。

脫文

引之曰。說山篇。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高注云。已說在地形也。今地形篇無潁出少室之文。蓋寫者脫去。

根拔

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念孫案根拔二字。涉下文根茇草而誤衍也。下文言根茇草者。對後浮生不根茇者而言。若木則皆有根茇。不必別言之曰根拔木也。凡木者生於庶木。與上文凡羽者生於庶鳥。凡毛者生於庶獸。凡鱗者生於庶魚。凡介者生於庶龜。文同一例。不當有根拔二字也。又下文根拔生程若。程若生元玉。元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於庶草。高注根拔生程若曰。根拔。根生草之先也。（今本草之二字誤倒。據下注浮生草之先改。）案根拔皆當作招搖。今作根拔者。亦因下文根茇草而誤。根茇草生於庶草。由庶草而上溯之。至於程若。是程若爲根茇草之先。不得言根拔生程若也。酉陽雜俎廣動植篇。作招搖生程若。以下六句皆本淮南。則根拔爲招搖之誤明矣。

萍藻

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於萍藻。念孫案三萍字皆後人所加。（埤雅引此已誤。）蔈一作薸。萍一

作萍。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萍水藻也。（今本藻誤作藻。）爾雅釋草注曰。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則薸卽是萍。不得言薸生萍藻。且萍藻爲二物。又不得言萍藻生浮草也。酉陽雜俎正作薸生藻。藻生浮草。

正土之氣也

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念孫案也字衍。下文偏土之氣四段。氣下皆無也字。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五引此亦無。

生黃埃黃埃五百歲

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澒。念孫案此本作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澒。其生黃埃黃埃五百歲八字。皆因上下文而誤衍也。（上文有埃天。下文有黃泉之埃。）下文青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澒。與此文同一例。（後二段並同。）則不當有生黃埃以下八字明矣。初學記寶器部。太平御覽珍寶部九。引此並云玦五百歲生黃澒。（又引注云。玦。石也。）御覽地部二十五。引此云埃天五百歲生砄。（又引注云。砄。石名也。玉篇。砄音決。石也。）砄五百歲生黃澒。是其證。

清天　清泉

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念孫案清天當爲青天。謂東方天也。下清泉同。太平御覽地部。引此正作青天青泉。

八百歲

靑金八百歲生靑龍。念孫案八百歲當爲千歲。上文黃金千歲生黃龍。卽其證也。（後二段並同。）高注云。東方木色靑。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此注本在上文靑澒八百歲生靑金之下。後誤入此句下。讀者因改千爲八百耳。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靑金千歲生靑龍。

壯士

壯士之氣。御乎赤天。太平御覽引注云。壯士。南方土也。念孫案壯士當爲牡土。此對下文北方土爲牝土而言。壯字俗書作壮。與牡相似而誤。

淮南內篇第五

時則

桃李始華

始雨水。桃李始華。倉庚鳴。引之曰。次句內本無始字。今本有者。後人據月令旁記始字。因誤入正文也。高注曰。自冬冰雪。至此春分穀雨。（案春分穀雨四字。乃後人所改。逸周書時訓篇。雨水之日桃始華。則非春分穀雨時也。呂氏春秋注作自冬冰雪至此土發而耕。）故曰始雨水。是首句有始字也。又曰。桃李於是皆秀華。是次句無始字也。月令。桃始華。倉庚鳴。皆三字爲句。若無

始字則句法參差矣．此文桃李華倉庚鳴亦三字爲句．若加一始字．則句法又參差矣．故桃李華不言始．而桃華則言始．倉庚鳴不言始而蟬鳴則言始．蟬鳴言始而寒蟬鳴則不言始．皆變文協句也．呂氏春秋仲春篇正作桃李華．

角斗稱

角斗稱．高注曰．斗稱．量器也．念孫案稱皆當爲桶．桶稱字相近．又涉注內衡石稱也而誤．說文．桶木方受六升．廣雅曰．方斛謂之桶．斗桶爲一類．故高注以桶爲量器．若作稱．則非量器矣．月令作角斗甬．鄭注曰．甬．今斛也．呂氏春秋作角斗桶．高彼注與此注同．史記商君傳平斗桶．義亦同也．下文仲秋之月角斗桶．桶字亦誤作稱．

撲曲

具撲曲筥筐．高注曰．撲．㭙也．三輔謂之撲．撲讀南陽人言山陵同．曲．薄也．呂氏春秋季春篇作挾曲．高注曰．挾讀曰朕．三輔謂之挾．關東謂之得．月令作曲植．鄭注曰．植．槌也．念孫案撲與挾皆栚字之誤．（栚字本作栚．形與撲相近．挾字隸書作挾．形與栚亦相近．）栚讀若朕．架蠶薄之木也．㭙．陟革反．呂氏春秋注．關東謂之得．乃棏字之誤．棏與㭙同．（見玉篇廣韻．）說文．栚．槌之橫者也．方言作㮳．云．槌．宋魏陳楚江淮之閒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其橫關西曰㮳．齊部謂之㭙．郭璞曰．槌．縣蠶薄柱也．朕字古音本在蒸部．讀若澄清之澄．（說文．謄滕賸幐䲢縢螣黱騰塍勝十一字．並從朕聲．）

(淮南要略。形埒之朕。與巋爲韻。又兵略篇。凡物有朕。唯道無朕。文子自然篇朕作勝。)說文胗字從仌朕聲。或作凌。從仌夌聲。是朕夌古同聲。故呂氏春秋注云。栚讀曰朕。此注云。栚讀南陽人言山陵同。

以雉嘗黍

天子以雉嘗黍。高注曰。雉。新雞也。念孫案古無謂新雞爲雉者。雉皆當爲雞。字之誤也。廣雅釋言云。雞。鷄也。(曹憲音而絹而緣二反。)郭注爾雅釋言云。今呼少雞爲鷄。(鷄與雞同。)少雞即新雞。故高注云。雞。新雞也。月令謂以雞嘗黍。其義一也。左思蜀都賦。巖穴無豜豵。翳薈無麛鷚。麛鹿子也。義與雞亦相近。茅一桂不知雉爲雞之誤。而改雉爲雞。(莊本同。)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馬政

班馬政。高注曰。馬政。掌馬官也。念孫案馬政本作馬正。(注同。)故高以爲掌馬官。呂氏春秋仲夏篇。班馬正。高彼注亦云。馬正。掌馬之官。是其證。月令作馬政。鄭注云。馬政。謂養馬之政教。引周官廋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鄭說是也。高不知正爲政之借字。故訓爲掌馬之官。若字本作政。則亦當訓爲政教矣。後人依月令改正爲政。而不知其戾於高注也。

白鍾

孟秋之月。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鍾。念孫案白鍾之白。因上文而衍。春鼓琴瑟。夏吹竽笙。秋撞鍾。冬

鼙磬石鍾。上不宜有白字。而北堂書鈔歲時部二。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太平御覽時序部九。引此皆有白字。則其誤久矣。

其兵戈

其兵戈。念孫案戈當為戉字之誤也。說文。戉。大斧也。從戈乚聲。乚音厥。司馬法曰。夏執玄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右把白髦。徐鍇曰。今作鉞。說文。鉞。車鑾聲也。從金戉聲。詩曰。鑾聲鉞鉞。今詩作噦。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其兵鉞。是其證也。四時之兵。春用矛。夏用戟。季夏用劍。秋用戉。冬用鎩。五者皆不同類。戈與戟同類。夏用戟。則秋不用戈矣。莊二十五年穀梁傳。天子救日。陳五兵。徐邈曰。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彼言鉞在西。正與此秋用戉同義。又案說文引司馬法作戉。今經傳皆作鉞。未必非後人所改。此戉字若不誤為戈。則後人亦必改為鉞矣。史記周本紀。斬以玄鉞。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作玄戈。戈亦戉之誤。

迎秋

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於西郊。念孫案迎秋本作迎歲。後人依月令改之耳。上文孟春孟夏。及下文孟冬。並作迎歲。高注曰。迎歲。迎春也。又曰。迎歲。迎夏也。則此亦當云迎歲。迎秋也。後人既改迎歲為迎秋。又删去高注。斯為妄矣。孟冬下亦删去迎歲迎冬也五字。而正文迎歲尚未改。

戴任

命太僕及七騶咸駕戴旌。劉績曰。戴旌記作載旍旐。疑旌乃旍字之誤。念孫案劉說是也。隸書旍字或作
旌。與旌相似而誤。載戴古字通。

至國而后已

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念孫案后字後人所加。季春言從國始至境止。季秋言從境始至國而已。
已亦止也。無庸加后字。

鵲加巢

鵲加巢。高注曰。鵲感陽而動。上加巢也。念孫案加讀爲架。謂構架之也。召南鵲巢箋曰。鵲之作巢。冬至架
之。至春乃成。釋文。架之。俗本或作加功。案作功者非。架作加。則古字通用。劉昌宗讀加爲架是也。匡謬正俗謂加功力作巢。非是。本經篇大夏曾加。
高注謂以材木相乘架。是加架古字通。此言鵲加巢。即鄭箋所謂冬至架之者。非謂增加其巢也。天文篇
曰。日冬至鵲始加巢。月令曰。季冬之日鵲始巢。義竝與此同。召南正義引推度災云。鵲以復至之月。始作
室家是也。

青土

東方之極。自嵑石。諸本石下有山字。後人所加也。太平御覽地部二引此無山字。尚書大傳亦無。今據刪。碣嵑古字通。道藏本茅本並作嵑石。史記貨殖傳。龍門碣石。字亦如此。劉本改嵑爲碣。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引之曰。青土當爲青邱字
而莊本從之。皆
隶邊假借之誤。

之誤也。御覽引此已誤。本經篇。繳大風於青邱之野。今本野誤作澤。辯見本經。高注曰。青邱。東方之邱名。卽此所云東至青邱之野也。呂氏春秋求人篇。亦云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之野。青邱之鄉。海外東經云。青邱國在朝陽北。逸周書王會篇。青邱狐九尾。孔晁曰。青邱海東地名。服虔注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青邱國在海東三百里。

閉關閭

閉關閭。大捘客。念孫案古書無以關閭二字連文者。關當爲門。此涉上文關梁而誤也。上文及天文篇並云。閉門閭。大捘客。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云。閉門閭。大捘索。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引此作守門閭。

以塞姦人已德

蚤閉晏開。以塞姦人。已德。執之必固。念孫案塞本作索。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蚤閉晏開。以索姦人。卽上文所謂閉門閭大捘客也。下句姦人已得。正謂索而得之。若改索爲塞。則與下句義不相屬矣。姦人下當更有姦人二字。德讀爲得。蚤閉晏開。以索姦人。姦人已得。執之必固。皆以四字爲句。若弟三句無姦人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地部二引此塞作索。德作得。是也。但無姦人二字。則所見本已誤。

格

夏行冬令。格。高注曰。格。㱏也。象冬斷刑。恩澤㱏格不流下。引之曰。高說非也。格讀爲落。謂夏行冬令。則草木零落也。格字從木各聲。古讀如各。說見唐韻正。格與落聲相近。而字相通。史記酷吏傳。置伯格長。徐廣曰。古

村落字亦作格。村落之落通作格。猶零落之落通作格也。月令云。仲夏行秋令。則草木零落。管子幼官篇。夏行冬政落。（四時篇同。）尹知章曰。寒氣肅殺。故凋落也。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秋行冬政則落。又云夏行冬政則落。皆其明證矣。

淮南內篇第六

覽冥

尙葈

夫瞽師庶女。位賤尙葈。權輕飛羽。高注曰。尙。主也。葈。葈耳。（葈。廣雅作枲。）菜名也。主是官者。至微賤也。引之曰。主枲耳之官。書傳未聞。尙枲蓋卽周官典枲。下士二人者。典亦主也。（見周官典枲鄭注。）言典枲本賤官。瞽師庶女。則又賤於典枲。枲謂麻枲。非謂枲耳也。

右秉白旄　余任

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念孫案右秉白旄。秉本作執。此後人依牧誓改之也。論衡感虛篇引此正作執。（論衡稱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云云。共十二句。皆與此同。是所引卽淮南之文也。）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三十六皇王部九引此亦作執。

泰族篇亦云。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執與秉同義。無煩據彼以改此也。任當爲在。字之誤也。道應篇本在於身。在字亦誤作任。余在爲句。天下誰敢害吾意者爲句。孟子引書曰。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句法與此相似。論衡感虛篇。藝文類聚儀飾部。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三十六。皇王部九。儀式部一。引此並作余在。害讀爲曷。古字以害爲曷。通見詩書。曷。止也。言誰敢止吾意也。爾雅。曷。遏。止也。商頌長發篇。則莫我敢曷。荀子議兵篇。引作則莫我敢遏。

酒湛溢

故東風至而酒湛溢。高注曰。東風。木風也。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木味酸。酸風入酒。故酒酢。酢即酸也。今本作醉。乃後人所改。文選七啓注。太平御覽天部九。引此並作酢。今據改。而湛者沸溢。物類相感也。念孫案如高說。以酒湛爲清酒。則當言湛酒溢。不當言酒湛溢。故又申之曰。酒酢而湛者沸溢。殆失之迂矣。今案湛溢二字當連讀。湛與淫同。爾雅。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雩篇。久雨爲湛。湛即淫也。湛字或作沈。微子。我用沈酗于酒。沈酗即淫酗。史記宋世家。紂沈湎于酒。太史公自序。帝辛湛湎。揚雄光祿勳箴。桀紂淫湎。淫湎即湛湎。樂書。流沔沈佚。沈佚即淫佚。淫與湛沈義同。而字亦相通。考工記㡛氏。淫之以蜃。杜子春云。淫當爲湛。齊語。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管子小匡篇。淫作沈。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崔譔本甚作湛。音淫。淮南脩務篇。作禹沐淫雨。淫溢。猶衍溢也。酒性溫。故東風至而酒爲之加長。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曰。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故陽益陽而陰益陰。義與此同也。

煙

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引之曰。煙當爲熛。字之誤也。高注同。說文、熛。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曰。熛。迸火也。旱雲熛火。涔雲波水。猶言旱雲如火。涔雲如水耳。熛火與波水對文。若作煙火。則與下句不類矣。又齊俗篇。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煙亦當爲熛。熛之上尋。猶言火之上尋。故與水之下流對文。天文篇曰。火上尋。水下流。是其證也。若以煙火相對。則非其旨矣。藝文類聚火部煙下。引此作煙之上尋。則此字之誤已久。又人閒篇。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煙亦當爲熛。突隙之煙。不能焚屋。明是熛字之誤。說林篇曰。一家失熛。百家皆燒。是其證也。太平御覽蟲豸部四引此正作突卻之熛。世人多見煙。少見熛。故諸書中熛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煙火下。

夫陽燧

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念孫案夫陽燧本作夫燧。今本有陽字者。後人所加也。彼蓋誤以夫爲語詞。又以天文篇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故加入陽字。不知夫燧卽陽燧也。夫燧與方諸相對爲文。周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遂與燧同。鄭注曰。夫遂。陽遂也。下文云。夫燧之取火。慈石之引鐵。並以夫燧二字連文。故高注云。夫讀大夫之夫。則夫非語詞明矣。

故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使無事焉

故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使無事焉。惟夜行者爲能有之。高釋上四句曰。欲致化四夷者。當以無爲無

爲則夷荒自至。欲親近者。當以無事。無事則近人自親附之。念孫案高說非也。親近者使無事焉。使當作言。無爲無事。猶今人言無用也。此言使不足以召遠。言不足以親近。惟誠足以動之耳。今本言作使者。涉上句使字而誤。高云。欲親近者當以無事。以字正釋使字。則所見本已誤作使。管子形勢篇曰。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之也。形勢解曰。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故欲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道之不厚。遇之無實。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也。此卽淮南所本。文子精誠篇曰。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能有之。又本於淮南也。或謂文子所用。乃管子之文。非淮南之文。今知不然者。淮南唯此五句與管子同。其上下文。皆管子所無也。文子上下文。皆與淮南同。則皆本於淮南明矣。又管子作唯夜行者獨有之。淮南作惟夜行者爲能有之。文子與淮南同。是此五句亦本於淮南。非本於管子也。

欲以生殊死之人

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念孫案下欲字因上欲字而衍。欲倍偏枯之藥而以生殊死之人作一句讀。不當更有欲字。高注曰。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人。則無下欲字明矣。

取火於日

夫燧之取火於日。念孫案於日二字。因上文取火於日而衍。夫燧之取火。慈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葵之鄉日。各相對爲文。則此處不當有於日二字。

近之則遠　延之則疏

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不得其道．若觀儵魚．念孫案近之則遠．遠當作疏．此涉上句遠字而誤也．德革爲韻．疏魚爲韻．若作遠則失其韻矣．泰族篇遠之則邇．延之則疏．亦與除虛餘爲韻．泰族篇之延字當作近．今據泰族之疏字．以正此篇遠字之誤．并據此篇之近字．以正泰族延字之誤．文子精誠篇．正作近之卽疏．

聖若鏡

故聖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念孫案聖下脫人字．意林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服用部十九．引此並有人字．莊子應帝王篇．至人之用心若鏡．文子精誠篇．是故聖人若鏡．亦皆有人字．

非乃得之也

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念孫案非字．義不可通．衍文也．高注云．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則無非字明矣．劉本作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此依文子精誠篇改．

玄雲之素朝

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涷雨．高注．涷雨．暴雨也．字從氵．不從冫．各本皆誤作凍．今改正．爾雅．暴雨謂之涷．郭璞曰．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爲涷雨．離騷云．使涷雨兮灑塵．是也．涷音東西之東．念孫案玄雲之素朝．衍之字．高注曰．玄．黑．素．白也．是玄雲素朝相對爲文．雲下不

當有之字。且兩句皆以四字爲句。加一之字。則句法參差矣。文選南都賦魏都賦注。引此皆無之字。

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邱山磛巖

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邱山磛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猨狖顛蹶而失木枝。又況直蛇鱓之類乎。念孫案。下言又況直蛇鱓之類。則上文著泥百仞之中者。非謂蛇鱓也。且蛇鱓在淺水之中。亦不得言百仞。蛇當作蚖。蚖與黿同。(史記太史公自序。黿鱓與處。索隱本作蚖鱓。即黿鼉字也。書大傳。河鼠江鱓。亦與黿鼉同。)鱓與鼉同。(說文。鱓魚也。皮可以爲鼓。夏小正傳。剸鱓以爲鼓也。呂氏春秋古樂篇。鱓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言蚖鱓(徒何反。)且伏於深淵而不敢出。況蛇鱓(音善)之類乎。今本蚖作蛇者。涉上下文蛇鱓而誤。

引之曰。磛巖乃高峻貌。龍乘風雨。而熊羆畏避。則當伏於幽隱之地。山顛高峻。非所以藏身也。磛巖當作之巖。王逸注七諫曰。巖。穴也。(莊子山木篇。豐狐文豹。伏於巖穴。)言熊羆匍匐於邱山之穴。而不敢出也。下文虎豹襲穴而不敢咆。正與此同義。且蚖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邱山之巖。二句相對爲文。若作磛巖。則義不明。而句亦不協矣。磛字蓋出後人所改。(後人誤讀巖爲磛巖之巖。故以意改之。)

燕雀佼之

鳳皇之翔。至德也。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閒。高注曰。燕雀以爲能佼健於鳳皇也。念孫案高說非也。佼讀爲姣。廣雅曰。姣。侮也。言燕雀輕侮鳳皇也。上文云。赤螭青虯之游冀州也。蛇鱓輕之。以爲

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是其證也。作佼者。借字耳。（姣侮之姣通作佼。猶姣好之姣通作佼。陳風月出篇佼人僚兮是也。）

羽翼

羽翼弱水。暮宿風穴。念孫案羽翼弱水四字文不成義。羽翼當爲濯羽。故高注云。濯羽翼於弱水之上。今本作羽翼。卽涉注內羽翼而誤也。舊本北堂書鈔地部二穴下。引此正作濯羽弱水。暮宿風穴。（陳禹謨本刪去。）文選辯命論注。白帖九十四並同。說文鳳濯羽弱水。莫宿風穴。卽用淮南之文。

歸忽

騁若飛。騖若絕。縱矢躡風。追猋歸忽。高注曰。縱。履也。足疾及箭矢。躡蹈也。追猋及之。猋光中有影者。忽然便歸。皆言疾也。念孫按高謂猋爲光中有影者。於古無據。又言忽然便歸。亦失之。猋忽皆謂疾風也。爾雅。扶搖謂之猋。郭璞曰。暴風從下上也。說文。飈。扶搖風也。𩗊。疾風也。飈𩗊通作猋忽。張衡思元賦曰。乘猋忽兮馳虛無。是也。追猋歸忽。卽承上躡風而申言之。歸忽猶言歸風。說林篇曰。以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日歸風。是也。縱矢躡風。追猋歸忽。二句相對爲文。若以歸忽爲忽然便歸。則與上文不類矣。

日入

朝發榑桑。日入落棠。高注曰。榑桑。日所出也。落棠。山名。日所入也。念孫案日入當爲入日。今本作日入。蓋涉高注日所入三字而誤。不知高注自謂落棠山爲日所入。非正釋入日二字也。入日者。及日於將入也。

朝發榑桑。謂與日俱出。入日落棠。謂與日俱入。上言追猋。此言入日。皆狀其行之疾也。若云日入落棠。則非其指矣。上文云。鳳皇徑躡都廣。入日抑節。正與此入日落棠同意。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入日。郭璞曰。言及日於將入也。意亦與此同。

蹃於六馬

嗜欲形於胷中。而精神蹃於六馬。陳氏觀樓曰。蹃當爲喻。字之誤也。喻。曉也。言馬曉人意也。太平御覽獸部八引此正作喻。

律治陰陽之氣

以治日月之行律。今本此下有高注云。律。度也。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陳氏觀樓曰。律下本無治字。律陰陽之氣。與上下相對爲文。讀者誤以律字上屬爲句。則陰陽之氣四字文不成義。故又加治字耳。高注律度也三字。本在律陰陽之氣下。傳寫誤在律字之下。陰陽之上。隔斷上下文義。遂致讀者之惑。念孫案文子精誠篇。作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此用淮南而改其文也。後人不知律字之下屬爲句。故依文子加治字耳。

爁炎　浩洋

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念孫案炎當爲焱。字之誤也。說文。焱。火華也。玉篇。弋瞻切。廣韻。爁力驗切。爁焱。火延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作爁焱。與廣韻合。洋當爲漾。亦字之誤也。玉篇。漾弋沼切。司馬相

如上林賦。灝溔潢漾。郭璞曰。皆水無涯際貌也。左思魏都賦。河汾浩涆而皓溔。李善注引廣雅曰。皓溔大也。灝皓並與浩通。御覽地部二十四引此作浩溔。皇王部三引此作皓溔。爁焱浩溔皆疊韻。浩洋則非疊韻。蓋後人多見炎洋。少見焱溔。故焱誤爲炎。溔誤爲洋矣。

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

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念孫案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當依文子精誠篇作陰陽所擁（擁古壅字）沈滯不通者。今本所上衍之字。沈下脫滯字。則句法參差。且與下文不對。若以壅沈二字連讀。則文不成義。

眄眄

當此之時。臥倨倨。興眄眄。（俗書眄字如此）高注曰。倨倨。臥無思慮也。眄眄。然視無智巧貌也。念孫案眄眄當爲盱盱。盱字本作盱。形與眄相近。故誤爲眄。（脩務篇以身解於陽盱之河。今本盱誤作眄。晉書陸機傳。豪士賦序。傴仰瞪盱。文選盱作眄。）莊子應帝王篇。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司馬彪曰。于于。無所知貌。正與高注無智巧之意相合。盜跖篇曰。臥居居。起于于。于與盱聲近而義同也。說文。盱。張目也。俶眞篇曰。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魯靈光殿賦。鴻荒朴略。厥狀睢盱。張載曰。睢盱。質朴之形。劇秦美新曰。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故高云盱盱然。視無智巧貌也。若眄爲邪視。則與無智巧之意不合矣。且莊子以徐于爲韻。居于爲韻。此以倨盱爲韻。若作眄。則失其韻矣。

蝮蛇

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念孫案蝮蛇本作蟲蛇。此後人妄改之也。禽獸蟲蛇。相對爲文。所包者甚廣。改蟲蛇爲蝮蛇。則舉一漏百。且與禽獸二字不類矣。文子精誠篇正作禽獸蟲蛇。韓子五蠹篇亦云人民不勝禽獸蟲蛇。

重萬物　服駕應龍　援絕瑞

名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虯。援絕瑞。念孫按重字義不可通。爾雅釋魚疏。引此作光輝熏萬物。是也。熏猶熏炙也。謂光輝熏炙萬物。（韓詩外傳曰。名聲足以薰炙之。薰與熏同。）故高注曰。使萬物有輝光也。服應龍。驂青虯。相對爲文。故高注曰。在中爲服。在旁爲驂。服下不當有駕字。此後人據高注旁記駕字。因誤入正文也。不知高注駕應德之龍。是解服應龍三字。非正文內有駕字也。一切經音義一。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及爾雅疏引此。俱無駕字。援絕瑞本作援絕應。此亦涉注文而誤也。案正文作絕應。故注釋之曰。殊絕之瑞應。若正文本作絕瑞。則無庸加應字以釋之矣。爾雅疏引此作絕瑞。則所見本已誤。御覽引此正作絕應。

墿裂

植社槁而墿裂。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墿字。墿當爲㙐。隸書之誤也。（隸書虖字或作睪。睪字或作睪。二形相近。故虖誤爲

雩。漢書王子侯表虖葭康侯澤。史記作雩殷。又匈奴傳郎中係虖淺。史記作係雩淺。說文槬木也。今作樗。玉篇嫭胡故切好皃。或作婟。皆其例也。說文罅裂也。又曰。𡒄坼也。𡒄罅古字通。賈子耳痹篇作置社槁而分裂。

莎薠　無理

田無立禾。路無莎薠。金積折廉。璧襲無理。磬龜無腹。蓍策日施。高解路無莎薠曰。莎薠讀猿猴蹯蹂之蹯。案爾雅曰。貍狐貒貈醜。其足蹯。其跡厹。厹與蹂同。故曰猿猴蹯蹂。各本蹂誤作躁。今改正。狀如葴莎草名也。引之曰。莎薠本作薠莎。故高注先釋薠後釋莎。道藏本誤作莎薠。洪興祖楚辭九歌補注引此已誤。注內薠上又衍一莎字。劉績不能是正。反移莎字之注於前。以就已誤之正文。斯爲謬矣。莊本同。莎與禾蠃施爲韻。各本蠃作理。乃後人所改。辯見下。施字古讀若婆娑之娑。說見唐韻正。若作莎薠。則失其韻矣。

高解璧襲無理曰。璧文襲重。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也。文子上禮篇無理作無羸。引之曰。羸當作蠃。淮南原文當亦是蠃字。非理字。本經篇冠無觚蠃之理。高彼注云。蠃讀指端蠃文之蠃。今本蠃字皆誤爲羸。莊本改爲蠃。是也。晏子春秋諫篇觚蠃作觚羸。羸字古亦讀若蠃。故與蠃通也。本經篇又曰。蠃鏤雕瑑。說文回波蠃鏤。亦謂轉刻如蠃文也。故彼注云。蠃鏤文章。今本蠃字亦誤爲羸。指端蠃文。今人猶有此語。謂其文之旋轉如蠃也。璧形圓。故謂其文曰蠃。久而漫滅。故曰無蠃。此注璧文上當有蠃字。蠃璧文。是釋蠃字之義。襲重。是釋襲字之義。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也。是統釋璧襲無蠃四字之義。文子作無蠃。而此注言無文理。故知其字之本作蠃也。後人不解蠃字之義。又見注內有無文理之語。遂改蠃爲

理。而不知注內璧文二字正釋贏字也。且贏與禾莎施爲韻。改贏爲理。則失其韻矣。

高重京

大衝車。高重京。高注曰。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收其骸尸。聚土而瘞之。以爲京觀。故曰高重壘京觀也。念孫案高重京。京當爲壘。注云故曰高重壘。卽其證也。注京觀也上。當更有一壘字。壘京觀也四字。卽承上注言之。今本正文壘作京。涉注文京觀而誤。注內又脫一壘字。文子上禮篇作高重壘。是其明證矣。高以上文言濫殺。故謂重壘爲京觀。今案衝車所以攻。重壘所以守。此二句別爲一義。高重壘。卽所謂深溝高壘。非京觀之謂也。

枕格

厮徒馬圉。軵車奉饟。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高注曰。奮首。民疲於役。頓仆於路。僅能搖頭耳。言疲困也。格。搒牀也。言收民役賦不畢者。搒之於格上不得下。故曰枕格而死。念孫案高說枕格之義非也。格音胡格反。與輅同。謂挽車之橫木也。晏子春秋外篇曰。擁輓執輅。漢書婁敬傳。敬脫輓輅。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胸以輓輦也。(見文選西京賦注。)孟康音胡格反。身枕格而死。謂困極而仆。身枕輓車之木而死也。兵略篇曰。百姓之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高彼注曰。輅。輓輦橫木也。挽輅首路而死。卽此所謂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也。人間篇又曰。羸弱服格於道。病

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兵略篇作軨。此及人間篇作格。字異而義同也。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皆承上人羸車軨而言。若以身枕格句爲死於㨄掠。則與上文全不相屬矣。

天而不夭於人虐　合而爲一家

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爲一家。念孫案天而不夭於人虐也。天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因上文天下而誤衍也。太平御覽兵部七十引此無天字。天下合而爲一家。合上脫不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不字。文子上禮篇同。

鑿竇而出水　毀瀆而止水

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念孫案出當爲止。字之誤也。欲止水而鑿竇。則水從竇入。而愈不可止。若鑿竇而出水。則固其宜耳。文子精誠篇。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卽用淮南之文。又說林篇若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毀當爲鑿。太平御覽火部一引此已誤。俗書鑿字或作鑿。因誤而爲毀。顏氏家訓書證篇。說俗字云。鼓外設皮。鑿頭生毀。瀆與竇同。意林引此。正作被蓑救火。鑿瀆止水。今據說林之止水。以正出字之誤。幷據此篇之鑿竇。以正說林毀字之誤。

井植生梓　林無柘梓

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又本經篇山無峻榦。林無柘梓。高注曰。梓。滋生也。念孫案梓皆當爲⿰木羍。⿰木羍古櫱字也。說文。巘。伐木餘也。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甹巘。或作櫱。古文作⿰木羍。（⿰木羍字從木羍聲。說文。羍。小羊也。從羊大聲。或讀作羍。）爾雅。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釋文。枿本或作⿰木羍。盤庚若顛木之有由櫱。釋文。櫱本又作枿。馬云。顛木而肄生曰枿。魯語。山不槎櫱。韋注曰。以株生曰櫱。櫱枿巘並與⿰木羍同。是⿰木羍爲伐木更生之名。故高注曰。⿰木羍。滋生也。又說文。甹。木生條也。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甹枿。是條與⿰木羍義相近。故此篇云井植生⿰木羍。溝植生條。俶眞篇。百事之莖葉條⿰木羍。高注云。⿰木羍讀詩頌苞有三櫱同。是其明證矣。又俶眞篇。十人養之。一人拔之。（今本十誤作一。一誤作十。辯見俶眞。）則必無餘⿰木羍。高注亦讀⿰木羍爲櫱。⿰木羍字篆文作⿰屮羍。隸變作⿰木𦍌。形與梓相似。因誤爲梓矣。

河九折注於海　崑崙之輸也

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念孫案藝文類聚水部上。初學記地部中。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及文選海賦注。引此並云。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有崑崙之輸也。較今本爲長。

淮南內篇第七

精神

二日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

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念孫案文子九守篇作一月而膏。二月而脈。三月而胚。四月而胎。廣雅釋親作一月而膏。二月而脂。三月而胎。四月而胞。與此或同或異。又爾雅釋詁釋文及文選江賦注。引此竝作三月而胚。亦與今本異。

脫三字

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念孫案文子作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說肝腎肺之所主。與此互異。而多脾主舌一句。案此言五藏之主五官。不當獨缺脾與舌。下文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卽承此文言之。則此當有脾主舌一句。但未知次於何句之下耳。白虎通義亦曰脾繫於舌。

三百六十六日　三百六十六節

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念孫案三百六十六日。三百六十六節。本作三百六十日。三百六十節。後人以堯典言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故於上句加六字。因併下句而加之也。不知三百六十日。但舉大數言之。繫辭傳曰。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是也。若人之骨節。則諸書皆言三百六十。呂氏春秋本生篇曰。則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達鬱篇曰。三百六十節。

九竅五藏六府。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引公孫尼子曰。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也。皆其證矣。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曰。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分。（今本分作六。亦是後人所改。上文云。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卽其證。今依上文改。）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淮南天文篇亦曰。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此皆以十二統三百六十。猶十二律之統三百六十音也。（見天文篇。）不得言三百六十六明矣。太平御覽引此已誤。文子九守篇正作三百六十日三百六十節。

肝爲風　脾爲雷

故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高注曰。肝。木也。木爲風生。故爲風。念孫案肝爲風。本作脾爲風。注肝木也。本作脾木也。脾爲雷。本作肝爲雷。雷者後人改之也。上注曰。肝。金也。是高不以肝爲木也。時則篇春祭先脾。注引一說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是脾爲木也。（說詳經義述聞月令。）脾屬木而木爲風生。故曰脾爲風。脾爲風則肝爲雷矣。（上四句皆有注。而肝爲雷下獨無注者。後人改肝爲脾。則與注不合。故刪之耳。）五行大義論人配五行篇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引此竝作脾爲風。肝爲雷。文子九守篇同。

氣志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念孫案氣可言五藏之使候。志不可言五藏之使候。氣志當爲血氣。此涉下文氣志而誤也。上文曰。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欲省矣。下文

曰。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故曰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文子九守篇正作血氣。

使口爽傷

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聽。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高注曰。爽病。病傷滋味也。念孫案使口爽傷。本作使口厲爽。注本作厲爽病傷滋味也。大雅思齊箋曰。厲病也。逸周書謚法篇曰。爽傷也。廣雅同。故曰厲爽病傷滋味也。後人以韻書爽在上聲。與明聽揚三字音不相協。故改厲爽爲爽傷。不知爽字古讀若霜。正與明聽揚爲韻。衞風氓篇。女也不爽。與湯裳行爲韻。小雅蓼蕭篇。其德不爽。與瀼光忘爲韻。楚辭招魂。厲而不爽。與方粱行芳羹漿鶬漿觴涼妨爲韻。案爽字古皆讀若霜。毛詩楚辭而外。不煩覼縷。故老子五味令人口爽。亦與盲聾狂妨爲韻。而莊子天地篇。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亂耳。使耳不聽。五味濁口。使口厲爽。趣舍滑心。使性飛揚。卽淮南所本也。且爽卽是傷。若云使口爽傷。則是使口傷傷矣。文子九守篇。作使口生創。亦是後人所改。乃既改正文之厲爽爲爽傷。又改注文之厲爽爲爽病。甚矣其謬也。諸書無訓爽爲病者。又高注。不明。視而昏也。不聽。聽無聞也。厲爽。病傷滋味也。飛揚。不從軌度也。皆先列正文而後釋其義。今改厲爽爲爽病。則與上下注文不類矣。

孰知

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念孫案孰知下有脫文。劉本作孰知之哉。此以意補。不可從。諸本及莊本同。

心之屬

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念孫案暴當依文子九守篇作累。字之誤也。上文曰。好憎者。使人之心勞。故曰好憎者。心之累也。作暴則非其指矣。原道篇曰。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語意略與此同。

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

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念孫案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本作與陰合德。與陽同波。後人以原道篇云。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據彼以改此也。不知波與化爲韻。自其生也天行。至不敢越也。皆隔句用韻。若如後人所改。則失其韻矣。文子九守篇。靜卽與陰合德。動卽與陽同波。卽用淮南之文。莊子天道篇。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刻意篇同。又淮南所本也。

正肝膽

正肝膽。遺耳目。念孫案正當爲亡字之誤也。亡與忘同。邶風綠衣箋。亡之言忘也。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大戴禮作亡。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韓子十過篇作亡。又韓子難二。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齊策。老婦已亡矣。趙策。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亡之。並與忘同。忘肝膽。遺耳目。遺亦忘也。若云正肝膽。則義與下句不類矣。莊子大宗師篇。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卽淮南所本。俶眞篇又云。忘肝膽。遺耳目。

如景之放

如光之耀、如景之放、劉績依文子九守篇、改放爲效、念孫案劉改是也、如景之效、謂如景之效形也、效與耀爲韻、若作放、則失其韻矣、

石礫　頬醜

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頬醜也、今本注曰、頬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頬、貌非生人也、但其象耳目、頬醜言極醜也、此注既經後人妄改、又多僞脫、辯見下、引之曰、石礫本作礫石、說文、礫、小石也、逸周書文傳篇云、礫石不可穀、楚辭惜誓、相與貴夫礫石、王注云、相與貴重小石也、韓詩外傳云、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皆其證也、石與客魄爲韻、若作石礫、則失其韻矣、古韻石在鐸部、礫在藥部、兩部絕不相通、此非精於三代秦漢之音者、不能辯也、頬醜本作倛魄、此魄誤爲醜、醜與魄草書相似、後人又改倛爲頬耳、後人以荀子非相篇面如蒙倛、楊倞曰、倛、方相也、周官方相氏注云、如今魌頭、魌與倛同、遂誤以倛爲倛頭之倛、又以說文倛頭字作頬、故改倛爲頬、不知倛醜本作倛魄、乃請雨之土人、非逐疫之頬頭也、倛魄一作欺魄、又作欺頬、列子仲尼篇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張湛曰、欺魄土人也、釋文曰、魄片各反、字書作欺頬、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注曰、淮南子曰、視西施毛嬙、猶倛魄也、高誘曰、倛魄、請雨土人也、皆其明證矣、視毛嬙西施如倛魄者、謂視如土偶、非謂視如頬頭也、且魄與石客爲韻、若作頬醜、則失其韻矣、集韻倛字注云、淮南謂耦土人曰倛、但言倛而不言倛魄、似所見本魄字已誤作醜、然倛字尚未改作頬、且高氏請雨土人

之注亦未嘗改也今則正文旣改而高注亦非其舊矣

生時干心

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則是合而生時干心也高注曰若是者合於道生四時化其心也言不干時害物也劉績曰案文子作則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九守篇）莊子作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德充符篇）則干乃于字之誤念孫案高注生四時化其心也當作生四時之化于其心也此是釋生時于心之義生時于心而與物爲春則是順時以養物故注又云言不干時害物也今本正文于字作干卽涉注文干時而誤

無損於心

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秏精念孫案無損於心於衍字也戒形與損心綴宅與秏精皆相對爲文則損下不當有於字莊子大宗師篇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卽淮南所本

樸桷

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高注曰樸采也念孫案如高注則樸爲樣之誤也隸書樸或作檏樣或作樣二形相近故樣誤爲樸樣卽今橡栗字也說文曰樣栩實又曰栩柔也其實草（今借用早字俗作皁）一曰樣又曰草斗櫟實一曰樣斗高注呂氏春秋恃君篇曰橡早斗也其狀似栗應劭注漢書司

馬相如傳曰。櫟。采木也。韓子五蠹篇曰。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引韋昭漢書注曰。采椽櫟榱也。合觀諸說。櫟一名栩。一名柔。一名采。其實謂之早。亦謂之樣。是樣爲采實。而非采也。然司馬彪注莊子齊物論篇云。芧。橡子也。（芧與柔同。）則采亦謂之樣矣。故韓子言采椽不斲。此言樣桷不斲。而高注亦訓樣爲采也。又案說文樣字。今書傳皆作橡。蓋後人所改也。此樣字若不誤爲樸。則後人亦必改爲橡矣。

奇異

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莊氏伯鴻曰。奇異本皆作奇味。唯藏本作異。念孫案作味者是也。上文高臺層榭。指宮室言之。與樣桷素題相對。下文文繡狐白。指衣服言之。與布衣鹿裘相對。此文珍怪奇味。指飲食言之。與糲粢藜藿相對。若云珍怪奇異。則不專指飲食。失其指矣。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五。百穀部六。文選劉琨荅盧諶詩注。引此竝作奇味。

天下之細

故覩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念孫案天下之細。天下當爲萬物。此涉上天下之輕而誤也。上文云。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又云。堯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此輕天下之具也。禹視龍猶蝘蜓。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此文知天下之輕。承上堯輕

天下而言。知萬物之細。則承上萬細萬物而言。今本萬物作天下。則與上文不合。

獨住

輕舉獨住。忽然入冥。念孫案住當爲往。謂輕舉而獨行也。若作住。則與忽然入冥句義不相屬矣。隸書從彳從亻從𡳿從主之字多相亂。故往誤爲住。莊子養生主篇郭注不在理上往。釋文往一本作住。

乃性　乃使始

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念孫案性字義不可通。性當爲始。古人多以乃始二字連文。俶眞篇曰。乃始昧昧楙楙。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閒。又曰。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管子版法篇曰。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莊子馬蹄篇曰。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在宥篇曰。之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荀子儒效篇曰。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王自聽之。亂乃始生。呂氏春秋禁塞篇曰。雖欲幸而勝。禍乃始長。乃始猶然後也。藝文類聚禮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七。禮儀部十一。樂部二十二。器物部三。引此竝作乃始。又本經篇。愚夫惷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乃使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案乃始二字之閒。不當有使字。此因始使聲相亂而誤衍也。主術篇曰。故民至於焦脣沸肝。有今無儲。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所由生矣。是其證。

夫以天下爲者

飈詩書。脩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瓴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念孫案夫以天下爲者以上當有無字。無以天下爲者。承上文許由而言。（莊子逍遙遊篇。許由曰。予無所用天下爲。讓王篇曰。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學之建鼓。對拊盆叩瓴而言。言無以天下爲者。其於世俗之學者。猶建鼓之於盆瓴也。今本以天下上脫無字。則義不可通。文子九守篇正作無以天下爲者。

尊于天下

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念孫案尊本作貴。此涉上文尊埶厚利而誤也。此言生貴而天下賤。非言生尊而天下卑。高注故曰生貴於天下。卽其證。呂氏春秋知分篇注引此亦作貴。泰族篇亦云身貴於天下。

若眛

故覺而若眛。（道藏本如是。尚存眯字左畔。別本作昧。尤非。）生而若死。（舊本生上衍以字。今刪。）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高注曰眛。暗也。厭也。（厭於琰反。俗作魘。）楚人謂厭爲眛。引之曰。眛與厭義不相近。眛皆當爲眯。（音米）字之誤也。注中暗也一字乃後人所加。說文。𥧌寐而厭也。字通作眯。西山經。鵸䳜服之使人不眯。郭璞曰。不厭夢也。引周書王會篇云。服者不眯。莊子天運篇。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司馬彪曰。眯。厭也。是眯與厭同義。故高注亦云。眯。厭也。楚人謂厭爲眯。後人不知眛爲眯之譌。而誤讀爲暗昧之昧。遂於注內加暗也二字。何其謬也。且眯與死體爲韻。若作眛。則失其韻矣。

內總其德

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念孫案總字義不可通。總當爲愁。愁與揫同。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鄭注。愁讀爲揫。揫斂也。說文。揫。束也。外束其形。內揫其德。其義一也。假眞篇。內愁五藏。外勞耳目。義亦與此同。俗書總字或作捴。又作揔。與愁相似。愁誤爲揔。後人因改爲總耳。文子上禮篇。正作外束其形。內愁其德。

無益情者四句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於性者。不以滑和。念孫案便於性二句。義不可通。且與上文不對。劉績依文子九守篇。改爲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當是也。

貪富貴　直宜

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高注曰。宜。猶但也。念孫案貪上當有不字。直下不當有宜字。宜卽直之誤而衍者也。高注宜字亦當爲直。直之言特也。祭義曰。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孟子梁惠王篇曰。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某也直後而未往耳。齊策曰。衍非有怨於儀。直所以爲國者不同耳。義並與特同。呂氏春秋忠廉篇。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高注曰。特猶直也。鄘風柏舟篇。實維我特。韓子特作直。史記叔孫通傳。吾直戲耳。漢書直作特。言子夏非能不貪富貴。不樂侈靡。特以義自強耳。特但一聲之轉。故云直猶但也。

本經

太清之始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質眞而素樸。高注曰。太清無爲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念孫案太清之始。始當爲治。字之誤也。自和順以寂漠以下二十三句。皆言太清之治如此也。高注當云太清。句無爲之治也。句今本作太清無爲之始者。文不成義。後人所改也。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此並作太清之化。又引高注曰。太清無爲之化也。治字作化。避高宗諱也。則其字之本作治明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引作太清之始。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竹部一引正作太清之治。文子下德篇作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眞而素樸。是其明證矣。

電霰

當靁霆毀折。電霰降虐。念孫案電霰不同類。且電亦不得言降虐。電當爲雹。草書之誤也。雷霆爲一類。雹霰爲一類。呂氏春秋仲夏篇云。雹霰傷穀。故言降虐也。文子上禮篇作雹霜爲害。是其證。

野菼

燮野菼。長苗秀。高注曰。菼。草也。引之曰。野草多矣。不應獨言菼。菼當爲莽。隸書莽字作美。漢仙人唐公房碑。王莽居攝二

年。成陽靈臺碑。隋作葬字。叔武碑作美。與葬極相似。故誤爲葬。說文作茻。衆草也。故野草謂之野莽。下文野莽白素。楚辭九歎。遵壄莽以呼風是也。壄與野同。注葬草也。亦當作莽草也。泰族篇注。莽草也。正與此同。莽即草。故云莽草也。若葬則當訓爲藏。不得汎訓爲草矣。

縣聯

夏屋宮駕。縣聯房植。高注曰。縣聯。聯受雀頭箸桷者。念孫案。縣皆當爲緜。字之誤也。隸書緜縣二字相似。說見原道旋縣一條下。說文。櫋。屋櫋聯也。又曰。楣。秦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方言。屋梠謂之櫺。郭璞曰。即屋檐也。亦呼爲連緜。連緜猶緜聯。語之轉耳。釋名。梠。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櫋。櫋。緜也。緜連榱頭使齊平也。上入曰爵頭。形似爵頭也。皆足與高注相證。櫋與緜聯與連。並字異而義同。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四引此正作緜聯。

夏槁

是以松柏箘露夏槁。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引此夏槁上有宛而二字。念孫案。松柏箘露。宛而夏槁。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四句相對爲文。則有宛而二字者是也。宛與苑同。俶眞篇。形傷於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高注曰。苑。枯病也。苑讀南陽宛之宛。莊子天地篇釋文云。苑本亦作宛。是苑宛古字通。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菀槁不榮。菀亦與苑同。唐風山有樞篇。宛其死矣。毛傳曰。宛。死皃。義與此宛字亦相近。

賢不肖

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念孫案差賢不下本無肖字。不與否同。貴賤賢不。誹譽賞罰。皆相對爲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故又加肖字耳。

一人之制　乘衆人之制

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念孫案制字。義不可通。制當爲刑。字之誤也。刑與形同。淮南多以刑爲形。一人之形。卽承一人之身言之。文子下德篇正作一人之形。又主術篇。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制亦當爲刑。刑與形同。文子自然篇作乘衆人之勢。勢亦形也。劉績依文子改制爲勢。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慶賀

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陳氏觀樓曰。賀當爲賞。字之誤也。慶賞與刑罰相對。不當言慶賀。

雷震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星月之行。可以曆推得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鐘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念孫案雷震當爲雷霆。字之誤也。天地星月。雷霆風雨。相對爲文。太平御覽天部十三引此正作雷霆。文子下德篇同。

有能治之者也

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高注曰。有能持之者。桀紂之民。有能治之者。湯武之君也。念孫案有能治之者也。當作未有能治之者也。言詐僞並起。天下有能以法持之者。未有能以道治之者也。其能治之者。必待至人。下文至人之治也云云是也。文子下德篇作天下有能持之而未有能治之者也。是其證。高所見本蓋脫未字。

能愈多

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薄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一引此能愈多作智愈多。念孫案當作智能愈多。智能二字。總承上文言之。今本脫智字。御覽脫能字。文子下德篇作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其證。

充忍

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高注曰。忍不忍也。念孫案高蓋誤讀忍也二字爲句。訓忍爲不忍。於正文無當也。今案充忍二字當連讀。忍讀爲牣。大雅靈臺篇於牣魚躍。毛傳曰。牣滿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滿。所謂大盈若虛也。鄭風將仲子。大雅抑。及周官山虞釋文。忍字並音刃。忍有刃音。故又與牣通。史記殷本紀充仞宮室。後漢書章八王傳。充牣其第。牣仞忍並同聲而通用。（牣仞之通作忍。猶忍之通作仞。墨子節葬篇。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仞卽忍字。）

鑿齒

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念孫案漢書揚雄傳應劭注。文選辯命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兵部三十六。引此鑿齒皆在封豨下。各本誤在猰貐下。又案道藏本劉本朱本猰貐以下六者之注文。本分見於下文六句之下。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辯命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兵部三十六。羽族部十四。所引皆如是。故鑿齒獸名云云本在下文誅鑿齒於疇華之澤之下。自茅本始移六者之注於此文下。而次鑿齒之注於猰貐之下。九嬰之上。則是以已誤之正文改不誤之注文也。莊本從之。謬矣。

疇華之野　青邱之澤

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邱之澤。高注曰。疇華南方澤名。青邱東方澤名也。念孫案疇華之野。野本作澤。故高注云。南方澤名。青邱之澤。澤本作野。時則篇云。東至青邱樹木之野是也。今本邱誤作土。辯見時則。高注本作青邱東方邱名也。今本正文澤野二字互誤。高注東方邱名。邱字又誤作澤。文選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此作青邱之澤。亦後人依誤本改之。辯命論注。引此正作疇華之澤。青邱之野。又舊本北堂書鈔地部一。及太平御覽地部十八。皇王部五。兵部三十六。資產部十二。引此竝作疇華之澤。青邱之野。又皇王部五。資產部十二。引高注竝作青邱東方邱。論衡感類篇亦云。堯繳大風於青邱之野。

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

晩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念孫案爲璇室上脫桀字，大戴禮少閒篇注，北堂書鈔帝王部二十，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此爲上皆有桀字。

拘無窮之智

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念孫案拘字義不可通，劉本作抱是也，含懷抱三字同意。

成之迹

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陳氏觀樓曰，取成之迹，當依文子精誠篇作取成事之迹。

秉太一者

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念孫案秉太一者，秉字後人所加，下文體太一者云云，是釋上文體太一之義，此文太一者云云，是專釋太一二字之義，太一者之上不當有秉字也，且下文陰陽者四時者六律者，皆與此文同一例，加一秉字，則與下文不合矣，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引此作體太一者，亦與下文相複，文選魏都賦文賦注，引此皆作太一者，無秉字，亦無體字。

無原

贏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高注曰。轉化歸於無窮之原本也。念孫案正文言無原。不言無窮之原。高說非也。原。度也。量也。言陰陽之化。轉於無量也。廣雅。量。謜。度也。謜與原通。宋玉神女賦。志未可乎得原。韓子主道篇。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皆謂不可量度也。漢書王莽傳。功亡原者。賞不限。言有無量之功。則有不限之賞也。（顏師古注。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失之。）是古謂無量爲無原。淪於不測。轉於無原。其義一也。

有時

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念孫案有時本作有量。此涉上文四時而誤也。取予有節。出入有量。量與節義相近。若作時則非其指矣。且量與長藏爲韻。若作時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出入有量。

外能得人

鉞圓履方。抱表懷繩。內能治身。外能得人。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念孫案外能得人。本作外得人心。高注能得人之歡心。正釋得人心三字。今本作外能得人。卽涉注內能得人而誤。此文以繩心風爲韻。（蒸侵二部。古或相通。秦風小戎篇以膺弓縢與音爲韻。大雅大明篇以林興心爲韻。生民篇以登升歆今爲韻。魯頌閟宮篇以乘縢弓綅增膺懲承爲韻。管子小匡篇。予大夫受政。寡人勝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心術篇。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淮南本經篇。上下離心。氣乃上蒸。說山篇。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始於陽阿采菱。皆其證也。古音風字在侵部。弓字在蒸部。說見唐韻正。）若作外能

得人。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內能治身。外得人心。

精神

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眞。念孫案精神與神明意相複。神字卽涉上句而誤。精神當爲精氣。淮南一書。多以神與氣對文也。文子下德篇正作精氣反於至眞。

身無患

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莫死莫生。莫虛莫盈。念孫案身無患當依文子下德篇作終身無患。終身無患。百節莫苑。相對爲文。下二句亦相對爲文。脫去終字。則句法參差不協矣。

菱杼

木巧之飾。盤紆刻儼。嬴鏤雕琢。嬴當作蠃。蠃鏤謂鏤刻如蠃文。故下句卽云詭文回波也。下文冠無絕蠃之理。高注云。蠃讀指端蠃文之蠃。卽其證。詭文回波。淌游瀷淢。菱杼紾抱。高注曰。淌游瀷淢。皆文瞖擬象水勢之貌。菱。菱杼。采實。紾戾也。抱。轉也。皆壯采相銜持貌也。引之曰。菱杼皆水草也。杼讀爲芧。字亦作茡。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蔣芧青薠。張揖曰。芧三稜也。文選芧作茡。張衡南都賦曰。其草則藨茡蘋莞。蔣蒲蒹葭。藻茆菱芡。芙蓉含華。是芧爲水草也。作茡者或字。作杼者借字耳。莊子山木篇。食杼栗。徐無鬼篇作芧栗。是芧與杼通。蓋爲菱杼。在水波之中。故曰淌游瀷淢。菱杼紾抱也。高以杼爲采實。采實卽橡栗。與菱爲不類矣。

接徑歷遠直道夷險　蹪蹈

脩爲牆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爲山接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騖而無蹪蹈之患高注曰接疾也徑行也道之阸者正直之夷平也念孫案接徑歷遠當在直道夷險之下此以垣連山遠患爲韻若移直道夷險於下則失其韻矣高注接疾也徑行也亦當在夷平也之下蓋正文爲寫者誤倒後人又改注以從之耳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此已作接徑歷遠直道夷險則其誤久矣又案蹪蹈當爲蹪陷字之誤也（俗書陷字作陷又因蹪字而誤從足）蹪與隤同高注原道說山說林脩務並云蹪躓也楚人爲躓爲蹪玉篇陷隤也原道篇曰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又曰蹪陷（今本陷字亦誤作蹈）於污壑穽陷之中皆其證也

歌舞節

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念孫案歌舞節當作歌舞無節

非強而致之

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高注曰非強行致孝子之情也情自發於中念孫案非強而致之強下當有引字高注當作非強引致孝子之情今本正文脫引字注內引字又誤作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非強引而致之

血流

血流千里。暴骸滿野。念孫案血流當爲流血。流血與暴骸。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流血。兵略篇亦云。流血千里。暴骸盈場。

淮南內篇第九

主術

謀無過事

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念孫案謀本作舉。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舉猶動也。慮無失策。以謀事言之。舉無過事。以行事言之。若改舉爲謀。則與無過事三字義不相屬。且與上句相複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舉無過事。賈子保傅篇。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即淮南所本。大戴禮保傅篇同。文子自然篇。謀無失策。舉無過事。又本於淮南也。

所守者少

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念孫案少當爲小。字之誤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小。

通於天道

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念孫案通於天道。本作通合於天。今本脫合字。衍道字。道字涉下句天道元默而衍。文子自然篇。

正作通合於天。天與精爲韻。天字合韻讀若汀。小雅節南山篇不弔昊天與定生寧醒成政姓爲韻。大雅雲漢篇瞻卬昊天與星贏成正寧爲韻。瞻卬篇瞻卬昊天與寧定爲韻。乾彖傳乃統天。時乘六龍以御天。與形成命貞寧爲韻。坤彖傳乃順承天。與生爲韻。乾文言時乘六龍以御天也。與精情平爲韻。楚辭九章。曠杳杳而薄天。九辯。曠冥冥而薄天。並與名爲韻。凡周秦用韻之文。天字多有入耕部者。詩易楚辭而外。不可枚舉。若作通於天道。則失其韻矣。此文上下十八句皆用韻。

不殺

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念孫案殺本作試。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荀子議兵宥坐二篇。及史記禮書。並云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不試猶不用也。若云不殺。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正作不試。文子精誠篇同。

捭棁

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捭棁而狎犬也。陳氏觀樓曰。說山篇作執彈而招鳥。揮棁而呼狗。則捭字當爲揮字之譌。說文。揮。奮也。

害其鋒　明有不害

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高注曰。但恬臥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句害。此害字因上下文而衍。司馬彪注莊子曰。孫叔敖安寢恬臥。以養德於廟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卽用高注語。則犯下無害字明矣。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害其鋒於四方也。念孫案害其鋒三字義不相屬。害當爲用字之誤也。隸書害字作𡨦。其上半與用相似。高注亦當作故郢人不舉兵出伐。

無所用其鋒於四方也。莊子徐無鬼篇。作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投兵亦謂無所用之也。又繆稱篇。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案不害二字義不可通。害亦當爲用。夜行者瞑目而前其手。是不用目而用手。故曰明有不用也。說林篇曰。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施亦用也。見原道脩務二篇注。

往覿

簡子欲伐衞。使史黯往覿焉。高注曰。覿。觀之也。念孫案覿訓爲見。不訓爲觀。覿皆當爲覷。廣雅曰。觀覷。視也。玉篇。觀七亦切。觀也。義皆本於高注。後人多見覿。少見覷。故觀誤爲覷矣。

民之化也

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其所行。念孫案。民之化也。本作民之化上也。下句其字正指上而言。脫上字則義不相屬。文子精誠篇正作民之化上。

樂聽其音

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念孫案。樂字與下文義不相屬。當有脫文。文子精誠篇作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

案實

榘貫萬世而不壅。橫扃四方而不窮。高注曰。貫。通。壅。塞。念孫案。榘當爲桀。聲之誤也。桀。聚也。積也。貫。累也。言積累萬世而不壅塞也。方言曰。桀。聚也。（廣雅同。）楚通語也。楚辭離騷。貫薜荔之落蕊。王注曰。貫。累也。（廣雅同。）荀子王霸篇。貫日而治詳。楊倞曰。貫日。積日也。是桀貫皆積累之意也。俶眞篇曰。枝解桀貫。萬物百族。義與此桀貫同。原道篇曰。大渾而爲一。桀累而無根。桀累猶桀貫也。俶眞篇曰。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揲貫猶桀貫也。（彼言橫廓六合。猶此言橫扃四方。彼言揲貫萬物。猶此言桀貫萬世。故廣雅云。揲。積也。）高注訓貫爲通。失之矣。

不與焉

故爲治者不與焉。念孫案。不與上當有智字。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故曰爲治者智不與焉。脫去智字。則文不成義。高注曰。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焉。（不與上亦當有智字。）則有智字明矣。文子下德篇。正作知不與焉。

榦舟

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榦舟而浮於江湖。高注曰。榦舟。小船也。越人習水。自能乘之。念孫案。古無謂小船爲榦者。榦當爲舲字之誤也。舲與舲同。字或作艋。廣雅曰。艋。舟也。玉篇。舲與艋同。小舟有屋也。楚辭九章。乘舲船余上沅兮。王注曰。舲船。船有牕牖者。俶眞篇。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高注曰。舲。小船也。越人所便習。正與此注相同。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舟部。引此竝作舲舟。御覽又引高注。舲舟。小船

也。皆其證矣。

入榛薄險阻

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騵馬而服騊駼。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念孫案險阻上脫出字。入榛薄。出險阻。與騎騵馬。服騊駼。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有出字。

道之數　不達

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念孫案道之數本作道理之數。此後人以意刪之也。下文曰。不循道理之數。又曰。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原道篇曰。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皆其證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道理之數。文子下德篇同。則其窮不達矣。達當爲遠字之誤也。其窮不遠。謂其窮可立而待也。文子下德篇正作遠。氾論篇。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語意略與此同。

勇力

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念孫案力字因勇字而衍。勇不足以持天下。與上文智不足以治天下。相對爲文。不當有力字。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六引此皆無力字。下文勇不足以爲強。亦無力字。

豺狼

夫華騮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太平御覽獸部八。引此豺狼作狼契。引之曰。狼契皆犬名也。廣雅曰。狼狐狌獚。犬屬也。玉篇。猰公八切。雜犬也。廣韻同。猰與契通。犬能搏兔而馬不能。故曰搏兔不如狼契也。後人不知狼契爲犬名。而改爲豺狼。豺狼可使搏兔。所未聞也。

撮蚤蚊　顚越

鴟夜撮蚤蚊。察分秋豪。晝日顚越。不能見邱山。形性詭也。高注曰。鴟。鵂鶹也。謂之老菟。夜鳴人屋上也。夜則目明。合聚人爪。以著其巢中。故曰察分秋毫。晝則無所見。故曰形性詭也。引之曰。莊子秋水篇。鴟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司馬本蚤作蚉。云鴟夜取蚉食。崔本作爪。云鵂鶹夜聚人爪於巢中也。爪蚤通用。故崔本作爪。蚤蚉字形相似。故司馬本作蚉。然則蚤蚉二字不得而並存矣。淮南作蚤。故高氏但言合聚人爪。而不言食蚉。後人乃取司馬本之蚉字。增於此處蚤字之下。其失甚矣。秋水篇釋文曰。淮南子鴟夜聚蚤。察分豪末。許愼云。鴟夜聚食蚤蝨不失也。李善注文選演連珠曰。淮南子曰。鴟夜撮蚤。察分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高誘曰。鴟鵂謂之老菟。據二書所引。則許高本俱無蚉字明矣。顚越二字。與不見邱山意不相屬。且高注但言晝無所見。而不言顚越。文選注引此正作瞋目而不見邱山。與莊子同。疑瞋目二字。譌作顚目。而後人遂改爲顚越也。撮蚤之說。許高異義。揆之事理。則許注爲雅馴耳。

游霧而動

夫螣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念孫案上句本作螣蛇游霧而騰。後人以騰與螣同音。因妄改爲動耳。不知螣是蛇名。而騰爲升義。本不相複。騰與舉亦同義。故下句云應龍乘雲而舉。改騰爲動。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一引此正作騰。說苑說叢篇同。說苑作騰蛇遊霧而騰。龍乘雲而舉。今本騰上有升字。此後人誤以騰字屬下句讀。因妄加升字也。大戴禮勸學篇亦云螣蛇無足而騰。

不爲醜飾不爲僞善

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念孫案此本作不僞醜飾。不僞善極。僞卽爲字也。古爲字多作僞。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爲僞下。不僞醜飾。不僞善極。相對爲文。故高注云。不飾爲美。亦不極爲善也。道藏本劉本朱本茅本皆如是。莊本改不極爲不枉。謬甚。後人誤讀僞爲詐僞之僞。而改上句僞字作爲。又改下句作不爲僞善。則既與上句不對。而又與高注不合矣。且極與飾爲韻。若作不爲僞善。則失其韻矣。

重爲惠若重爲暴

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念孫案重爲惠若重爲暴。本無若字。後人以詮言篇云。重爲善若重爲非。故加若字也。不知彼文是言爲善者必生事。故曰重爲善若重爲非。此言惠暴俱不可爲。則二字平列。不得云重爲惠若重爲暴也。下文爲惠者生姦。爲暴者生亂。卽承此文言之。則惠暴平列明矣。文子自然篇作是故重爲惠重爲暴。卽道達矣。無若字。

以避姦賊

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念孫案下避字當作備．俗讀備避聲相亂．又涉上避字而誤也．呂氏春秋節喪篇．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慈親孝子備之者．得葬之情矣．俗本備作避．亦因上文而誤．重門所以防賊．故言備．作避．則義不可通矣．文選西京賦注．引此正作備．

員者運轉而無

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劉本刪去下者字．而莊本從之．非是．說見下．論是而處當．為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念孫案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本作臣道方者．其員者運轉而無六字．則因上文而誤衍也．羣書治要引無此六字．文子上義篇亦無．主道員．臣道方．方員不同道．故下文云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也．呂氏春秋圜道篇亦云．主執圜．臣執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

推而不可為之勢

夫推而不可為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今本循誤作脩．辯見原道．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高注曰．推行也．念孫案推而不可為之勢．而字涉下文而衍．

不可使言

聾者可令嗌筋，嗌筋未詳，易林豫之離亦云，抱關傳言，聾跛摧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念孫案不可使言本作不可使通語，今本語誤作言，又脫通字，筋聞爲韻，圉語爲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引此正作不可使通語。

營事

人主貴正而尙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正與政同。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高注曰，營，典。引之曰，諸書無訓營爲典者，營當爲管字之誤也。隸書管字或作菅，俗書營字作营，二形相似而誤。管事與執政義相近，史記李斯傳曰，管事二十餘年，是也。管典者，主也，故訓管爲典。秦策淖齒管齊之權，高彼注曰，管，典也。見史記范雎傳索隱。正與此注同。

不可同羣

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敵也。念孫案不可同羣，可字後人所加。鳥獸不同羣，虎鹿不同游，相對爲文，則上句內不當有可字。後人熟於鳥獸不可與同羣之文，因加可字耳。

一舉

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愼也。念孫案此謂舉賢不可不愼，舉上不當有一字，蓋因下文一舉不當而衍。

抓

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無得於玉石。弗犯也。高注曰。玉石堅。抓不能入。故不抓。念孫案抓皆當爲𢪃。字之誤也。廣雅。𢪃。裂也。曹憲音必麥反。（字從手𠂢聲。𠂢匹卦反。）𢪃之言劈也。瓜瓠可劈。而玉石不可劈。故曰玉石堅。𢪃不能入也。方言。𨫼規。裁也。梁益之間。裁木爲器曰𨫼。裂帛爲衣曰規。郭璞音劈歷之劈。義亦與𢪃同。若作抓。則弃其義矣。（玉篇。抓。古華切。引也。擊也。字從瓜。）此字各本皆誤爲抓。茅一桂不得其解。乃讀爲抓痒之抓。其失甚矣。（玉篇。抓。側交切。抓痒也。字從爪。）

其以移風易俗矣

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念孫案其以移風易俗矣。文義未足。下文曰。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則此亦當曰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易矣。蓋上易爲變易之易。下易爲難易之易。漢書禮樂志。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今樂記脫下易字。辯見經義述聞。）顏師古曰。易音弋豉反。是其證也。今本無下易字者。後人誤以爲複而删之耳。

而被甲兵不隨南畝　非所以都於國也

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騄駬。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念孫案而被甲兵。而當爲不。與上下兩不字文同一例。作而者。字之誤耳。不隨南畝。隨當爲脩。謂不治南畝也。隸書隨字或作隨。（見漢司隸校尉楊淮石門頌。）其右畔與脩相似。故脩誤爲隨。

史記趙世家。脩下而馮。脩或作隋。李斯傳。隨俗雅化。隨俗一作脩使。皆以右畔相似而誤。非所以都於國也。都字義不可通。當是教字之誤。教都草書相似。韓子外儲說右篇曰。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之不止。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卽淮南所本也。

疾風

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念孫案疾風當爲風疾。風疾木茂。相對爲文。意林引此。正作風疾。

不斷

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念孫案斷當爲斲。字之誤也。精神篇作樸桷不斲。高注。樸。采也。桷。椽也。晉語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以采爲椽。而又不斲。儉之至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引此。正作斲。韓子五蠹篇。史記李斯傳。竝同。

不安其性

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顦顇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高注曰。不得安其正性。僞詐生也。念孫案此注後人所改。性之言生也。性與生義同。而字亦相通。說見經義述聞周語。不安其生。卽承上黎民顦顇言之。昭八年左傳曰。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義與此同。高注當云性生也。後人熟於性卽理也之訓。故

妄改高注耳。下文近者安其性。高注曰。性生也。故知此注爲後人所改。

楫楔

大者以爲舟航柱梁。小者以爲楫楔。念孫案楫楔本作椄槢。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椄楫竝在葉韻。槢在緝韻。楔在薛韻。椄槢疊韻字也。楫楔則非疊韻矣。椄槢謂梁之小者。對上文大者爲柱梁而言。莊子在宥篇。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也。釋文崔云。椄槢。桎梏梁也。淮南曰。大者爲柱梁。小者爲椄槢也。案小梁謂之椄槢。故桎梏之梁。亦謂之椄槢。集韻。椄槢。梁也。淮南子。大者爲柱梁。小者爲椄槢。蓋高注以椄槢爲梁。而今本脫之也。據集韻引此作椄槢。則北宋本尚未誤。

脫文二句

無大小脩短。各得其所宜。羣書治要。作大小脩短。皆得所宜。規矩方員。各有所施。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各有所施下。有殊形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二句。今本脫去。下文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卽承莫不可得而用言之。則原有此二句明矣。凡治要所引之書。於原文皆無所增加。故知是今本遺脫也。

雞毒

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念孫案雞毒當爲奚毒。注同。此涉上文注內枅讀如雞而誤也。廣雅本草竝作奚毒。

羣書治要意林及太平御覽藥部七引淮南亦爲奚毒急就篇補注引作奚毒則南宋本尚不誤無作雞毒者

幷方外

或欲平九州幷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引之曰幷本作從從猶服也襄十年左傳注從猶服也言使方外之國服從也原道篇曰從裸國納肅愼人閒篇曰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朝冄從駹定筰存邛皆是也後人不達從字之義遂改從爲幷不知平九州從方外存危國繼絕世皆謂撫柔中外非謂吞幷之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從方外

以刀抵木

是猶以斧劗毛高注劗翦也以刀抵木也皆失其宜矣此言刀可以剃毛斧可以伐木易之則皆失其宜矣劉本刀作刄非也凡刀劍戈矛之屬皆有刄泛言刄則不知爲何物道藏本茅本竝作刀莊從劉本作刄失之矣念孫案木當言伐不當言抵蓋伐誤爲氐伐氐字形相似後人因加手旁耳說山篇云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剋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以刀伐木

以天下之力爭

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念孫案爭本作動動謂舉事也慮則用羣策動則用羣力故曰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今本動作爭者後人依文子上仁篇改之耳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竝作動

脩通

百官脩通。羣臣輻湊。劉本作脩同。云同一作通。莊本從劉本作同。念孫案作通者是也。藝文類聚引此作脩道。道卽通之誤。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脩通。文子上仁篇同。韓子難篇百官脩通。羣臣輻湊。卽淮南所本。管子任法篇亦云羣臣脩通輻湊。以事其主。

先而不弊

聰明先而不弊。弊與蔽同。高注曰。弊。闇。秦策。南陽之弊幽。高彼注曰。弊。隱也。是蔽弊古字通。齊語。使淹於有蔽。管子小匡篇作弊。是其證。道藏本朱本茅本竝作弊。劉本改弊爲蔽。而莊本從之。皆未達假借之義。念孫案先與不弊義不相屬。先當爲光字之誤也。光明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正作光。

志達

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念孫案志達當爲達志。寫者誤倒耳。達志效忠相對爲文。氾論篇。不能達善效忠。卽其證。

其主言可行

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其主言可行。不責其辯。劉本作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念孫案此當作其言而可行。不責其辯。其計乃可用。其言而可行。相對爲文。乃而皆如也。道藏本作其主言可行。主字因上下文而衍。又脫而字。劉本而字在可行下。皆非也。文子上仁篇作其言可行。不責其辯。

縣法者法不法也

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念孫案縣法者法不法也。上二法字。皆當爲罰。與設賞者賞當賞也。相對爲文。下文中程者賞。謂賞當賞也。缺繩者誅。謂罰不法也。今本二罰字作法。後人依文子上義篇改之耳。

以其言

無爲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念孫案以其言當作以言其。與非謂其相對爲文。今本言其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文子上義篇正作言其。

䅓

夫寸生於䅓。䅓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高注曰。䅓禾穗䅓孚榆頭芒也。十䅓爲一分。（下十當有二字。）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故爲度之本也。引之曰。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䅓字。䅓當爲𥝧字之誤也。𥝧與秒同。說文秒禾芒也。字或作蔈。通作漂。又通作翲。天文篇曰。秋分而禾蔈定。蔈定而禾孰。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分。（今本誤作十二粟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辯見天文。）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分而爲寸。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彼注云。蔈禾穗蔈孚榆之芒也。古文作秒。宋書律志曰。秋分而禾𥝧定。𥝧定而禾孰。注云。𥝧禾穗芒也。（玉篇。𥝧亡紹切。集韻。秒禾芒也。或作𥝧。）皆其明證矣。又齊策曰。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

漂賣妻子不足償之。史記太史公自序。閒不容翲忽。正義曰。翲字當作秒。秒禾芒表也。然則𥝩𥞐漂翲四字竝與秒同。而𥝩爲𥞐之誤明矣。字彙補乃於禾部增入𥝩字。音栗。引淮南子寸生於𥝩。𥝩生於日。甚矣其謬也。莊以𥝩爲古累黍字。尤不可解。

所謂亡國　有法者

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念孫案有法者而不用。者字當在上文所謂亡國下。與變法者相對爲文。今誤入此句內。則文不成義。

先自爲檢式儀表

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念孫案先自爲檢式儀表。當作先以身爲檢式儀表。言以身爲度。則令無不行也。下文引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其明證矣。上下文身字凡四見。今本身誤爲自。自上又脫以字。文子上義篇作先以自爲檢式。自亦身之誤。唯以字未脫。

心中

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念孫案心中當爲中心。中心與馬志相對爲文。太平御覽治道部五。獸部八。引此竝作中心。列子湯問篇。文子上義篇皆同。

謙除

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而不能見其睛。引之曰。階除不得有井。除當爲榦。字之誤也。莊子秋水篇。吾跳梁乎井榦之上。司馬彪曰。井榦。井欄也。漢書枚乘傳單極之綆斷榦。晉灼曰。榦。井上四交之榦。說文作韓。云井垣也。此言據井之欄以窺井底耳。

觀其象　遠者治也

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念孫案。物至而觀其象。象當爲變。草書之誤也。變與化同義。觀其變。亦謂觀其變而應之也。作象則非其指矣。文子上義篇正作物至而觀其變。氾論篇亦曰。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文子作近者不亂。卽遠者治矣。亦於義爲長。

美者正於度　建於用

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念孫案。美當爲羨。正當爲止。建當爲逮。皆字之誤也。文選陸雲爲顧彥先贈婦詩。佳麗良可羨。今本羨誤作美。玉臺新詠載此詩。正作羨。羨謂才有餘也。羨者止於度。而不足者逮於用。謂人主有一定之法。則才之有餘者。止於法度之中。而不得過。其不足者。亦可逮於用。而不患其不及也。羨與不足正相反。文子上義篇作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是其明證矣。

與臣下爭

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

任其上矣。念孫案與臣下爭。當作與臣下爭事。唯君與臣爭事。是以臣藏智弗用。而以事轉任其上也。脫去事字。則文義不明。文子上仁篇正作與臣爭事。

與天下交

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念孫案與天下交。當作與下交。下。謂羣臣也。下字上下交凡四見。上文曰。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舍是則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矣。故曰無以與下交。大學曰。與國人交。下上不當有天字。文子上仁篇有天字。亦後人依誤本淮南加之。羣書治要引文子無天字。

者欲

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念孫案者當爲耆。字之誤也。耆欲與喜怒相對爲文。文子上仁篇作嗜欲。是其證。

馬死於衡下

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於衡下。陳氏觀樓曰。死字義不可通。文子上仁篇作馬服於衡下。是也。死本作𠬝。服或作服。下半相似而誤。

有爲

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念孫案有爲與無爲正相反。且下二句云。有爲則讒生。有好

則諛起.則不當言有爲明矣.有爲本作有立.有立而無好.謂有所建立而無私好也.高注.無所私好.今本作有爲者.涉下句有爲而誤.文子上仁篇正作有立而無好.

言建之無形也

故善建者不拔.今本此下有注云.言建之無形也.念孫案此六字乃正文.非注文也.故善建者不拔.者引老子語也.言建之無形也者.釋其義也.精神篇曰.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亦是引老子而釋之.後人誤以此六字爲注文.故改入注耳.文子正作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

謂之塞

故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莊氏伯鴻曰.呂覽作外欲不入謂之閉.君守篇.據下中扃外閉云云.則此句疑當如呂覽.念孫案扃與閉皆以門爲喻.閉字是也.文子上仁篇亦作閉.

不伐之言　使自司

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司.念孫案不伐之言.伐當爲代.不代之言.不奪之事.謂臣所當言者.君不代之言.臣所當行者.君不奪之事也.呂氏春秋知度篇代字亦誤作伐.案上文云.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爲大匠斲也.呂氏春秋云.是君代有司爲有司也.則皆當作代明矣.

使自司。（道藏本如是。）當從呂氏春秋作官使自司。謂使百官自司其事。而君不與也。故下文云。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此文上下皆以四字爲句。脫去官字則不成句矣。劉本作使有司。文子上仁篇作使自有司。皆於義未安。莊從劉本作使有司。非也。

景桓公　魯昭公　荊平王

衞君役子路。權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念孫案。公字後人所加。衞君役子路。景桓臣管晏。相對爲文。景桓下加公字。則文不成義矣。又人閒篇。故蔡女蕩舟。齊師侵楚。（今本侵楚上衍大字。辯見人閒。）兩人搆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鬭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案魯昭公之公。亦後人所加。自蔡女蕩舟以下。皆四字爲句。魯昭下加公字。則累於詞矣。又泰族篇。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荊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案荊平王之王。亦後人所加。燒高府之粟以下。皆五字爲句。荊平下加王字。則累於詞矣。（呂氏春秋胥時篇。鞭荊平之墳。亦無王字。）

則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

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念孫案。則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本作言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此釋上之詞。與下言以小屬於大也。文同一例。後人不達。而改言爲則。上言不得。下言則。則文義不相承接矣。文子上義篇正作言

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

其存

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念孫案其存甚大。本作所任甚大。所持甚小。所任甚大。卽下文所謂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也。今本所任作其存者。其字因與上下三甚字相似而誤。任誤爲在。後人因改爲存耳。文子作所在甚大。在亦任之誤。羣書治要引文子正作所任甚大。

制開闔

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念孫案制開闔三字。文義未足。說苑說叢篇作而制開闔。文子作能制開闔。能亦而也。（而字古通作能。說見經義述聞能不我知下。）二書皆本於淮南。則淮南原文本作五寸之鍵而制開闔。明矣。道藏本脫而字。劉績不能考正。乃於制開闔下。加之門二字。而諸本及莊本皆從之。謬矣。（上言持千鈞之屋。若無之屋二字。則文不成義。此言制開闔。則其義已明。無庸加之門二字。）

離

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念孫案握劍鋒以之下脫去一字。離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當是雖字之誤。隸書雖字或作䧱。（說見天文篇禹以爲朝晝昏夜下。）形與離相近。故雖誤爲離。（漢書衞青霍去病傳。大當戶調雖。史記作調離。秦策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今本雖誤作離。）不使應敵。使上當有可字。言手握劍鋒。則雖北宮

雖司馬穰苴。亦不可使應敵。若棄其本而學其末。則庸人亦能以制勝也。可使與能以文正相對。

饑饉

人主租斂於民也。（羣書治要。作人主之賦斂於民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羣書治要引此。饑饉作饒饉。念孫案作饒饉者原文。作饑饉者後人所改也。饒與饉。有餘與不足。皆相對爲文。（鹽鐵論通有篇。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饉。）若作饑饉。則與有餘不足之文不類矣。此言人主必知民積聚之多寡。然後可以取於民。若上言饑饉。則下不得言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矣。後人熟於饑饉之文。遂以意改之。而不知其與下文相抵牾也。

掘穴

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則明主弗樂也。（各本脫則字。今據下文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補。）念孫案掘穴本作堀室。堀古窟字。昭二十七年左傳吳公子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史記吳世家作窟室。是也。因堀誤爲掘。後人遂妄改爲掘穴耳。窟室與狹廬事相類。若云掘穴狹廬。則文不成義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窟室。又引注云。窟室土室。太平御覽木部七引此亦作窟室。又案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道藏本如是。）劉本作民有掘穴狹廬無所託身者。此依下文改也。案下文云。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又云。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此云民無堀室狹廬所以託身者。文與下二條異。不當據彼以改此。且

既有狹廬則不得言無所託身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此並作民無窟室狹廬則劉改非也莊依劉本作民有掘穴狹廬又依道藏本作所以託身者兩無所據矣

效善

故古之爲金石管弦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高注效致也衰絰菅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念孫案效善當爲效喜字之誤也此以喜怒哀樂相對作善則義不可通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喜

有以

一人跖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穫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文子上仁篇作仰之而食時有涔旱災害之患有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念孫案有以之有各本多作無惟道藏本及茅本作有有字是也有讀爲又淮南通以有爲又史記漢書及諸子並同言終歲之收僅足供一家之食既時有水旱之災而又以此給上之徵賦也後人不知有爲又之借字而改有爲無斯爲謬矣莊刻仍從諸本作無故特辯之

人君者

是故人君者念孫案君字當在人字上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君人者

以火燒田

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高注曰。不得用燒田也。道藏本劉本朱本竝如是。莊本作用不得燒田也非。念孫案正文燒字。因注內燒田而衍。不得以火田。謂田獵不得用火。爾雅曰。火田爲狩是也。高注不得用燒田。燒讀去聲。管子輕重甲篇。齊之北澤燒。尹知章注曰。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是也。燒字正釋火字。若云以火燒田。則不詞矣。王制及賈子容經篇。竝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說苑脩文篇同。此卽淮南所本。文子上仁篇。亦作不得以火田。

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

堯舜禹湯文武。句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念孫案次句當作皆坦然南面而王天下焉。今本顛倒。不成文理。劉本刪去王字。尤非。莊本同。

鼛鼓

鼛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高注曰。鼛鼓。王者之食樂也。詩云。鼓鍾伐鼛。念孫案鼛鼓而食。當爲伐鼛而食。今作鼛鼓者。涉注文而誤也。周官大司樂曰。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奏鍾鼓而食。故曰伐鼛而食。高注引詩。鼓鍾伐鼛。正釋伐鼛二字之義。若云鼛鼓而食。則文不成義矣。且伐鼛而食。奏雍而徹。相對爲文。荀子正論篇曰。曼而饋。伐皋而食。今本伐誤作代。辯見荀子。皋與鼛同。考工記韗人爲皋鼓是也。雍而徹乎五祀。卽淮南所本也。玉海音樂部樂器類。引此正作伐鼛而食。

伐紂

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念孫案伐紂本作克殷。此後人妄改之也。下文解箕子之囚。高注武王伐紂。釋其囚執。伐紂二字。亦後人所加。下文所述六事。皆在克殷以後。若改克殷爲伐紂。則自孟津觀兵以後。皆是伐紂之事。與下文不合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武王克殷。又齊俗篇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伐紂二字。亦後人所加。執戈秉鉞以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相對爲文。加入伐紂二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四引此無伐紂二字。蓋後人熟於武王伐紂之語。遂任意增改。而不顧文義。甚矣其妄也。

其所事者多

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念孫案其所事者多。多上亦當有有字。其所守者有約。其所事者有多。兩有字皆讀爲又。又與固已文義相承。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其所事者又多。荀子王霸篇引孔子曰。知者之知。固已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已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卽淮南所本。

捨其易成者

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念孫案捨其易成者。當作捨其易而必成者。今本脫而必二字。則與上文不合。文子微明篇正作捨其易而必成。

仁智錯

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爲正。錯者爲權。念孫案故仁智錯有時合。當作故仁智有時錯。有時合

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

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容見也。容與公古字通。劉本改作公。莊從劉本非。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句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念孫案事可權者多二句。當作事之可權者多。對上文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權者少。對上文愚人之所見者寡。各本脫之字人字。則文義不明。此愚者之所多患。劉本作此愚者之以多患也。案當作此愚者之所以多患也。對下文此智者所以寡患也。道藏本脫以字也字。劉本脫所字。

遲利

仁以爲質。智以行之。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念孫案遲利二字義不相屬。遲當爲犀。字之誤也。犀亦利也。漢書馮奉世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爲犀自勇力以下。皆兩字同義。

懷給　棄驥而不式

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高注曰。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

知所裁之。猶棄驥而或。（道藏本如是。棄字雖誤。而或字尚未誤。各本或作棄驥而式。或作棄驥不式。皆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未誤之注文也。辯見下。）不知所詣也。懷佞也。念孫案懷與佞義不相近。懷皆當爲懁字之誤也。懁與儇同。字或作譞。方言曰。儇慧也。說文同。又曰。譞慧也。廣雅曰。辯儇慧也。卽此所云辯慧懁給也。楚辭九章忘儇媚以背衆兮。王注曰。儇佞也。正與高注同。棄驥而不式。本作乘驥而或。因乘誤爲棄。（隸書乘或作椉。棄或作弃。二形相似。）或誤爲式。（草書或式相似。）後人遂於式上加不字耳。或與惑同。故高注云。不智之人。辯慧懁給。不知所裁之。猶乘驥而或不知所詣也。呂氏春秋當務篇曰。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或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曰。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知而辯慧懁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是皆其明證矣。懁亦與儇同。

專誠

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念孫案以上文例之。則不能專誠。當作不能誠身。據高注云。不脩其本而欲得悅親誠身之名。皆難也。則正文本作不能誠身明矣。今作不能專誠者。涉上文心不專一而誤。中庸作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次句雖異義。而首句三句則同。

從天之道

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念孫案道本作威．今作道者．後人不解威字之義．而妄改之也．文選宋孝武宣貴妃誄注引此已誤．案威者德也．言從天之德也．廣雅曰．威．德也．周頌有客篇．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正義曰．言有德故易福．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是古謂德為威也．後泰族篇及呂氏春秋應同篇竝云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文子上仁篇因天之威．與元同氣．用泰族篇文也．上下文皆出泰族篇．符言篇．從天之威．與元同氣．用此篇文也．下文故至德言同略．事同指云云．皆出此篇．然則泰族作因天之威．此作從天之威．雖因與從不同．而威字則同矣．

仁義

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念孫案三仁字．皆原文所無．此後人依上文加之也．不知此八句與上異義．上文是言仁義不如道德．此文是言君子重義．小人重利．故以義與利欲對言．而仁不與焉．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二義下．引此無三仁字．文子微明篇同．

致尊

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念孫案致尊當爲設尊。字之誤也。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三器物部六引此並作設尊。

得賢

已未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念孫案已未必得賢。得字因下文得賢而衍。羣書治要引此無得字。

物莫無所不用

物莫無所不用。念孫案此當作物莫所不用。莫卽無也。無字蓋涉下文無所不用而衍。

意而不戴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舊本誠字誤在也字下。今據文子精誠篇改正。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高說意而不戴云。意恚聲也。戴嗟也。念孫案高說非也。戴讀爲載。鄭注堯典曰。載行也。言上有其意而不行於下者。誠不足以動之也。下文云。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高注曰。上有意而未言。則民皆載而行之。是其證矣。文子精誠篇正作意而不載。

王天下

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念孫案王當爲匡。字之誤也。匡。正也。正己而天下自正。故曰舜不降

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己不正則不能正人。故下文曰。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下文又曰。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彼言天下治。此言匡天下。其義一也。今本作王天下。則非其指矣。文子精誠篇作不下席而匡天下。韓詩外傳及新序雜事篇。並作不降席而匡天下。

感忽

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念孫案感忽者。精誠之動人者也。故下文曰。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誋。廣雅。誋告也。荀子議兵篇曰。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義與此相近。道藏本茅本並作感忽。文子精誠篇同。劉本誤爲感或。而莊本從之。謬矣。

克不能及

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高注。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高注。克猶能也。念孫案克不能及。當爲克不及。克能也。言搏虎之力雖優。而服虎之能則不及也。優與不及。義正相對。則及上不當有能字。高注克猶能也。是指上句能字而言。正文能字。卽因上句能字而衍。

行斯乎其所結　釋近斯遠

終年爲車。無二寸之鎋。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楗。不以可閉藏。故君子行斯乎其所結。道藏本如是。各本斯作思。乃後人以意改之。莊從各本作思。非。念孫案斯當爲期字之誤也。言君子行事。必期其所終也。高注。結。要終也。又下文釋近斯遠

遠塞矣。斯亦當爲期。釋近期遠塞矣。謂道在邇而求諸遠。則必塞也。文子精誠篇作舍近期遠。是其證。

遠害

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閒。而三苗服。鷹翔川。魚鱉沈。飛鳥揚。必遠害也。念孫案遠害本作遠實。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據高注云。鷹懷欲宍之心。（宍與肉同。欲肉者。欲食肉也。各本宍字皆誤作害。辯見原道篇欲寅之心下。）鳥魚知其情實。故遠之。則本作遠實明矣。太平御覽鱗介部四引此正作遠實。此承上文忠信行於內。感動應於外而言。言禹有忠信之實。故舞干戚而三苗服。鷹有欲肉之實。故魚鳥皆遠之。若無其實而能動物者。則未之有也。後人改遠實爲遠害。失其指矣。

苟簡易

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爲苟簡易。念孫案簡字後人所加。高注云。君不能使臣爲苟合易行之義。則無簡字明矣。下文曰。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與此相對爲文。加一簡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文不對矣。

慙乎景

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念孫案慙上當有不字。方與下意相屬。文子精誠篇作聖人不慙於景。（晏子春秋外篇。君子獨立不慙于景。獨寢不慙于魂。）

至至

故至至不容。高注曰。至道之人。不飾容也。劉本改至至爲至人。各本及莊本同。又下文故至至之人。不可遏奪也。高注曰。言至道之人。其心先定。不可隨以利。奪其志也。劉本又改至至爲至道。各本及莊本同。念孫案劉不解至至二字之意。又見高注兩言至道之人。故或改爲至人。或改爲至道。不知至至卽至道也。至至之人。卽至道之人也。下文云。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至乎至極。卽所謂至至也。本經篇未可與言至也。高注亦曰。至至德之道也。是道之至極。卽謂之至至。乎道之至極。卽謂之至至。故此兩注皆以至至爲至道也。劉不曉注意。而以注文改正文。謬矣。下文又云至至之人。唯此至至二字。劉本未改。不慕乎行。不慚乎善。至至二字。前後三見。何不察之甚也。

不身遁

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高注曰。遁。隱也。已不自隱身之行。亦不隱之於人也。念孫案不身遁。身當爲自字之誤也。據高注云。不自隱身之行。則所見本已誤作身。上文非自遁也。高注云。遁。欺也。廣雅同。遁字亦作遯。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高注曰。遯。欺也。此言自遁。亦謂自欺也。不自欺。斯不欺人。故下二句云。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兢其容。謂不自欺也。古者謂欺爲遁。管子法禁篇曰。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謂上欺君而下欺民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史記酷吏傳序曰。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皆謂上下相欺也。

夫子曰弦則是也其聲非也

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弦則是也。其聲非也。高注曰。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弦是也。其聲切切而哀。（事見檜風素冠傳。）引之曰。上文申喜遇母。及艾陵之戰。皆直敍其事。此末敍其事。而忽云夫子曰。弦則是也。其聲非也。則不知所指爲何事矣。疑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十二字。本是正文。在夫子曰上。而寫者誤入注也。

矜怚

矜怚生於不足。高注曰。怚。驕也。念孫案慘怚之怚。無訓爲驕者。怚皆當爲怚。字之誤也。說文。怚。驕也。字從且不從旦。玉篇。秦呂子御二切。廣雅曰。憍（通作驕。）怚傲侮慢傷（通作易。）也。高注氾論篇曰。䮞驕怚也。竝與此注同義。怚訓爲驕。故言矜怚也。又呂氏春秋審應篇。使人戰者。嚴䮞也。高注曰。嚴。尊也。䮞。驕也。說文又云。𧇊驕也。文選嵇康幽憤詩。恃愛肆姐。不訓不師。怚𧇊姐䮞。竝字異而義同。

理詘伸倨佝

容貌顏色。理詘伸倨佝。劉績云。後有倨句詘伸。（見兵略篇。）疑此作詘伸倨句。衍理字。念孫案劉說是也。倨句。猶曲直也。樂記曰。倨中矩。句中鉤。伸誤爲伸。句誤爲佝。（因倨字而誤加人旁。）理字因下文循理而衍。各本佝字又誤爲佝。而莊本從之。謬矣。

刑於寡妻

刑於寡妻。至於兄弟。禦於家國。念孫案刑於寡妻。本作施於寡妻。此後人依大雅改之也。不知施於寡妻。禦於家國。皆用詩意而小變其文。與直引詩詞者不同。無煩據彼以改此也。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正作施於寡妻。施讀若施于孫子之施。

大而章

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大而章。遠而隆。念孫案大而章。大當爲久。字之誤也。此言君子之道。始於卑近。而終於高遠。是以久而彌章。遠而彌隆。上文云聖人之爲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意正與此同。若云大而章。則義與下句不類矣。文選答賓戲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李善注引此文云。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隆。是其明證矣。

漂池

鑿地漂池。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高注曰。人或有鑿穿。或有塡池。言用心異也。念孫案如高注。則漂池當作湮池。湮訓爲塞。故注言塡池也。非止以勞苦民也。止疑當作正。上文曰。故人之甘甘非正僞蹠也。（僞與爲同）而蹠焉往。君子之憯怛。非正僞形也。而諭乎人心。語意與此相似。

循性而行指

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念孫案循性而行指。謂率其性而行其志也。呂氏春秋行論篇。布衣行此指於國。高注曰。指猶志也。劉本改指爲止。而諸本從之。（莊本同。）謬矣。

必其得福

故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爲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念孫案必其得福。當依文子符言篇。作必得其福。與必免其禍相對爲文。

厚膊

故同味而嗜厚膊者。必其甘之者也。高注曰。厚膊。厚切肉也。念孫案說文。膊。薄脯。膊之屋上也。非切肉之義。膊皆當爲膞。字之誤也。說文。膞。切肉也。玉篇旨兗切。廣雅。膞。臠也。（說文。臠。切肉臠也。）字從專。不從尃。膞之言剸也。鄭注文王世子曰。剸。割也。故高注以膞爲切肉。鍾山札記以膊爲膞字之誤。非也。

分分

福之萌也緜緜。禍之生也分分。福禍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念孫案分分當爲介介。字之誤也。（介本作仐。分俗作分。二形相似。故傳寫多誤。莊三十年穀梁傳。燕周之分子也。釋文。分本或作介。周官內宰注。鍛介次也。釋文。介或作分。非。大宗伯注。雉取其守介而死。釋文。介或作分。莊子庚桑楚篇。介而離山。釋文。介一本作分。春秋繁露立元神篇。介障險阻。介誤作分。皆其證也。）介介。微也。豫六二。介于石。繫辭傳。憂悔吝者存乎介。虞注並云。介。纖也。齊策曰。無纖介之禍。是介爲微小之稱。禍之生也介介。與憂悔吝者存乎介。意正相近。緜緜介介。皆微也。故曰福禍

之始萌微。文子微明篇作禍之生也紛紛。則後人妄改之耳。

行政善善未必至也

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念孫案行政善善未必至也。當作行政未必善。善政未必至也。今本上句脫未必二字。下句脫政字。則文義不明。高注夏政行曰。行尚相也。是行政未必善也。又注殷政善曰。善施教未至於道也。是善政未必至也。又注周政至曰。至於道也。故曰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至至卽至道。說見上文至至下。)

奊鐸

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句奊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梁氏處素曰。奊當爲吳。字之誤也。吳鐸二字連讀。故高注云。鐸大鈴。出於吳。鹽鐵論利議篇。吳鐸以其舌自破。是其證。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引此正作吳鐸以聲自毀。

舉以大政　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

寗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念孫案舉以大政。本作舉以爲大田。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舉以大政四字。文不成義。蓋後人不知大田爲官名。故妄改之耳。)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此作舉以爲大田。又引高注曰。大田官也。(當作大田。田官也。)今則旣改正文。又删去高注矣。高注詮言篇曰。寗戚疾商歌以干桓公。桓公舉以爲大田。晏子春秋問篇曰。桓公

闔寧戚歌，舉以爲大田，此皆其明證也。管子小匡篇曰：墾草入邑，辟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呂氏春秋勿躬篇作請置以爲大田，韓子外儲說左作請以爲大理。又齊俗篇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師。字當在工字下。後人不知大田爲官名，故又移師字於大田之下。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引此已誤。大田，田官之長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文子自然篇作后稷爲田疇，奚仲爲工師，是其證。

大弦組　小弦急

治國辟若張瑟，大弦組則小弦絕矣。高注曰：組，急也。念孫案：組皆當爲緪字之誤也。緪讀若亙，字本作揯。又作縆。說文：揯，引急也。又曰：緪，急也。楚辭九歌：縆瑟兮交鼓。王注曰：縆，急張弦也。絙卽縆之省文。馬融長笛賦云：絙瑟促柱，是也。意林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並作大弦緪，是其證。泰族篇云：故張瑟者，小弦緪而大弦緩，義與此同也。高注亦云：緪，急也。今本則依文子改爲小弦急，并删去高注矣。藝文類聚治政部上、文選長笛賦注引此並作小弦緪。又引高注：緪，急也。足正今本之謬。

積恨而成怨　桀紂之謗

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念孫案：積恨而成怨，怨本作惡。桀紂之謗，謗亦本作惡。皆後人妄改之也。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者，德亦善也。言一爲善而快於心，不足以成善；多爲善，則積快而爲德矣。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惡者，恨，悔也。大雅雲漢傳：悔，恨也。漢書李廣傳：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顏師古注：恨，悔也。非亦惡也。言一爲不善而悔於心，不足以成非；多爲不善，則積悔而成惡矣。快與恨對，善與非對，德與惡對，皆謂己之善惡，非謂人之毀譽也。後人

謨以讒爲惡德。怨爲怨惡。故改惡爲怨耳。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歲之積毀也。善與惡對。譽與毀對。改惡爲謗。則旣與善字不對。又與毀字相複矣。文選運命論注引此正作桀紂之惡。

二鳳凰

昔二鳳凰至於庭。劉本作昔二皇鳳凰至於庭。念孫案此本作昔二皇鳳至於庭。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玉海。竝引高注。二皇。宓羲神農也。今本脫之。原道篇。昔者二皇。高彼注與此注同。道藏本皇字倒在鳳字下。因誤而爲凰。劉本補皇字而未刪凰字。各本及莊本同。皆非也。文選長笛賦注。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太平御覽羽族部二。及爾雅翼。玉海祥瑞部。引此竝作二皇鳳至於庭。無凰字。

兼覆蓋　度伎能　兼覆而幷之　技能其才

兼覆蓋而幷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高注曰。裁。制也。度其伎能而裁制使之。念孫案正文本作兼覆而幷有之。伎能而裁使之。注本作度其能而裁制使之。伎之言支也。支。度也。大戴禮保傅篇。燕支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盧辯注。支猶計也。賈子胎教篇作度地計衆。注言度其能而裁制使之。度字正釋伎字。今本注文作度其伎能者。涉正文而衍伎字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正文作度伎能者。又涉注文而衍度字也。御覽引此不誤。因正文衍度字。後人又於上句加蓋字以對下句。兼覆蓋而幷有之。斯爲不詞矣。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引此正作兼覆而幷有之。技能而裁使之。技與伎同。文子符言篇同。又齊俗篇。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幷之。案彼文幷下當有有字。兼覆而幷有之。

文與此同也又兵略篇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案技能其才能字涉下文能其事而衍技其才亦謂度其才也擇其人技其才官勝其任人能其事皆相對爲文則技下不當有能字且能卽是才若云技能其才則是技能其能矣

淮南內篇第十一

齊俗

僞匿之本

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宍之獸（宍與肉同各本宍譌作穴辯見原道欲寅之心下）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引此僞匿之本作僞慝之儒又引注曰僞詐慝姦念孫案慝匿古字通（說見泰族民無匿情下）本當爲士僞匿之士與相食之魚自肉之獸相對爲文若云僞匿之本則與上文不類矣御覽作僞慝之儒儒亦士也隸書士字或作夲（見漢仙人唐公房碑陰）與本相似又涉上文禮義之本而誤

致煖　兵戈

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高注楚人謂刃頓爲銖）念孫案此本作其衣煖而無文其兵銖而無刃後人於煖上加致字於義無取戈爲五兵之一言兵而戈在其中不當更加戈字且其衣致煖與其兵戈銖不對

明是後人所改。文子道原篇正作其衣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

抽箕　扣墳墓

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緌。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楗。抽箕踰備之姦。高注曰。抽。擢也。備。後垣也。引之曰。抽箕當爲扣墓。高注抽。擢也。當作扣。掘也。扣字本作搰。說文曰。搰。掘也。或作扣。廣雅曰。扣。掘也。荀子正論篇曰。扣人之墓。是也。呂氏春秋節喪篇葬淺則狐貍扣之。高注曰。扣讀曰掘。是扣與掘聲相近。字亦相通也。今本扣墓作抽箕者。抽與扣字相似。故扣誤作抽。說林篇。伏雞扣。兔絲死。藝文類聚草部上引此扣作抽。論衡薄葬篇。不畏罪法。而扣墓扣矣。今本扣作抽。豈以世人多見抽少見扣。故扣誤爲抽矣。墓與基字亦相似。墓以形誤爲基。漢書敘傳。陵不崇墓。漢紀墓字誤爲基。墓可誤爲基。故基亦可誤爲墓。逸周書大開篇。兆基九開。今本基誤爲墓是也。墓可誤爲基。故莫亦可誤爲其。史記孝文紀。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漢書莫誤爲其是也。基又以聲誤爲箕耳。穿窬拊楗扣墓踰備之姦。皆謂盜賊也。楗謂戶牡也。拊楗謂搏取戶楗也。呂氏春秋異用篇云。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楗。是也。備與培同。下文鑿培而遁之。高注曰。培。屋後牆也。呂氏春秋聽言篇。亦作培。莊子庚桑楚篇作坏。漢書揚雄傳作坏。故此注云。備。後垣也。又兵略篇毋扣墳墓。扣亦扣字之誤。本或作抉者。後人以意改之耳。莊刻從或本作抉。非。

蟌莣

夫蝦蟇爲鶉。水蠆爲蟌莣。高注曰。青蛉也。青蛉上當有蟌字。念孫案。水蠆爲蟌莣。本作水蠆爲蟌。玉篇。蟌。千公切。蜻蛉也。廣韻引淮南子。蝦蟇爲鶉。水蠆爲蟌。太平御覽蟲豸部六所引與廣韻同。又引注云。老蝦蟇化爲

鶉。水中蠆蟲化爲蟌蛝。者。蜻蜓也。(此蓋許注。)說林篇。水蠆爲蟌。高注曰。水蠆化爲蟌蛝。青蜓也。皆其明證矣。今本作水蠆爲𧍏蒠者。𧍏爲蟌之誤。(蟌字從虫悤聲。隸書悤或作㥨。又作𢗧。其上半與每相近。蟌或作𧍏。因誤爲𧍏耳。廣雅釋草。𧄍䓗也。今本䓗作𢗧。又誤䓗爲蔥。今本䓗作蒠。皆其證也。)蒠爲蔥之誤。蔥俗書蔥字也。與蟌同音。校書者記蔥字於蟌字之旁。而寫者因誤合之耳。又案高注青蛉也下。各本皆有音矛音務四字。蓋蟌蔥二字既誤爲𧍏蒠。後人遂妄加音釋耳。字彙補乃於虫部收入𧍏字。音矛。又於草部蒠字下注云音務。引淮南子水蠆爲𧍏蒠。甚矣其惑也。

筐

柱不可以摘齒。(摘讀若擿。)筐不可以持屋。高注曰。筐小簪也。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五引作篷不可以持屋。念孫案筐與篷。皆筳字之誤也。筳讀若庭。又讀若挺。庭挺皆直也。(爾雅。庭。直也。考工記弓人注曰。挺。直也。)小簪形直。故謂之筳。(小簪謂之筳。小折竹謂之筳。草莖謂之莛。杖謂之梃。皆以直得名。)柱與筳大小不同。而其形皆直。故類舉之。若筐與篷。則非其類矣。玉篇。筳徒丁切。小簪也。義即本於高注。此言大材不可小用。小材不可大用。故柱可以持屋而不可以摘齒。小簪可以摘齒而不可以持屋也。筳字隸書或作莛。(隸書從竹之字或從草。)形與篷相似。筐與筳草書亦相似。故筳誤爲筐。又誤爲篷矣。

函食不如簞　簞

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念孫案函食不如簞。本作承食不如竹箄。(箄博計反。)今本承誤爲函。箄

誤爲簞。箄誤爲箅。又誤而爲簞。又脫去竹字耳。說文箅蔽也。所以蔽甑底。承讀爲烝之浮浮之烝。謂用以烝食也。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承陽。師古曰。承音烝。續漢書郡國志作烝陽。是烝與承通。太平御覽器物部引此作蒸食。今人猶謂甑中蔽爲箅子。世說云。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二人委而竊聽。炊忘箸箅。飯落釜中。是也。說山篇云。弊箅甑瓾。在旃茵之上。雖貪者不搏。是箅爲物之賤者。然明鏡雖貴。若用以蔽甑底。則氣不上升。而食不熟。竹箅雖賤。而可以烝食。故下文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鏡形圜。箅形亦圜。故連類而及之。若簞笥之屬。則儗之不於其倫矣。且箅與㛹爲韻。若作簞。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服用部鏡下引淮南子明鏡便於照形。承食不如竹簞。雖承字不誤。而簞字已與今本同。然器物部箅下又引淮南子明鏡可鑑形。蒸食不如竹箅。是則服用部作簞者。後人據誤本淮南改之耳。北堂書鈔服飾部鏡下引作承食不如竹簞。簞亦箅之誤。又案說山篇弊箅甑瓾。今本箅作箄。非也。說文箅蔽也。所以蔽甑底。從竹畀聲。玉篇博計切。急就篇云。笔篅箯筥籅箅篝。是也。說文又云。箄簁箄也。從竹卑聲。玉篇必匙必是二切。急就篇云。簁箄箕帚筐篋簍。是也。此言蔽箅甑瓾。則是甑箅之箅。非簁箄之箄。字不當從卑。

代爲常

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陳氏觀樓曰。常當爲帝字之誤也。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一引此已誤。代爲帝謂裘與蓑迭爲主也。說林篇曰。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爲帝者也。莊子徐無鬼篇曰。堇也。桔梗

也。雞離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義並與此同。

肆

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高注曰。沙地宜肆。修務篇。水之用舟。沙之用肆。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念孫案肆當作𨽻。（玉篇乃爲切。）字相似而誤。文子自然篇正作沙用𨽻。朱本茅本莊本依呂氏春秋（愼勢篇。）改作沙之用鳩。非也。鳩與肆形聲皆不相近。若是鳩字。不得誤爲肆矣。或又因說文無𨽻字。而以肆爲樏。樏與肆形聲亦不相近。且脩務篇明言沙用肆。山用蔂。（蔂與樏同。）肆蔂不同物。何得以肆爲樏乎。

過簫

若風之過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陳氏觀樓曰。各本過字皆誤作遇。（莊本同。）唯道藏本不誤。文子自然篇正作若風之過簫。

以物

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句）以睦。（句）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念孫案凡以物治物者。以物二字。因下文而衍。呂氏春秋貴當篇文子下德篇皆無此二字。

哀可樂者

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念孫案哀可樂者。者字因下

句而衍。

水擊　智昬

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昬。智昬不可以爲政。正與政同。波水不可以爲平。念孫案水擊當爲水激。聲之誤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激。汜論篇亦云水激興波。智昬不可以爲政。智昬當爲昬智。昬智與波水相對。謂昬昬之智不可以爲正。已波之水不可以爲平也。今本作智昬者。涉上句而誤。文子下德篇正作昬智不可以爲正。

萬物之情既矣

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高注曰。既盡也。各本脫此注。劉本有。念孫案既本作測。高注本作測盡也。今本正文注文皆作既。後人以意改耳。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測。原道篇。水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主術篇。天道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呂氏春秋下賢篇。昬乎其深而不測也。高注並云。測。盡也。測與盡同義。詳見經義述聞禮記測深厚下。後人但知既之訓爲盡。而不知測之訓爲盡。遂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謬矣。且測與服爲韻。服字古讀蒲北反。說見唐韻正。若作既。則失其韻矣。

人之所能已

不强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能已。陳氏觀樓曰。能已上亦當有不字。文子上仁篇正作不絕人所不

能已。

樂優以淫

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念孫案文子上仁篇優作擾。於義爲長。擾亦煩也。俗書擾字作擾。與優相似而誤。

義者宜也禮者體也

義者。循理而行宜者也。下者字據下文及太平御覽禮儀部二補。禮者。體情而制文者也。而字據上文及太平御覽補。義者。宜也。禮者。體也。引之曰。上二句卽是訓義爲宜。訓禮爲體。不須更云義者宜也禮者體也。疑後人取中庸禮器之文記於旁而寫者因誤入正文也。

有虞氏之祀

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畝。念孫案有虞氏之祀。祀當爲禮。此涉下文祀中霤而誤也。有虞氏之禮。總下三事而言。不專指祭祀。下文夏后氏之禮。今本脫之禮二字。據下文補。殷人之禮。周人之禮。皆其證。

遂反於樸

已淫已失。與佚同。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念孫案遂當爲還字之誤也。還字與上文兩復字同義。作遂則非其指矣。原道篇及說苑說叢篇竝云已雕已琢。還反於樸。是其明證也。莊子山木篇云。既雕既琢。復歸於朴。韓子外儲說左篇云。既雕既琢。還歸其樸。還亦復也。此皆淮南所本。

草蘮

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繡，太平御覽引作飾以綺繡。莊子天運篇作巾以文繡。纏以朱絲，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蘮而已。各本蘮下有音出二字。莊曰，太平御覽蘮作芥。蟲豸部二。芥正字，蘮奇字。念孫案音出二字，後人所加。高注皆言讀某字，無言音某者。考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蘮字。或音出，或以爲芥之奇字，皆不知何據。余謂蘮者薊之壞字也。草薊即草芥。史記賈生傳細故慸薊兮，今本薊作蒯。文選鵩鳥賦注引鶡冠子作細故契薊。又云契薊與蔕芥古字通。玉篇薊俗蘮字。索隱曰，薊音介。漢書作蔕芥。是芥薊古字通。故此作薊，御覽作草芥也。

大雨

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念孫案天下大雨，雨本作水。此後人妄改之也。唯天下大水，是以令民聚土積薪而處丘陵。若作大雨，則非其指矣。後人改水爲雨者，以與舞處二字爲韻耳。不知此文但以舞處爲韻，餘皆不入韻也。要略正作禹之時，天下大水。

故不爲三年之喪始

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禹有洪水之患，各本有作遭，乃後人以意改之。文選游賦注、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

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引此竝作有。今據改。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道藏本不爲三年之喪始下注云。三年之喪於武王。念孫案故不爲三年之喪始。當作故爲三年之喪。高注當作三年之喪。始於武王。藏本始字誤入正文。正文爲三年之喪上又衍不字。則正文注文皆不可讀矣。且上文以舞處爲韻。此以行喪葬爲韻。若喪下有始字。則失其韻矣。此言武王爲三年之喪。而禹則朝死暮葬。與武王不同。非謂武王不爲三年之喪也。下文云。修干戚而笑鑺插。知三年而非一日。今本非上脫而字。據上句補。干戚二字。承上文舜舞干戚而言。鑺插二字。承禹令民聚土而言。一日二字。承禹朝死暮葬而言。三年二字。則承武王爲三年之喪而言。若云不爲三年之喪。則與下文相反矣。要略云。武王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彼言武王治三年之喪。正與此同。若云不爲三年之喪。則又與要略相反矣。道應篇述武王之事。亦云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以上三篇。皆謂武王始爲三年之喪。故高注云。三年之喪。始於武王也。藏本作三年之喪於武王者。始字誤入正文耳。劉績不知是正。又改注文爲三年之喪於武王廢。朱本又改爲言始廢於武王也。莊本同。皆由正文誤作不爲三年之喪。故又改注文以從之耳。

爲人

是故不法其以成之法。以與已同。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

在焉。爾念孫案夫能與化推移者。乃復舉上文之詞。推移下不當有爲人二字。蓋涉下文與造化爲人而衍。

鉗且

鉗且得道以處崑崙。莊氏伯鴻曰。莊子太宗師篇。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陸德明釋文云。堪坏神名。人面獸形。（司馬彪注。）淮南作欽負。是唐本鉗且作欽負也。字形近。故誤耳。程文學據山海經云。是與欽䲹殺祖江于崑崙之陽。（西山經。）後漢書注引作欽駓。（張衡傳。）皆古字通用。錢別駕云。古丕與負通。故尚書丕子之責。史記作負子。丕與負通。因之從丕之字。亦與負通也。堪欽亦同聲。念孫案程錢莊說皆是。

齊味

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酸。或以甘。（言或用酸。或用甘也。舊本作或以爲酸。或以爲甘。兩爲字皆後人所加。北堂書鈔酒食部四。太平御覽資產部八。飲食部十一。引此皆無兩爲字。今據刪。）煎敖燎炙。齊味萬方。念孫案齊味當爲齊咊。字之誤也。齊讀若劑。咊即今和字也。讀若甘受和之和。舊本北堂書鈔及太平御覽引此竝作齊和萬方。（陳禹謨改齊和萬方爲有萬方。謬甚。）和與齊義相近。鄭注周官鹽人云。齊事和五味之事。又注少儀云。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高注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齊和分也。本經篇云。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鹽鐵論通有篇云。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新序雜事篇云。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漢書藝文志云。調百藥齊和之所宜。皆其證也。又案和字說文本

作昧。今經傳皆作和。從隸變也。此昧字若不誤爲味。則後人亦必改爲和矣。

撥檖

伐楩柟豫樟而剖梨之。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檖。所用萬方。高注曰。撥。析理也。遂。順也。念孫案如高注。則檖字本作遂。故訓爲順也。今作檖者。因上文棺槨柱梁等字而誤耳。茅本幷注文亦改爲檖。而莊本從之。謬矣。

一體

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念孫案體字因下文不失於體而衍。合道一。與會樂同。文正相對。則一下不當有體字。下文又云其知爲一也。其得民心鈞也。皆與此文同一例。

刀以剃毛

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念孫案刀下當有可字。刀可以剃毛。賈子所謂芒刃不頓也。脫去可字。則文義不明。白帖十三。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資產部八。引此皆有可字。

刀如新剖

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劉本於剖下增硎字。念孫案劉增是也。據高注云。硎。磨刀石。則有硎字明

矣。下刀字當作刃。刃刀字相似。又涉上刀字而誤也。刃如新剖硎。言刀刃不頓也。莊子養生主篇。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呂氏春秋精通篇宋之庖丁好解牛。用刀十九年而刃若新磨研。皆其證也。太平御覽資產部八。引此作刃如新砥硎。雖砥與剖不同。而字亦作刃。

所以巧

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念孫案巧也上當有爲字。下文云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與此相對爲文。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此正作非所以爲巧。文子自然篇同。

心手衆虛之閒

游乎心手衆虛之閒。念孫案衆虛二字。因上文游乎衆虛之閒而誤衍也。上文說庖丁解牛。批卻導窾。游刃有餘。故曰游乎衆虛之閒。此是說工匠爲連鐖之事。不當言衆虛也。且心手之閒。謂心與手之閒也。則不當有衆虛二字明矣。文子作遊於心手之閒。無衆虛二字。

不知孰是孰非

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陳氏觀樓曰。不知孰是孰非。不知二字。因上句而衍。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無不知二字。

趣舍合

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身疏。卽謀當而見疑。念孫案趣謂志趣也。七句反。趣合與身疏相對爲文。則趣下不當有舍字。蓋卽合字之誤而衍者也。文子道德篇正作趣合。

不能致

嘗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念孫案此所慕而不能致也。義不可通。不能致當作無不致。上文欲在於虛。則不能爲虛。高注以爲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也。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曰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無不致也。所慕無不致。猶言所欲無不得。精神篇曰。達至道者。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義與此同也。今本作不能致者。涉上文不能爲虛而誤。文子道德篇正作此所欲而无不致也。

然忽不得

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念孫案然忽不得當作忽然不得。

倪

辟若倪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高注曰。倪。候風雨也。世所謂五兩者也。莊氏伯鴻曰。文選注引倪作綄。玉篇平官平管二切。許愼注云。綄。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攷古完與見字形相近。本多譌別。故論語莞爾之莞。陸

德明又作覔此字義當作綄爲是念孫案莊以俔爲綄之譌是也道藏本朱本注竝作俔候風雨也雨乃羽字之譌劉本改爲候風雨者茅本又改爲候風者也而莊本從之誤矣廣韻綄船上候風羽北堂書鈔舟部二十引注云綄者候風之羽也太平御覽舟部四引許注云綄候風羽也今本羽譌作扇則高注雨字明是羽字之譌文選江賦注引許注作候風也者傳寫脫羽字耳

治世之體

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念孫案治世之體羣書治要引此體作職是也俗書職字作軄體字作軆軄誤爲軆又改爲體耳職易守事易爲禮易行責易償四者義竝相近若作體則與守字義不相屬且與下三句不類矣文子下德篇亦作職易守下文云萇宏師曠不可與衆同職又其一證矣

跖钁

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跖钁高注曰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太平御覽地部二器物部九引此钁竝作鏵念孫案鏵字是也鏵卽臿也跖蹋也文選舞賦注引淮南許注如此故高注言蹋插說文茉玉篇胡瓜切兩刃臿也宋魏曰茉或作釫玉篇云今爲鏵方言云臿宋魏之閒謂之鏵高注精神篇云臿鏵也靑州謂之鏵釋名云鍤或曰鏵鏵刳也刳地爲坎也茉釫鏵字異而義同臿鍤插亦同今人謂臿爲鏵鍬是也使長脛者蹋臿則

入地深而得土多。故高注曰。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也。後人不識鍤字。遂妄改爲钁。埤雅引此作钁。則所見本已然。案說文。钁。大鉏也。鉏以手揮。非以足蹋。不得言蹠钁。且高注明言蹋插。不言蹋钁。

毛嬙

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高注曰。西施毛嬙。古好女也。羣書治要引此作西施絡慕。又引注。作西施絡慕。古好女也。太平御覽獸部八。引作落慕。念孫案廣韻及元和姓纂。絡落皆姓也。慕蓋其名。治要御覽所引者原文也。今本作毛嬙者。後人不知絡慕所出。又見古書多言毛嬙西施。故改之耳。不知他書自作毛嬙。此自作絡慕。不必同也。

竝用

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竝用之。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竝作遂。於義爲長。遂卽也。言因所有而卽用之。故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也。今本作竝者。後人依文子下德篇改之耳。

危爲禁

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念孫案危爲禁。本作危爲難。危爲難而誅不敢者。危猶高也。見緇衣鄭注。難爲艱難之事。而責之以必能。及畏難而不敢爲。則從而誅之。正與上二句同意。後人不察。而改難爲禁。禁之正欲其不敢。何反誅之乎。文子下德篇正作危爲難而誅不敢。莊子則

湯篇。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呂氏春秋適威篇。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巨爲危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文義竝與此同。

易其處

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念孫案下易字本作改。此因上易字而誤也。意林及文選月賦注。鮑照翫月城西門解中詩注。引此下易字竝作改。

處世

故六騏驥。四駃騠。以濟江河。不若竅木便者。處世然也。高注曰。竅。空。念孫案處世本作處勢。古者謂所居之地曰處勢。竅木謂舟也。言乘良馬濟江河。不若乘舟之便者。處勢使然也。莊子山木篇曰。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得柘棘枳枸之間。危行側視。振動悼慄。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新序雜事篇曰。元蝯在枳棘之中。恐懼而悼慄。危視而蹟行。處勢不便故也。史記蔡澤傳曰。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漢書陳湯傳曰。故陵因天性據眞土。處勢高敞。又史記楚世家曰。處既形便。勢有地利。有與又同。淮南俶眞篇曰。處使而勢利。處勢或曰勢居。逸周書周祝篇曰。勢居小者。不能爲大。賈子過秦篇曰。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其勢居然也。淮南原道篇曰。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橙。今本橙作枳。乃後人據考工記改之。辯見原道。鴝鵒不過濟。貈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或言處。或言勢。或言處勢。或言

勢居。其義一也。後人不識古義。而改處勢爲處世。其失甚矣。

箕子

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念孫案箕子二字。因下文從箕子視比干而衍。下文曰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偸生也。皆與此文同一例。若有箕子二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文不對矣。

不足以論之

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念孫案論當爲諭。字之誤也。諭或作喩。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六。引此作不足以喩之。又引注云。喩猶方也。是其證。

由是

夫乘奇技。僞邪施者。僞與爲同。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循理。今本循誤作脩。辯見原道。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念孫案由是當爲是由。由與猶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是猶

仕鄙

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陳氏觀樓曰。仕鄙當爲仁鄙。字之誤也。仁與鄙相反。利與害相反。

論衡命祿篇引此正作仁鄙。本經篇曰。毀譽仁鄙不立。漢書董仲舒傳曰。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

決沈　先升

故江河決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邱。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念孫案沈當爲流。字之誤也。荀子勸學篇。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大戴禮作沈魚。江河決流爲句。一鄉二字下屬爲句。非以沈一鄉爲句。江河之決所沈非止一鄉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江河決流。又輕足先升。升字與上文相複。羣書治要引作輕足者先。無升字。於義爲長。

求水

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念孫案此用孟子語。則水下當有火字。羣書治要意林引此皆作求水火。

讀書雜志

淮南內篇第十二

道應

無爲知　弗知之深

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念孫案弗知之深之字當在上文無爲下。無爲之知與無窮之弗知。相對爲文。今本無爲下脫之字。則文不成義。弗知下衍之字。則與下二句不對。莊子知北遊篇作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弗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是其證。

形之不形

孰知形之不形者乎。念孫案形之不形。當依莊子作形形之不形。郭象曰。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少一形字則義不可通。列子天瑞篇亦云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

微知

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以微言乎。道藏本如是。案詩箋儀禮注。多云以猶與也。上文人可以微言乎。即其證。劉本改以爲與。而諸本及莊本皆從之。蓋未達古訓也。孔子

曰何謂不可。謂猶爲也。誰知言之謂者乎。念孫案誰當爲唯。字之誤也。言唯知言之謂者。乃可與微言也。呂氏春秋精諭篇作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列子說符篇作唯知言之謂者乎。文子微明篇同。是其證。

先生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同。念孫案先生二字。於義無取。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作民人。集韻類篇民字古作兇。人字唐武后作𤯔。疑兇誤爲先。𤯔誤爲生也。宋策吾欲藉子殺人。今本人作王。亦𤯔之誤。

曰善

以示翟煎曰善。念孫案曰善上當更有翟煎二字。以示翟煎翟煎曰善。與上文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文同一例。今本翟煎二字不重寫者脫之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羣書治要引此作以示翟煎翟煎曰善。呂氏春秋作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皆其證。

有禮

治國有禮不在文辯。念孫案有禮當爲在禮。字之誤也。在與不在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在禮。

后乙

后乙入。念孫案后乙當爲后乞。字之誤也。乞卽气之省文。非從乙聲。不得通作乙。人間篇。及哀十六年左傳。史記楚世家。五

子胥傳。墨子非儒篇。呂氏春秋分職篇。皆作后乞。

來附

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惷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惷各本誤作憃。辯見地形篇其人惷愚下。念孫案德將來附若美。本作德將爲若美。此後人因上句神將來舍而妄改之也。若。亦女也。德將爲若美。道將爲女居。相對爲文。若改爲德將來附。則若美二字。文不成義矣。此文以度舍居故爲韻。後人不知舍字之入韻。舍古讀若庶。故與度居故爲韻。後人讀舍爲始夜反。故不入韻。故改此句爲德將來附。以與度爲韻。不知古音度在御部。附在候部。說見六書音均表。附與度非韻也。莊子知北遊篇。作德將爲女美。而道將爲女居。文子道原篇。作德將爲女容。道將爲女居。皆其證。

直實知

直實知。不以故自持。念孫案直實知三字。文不成義。當從莊子文子作眞其實知。今本眞誤爲直。又脫其字。主術篇注曰。故。巧也。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莊子所謂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也。漢魏叢書本改爲直實不知。以故自持。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

攻翟　左人終人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左人終人。道藏本劉本朱本左字並作𠂇。俗書左字作𠂇。因誤而爲尤。茅本改𠂇爲尤。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呂氏春秋愼大篇作老人。亦左人之誤。晉語劉

于遊作左人水經滱水注滱水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左人城在唐縣西北四十里是也今改正念孫案攻翟上當有使字襄子使新稚狗攻翟而未親往故下文言使者來謁也群書治要引此有使字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列子說符篇同是其證左人終人句與上句義不相屬疑劉本於句首加取字理或然也

今一朝兩城下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念孫案今一朝兩城下本作一朝而兩城下此後人嫌其與上文相複而改之也不知此是復舉上文之詞當與前同不當與前異若云今一朝兩城下則與上句今字相複矣群書治要引此正作一朝而兩城下列子呂氏春秋並同

勝非其難者也下脫六字

勝非其難者也劉本於此下增入持之其難者也一句云舊本無此句非念孫案列子呂氏春秋皆有此句群書治要引淮南亦有此句則劉增是也莊本作持之者其難也則與上句不對非是

杓國門之關

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注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念孫案列子釋文引此作許注今高注有之者蓋後人以許注竄入也又案杓當爲扚字從手不從木玉篇杓甫遙都歷二切斗柄也又市若切扚丁激切引也廣韻杓甫遙切北斗柄扚都歷切引也許注訓扚爲引則其字當從手玉

篇廣韻訓扚爲引。卽本於許注。其證一也。史記天官書用昏建者杓。索隱。說文杓斗柄。音匹遙反。又下文扚雲如繩者。索隱。扚說文音丁了反。許愼注淮南云扚引也。是扚音丁了反而訓爲引。與杓字不同。其證二也。晉書天文志扚雲如繩。何超音義扚音鳥。鳥與丁了同音。其證三也。而今本淮南及劉子釋文史記漢書扚字皆誤作杓。（晉書又誤作杓）與玉篇廣韻不合。世人多見杓。少見扚。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蹀足謦欬疾言

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念孫案蹀足上當更有康王二字。今本脫去。則文義不明。列子黃帝篇作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是其證。有功當爲有力字之誤也。勇有力。對下句仁義而言。若作有功則非其指矣。下文皆言有力不言有功。列子及呂氏春秋順說篇竝作勇有力。是其證。

人雖勇　雖巧有力

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念孫案人雖勇上當有使字。下文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又曰使人本無其意。又曰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皆其證也。今本脫使字。則與上句義不相屬。列子呂氏春秋皆有使字。又案有力上本無巧字。此後人以文子道德篇加之也。案文子云。雖巧。擊之不中。此云雖有力。擊之不中。文各不同。加巧字於有力之上。則文不

成義矣。下文云。雖有力不敢擊。亦無巧字也。列子呂氏春秋皆無巧字。

愛利之心

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念孫案愛利之下。不當有心字。此因上文未有愛利之心而誤衍也。文子列子呂氏春秋皆無心字。下文云。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亦無心字。

故老子曰下脫五字

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念孫案老子曰下。脫勇於敢則殺一句。兩句相對為文。單引一句。則文不成義。文子道德篇亦有此句。

文君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文君謂杜赫曰。念孫案文君謂杜赫曰上脫昭字。當依上句及呂氏春秋務大篇補。

為人妾

魯人為人妾於諸侯。念孫案呂氏春秋察微篇。說苑政理篇。家語致思篇。妾上俱有臣字。於義為長。

受教順

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念孫案教順上本無受字，此因上文不受金而誤衍也。教順卽教訓也，訓順古多通用，不煩引證。教訓上有受字，則與下四字義不相屬矣。說苑家語竝作教導可施於百姓，是其證。

知禮

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念孫案知禮本作知化，謂知事理之變化也。見子贛之不受金，而知魯人之不復贖人，達於事變，故曰知化。齊俗篇曰，唯聖人知其化。呂氏春秋觀表篇曰，智短則不知化。知化篇曰，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非謂其知禮也。俗書禮字或作礼，與化相近，化誤爲礼，後人因改爲禮耳。齊俗篇述此事而論之曰，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卽此所謂知化也。故下文引老子見小曰明之語。呂氏春秋論此事曰，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說苑曰，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此皆其明證。

及至

桓公及至。念孫案及當爲反，字之誤也。反至，謂桓公反而至於朝也。呂氏春秋舉難篇、新序雜事篇竝作反至。

難合

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念孫案合當爲全，言用人不可求全也。全合字相近，又因上文合

其所以而誤呂氏春秋新序竝作全。

所自來者

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其輕失之。豈不惑哉。念孫案所自來者上當有生之二字。此承上文保生而言言人皆重爵祿而輕其生也。脫去生之二字。則文不成義。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審爲篇文子上仁篇皆有生之二字。

本任於身

豈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念孫案任當爲在字之誤也。覽冥篇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在字亦誤作任。呂氏春秋執一篇作爲國之本在於爲身。劉子說符篇作故本在身。皆其證。

輪人　其人在焉

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高注曰。輪扁人名。問作書之人何在也。念孫案輪人當依莊子天道篇作輪扁。輪扁之名。當見於前。不當見於後也。高注輪扁人名四字。本在此句之下。因扁誤爲人。後人遂移置於下文輪扁曰云云之下耳。陳氏觀樓曰。其人在焉。當作其人焉在。故高注云。問作書之人何在。

却宋君　却以危

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念孫案却當爲刼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去。去亦刼之誤。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刼宋君而奪其政。是其證。二柄篇又云。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刼。史記李斯傳亦云。司城子罕刼其君。又說林篇。知已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却亦當爲刼。繆稱篇曰。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刼以懼。是其證。

藏書　焚書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念孫案知者藏書本作知者不藏書。與知時者無常行相對爲文。今本脫不字。則與上下文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學部十三引此有不字。韓子喻老篇同。焚書而舞之。御覽引焚下有其字。韓子同。據高注云。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則正文本有其字。

莊王許諾下脫文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跣揖北面立於殿下。跣今本誤作跿。高注。跣。徒跣也。誤作跿。徒跿也。太平御覽引正文作跣。與高注徒跣合。今據改。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念孫案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引莊王許諾下有子佩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明日。共十二字。今本脫去。當補入。文選應璩與滿寵書注引此。子佩作子瑕。亦云子瑕

異於京臺．莊王不往京強二字．古同聲而通用．故今本京臺作強臺．

爲吳兵先馬走

越王句踐請身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兵先馬走．念孫案爲吳兵先馬走．當作爲吳王先馬．今本吳王作吳兵．涉下文襄子起兵而誤．其走字則涉注文而衍也．據注云先馬．（句）走先馬前．（道藏本劉本朱本並同．茅本於此下加而走也三字．蓋誤以先馬走絕句故也．莊本同．）則正文無走字明矣．爲吳王先馬．卽上文所謂身爲臣也．若作吳兵則非其指矣．越語曰．其身親爲夫差前馬．韓子喻老篇曰．身執戈爲吳王洗馬．（先洗古字通．）皆其證．

攻圍之未合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念孫案此當作襄子起兵攻之．（句）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今本之圍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兵部四十九引此不誤．韓詩外傳作襄子興師而攻之．圍未帀而城自壞者十丈．新序雜事篇作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

若亡其一

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徹．高誘讀若滅若失若亡爲句．云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亡．髣髴不及也．引之曰．此當以若亡其一爲句．莊子徐無鬼篇天下馬有成材．若

鄉若失。若喪其一。陸德明曰。言喪其耦也。齊物論篇。嗒焉似喪其耦。司馬彪曰。耦身也。身與神爲耦。此言若亡其一。亦謂精神不動。若亡其身也。高讀至若亡爲句。則其一二字上下無所屬矣。且一與失徵爲韻。如高讀則失其韻矣。

供儋纏　纏索

臣有所以供儋纏采薪者。（道藏本如是。案以猶與也。劉本改以爲與。而諸本及莊本皆從之。辯見前誰知一條下。）高注曰。纏索也。念孫案供當爲共。此因儋字而誤加人旁也。蜀志郤正傳注。引此正作共。列子說符篇同。纏字之義。諸書或訓爲繞。（說文）或訓爲束。（廣雅）無訓爲索者。纏當爲纆字之誤也。說文作縲。云索也。字或作纆。坎上六。係用徽纆。馬融曰。徽纆。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纆。故高注云。纆索也。若作儋纏。則義不可通矣。列子及郤正傳注。白帖九十六。纆字亦誤作纏。蓋世人多見纏。少見纆。故傳寫多誤耳。（管子乘馬篇。鑠纆得入焉。今本纆字亦誤作纏。唯宋本不誤。韓子說疑篇。或在囹圄縲紲纆索之中。今本亦誤作纏。）唯道藏本列子釋文作纆。音墨。足正今本之誤。又說林篇。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爲富。予溺者金玉。（今本溺上有拯字。乃涉注文而衍。此謂與溺者金玉。不如與之纆索。使得援之以出水。非謂與拯溺者也。高注自謂金玉非拯溺之具。亦非謂與拯溺者金玉也。太平御覽珍寶部九引此有拯字。亦後人依誤本加之。其人事部三十七引此無拯字。文子上德篇亦無。今據刪。）不若尋常之纏索。案尋常之纏索。本作尋常之纆。其索字則後人所加也。（高注同。）此文以佩富纆爲韻。若作纏索。則失其韻矣。（文子作不如與之尺索。亦改淮南而失其韻。）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七。珍寶部九。引此竝作尋常之纏。雖纆誤爲纏。而纏下俱無索字。

求者

敗矣子之所使求者。念孫案求下脫焉字。御覽傳注及白帖引此竝有焉字。列子同。

在內

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念孫案在下本有其字。後人以意刪之也。爾雅曰。在。察也。察其內卽得其精也。忘其外卽忘其粗也。後人不知在之訓爲察。故刪去其字耳。御覽傳注引此。正作在其內而忘其外。列子同。白帖引作見其內而忘其外。雖改在爲見。而其字尚存。

屈宜若

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注。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魏者也。念孫案此許注也。宜若當爲宜咎。字之誤也。隸書咎字或作告。與若相似。史記六國表。韓世家。竝作宜臼。集解引淮南許注云。屈宜臼。楚大夫。亡在魏者也。正與此注同。說苑指武篇。亦作屈宜臼。權謀篇作屈宜咎。是臼咎古字通。屈宜臼之爲宜咎。亦猶平王宜臼之爲宜咎矣。晉語。及小雅小弁傳。白華箋。竝作宜咎。

爲人

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念孫案爲人本作爲之。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爲之。謂爲楚國之政也。下文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云云。正承此句言之。若作爲人。則與上下文全不相

涉矣說苑指武篇正作爲之

時爭利

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念孫案時上當有以字。謂因時而動。與天下爭利也。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說苑有以字。

子韋

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念孫案韋字因上下文而衍。呂氏春秋制樂篇。新序雜事篇。論衡變虛篇皆作子無復言矣無韋字。

必有三賞君

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念孫案次句有字因下文而衍。呂氏春秋新序論衡。皆作天必三賞君。無有字。

七里

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念孫案七里當爲七星。字之誤也。古謂二十八宿爲二十八星。七星。七宿也。呂氏春秋新序論衡。皆作舍行七星。又新序論衡舍行七星下皆有星當一年四字。於義爲長。舍行七星三舍則行二十一星。星當一年。故延年二十一歲也。呂氏春秋亦云星一徙

當七年。

故曰

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念孫案故下曰字。因下文故老子曰而衍。此因述公孫龍納善呼者一事。而言聖人不棄伎能之士。非引古語爲證。不當有曰字。下文故老子曰云云。方引老子之言以證之耳。下文曰。故伎無細而能無薄。任人君用之耳。今本故下有曰字。誤與此同。又曰。故人主之嗜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又曰。故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又曰。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其下皆引書爲證。與此文同一例。而故下皆無曰字。

是以

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念孫案是以。當依列子說符篇作以是。

使之時　其度安至

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念孫案使之時而敬順之。順與愼同。時上當有以字。說苑政理篇。文子上仁篇。竝作使之以時。是其證。其度安至。劉本改至爲在。而莊本從之。案其度安至者。謂敬愼之度何所至。猶言當如何敬愼也。下文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正言敬愼之度所至也。若云其度安在。則謬以千里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引此正作其度安至。說苑同。

奚適其無道也

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念孫案奚適其無道也。本作奚適其有道也。適與啻同。孟子告子篇。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秦策。疑臣者不適三人。適竝與啻同。史記甘茂傳。作疑臣者非特三人。言豈特有道而已哉。乃聖勇義仁智五者皆備也。後人不知適之讀爲啻。而誤以爲適齊適楚之適。故改有爲無耳。莊子胠篋篇本作何適其有道邪。適亦與啻同。今本作何適而無有道邪。而無二字。亦後人所改。唯有字尚存。呂氏春秋當務篇。正作奚啻其有道也。

偷也

楚將子發。好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伎道之士。臣偷也。願以伎齎一卒。念孫案臣偷也本作臣楚市偷也。下文市偷進請曰。卽承此句言之。今本脫楚市二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六。一百四十。引此竝作臣楚市偷也。

何爲之禮

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念孫案之禮當爲禮之。上文出見而禮之。卽其證。蜀志郤正傳注。

引此正作何爲禮之。

夜解齊將軍之幬帳

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念孫案郤正傳注及北堂書鈔衣冠部一。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六。一百四十。服章部五。服用部九引此夜下俱有出字。於義爲長。

明又　明日又

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念孫案明又明日又。兩又字皆當爲夕。夕又字相近。又因下句又字而誤。若以又復二字連讀。則明字文不成義。後人不知又爲夕之誤。故又加日字耳。倫以夜往故言夕。上文曰偷則夜出是也。藏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一引此作明夕取枕。明夕取簪。陳禹謨依俗本於取簪上加又字。而夕字尙未改。太平御覽四引皆作明夕復往取其枕。明夕復往取其簪。

楚君　則還師

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念孫案楚君當爲楚軍。聲之誤也。郤正傳注。太平御覽引此竝作楚軍。則還師而去。道藏本如是。則與卽同。郤正傳注太平御覽引此竝作卽還師。卽則古多通用。不煩引證。劉續不曉則字之義。改則爲乃。而諸本從之。莊本斯爲謬矣。

故曰無細而能薄

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念孫案故曰無細而能薄。本作故伎無細而能無薄。言人君能用人。則細伎薄能。皆得效其用也。今本衍曰字。曰字因下文故老子曰而衍。說見前故曰下。又脫伎字及下無字。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兩引此文。竝作故伎無細能無薄。

尊重

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念孫案遂尊重薛公。本作遂重薛公。重。卽尊也。秦策請重公於齊。高注。重。尊也。又西周策齊策注。呂氏春秋勸學篇與二篇注。禮記祭統注。竝同。古書無以尊重二字連用者。戰國策史記漢書及諸子書。皆但言尊。無言尊重者。唯俗語有之。羣書治要引此無尊字。蓋後人所加也。

意欲

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念孫案古書無以意欲二字連用者。此涉上文欲中王之意而誤也。意欲本作嗜欲。主術篇曰。君人者。喜怒形於心。耆欲見於外。耆與嗜同。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嗜欲。

淚注

渠目而元鬢。淚注而鳶肩。今本高注云。淚水。念孫案淚注皆爲渠頸。高注淚水當爲渠大。皆字之誤也。俗書渠字或作渠。淚字或作淚。二形相似。故渠誤爲淚。廣韻。淚。強魚切。引方言云。杷。宋魏之閒謂之渠挐。渠卽渠字。玉篇云。淚。俗渠字。皆其證也。頸誤爲注者。注字右邊主。爲頸字左邊巠之殘文。又因淚字而誤加水

旁耳。若高注內大字今作水則後人以淚字從氺而妄改之。渠頸。大頸也。渠之言巨也。史記蔡澤傳。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巨一作渠。彼言渠肩。猶此言渠頸矣。杜子春注周官鍾師引呂叔玉云。肆夏樊遏渠。皆周頌也。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荀子彊國篇。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楊倞曰。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漢書吳王濞傳。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顏師古亦云。渠。大也。是渠與大同義。故高注訓渠爲大也。太平御覽地部二引作淚注而䑾肩。則所見本已誤。蜀志郤正傳注。引作戾頸而䑾肩。戾亦傳寫之誤。論衡道虛篇作鴈頸而䑾肩。鴈字則後人以意改之。唯頸字皆不誤。藝文類聚靈異部上引作渠頸而䑾肩。又引注云。渠。大也。斯爲確據矣。

遯逃乎碑

優然下其臂。遯逃乎碑。念孫案碑下脫去下字。碑或作崥。太元增上九。崔嵬不崩。賴彼岟崥。玉篇。岟。於兩切。崥。方爾切。范望曰。岟崥。山足也。下者。後也。見大雅下武箋。周語注。謂遯逃乎山足之後。故高注曰。匿於碑陰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脫下字。藝文類聚引作崥下。蜀志注引作碑下。論衡同。

不渝

敎幼而好遊。至長不渝。念孫案此本作至長不渝解。今本無解字者。後人不曉渝解二字之義而削之也。不知渝與解同義。太元格次三。裳格鞶鉤。渝。范望曰。渝。解也。字亦作愉。呂氏春秋勿躬篇。百官愼職而莫

敢愉綖。高注曰。愉。解也。綖。緩也。又方言。揄。揩。脫也。解。輸。脫也。郭璞曰。挩。猶脫耳。文選七發。揄弃恬怠。輸寫淟濁。李善注。引方言。揄。脫也。脫亦解也。渝。愉。揄。輸。竝聲近而義同。太平御覽引作至長不渝解。蜀志注引作長不喻解。論衡作至長不偷解。字雖不同。而皆有解字。

東開鴻濛之光　無眴

若我南游乎罔䆗之野。舊本罔誤作岡。考論衡。蜀志注。太平御覽。洪興祖楚辭遠遊補注。竝作罔䆗。今據改。及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光。道藏本如是。各本光字皆誤作先。而莊本從之。案東方爲日所出。故曰鴻濛之光。俶眞篇以鴻濛爲景柱。高注曰。鴻濛。東方之野。日所出。故以爲景柱是也。且光與鄉爲韻。若作先則失其韻矣。論衡。蜀志注。太平御覽。楚辭補注。竝作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眴。道藏本劉本如是。各本皆作視焉無矚。念孫案。東開鴻濛之光。開當爲闓。闓字俗書作開。唐顏元孫干祿字書曰。闓闓。上俗下正。開字俗書作開。二形相似。故闓誤爲開。莊子秋水篇今吾無所開吾喙。釋文。開本亦作闓。楚策。大關天下之匈。今本關誤作開。漢書西南夷傳。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史記闓誤作開。說文。管。十二月之音物闓地而牙。故謂之管。今本亦誤作開。闓與貫同。雜記。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闓轂即貫轂。漢書王嘉傳。大臣括髮關械。闓械即貫械。今人言關通。即貫通。鄉射禮。不貫不釋。古文貫作關。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察一而關於多。家語入官篇。闓作貫。史記儒林傳。履雖新必闓於足。漢書闓作貫。東貫鴻濛之光。謂東貫日光也。見上注。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義與此貫字同。太平御覽楚辭補注。引此作東開鴻濛之光。則所見本已誤。論衡作東貫澒濛之光。蜀志注引此作東貫鴻濛之光。貫闓古字通。則開爲闓之誤明矣。視焉無眴。本作視焉則眴。眴與眩同。司馬相如大人賦云。視眩泯而亡見。揚雄甘泉賦云。目冥眴而亡見。其義一也。楚辭遠遊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

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此云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義本遠遊也。蜀志注引此。正作視焉則眴。論衡作視焉則瞀。瞀與眴古字通也。眴字從目旬聲。大雅江漢篇。來旬來宣。鄭箋曰。旬當作營。史記天官書。旬始。徐廣曰。旬一作營。旬之通作營。猶眴之通作營矣。道藏本作視焉無眴者。涉上句無字而誤。太平御覽所引。已與道藏同。後人不知無眴爲則眴之誤。遂改眴爲矚。而莊本從之。案廣韻。矚。視也。是矚與視同義。視焉無矚。斯爲不詞矣。且眴與天爲韻。若作矚。則失其韻矣。

九垓之外　久駐

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高注曰。九垓。九天之外。念孫案九垓之外。本作九垓之上。高注本作九垓九天也。俶眞篇。徙倚於汗漫之宇。高注引此文云。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專精厲意逝九閡。如淳曰。閡。亦陔也。淮南子曰。吾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陔。重也。謂九天之上也。司馬相如傳封禪文。上暢九垓。如淳注所引。亦與前同。又論衡及蜀志注。太平御覽。文選郭璞遊仙詩注。張協七命注。竝引作九垓之上。李白廬山謠。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淸。卽用此篇之語。則李所見本。亦作九垓之上。御覽又引高注云。九垓。九天也。此皆其明證矣。後人既改九垓之上爲九垓之外。復於注內加之外二字。以曲爲附會。甚矣其妄也。又案吾不可以久駐。駐字亦後人所加。論衡作吾不可久。蜀志注。文選注。太平御覽。竝引作吾不可以久。則久下原無駐字明矣。

止柸治

乃止駕。止柸治。悖若有喪也。念孫案止柸治之止。當爲心。隸書心字作㣺。止字或作𡳿。二形相似。又涉上句止字而誤也。乃止駕爲句。心柸治爲句。悖若有喪也爲句。柸治疊韻字。言其心柸治然也。(高注。楚人謂恨不得爲柸治也。)論衡作乃止喜。(喜當爲嘉。嘉駕古字通。)心不怠悵若有喪。不怠即柸治之借字。則止爲心字之誤明矣。莊本刪去止字。非是。

朝菌

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高注曰。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若蠶蛾。一名孳母。念孫案朝菌本作朝秀。(高注同。)今作朝菌者。後人據莊子逍遙遊篇改之也。文選辯命論朝秀晨終。李善注引淮南子。朝秀不知晦朔。太平御覽蟲豸部孳母下。引淮南子朝秀不知晦朔。又引高注云。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似蠶蛾。一名孳母。廣雅釋蟲。朝蜏。(曹憲音秀。)孳母也。義本淮南注。是淮南自作朝秀。與莊子異文。不得據彼以改此也。

季子

季子治亶父三年。羣書治要引此。季子作宓子。(音伏。)呂氏春秋具備篇同。念孫案諸書無謂宓子賤爲季子者。季當爲孚。字之誤也。孚與宓聲相近。宓字之爲孚子。猶宓犧之爲庖犧也。(伏犧字。漢書皆作宓。庖字古讀若浮。故呂氏春秋本味篇。

虙人作烰人。浮宓聲相近。故宓犧或作虙犧。齊俗篇。賓有見人於宓子者。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六引作孚子。羣書治要作季子。故知宓通作孚。孚誤作季也。

見夜魚釋之

見夜魚釋之。朱本改爲見得魚釋之。莊本同。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作見夜魚者釋之。羣書治要引作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念孫案羣書治要所引是也。呂氏春秋作見夜魚者得則舍之。家語屈節篇作見夜魰者得魚輒舍之。是其證。泰族篇亦云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

誠於此

誠於此者刑於彼。念孫案各本及莊本誠字皆誤作諴。唯道藏本不誤。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誠。呂氏春秋家語竝同。

就視

光燿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念孫案就視當依莊子知北遊篇作孰視。字之誤也。孰與熟同。

師望之謂之

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念孫案望之謂之當作望而謂之。今本而作之。因下謂之而誤。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正作望而謂之。呂氏春秋摶志篇同。今本摶誤作博。辯見呂氏春秋。

瞑目敎然攘臂拔劍

於是佽非瞑目敎然攘臂拔劍。念孫案瞑目二字。與攘臂拔劍事不相類。瞑目當爲瞋目。隸書眞或作真。冥或作冥。二形相似而誤。莊子秋水篇。瞋目而不見邱山。釋文。瞋本或作瞑。管子小問篇。桓公瞋目而視。祝鳧已疵。韓子守道篇。瞋目切齒傾耳。今本瞋字竝誤作瞑。又案敎然二字。當在瞋目之上。而以敎然瞋目攘臂拔劍作一句讀。

失從心志

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道藏本劉本皆如是。念孫案失從心志。當作失從之志。今本之作心者。因志字而誤。有與又同。此言魏王旣不能合從。又不能連衡也。呂氏春秋離謂篇作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是其證。漢魏叢書本改有爲又。而莊本從之。則昧於假借之義矣。

不可

故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念孫案不可下脫爲字。呂氏春秋作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是其證。本經篇亦云。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

予之將軍之節

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說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說之。陳氏觀樓曰。呂氏春秋首時篇云。楚王說之。與將軍之

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則此亦當云至因見惠王而說之。其予之將劉之節六字。乃是上文予以節句注語。今誤入此句中。文義遂不可曉。念孫案陳說是也。莊本又加見字於而說之之上。非是。

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

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高注曰。言爲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恆。不可繩也。以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陳氏觀樓曰。此所謂筦子。當作此筦子所謂。梟飛而維繩。當作烏飛而準繩。案管子宙合篇曰。烏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云云。大意謂烏飛雖不必如繩之直。然意南而南。意北而北。總期於還山集谷而後止。則亦與準於繩者無異。所謂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也。故此云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筦子所謂烏飛而準繩者。今本烏誤作梟。準誤作維。（準字俗省作准。又因下繩字而誤從系。）則義不可通。注內梟字亦烏字之誤。而云從下繩維之。則高所見本已誤作維矣。

金鐵鍼

豐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念孫案金鐵下不當有鍼字。鍼卽鐵之誤也。（鐵或書作鐡。形與鍼相近。）今作金鐵鍼者。一本作鐵。一本作鍼。而後人誤合之耳。文選沈約貽京邑游好詩注。太平御覽珍寶部十二。引此皆無鍼字。文子上禮篇作金鐵在中。形見於外。（羣書治要所引如是。今本文子金鐵作金石。乃後人所改。）

陰蔽隱

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陰與蔭同。念孫案隱字蓋蔽字之注。而誤入正文者。廣雅。蔽。隱也。文子無隱字。是其證。

房心

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高注曰。房星。句 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劉本注文。房心作駟房。朱本漢魏叢書本並同。念孫案正文本作句星在駟心之間。注本作駟。句 房星。句 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道藏本注文房星上脫駟字。劉本房下脫星字。若正文之駟心作房心。則涉注文守房心而誤也。莊伯鴻不知正文房為駟之誤。又改注文之駟房為房駟以就之。斯為謬矣。駟為房之別名。故須訓釋。若房心為二十八宿之正名。則不須訓釋。爾雅。天駟。房也。以房釋天駟。不以天駟釋房。高注釋駟而不釋心。卽其證也。晏子春秋外篇作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間。卽淮南所本。鉤與句同。四與駟同。

揖而損之

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揖而損之。念孫案揖與挹同。集韻。挹或作揖。荀子議兵篇。拱挹指麾。富國篇作拱揖。文選為幽州牧與彭寵書注引蒼頡篇云。挹。損也。挹與損義相近。故曰挹而損之。作揖者借字耳。劉績不達。而改揖為益。莊本從之。斯為謬矣。後漢書杜篤傳注引此正作挹而損之。荀子宥坐篇。說苑敬慎篇並同。韓詩外傳作抑而

芝。抑與挹聲亦相近。故諸書或言抑損。或言挹損也。

儉陋

多聞博辯。守之以儉。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劉本改儉爲陋。陋爲儉。而莊本從之。念孫案說文。儉約也。廣雅。儉少也。正與多聞博辯相對。不當改爲陋。說文。陋陝也。（俗作狹）楚辭七諫注曰。陋小也。亦與富貴廣大相對。不當改爲儉。杜篤傳注。引此正作多聞博辯。守之以儉。富貴廣大。守之以陋。與道藏本同。文子九守篇作多聞博辯。守以儉。富貴廣大。守以狹。狹亦陋也。

佚其情

彼皆樂其業。供其情。念孫案供當爲佚。佚與逸同。安也。逸樂義相近。若云供其情。則與上句不類矣。隸書佚或作佚。（與供相似而誤）

載之木

於是乃去其瞀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高注曰。瞀。被髮也。木。鶩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鶩。（各本脫天字。今據爾雅翼所引補）引之曰。載與戴同。木當爲朮。字之誤也。朮即鷸字也。高注當作朮。鷸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鷸。今本鷸作鶩者。鷸鶩字相近。又涉上文瞀字而誤也。（爾雅翼引此已誤）說文。鷸知天將雨鳥也。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莊子天地篇。皮弁鷸冠。搢笏紳脩。釋文。鷸。尹必反。徐音述。玉篇及爾雅釋文。漢書五行志注。鷸字竝聿述二

音。匡謬正俗曰、案鷸水鳥。天將雨卽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爲冠象此鳥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鷸字音聿。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爲術氏冠。亦因鷸音轉爲術耳。以上匡謬正俗。莊子釋文曰。鷸又作遹。續漢書輿服志引記曰。知天者冠述。說苑脩文篇作冠鉥。蓋鷸字本有述音。故其字或作鶐。或作述或作鉥。又通作朮耳。朮與笏爲韻。若作木。則失其韻矣。鷸卽翠鳥。故古人以其羽飾冠。冠鷸帶笏。皆所以爲飾。故莊子亦言鷸冠搢笏。若鶩無文采。則不可以爲飾矣。且鷸知天雨。故使知天文者冠之。若鶩則義無所取矣。諸書皆言知天文者冠鷸。無言冠鶩者。

淮南內篇第十三

氾論

不辱

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念孫案不辱本作不殺。故高注云。刑措不用。今作辱者。後人妄改之也。殺與生相對。奪與予相對。若改殺爲辱。則非其指矣。且殺與奪爲韻。若作辱。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已誤作辱。張載魏都賦注及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竝作殺。陳禹謨依俗本改爲辱。文子上禮篇同。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紩衣攣領而王天下者矣。其義好生而惡殺。荀子

哀公篇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此皆淮南所本

作爲之　宮室

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高誘聖人乃作爲句注云作起也念孫案高說非也作爲之三字連讀下文曰而作爲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又曰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皆其證也又案以爲宮室本作以爲室屋淺學人多聞宮室寡聞室屋故以意改之也案月令曰毋發室屋管子八觀篇曰宮營大而室屋寡荀子禮論篇曰壙壠其須象室屋也呂氏春秋懷寵篇曰不焚室屋史記周本紀曰營築城郭室屋（俗本亦有改爲宮室者）天官書曰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則室屋固古人常語且此二句以木屋爲韻下三句以宇雨暑爲韻若作宮室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此正作室屋

緂麻

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挂高注曰緂銳索功也念孫案高訓緂爲銳則與麻字義不相屬今案緂者績也緝而績之也方言繝績也（廣雅同）秦晉續折木謂之繝郭璞音剡人間篇曰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繝剡並與緂通索如宵爾索綯之索謂切撚之也高云索功也功卽切字之誤顏師古注急就篇曰索謂切撚之令緊者也廣雅曰紉索也紉與切通

乃爲靻蹻而超千里肩負儋之勤也

乃爲鞮蹻而超千里肩負儋之勤也。而作爲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高注曰。鞮蹻。鞮報也。念孫案鞮皆當爲靼。字從旦不從且。說文。靼柔革也。玉篇多達之列二切。屣履也。報小兒履也。釋名云報韋履深頭者之名也。今正文言靼蹻。與蹻同。注文言靼報。皆是韋履之名。則字當從旦。廣韻。鞮則古切。鞮勒名。字從且。兩字聲義判然。茅一桂不知鞮爲靼之誤。輒加音祖二字。其失甚矣。下文蘇秦鞮蹻羸蓋。鞮亦靼字之誤。又案爲靼蹻之爲。音于僞反。爲靼蹻而超千里肩負儋之勤也。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爲上不當有乃字。此因上文乃爲窬木方版而誤衍也。下文云爲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爲上無乃字。是其證。肩負儋之勤。道藏本劉本及諸本竝同。漢魏叢書本於負儋上加荷字。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

所知

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念孫案人各以其所知。當作人各以其知。知與智同。言各用其智以去害而就利也。今本知上有所字者。涉下兩所字而衍。文子上禮篇正作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

音有本主於中

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句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䂓之所周者也。念孫案音當爲言。此承上句而釋其義也。今作音者。涉上文中音而誤。

詩書　聞得其言

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念孫案誦先王之詩書詩字因上文詩春秋而衍先王之書泛指六藝而言非詩書之書也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兩得字皆因下句得字而衍高注云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之本意則聞下無得字明矣文子上義篇正作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

天子之籍　屬籍　圖籍　貌冠

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高注曰籍圖籍也念孫案籍猶位也言周公履天子之位也若圖籍則不可以言履矣下文云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亦謂屬位於成王也荀子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籍今本天子誤作天下據宋本改楊倞注以籍爲圖籍誤與高注同聽天下之斷又曰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此皆淮南所本彊國篇曰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埶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埶籍即埶位是籍與位同義也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尤其明證矣又下文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本作履天子之籍造劉氏之冠史記高祖紀曰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故曰造劉氏之冠漢書高祖紀詔曰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蔡邕獨斷高祖冠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今本作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者貌字涉高注委貌冠而衍後人又誤以籍爲圖籍遂於籍上加圖字以與貌冠相對而不知貌爲衍文且圖籍不可以言履也

供嗜欲

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念孫案供嗜欲。當作供其嗜欲。與達其好憎相對。

治人之具

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念孫案人字後人所加。高注云。言法制禮義可以爲治之基耳。非所以爲治。則無人字明矣。文子上義篇無人字。泰族篇曰。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亦無人字。

鏑銜橜

是猶無鏑銜橜策錣而御馯馬也。念孫案銜下本無橜字。高注曰。鏑銜。口中央鐵。言鏑銜而不言橜。則無橜字明矣。鏑銜下有橜字。則文不成義。此後人熟於銜橜之語而妄加之耳。

槽柔

槽柔無擊。脩戟無刺。莊依漢魏叢書本。改柔爲矛。念孫案各本皆作柔。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亦作柔。說苑說叢篇言人之惡。痛於柔戟。字亦如此。蓋矛柔聲相近。故古書有借柔爲矛者。不宜輒改也。

獨聞之耳

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念孫案劉本耳作聰。是也。文子上義篇正作獨聞之聰。

道而先稱古

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念孫案道字當在而字下。道先稱古。與存危治亂相對。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道先稱古。

卷而伸

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念孫案可卷而伸。劉本作可卷而懷。是也。此言繩之爲物。可曲可直。故先言卷而懷。後言引而伸。且懷與睎爲韻。若作伸。則失其韻矣。文子上仁篇正作可卷而懷。

大臣將相

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將相。（各本任下衍其字。莊本從之。非是。今從道藏本。）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高讀大臣絕句。注曰。大臣陳成子也。而以將相屬下讀。引之曰。大臣將相四字當連讀。將相卽大臣也。釋其國家之柄。專任大臣將相。皆以六字爲句。攝威擅勢。私門成黨。公道不行。皆以四字爲句。若以將相屬下讀。則句法參差不齊矣。且柄相黨行四字爲韻。（柄古讀若方。行古讀若杭。竝見唐韻正。）讀大臣絕句。則失其韻矣。

陳成田常　陳成子恒

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引之曰。陳成田常。本作陳成常。陳其氏也。成其謚也。常其字也。恒其

名也。人間篇正作陳成常。呂氏春秋愼勢篇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作陳成恒。韓子外儲說右篇作田成恒。田與陳古字通。言陳則不言田矣。後人又加田字。謬甚。又說山篇陳成子恒之刧子淵捷也。子字亦後人所加。

矜爲剛毅　矜於爲柔懦

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於爲柔懦。念孫案矜皆當爲務。務矜二字。隸書往往譌溷。管子小稱篇。務爲不久。韓子難篇作矜僞不長。呂氏春秋勿躬篇。務服性命之情。務誤作矜。言不知道者中無定見。故見柔懦者侵。則務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務爲柔懦也。主術篇曰。爲智者務爲巧詐。道藏本劉本茅本竝同。朱本改爲作於。非。莊本同。爲勇者務於鬬爭。是其證也。又案此文本作見柔懦者侵則務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務於柔懦。於下本無爲字。於亦爲也。爲亦於也。務爲剛毅。務於剛毅也。務於柔懦。務爲柔懦也。僖二十年穀梁傳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言近於禰宮也。秦策曰。魏爲逢澤之遇。朝爲天子。言朝於天子也。是爲與於同義。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言爲其質。不爲其文也。又曰。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言如此而後成爲孝子也。晉語曰。郤奚辭於軍尉。言辭爲軍尉也。文六年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言積分而成爲月也。是於與爲亦同義。爲於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晉語曰。稱爲前世。韋注曰。言見稱譽於前世。義於諸

侵。韓詩外傳曰。民不親不愛而求於已用爲已死。不可得也。皆以爲於互用。此云見柔懦者侵。則務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務於柔懦。亦以爲於互用。主術篇曰。爲智者務爲巧詐。爲勇者務於鬬爭。卽其明證也。又史記孟嘗君傳。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西周策於作爲。張儀傳。韓梁稱爲東藩之臣。趙策爲作於。蓋爲於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也。然則務於柔懦。卽務爲柔懦。道藏本於下復有爲字者。後人不知爲於之同義。故又加爲字耳。劉本朱本同。茅本不刪爲字而刪於字。斯爲謬矣。莊本同。

本無主

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陳氏觀樓曰。本無主於中。當作無本主於中。上文云。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矱之所周。正與此無本主於中相對。下文亦云。中有本主。以定清濁。

不謳

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憔而不謳。各本憔誤作燋。依注改。高注曰。謳。和也。陳氏觀樓曰。謳當作調。故注訓爲和。今作謳者。因下句謳字而誤。

無不霸王者　無不破亡者

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念孫案。無不霸王。無不破亡。兩不字皆後人所加。此言千乘小而萬乘大。若彊者必勝。富者必利。則是

千乘之君。必無霸王者。萬乘之國。必無破亡者矣。而不知國之興亡。在得道與失道。不在大與小也。故下文曰。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兩不字。其失甚矣。

處彊大勢位　何謀之敢當

二君處彊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念孫案處彊大勢位。本作處彊大之勢。與脩仁義之道。相對爲文。今本脫之字。衍位字。(位字因上文務高其位而衍。)則與下句不對。高注云。當其居彊大之勢。(各本居誤作君。君下又衍也字。今改正。)不能自知所行之非。則勢下無位字明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處強大之勢。又案何謀之敢當。當字義不可通。羣書治要引作何謀之敢慮。是也。慮字隸書或作𢚩。因誤而爲當。

溺死

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念孫案信而溺死。本作信而死女。言信而爲女死。則信不足貴也。今本死女作溺死者。涉上注水至溺死而誤。直而證父。信而死女。相對爲文。且女與父爲韻。若作溺死。則文既不對。而韻又不諧矣。文子道德篇。正作信而死女。

局曲直

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念孫案此言屈伸偃仰。皆因乎事之曲直。曲直上不

當有局字。蓋衍文也。文子道德篇無局字。

卑弱柔 本矜

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念孫案本當爲夸。夸矜與攝奪相對爲文。夸字或書作𡗜。形與本相似。因誤爲本。文選甘泉賦注引此正作夸。又案蒲葦皆柔弱之物。故曰時屈時伸。弱柔如蒲葦。弱柔上不當有卑字。此涉下文屈膝卑拜而誤衍也。荀子不苟篇云。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語意略與此同。柔從若蒲葦之上。亦無卑字。

車裂

昔者萇宏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一引此同。念孫案左傳國語皆言周殺萇宏。而不言車裂。他書亦無車裂之事。案莊子胠篋篇萇宏胣。釋文崔云。胣。裂也。淮南子曰。萇宏鈹裂而死。據此則古本本作鈹裂。今作車裂者。涉下文蘇秦車裂而誤也。注內車裂同。

無閒

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念孫案問當爲閒。方言曰。閒。非也。襄十五年左傳。且不敢閒。論語先進篇。人

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孟子離婁篇。政不足閒也。趙岐陳羣孔穎達諸儒皆訓閒爲非。疵讀爲訾。莊子山木篇。無譽無訾。呂氏春秋必己篇作疵。荀子不苟篇。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無閒與無訾同義。故廣雅曰。閒。訾。諆也。諆與毀同今本閒誤爲問。則非其指矣。文子上義篇正作無閒其小節。

顏喙聚

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念孫案喙當爲啄。字之誤也。顏啄聚。左傳哀二十七年。呂氏春秋尊師篇韓子十過篇。竝作顏涿聚。韓詩外傳作顏斲聚。說苑正諫篇作顏燭趨。漢書古今人表作顏燭雛。晏子春秋外篇作顏燭鄒。竝字異而義同。啄與涿斲燭聲竝相近。喙則遠矣。啄喙二字。書傳往往相亂。

季襄

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高注曰。季襄魯人。孔子弟子。念孫案孔子弟子無季襄。襄皆當爲哀。字之誤也。史記仲尼弟子傳。公晳哀字季次。索隱引家語作公晳克。克亦哀之誤。此言季哀即季次也。故高注云然。弟子傳載孔子之言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游俠傳曰。季次原憲。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此云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說與史記略同。

一人

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自脩則以道德。念孫案求於一人。劉本無一字。是也。道藏本有一字者。因上文言

備於一人而誤求於人與自脩相對爲文人上不當有一字下文責人以人力自脩以道德卽其證文子上義篇作於人以力自脩以道

得其賢

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難矣念孫案得其賢乎天下衍其字藝文類聚寶部上引此無其字

美之與惡　此皆相似

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也各本脫若字今據上文及羣書治要史記索隱爾雅疏本草圖經埤雅續博物志引補蛇床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高注曰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念孫案美之與惡本作葵之與莧葵與莧不相似故易辨此言物之不相似者下言物之相似者皆各舉二物以明之若云美之與惡則不知爲何物矣蓋俗書美字作羙葵字作葵葵之上半與羙相似因誤而爲美後人不解其故遂改爲美之與惡耳羣書治要及爾雅疏埤雅續博物志引此竝作葵之與莧是其證又案上既言亂人則下不必更言相似且正文既言相似則注文不必更言其相類矣爾雅疏引許注云此四者藥草臭味之相似然則此皆相似四字蓋後人約記許注於正文之旁而寫者因誤合之也茅本又於相似下加者字而莊本從之謬矣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爾雅疏本草圖經埤雅續博物志所引皆

無此四字

天下爲忠之臣者　賞少而勸善者衆

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終盡也。言莫不盡忠於其君也。茅一桂不曉終字之義。改終忠爲願忠。而莊本從之。謬矣。道藏本劉本朱本竝作終忠。)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念孫案天下爲忠之臣者當作天下之爲臣者。呂氏春秋義賞篇引孔子曰。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卽淮南所本也。今本之爲二字誤倒。又衍一忠字。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當作此賞少而勸衆者也。上文云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正與此句相應。下文曰此刑省而姦禁者也此用約而爲德者也此入多而無怨者也。句法竝與此同。今本衆者二字誤倒。又衍一善字。(善字涉下文勸善而衍。)

右服失馬　獲之

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高注曰。服中央馬。(鄭風叔于田箋。兩服。中央夾轅者。義與高注同。各本央作失。因正文而誤。今改正。)念孫案右服失馬。馬字因注文而衍。服爲中央馬。則不須更言馬矣。呂氏春秋愛士篇正作右服失。(失與佚同。)又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高注云。將獲穆公。則正文獲上有將字也。將獲未獲。故人得而救之。若已爲晉所獲。則不能救矣。

管金

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高注曰。金印封。所以爲信。念孫案如高注則金字當爲璽字之誤。然金與璽字不相似。璽字無緣誤爲金。蓋俗書璽字或作玺。因誤爲金矣。五音集韻云璽俗作玺。

法令者

夫法令者。罔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無愚夫惷婦。各本惷誤作憃。辯見地形篇其人惷愚下。皆知爲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念孫案法令下衍者字。法令罔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相對爲文。

然而立秋之後

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念孫案下然而二字。因上然而而衍。立秋之後五句。卽承上死亡之罪。刑戮之羞言之。不當更有然而二字。

夫今　斬首拜爵

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念孫案夫今當爲今夫。斬首下脫者字。斬首者拜爵。屈撓者要斬。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有者字。

隊階

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念孫案隊階二字。義不可通。當從羣書治要所

引作隊伯字之誤也。左畔作阝。因隊字而誤。右畔作皆。則因下文皆字而誤。逸周書武順篇曰。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衛曰伯。是百人爲伯也。兵略篇曰。正行五連什伯。史記秦始皇紀曰。躡足行伍之閒。而倔起什伯之中。通典兵一引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是隊爲伯之半。故曰隊伯之卒。

波至而自投於水

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念孫案。波至而下。當有恐字。下文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卽承此句言之。羣書治要意林藝文類聚舟車部白帖六十三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六舟部二引此。皆作波至而恐。

患弗過

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念孫案。過當從劉本朱本作遇。字之誤也。

可傳於後世

世俗言曰。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綈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而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讋之。念孫案。裘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曰可傳於後世。劉本作不可傳於後世。不字因上文不可以藏而衍。諸本與劉本同。莊本亦同。唯道藏本無不字。

不待戶牖之行

使鬼神能元化則不待戶牖之行。念孫案之當作而。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二引此正作不待戶牖而行。

故馬免人於難者六句內脫文

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念孫案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禮部三十四。獸部八引此竝作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爲衾。牛有德於人者。其死也葬之以大車之箱爲薦。今本葬之下脫去以帷爲衾四字。牛下脫去有德於人者五字。葬下脫去之字。大車下脫去之箱二字。當補入。

炎帝於火　禹勞天下　后稷作稼穡

故炎帝於火死而爲竈。(各本死而皆誤作而死。惟道藏本作死而。與諸書所引合。莊刻仍從各本作而死。非是。)禹勞天下。死而爲社。后稷作稼穡。死而爲稷。念孫案炎帝於火。本作炎帝作火。於字或書作扵。形與作相似而誤。太平御覽火部二引作於。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居處部十四。引此正作作。史記孝武紀索隱。藝文類聚火部。廣韻竈字注引此竝作作。禹勞天下。勞下本有力字。故高注曰。勞力天下。謂治水之功也。(道藏本劉本皆如是。各本無力字者。據已脫之正文。刪未脫之注文耳。莊刻從各本刪力字。非是。高注脩務篇亦云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今本無力字者。後人誤以爲衍文而刪之耳。古者謂勤爲力。(大雅烝民箋。力猶勤也。)勞力天下。猶言勤勞天下。泰族篇曰。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是也。倒言之則曰力勞。主術篇曰。民貧苦而忿

爭事力勞而無功是也。藝文類聚禮部中引此無力字。亦後人依誤本删之。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一。引正文注文竝作勞力。論衡祭意篇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禹勞力天下。死而爲社。所引卽淮南之文。后稷作稼穡。后稷本作周棄。此亦後人以意改之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魯語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此皆淮南所本。藝文類聚禮部中。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一。引此竝作周棄。高注當云周棄后稷也。今本云稷周棄也。此亦後人所改。

淮南內篇第十四

詮言

及宗

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高注曰。謂及己之性宗。念孫案及皆當爲反。字之誤也。宗者本也。言莫能反其本也。下文云能反其所生。卽反宗之謂。故高注曰。反己之性宗也。說山篇曰。吾將反吾宗矣。又曰。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高注竝云。宗本也。是其證。分而爲萬物。文選演連珠注引作分爲萬殊。案上文旣云物以羣分。此無庸復言分爲萬物。疑作萬殊者是也。今本殊作物。蓋涉下文萬物而誤。

亡乎萬物之中

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高注曰。物物者。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念孫案莊本改亡爲存。正與此義相反。

動有章則詞

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引之曰。詞當爲訶。凡隸書可字之在旁者。或作可。漢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雅歌吹笙。歌作歌。冀州從事郭君碑。凋柯霜榮。柯作柯。故訶字或作訶。形與詞相似。因誤爲詞。訶謂相譏訶也。動有章則人訶之。行有迹則人議之也。說林篇曰。有爲則議。多事固苛。高注曰。蘇秦爲多事之人。故見議見苛也。苛與訶同。議字古讀若俄。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與爲爲韻。爲讀若譌。淮南俶眞篇。立而不議。與和爲韻。史記太史公自序。王人是議。與禾爲韻。故此及說林篇皆以訶議爲韻。若作詞則失其韻矣。

貴其所有

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念孫案貴與賤相反。長與短相反。若有與短。則非相反之名。有當爲脩。脩字之誤也。隸書脩字或作脩。因殘缺而爲有字。脩。長也。言人皆貴其所長。而賤其所短也。淮南王避父諱。故不言長而言脩。

物莫不足滑其調　獨盡其調　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　其美在調　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

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念孫

案物莫不足滑其調。當作物莫足滑其和。滑。亂也。見原道篇注。及周語晉語注。三言通於道者。物莫能亂其天和也。今本莫下衍不字。因上文兩不字而衍。和字又誤作調。原道篇曰。不以欲滑和。俶眞篇曰。不足以滑其和。精神篇曰。何足以滑和。莊子德充符篇曰。不足以滑和。諸書皆言滑和。無言滑調者。且和與爲何爲韻。爲古讀若譌。說見唐韻正。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又兵略篇。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案獨盡其調。調亦當爲和。注同。和與奇爲移虧陂爲韻。奇爲移虧陂。古音皆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又泰族篇。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本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通。因和誤爲調。通誤爲道。後人遂於道上加同字。又於調上加適字。以成對句。而不知其謬也。太平御覽學部二引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道。道字雖誤。而和字不誤。且上句無適字。下句無同字。舊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一。引此正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通。泰族又云。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案其美在調。調亦當爲和。之治爲韻。和權施宜爲韻。和施宜古音在歌部。權在元部。歌元二部古或相通。說見泰族陰陽化一條下。若作調。則失其韻矣。文子上禮篇。正作其美在和。其失在權。泰族又云。今目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案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本作日引邪欲。而澆其天和。卽原道所

云以欲滑和也。文子下德篇作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天下何。是其明證矣。今本澆其下衍身字。因下文而衍。天誤爲夫。和誤爲調。遂致文不成義。且聲爭性爲韻。和何爲韻。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和調二字形聲皆不相近。無因致誤。而以上五段。和字皆誤作調。殊不可解。

以欲用害性

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念孫案劉本無下用字是也。此因上用字而衍。

所無　所有

聖人守其所以有。以與已同。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念孫案求其所無本作求其所未得。脩其所有本作脩其所已有。此皆承上文而申言之。不當有異文。今本作求其所無。脩其所有。皆後人以意改之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求其所未得。脩其所已有。文子符言篇同。下文亦云。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

勸而就利者

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念孫案勸下而字。因下句而衍。文子符言篇無而字。

不爲善

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

則念孫案善當爲好不爲好不避醜遵天之道猶洪範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也今作不爲善者後人據文子符言篇改之耳好醜道爲韻始已理爲韻謀時期爲韻得福則爲韻若作善則失其韻矣

旁禍　旁福

內無旁禍外無旁福念孫案旁字義不可通文子符言篇作奇禍奇福是也俗書奇字作竒旁字作旁二形相似而誤

生貴

爲善則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引之曰貴當爲責字之誤也此言爲善則觀之者多觀之者多則責之者必備下文曰責多功鮮無以塞之正謂此也文子符言篇作爲善即勸勸即生責

受名　唯能勝理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

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念孫案受當爲愛字之誤也愛名則不愛道故道不用也文子符言篇正作愛又下文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跡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案此當作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行道行則人無位矣人如人心道心之人上文高注云無位無所立也即上文所謂人愛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也今本爲能誤作唯能無愛名誤作爲受名道不行又脫不字則上下文皆不可通矣韓詩外

傳云。唯滅跡於人。能（與而同。）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是其證。勝理二字。說見後勝心一條下。

貨數

欲尸名者必爲善。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引之曰。貨當爲背字之誤也。背數、而任己。謂背自然之數。而任一己之私。與上句釋公而就私同意。文子符言篇作倍道而任己。倍與背同。下文又云。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

立名於爲質　忘爲質　不忘其容

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質。則治不循故。而事不順時。（今本循作脩。順作須。並誤。說見原道循誤爲脩下。）念孫案。質當爲賢。賢質草書相似。故賢誤爲質。（逸周書官人篇。有隱於仁賢者。大戴禮賢誤作質。）爲賢與爲善。義正相承。文子作見譽而爲善。立名而爲賢。是其證。又下文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案此當作無須臾忘其爲賢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今本上二句內脫其字。下二句內脫爲字。（爲容與爲賢相對。百步之中。而必爲儀容。則形不勝勞。故曰。必累其形。脫去爲字。則文義不明。）賢字又誤爲質。此卽承上欲立名於爲賢。則治不循故。事不順時言之。故高注曰。常思爲賢。不循自然。則性困也。（今本高注。賢字亦誤爲質。）文子作夫須臾無忘其爲賢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無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是其證。

不足以獘身

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高注。更。償也。事之敗也。不足以獘身。念孫案不足以獘身。不字涉上文而衍。此言功成則不足以償其責。事敗則適足以斃其身也。文子符言篇作事敗足以滅身。是其證。

善說而亡國

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鄧析巧辯而亂法。蘇秦善說而亡國。念孫案亡國當作亡身。故高注曰。蘇秦死於齊也。今本身作國者。涉下文治國而誤。又案高注本在蘇秦善說而亡身之下。今本在亡字之下。國字之上。則是以亡字絕句。而以國字下屬爲句。大謬。此句與上二句。相對爲文。若讀蘇秦善說而亡爲句。則與上二句不對。下文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亦相對爲文。若讀國由其道爲句。則文不成義。

外釋交

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愼脩其境內之事。陳氏觀樓曰。外釋交之策。當爲釋外交之策。上文外交而爲援。是其證。

不以位爲患

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可謂無爲矣。劉本患作惠。念孫案劉本是也。不以位爲惠。謂不假位以行其惠也。爲惠與爲暴相對。主術篇曰。重爲惠。重爲暴。則治道通矣。義與此同。

一人之力。以圉強敵。念孫案。圉當爲圄。字之誤也。圄與禦同。劉績改圉爲禦。而莊本從之。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圉

勝心　勝欲　勝理

聖人勝心。衆人勝欲。念孫案。勝。任也。言聖人任心。衆人任欲也。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聖人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故曰聖人任心也。若衆人則縱耳目之欲。而不以心制之。故曰衆人任欲也。下文曰。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關交爭。高注。三關。謂食視聽。今本正文三關作三官。注作三官。三關食視聽皆後人以意改之也。主術篇曰。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愼守也。今據以訂正。以義爲制者。心也。又曰。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皆其證矣。說苑說叢篇曰。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即此所謂聖人勝心。衆人勝欲也。說文。勝。任也。任與勝聲相近。任心任欲之爲勝心勝欲。猶戴任之爲戴勝。月令。戴勝降于桑。呂氏春秋季春篇作戴任。高解聖人勝心曰。心者欲之所生也。聖人止欲。故勝其心。則誤以勝爲勝敗之勝矣。如高說則是心與耳目口無以異。下文何以言三關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乎。又解衆人勝欲曰。心欲之而能勝止也。心欲之而能勝止。則是賢人矣。安得謂之衆人乎。且下文言欲不可勝。則勝之訓爲任明矣。文子符言篇作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此亦未解勝字之義。而以意改之也。又下文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

者。爲能勝理而無愛名。此句今本多誤字。辯見前受名下。勝亦任也。言任理而不愛名也。隨天地自然。卽所謂任理也。呂氏春秋適音篇。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矣。亦謂任理爲勝理也。高注曰。理。事理。情欲也。勝理。去之。以事理爲情欲。義不可通。皆由誤以勝爲勝敗之勝。故多抵牾矣。

從事於性

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念孫案此本作故聖人損欲而從性。上文曰。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故此言損欲而從性也。後人改從性爲從事於性。則似八股中語矣。文子符言篇正作損欲而從性。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作損欲而存性。雖存與從不同。而皆無事於二字。

因而不生

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已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與與發同義。各本與誤作與。今據太平御覽引改。痤疽之發。而預備之哉。念孫案邪氣因而不生。本作邪氣自不生。言治身養性。皆得其道。則邪氣自然不生。非常恐其生而預備之也。今本作邪氣因而不生者。自誤爲因。隸書因或作囙。與自字相似而誤。後人又加而字耳。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邪氣自不生。

任智 任力

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念孫案在皆當爲

任。字之誤也。言當因時而動。不可任智任力也。上文曰。失道而任智者必危。又曰。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危術也。皆其證。

不滅　不沒

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念孫案滅當爲臧。沒當爲設。皆字之誤也。臧字俗書作藏。形與滅相似。設與沒草書亦相似。臧古藏字。鼓本無聲。擊之而後有聲。鏡本無形。物來而後有形。故曰鼓不藏於聲。鏡不設於形。作滅作沒。則義不可通矣。文選演連珠注引此作鏡不設形。故能有形。文子上德篇作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設形。故能有形。是其證。

弗吹弗聲

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弗聲。劉本依文子改弗聲爲無聲。而諸本皆從之。莊本同。念孫案劉改非也。白虎通義曰。聲者鳴也。言管簫有音。弗吹弗鳴也。兵略篇曰。彈琴瑟聲鍾竽。亦謂鳴鍾竽也。劉誤以聲爲聲音之聲。故依文子改之耳。金石有聲。管簫有音。音亦聲也。此謂聲音之聲。弗叩弗鳴。弗吹弗聲。聲亦鳴也。與聲音之聲異義。若云弗吹無聲。則與上文不類矣。

怨

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劉本依文子符言篇改怨爲惡。念孫案劉改是也。譽與毀對。善與惡對。

道藏本作怨者．涉上文兩怨字而誤．

焉可以託天下

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焉可以託天下也．念孫案焉．猶則也．老子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天下．道應篇引作焉可以託天下．是其證．荀子禮論篇．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史記禮書作則無安人．是焉與則同義．詳見老子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下．道藏本劉本朱本竝作焉．茅一桂不解焉字之義．而改焉作爲．莊本從之．謬矣．

持無所監

持無所監．謂之狂生．今本高注云．持無所監．所監者非元德．故為狂生．李善注文選任昉哭范僕射詩曰．淮南子曰．臺無所監．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鑒者非元德．故為狂生．臺古握字也．念孫案如李注所引．則今本正文及高注．皆經後人刪改明矣．又案臺與握不同字．臺當為臺字之誤也．說文臺古文握．故高注云．臺．持也．又云臺古握字也．後人不知臺為臺之誤．而改臺為持．又改高注臺持也為持無所監．幷刪去臺古握字也五字．以滅其跡．甚矣其妄也．

怨無所滅

民以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念孫案怨無所滅．文子道德篇作無所怨憾．是也．道固當誅．故受誅者無所怨憾．今本怨字誤在無所上．憾字又誤作滅．則文不成義．

屈奇

聖人無屈奇之服。無瑰異之行。高注曰。屈。短。奇。長也。念孫案。屈奇、猶瑰異耳。周官閽人奇服怪民不入宮。鄭注曰。奇服。衣非常屈奇之服。卽奇服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攡𡸇崛崎。義與屈奇相近。屈奇雙聲字。似不當分爲兩義也。

捉得其齊

善博者平心定意。捉得其齊。行由其理。高注曰。齊。得其適也。念孫案。捉當爲投。投得其齊。謂投箸也。秦策曰。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行由其理。謂行棊也。楚辭招魂注曰。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博。是也。隸書投字或作投。捉字或作捉。二形相似。故投誤爲捉。太平御覽工藝部十一引此正作投。

馳

馳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高注曰。馳。競驅也。劉曰。馳。除救切。莊曰。馳卽騁字省文。孫編脩程文學說皆如是。孫氏頤谷讀書脞錄曰。玉篇。馳。除救切。廣韻在四十九宥。注皆訓爲競馳。與高注正合。非騁之省文也。念孫案。劉注及孫頤谷說是也。玉篇廣韻競馳之訓。旣本於高注。則讀馳爲冑。亦必本於高注。今本高注有義無音。寫者脫之耳。馳之言逐也。逐馳古同聲。大畜九三良馬逐。釋文。逐如字。鄭本作逐逐。云兩馬走也。一音冑。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郭注。逐音冑。晉灼注漢書五行志曰。競走曰逐。故高注言競驅。若是騁字。則但可訓爲驅。不可訓爲競驅矣。與人競驅。故云不

貪最先不恐獨後若但曰騁則無先後之可言矣孫桂必以爲騁之省文者徒以說文無駎字故耳不知是書之字固有說文所不收者且馳謂之騁競驅謂之駎一從甹聲一從由聲（駎從由聲與胄宙同）不得以甲代乙也

不通

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念孫案通本作達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術達爲韻道守爲韻改達爲通則失其韻矣據高注云無術不能達則正文作達甚明

殽臑

周公殽臑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縣高注曰臑（那到反）前肩之美也引之曰大雅既醉箋殽牲體也牲體多矣不應獨言臑臑當爲腝（奴低反凡隸書從耎從需之字多相亂故腝誤爲臑）說文腝有骨醢也或作䏧爾雅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䏧周官醢人朝事之豆其實有麋䏧鹿䏧麇䏧是也殽俎實也腝豆實也殽腝猶言俎豆耳殽腝鍾鼓各爲一物文正相對

弗能無害也

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無害也念孫案弗能無害謂雖弗能亦無害於事也故下文云弗能祝者不可以爲祝無害於爲尸莊本害上脫無字蓋爲劉本所誤

大本

故始於都者。常大爲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念孫案兩大字一本字。皆義不可通。此文當作故始於都者。常卒於鄙。始於樂者。常卒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調。莊子人間世篇。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卽淮南所本也。（上文曰。故以巧鬬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亦本莊子。）今本上兩卒字作大。下一卒字作本者。隸書卒或作卆。本或作夲。二形相似。故卒誤爲本。（孫子備高臨篇。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漢書游俠傳。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今本卒字竝誤作本。）上兩本字又脫其下半而爲大耳。

以相饗　反生鬬

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鬬。鬬而相傷。三族結怨。念孫案文選鮑照結客少年場行注引此以相饗。饗上有賓字。反生鬬。反上有乃字。句法較爲完繕。

席之先雚簟四句

席之先雚簟。樽之上元酒。（各本酒作樽。因上樽字而誤。今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改。）俎之先生魚。豆之先泰羹。念孫案此本作席之上先雚簟。樽之上先元酒。俎之上先生魚。豆之上先泰羹。席之上三字連讀。先雚簟三字連讀。下三句竝同。後人不曉文義。而以意刪之。或刪上字。或刪先字。斯爲謬矣。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太平御覽服用部十。

竝引此席之上先雚簟樽之上先元酒。初學記器物部引此豆之上先太羹。是其證。

衰其暑　大熱　質有之

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暑。大熱。爍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已。質有之也。引之曰。火弗爲衰其暑。暑當爲熱。大熱爍石流金。熱當爲暑。二字互誤。火可言熱。不可言暑。且熱與烈爲韻。若作暑。則失其韻矣。下文寒暑二字。正承大寒大暑言之。若云大寒大熱。則又與下文不合矣。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熱暑二字互誤。已與今本同。文選演連珠注引此正作火弗爲衰其熱。質有之也。之當爲定。言火有一定之質。故不爲寒暑損益也。定字俗書作𡧍。因誤而爲之。御覽引此已誤。

爾

自身以上。至於荒芒。句 爾遠矣。自死而天地無窮。句 爾滔矣。高注。滔。曼長也。念孫案。兩爾字義不可通。劉本爾作亦。是也。亦字俗書作尒。與亦相似。亦誤爲尒。後人因改爲爾矣。漢書司馬相如傳。茲亦於舜。後漢書張衡傳。亦要思乎故居。今本亦竝作爾。皆是亦誤爲尒。又改爲爾也。

累積其德

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引之曰。累積其德。當依文子符言篇作不累其德。累讀如負累之累。言中心恬漠。外物不能累其德也。下二句云。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自信其情。與不累其德。文正相對。呂氏春秋有度篇曰。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寫者脫去不字。校書

者又誤讀累爲積累之累，因加積字耳。

淮南內篇第十五

兵略

大論

故至於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念孫案：大當爲天字之誤也。論與倫同。（王制「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鄭注：「論或爲倫。」釋文：「論音倫，理也。」倫、論古多通用。莊本改論爲倫，未達假借之義。）倫，道也。（見小雅正月篇毛傳、論語微子篇包咸注。）言爲天道之所不取也。文子上義篇正作天倫。

其國

乃發號施令曰，（道藏本無曰字，莊依劉本增曰字，是也。太平御覽引此有曰字，文子同。）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念孫案：其當爲某字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正作某國。司馬法仁本篇亦云：「某國爲不道，征之。」

故不可得而觀

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念孫案：不可得而觀，本作不得觀其形。後人以形與端韻不相協，故改爲不可得而觀也。不知元、耕二部古或相通。（說文：睘從袁聲。而唐風杕杜篇「獨行睘睘」，與菁、姓爲韻。齊風還篇「子之還

（兮與簡肩儻爲韻。而漢書地理志引作子之譽兮。淮南精神篇曰。以道爲綱。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齊俗篇曰。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應篇曰。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畢讓。使民不爭。又莊子大宗師篇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逸周書時訓篇曰。蟯蟺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嬖奪后命。王瓜不生。困於百姓。漢書貢禹傳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愼爲。勇猛而臨官。外戚傳悼李夫人賦曰。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太元進次二曰。進以中形。大人獨見。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燕聚嘻嘻。樂淫衍也。宗其高年。鬼待敬也。易林姤之臨曰。禹召諸侯。會稽南山。執玉萬國。天下康寧。升之震曰。當變立權。攝解患難。渙然冰釋。大國以寧。皆以元耕二部通用。）形字正與端爲韻也。人能觀天而不能知其形。故曰不得觀其形。非謂不可得而觀也。文子自然篇正作故不得觀其形。

極之

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念孫案刑竝與形同。可謂極之矣。當作可謂極之極矣。形者。兵之極。至於無形。故曰極之極。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可謂極之極矣。（鈔本如是。刻本作可謂極矣。乃後人妄刪。）

同欲相助

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念孫案同欲相助。當作同欲相趨。（趨七句反。同也。）同惡相助。今本上句脫相趨二字。下句脫同惡二字。同欲同惡相對爲文。且利死爲韻。情成爲韻。欲趨爲韻。惡助爲韻。欲與助則非韻矣。（古韻欲趨屬候部。惡助屬御部。故欲與助非韻。）史記吳王濞傳。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是其證。文子（自然篇作同行者相助。此以意改耳。呂氏春秋察微篇亦云同惡固相助。）

兵交

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念孫案兵交當爲交兵。文子上義篇正作交兵接刃。下文亦云。不待交兵接刃。

維枹綰

維枹綰而鼓之。高注曰。綰。貫也。枹係於臂以擊鼓也。念孫案維枹綰而鼓之。殊爲不詞。一切經音義二十。引此作綰枹而鼓之。無維字。是也。枹字本在綰字下。故高注先釋綰後釋枹。因枹字誤在綰字上。後人又以高注言枹係於臂。因加維字耳。不知綰字已兼維係之義。無庸更言維也。

脫句

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五。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前後上脫一字。）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引之曰。下言五官。而上祇有四官。寫者脫其一也。兵甲治下。當有此司馬之官也一句。自論除謹至兵甲治。皆司馬之事。非尉之事。且句法亦與下不同。自正行五以下。乃是尉之事耳。司馬也。尉也。候也。司空也。輿也。所謂五官也。左傳成二年。晉軍有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襄十九年。晉軍有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官名與此略同。而其數皆五。足以相證矣。（漢書百官公卿表。衞尉。秦官。諸屯衞候司馬皆屬焉。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通典兵類引一說曰。凡立軍。二百人立候。四百

人立司馬。八百人立尉。

郯淮

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郯淮。高注曰。巴蜀郯淮。地名。念孫案郯淮本作郯邳。注同。此後人妄改之也。淮乃水名。非地名。與高注不合。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三。引此正作郯邳。沅湘潁泗皆水名。巴蜀郯邳皆地名。漢郯縣故城今在邳州東北。下邳故城在今邳州東。二縣相連。故竝言之。史記楚世家。亦云鄒費郯邳。

山高尋雲谿肆無景

山高尋雲。谿肆無景。念孫案太平御覽引作山高尋雲霓。谿深肆無景。是也。谿深二字連讀。今本脫深字。則與上句不對。肆無景三字連讀。故高注云。肆極也。極谿之深。不見景也。若以谿肆連讀。則文不成義矣。晉書羊祜傳。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即用淮南語。

錐矢

疾如錐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高注曰。錐。金鏃箭羽之矢也。引之曰。錐當爲鍭。注內箭羽當爲翦羽。皆字之誤也。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鍭。說文同。方言曰。箭。江淮之間謂之鍭。大雅行葦篇曰。四鍭既鈞。周官司弓矢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矢人曰。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隱元年穀梁傳曰。聘弓鍭矢。不出竟場。鍭字亦作猴。士喪禮記曰。猴矢一乘。骨鏃短衛。是其明證矣。下文云。疾如鏃矢。鏃亦鍭之誤。侯字隸書作矦。隹字隸書作隹。

二形相似。族字隸書或作疾。形與矦亦相似。故鍭矢之字。非誤爲錐。卽誤爲鏃。齊策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文與此同。則錐矢亦是鍭矢之誤。高注以錐矢爲小矢。非也。史記蘇秦傳。又誤作鋒矢。索隱引呂氏春秋貴卒篇所爲貴錐矢者。爲其應擊而至。今本呂氏春秋誤作鏃矢。莊子天下篇鏃矢之疾。鏃亦鍭之誤。郭象音族。非也。鶡冠子世兵篇發如鏃矢。鏃本或作鍭。亦當以作鍭者爲是。

大地

楚國之強。大地計衆。中分天下。念孫案大當爲支。字之誤也。氾論篇云。度地計衆。度與支皆計也。大戴禮保傅篇燕支地計衆。不與齊均。盧辯曰。支猶計也。賈子胎教篇作度地計衆。

棘棗

伐棘棗而爲矜。高注曰。棘棗。酸棗也。矜。矛柄。念孫案棘棗本作樲棗。注同。此亦後人妄改之也。魏風園有棘。傳云。棘棗也。說文。棘。小棗叢生者。皆不訓爲酸棗。改樲爲棘。則與高注不合矣。史記司馬相如傳。枇杷樲柿。索隱徐廣曰。樲棗也。而善反。說文曰。樲。酸小棗也。淮南子云。伐樲棗以爲矜。索隱引作樲棗而酸小棗之訓。又與高注合。則正文注文皆作樲棗明矣。下句注云。撚矜以內鐏鑿。撚卽樲字之誤。

所以加　所勝

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念孫案上二句當作故文之所加者淺。則勢之所服者小。今本加上衍以字。服字又誤作勝。（服勝左畔相似。又因上下文多勝字而誤。）下言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猶言勢之所服耳。服與制義相近。若作勝。則非其指矣。漢書刑法志作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

服者大。文子下德篇作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皆其證。

者倖

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者倖。則有數者禽無數。劉本改者倖爲勢倖。而莊本從之。念孫案劉改非也。者當爲智。字之誤也。（者智下半相似。又因上下文者字而誤。）力敵二字。承衆者勝寡而言。衆寡相等。則智者勝愚也。智倖二字。又承智者勝愚而言。言智相等。則有數者禽無數也。劉改爲勢倖。則義與上句不相承。且與力敵相複矣。數謂兵法也。詮言篇曰。慮不勝數。事不勝道。故曰智倖則有數者禽無數也。文子上禮篇正作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元逐

神出而鬼行。星燿而元逐。進退詘伸。不見朕埶。（玉篇。埶古文堠。句。）念孫案逐當爲運。元運。天運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桓譚新論曰。元者。天也。釋名曰。天謂之元。）言如星之燿。如天之運也。覽冥篇曰。日行而月動。星燿而元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是其明證也。運字古讀若云。（呂氏春秋諭大篇。引夏書天子之德廣運。與文爲韻。管子形勢篇。受辭者。名之運也。與尊爲韻。越語。廣運百里。韋注曰。東西爲廣。南北爲運。西山經。廣員百里。廣員卽廣運。墨子非命上篇。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中篇運作員。莊子天運篇。釋文曰。天運。司馬作天員。管子戒篇。四時云下而萬物化。云卽運字。說文。鴆一名運日。劉逵吳都賦注。運日作雲日。）與埶爲韻。若作逐。則失其韻矣。

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

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念孫案此本作發如猋風。疾如駭電。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今本猋風作秋風。字之誤也。俗書猋字作猋。形與秋相近。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六引此作炎風。炎亦猋之誤。陳禹謨依俗本改爲秋風。發如猋風。言其疾也。漢書韓長孺傳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顏師古曰。猋疾風也。故月令猋風暴雨總至。呂氏春秋孟春篇作疾風。若作秋風。則非其指矣。疾如駭電。今本作駭龍。龍字涉上文龍騰而衍。龍下當字卽電字之誤。後人誤以當字下屬爲句。以生擊死四句之上。加一當字。則義不可通。故於駭龍之下。妄加注釋耳。今本注云。龍魚也。飛之疾者也。案海外西經之龍魚。不得謂之駭龍。且與上句猋風不類。明是後人妄加此注。以附會駭龍二字之義。非高氏原文也。楚辭九歎淩驚雷以軼駭電兮。駭電與猋風事正相類。故以比用兵之神速。管子兵法篇云。追亡逐遁若飄風。飄與猋同。月令猋風。淮南時則篇作飄風。爾雅。迴風爲飄。月令注作回風爲猋。漢書蒯通傳。飄至風起。顏注。飄讀曰猋。擊刺若雷電。呂氏春秋決勝篇云。若雷電飄風暴雨。漢書云。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義竝與此同。舊本北堂書鈔引此正作疾如駭電。無龍當二字。陳禹謨依俗本改爲駭龍。又加當字。

不用逹

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逹。劉績曰。衍用字。

親刃

故將以民爲體。而民以將爲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念孫案親刃二字。義不可通。劉本作

親力義亦不可通。刃當爲刱。寫者脫其半耳。說文。刱。黏也。引隱元年左傳。不義不刱。或作𦙞。今左傳作暱。親刱。卽親暱也。支體親暱。謂從心也。支體撓北。謂不從心也。親暱之暱古音在職部。故與北爲韻。小雅菀柳篇無自暱焉。與息極爲韻。是其證。

誠必

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勁。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念孫案誠必與專一相對爲文。勇敢與誠必相因爲義。管子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荀子致士篇曰。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必用賢。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賈子道術篇曰。伏義誠必謂之節。枚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是古書多以誠必連文。劉本誠必作誠心。因上文心誠而誤。諸本與劉本同。唯道藏本作誠必。莊不從藏本而從諸本。謬矣。

郤笠　發笱

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郤笠居。羊腸道。發笱門。念孫案郤笠居。後漢書杜篤傳注。引作簦笠居。是也。簦笠與龍蛇相對爲文。謂山形偃覆如簦笠。故高注有偃覆之語。今本作却笠居。注云。郤。偃覆也。笠。登。太平御覽引同。案郤笠二字。文不成義。訓郤爲偃覆。亦義不可通。疑傳寫錯誤也。注內登字卽簦字之誤。疑當作偃覆如簦笠。發笱二字。於義無取。發笱當作魚笱。羊腸魚笱相對爲文。高注。發笱。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發笱二字

亦因正文而衍。太平御覽兵部二及後漢書注引此竝作魚笱門。御覽引注文亦無發笱二字。

搶搶

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暍。推其搶搶。擠其揭揭。高注曰。搶搶欲臥也。揭揭欲拔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搶字。搶當爲揞。字之誤也。注同。揞古搖字也。考工記。矢人夾而搖之。釋文。搖本又作揞。漢書天文志。元光中天星盡揞。注內欲臥當爲欲仆。亦字之誤也。搖搖者。動而欲仆也。因其欲仆而推之。故曰推其搖搖。武王戶銘曰。若風將至。必先搖搖。意與此相近也。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正作推其搖搖。隸書揞字或作搖。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揞乎襄羊。因誤而爲搶。管子白心篇。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搖亦揞字之誤。蓋世人少見揞搖二字。故傳寫多差。而楊愼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搶字。引淮南子推其搶搶。擠其揭揭。不知其字而以意爲之。斯爲謬矣。

設蔚施伏　敵人之兵

善用間諜。審錯規慮。設蔚施伏。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念孫案設蔚施伏。當作設施蔚伏。高注。草木盛曰蔚。伏兵於其中。故曰蔚伏。可言設蔚伏。不可言設蔚也。且審錯規慮。設施蔚伏。相對爲文。若作設蔚施伏。則與上句不對。太平御覽引此已誤。下文云。設規慮。施蔚伏。是其明證矣。敵人之兵無所適備。太平御覽引此。敵人上有使字。於義爲長。

得失

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念孫案失當爲時。聲之誤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舉錯得時。

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念孫案攻當爲數。此涉上下文攻字而誤也。數術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必勝之數。

必勝之攻

持亂

靜以合躁。治以持亂。念孫案持當爲待。字之誤也。（隸書待持二字相似。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古文待爲持。大戴禮禮三本篇。待年而食。荀子禮論篇。作持手而食。）待。猶禦也。言以治禦亂也。（待與禦同義。說見經義述聞左傳待諸平下。）作持則非其指矣。孫子軍爭篇。以治待亂。以靜待譁。卽淮南所本。文選五等論。以治待亂。李善注引此文云。靜以合躁。治以待亂。尤其明證矣。

步鋗　趍曰何趍馳

人不及步鋗。車不及轉轂。引之曰。鋗字義不可通。鋗當作趨。隸書趨字作趍。（見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與鋗相似而誤。淮南書中趨字多有作趍者。（諸本多改作趨。唯藏本未改。）故知鋗爲趍之誤。人不及步趨者。用兵神速。敵人不及走避也。趨字入聲則音促。正與上下文之木遬轂木角格爲韻。

說林篇。蘇秦步。曰何故。趍。曰何趍馳。案馳字非原文所有。蓋後人見字書韻書趍趙之趍音馳。故旁記馳字而寫者遂誤入正文也。不知此趍字。（七俱反。）乃趨之變體。與音馳之趍相似而實非也。步爲徐行。趨爲疾

行。故先言步後言趨。高注。步徐行也。正以別於下句之趨也。步曰何故。步與故爲韻。趨曰何趨。趨與趨爲韻。或曰當作趍曰何馳。今知不然者。馳乃馬疾行之名。人行不得言馳也。

開閉

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閈閉。念孫案閈當爲關。寒暑無所不入。故不可關閉。作閈則義不可通矣。俗書關字作関。開字作開。二形相似而誤。詳見道應篇東開鴻濛之光下。

腐荷之矰　獨射

夫栝淇衞箘簵。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幨。腐荷之矰。然猶不能獨射也。今本注曰。矰猶矢也。念孫案腐荷之矰。矰本作櫓。不能獨射。射本作穿。高注本作櫓。大楯也。說文及儒行注。襄十年左傳注並同。楯本作盾。此言栝淇衞箘簵。而載之以銀錫。則雖薄縞之幨。腐荷之盾。亦不能穿。下文曰。若假之筋角之力。各本脫若字。今據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補。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正與此相反也。氾論篇曰。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高彼注曰。幨。幰也。所以禦矢也。韋昭注吳語曰。渠。楯也。幨與盾皆所以禦五兵。故彼言渠幨以守。此言薄縞之幨。腐荷之櫓。猶不能穿。齊策云。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襜與幨同。若矰則非其類矣。且腐荷之櫓不能穿。謂矢不能穿櫓也。今本作腐荷之矰。矰卽是矢。則其義不可通矣。後人不知矰爲櫓之誤。乃改不能獨穿爲不能獨射。以牽合矰字。又改高注之櫓大楯也爲矰猶矢也。以牽合正文。甚矣其謬也。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十三引此正作腐荷之

櫓。陳禹謨依俗本。改櫓爲楯。下不能獨穿同。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八。楯下引此同。又引高注云。櫓。大楯也。又今本不能獨射。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軍器部太平御覽兵部七十八八十八珍寶部十一竝引作不能獨穿。今據以訂正。

不外其爪　噬不見齒

夫飛鳥之摯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念孫案虎豹不外其爪。與上句匿其爪相複。爪當作牙。此卽涉上句爪字而誤。噬不見齒。若仍指虎豹言之。則又與不外其牙相複。當作噬犬不見其齒。與上句相對爲文。今本脫去犬字。其字。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四引此正作虎豹不外其牙。噬犬不見其齒。陳禹謨依俗本。改爲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太平御覽兵部二同。

民

兵之所以強者。民也。念孫案文子上義篇作兵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於義爲長。下句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卽承此句言之。上文曰。百人之必死。賢於萬人之必北。是兵之所以強者。必死也。今本作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字疑涉下句而誤。

上親下

上親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爲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爲

之亡。念孫案上親下如弟。親亦當爲視。字之誤也。上文正作上視下如弟。

矢射　以共安危

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念孫案矢射當爲矢石。聲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十三引此已誤。意林引此正作矢石。劉晝新論兵術篇同。上文云。所以程寒暑。所以齊勞佚。所以同飢渴。則此以共安危上亦當有所字。

二積

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所望於王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與同）。已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念孫案二積當爲二責。此因上文諸積字而誤。二責謂爲主勞。爲主死。故曰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猶責也。太平御覽兵部十二引此正作責。

敦六博

彈琴瑟。聲鍾竽。敦六博。投高壺。高注曰。敦者。致也。念孫案古無訓敦爲致者。六博言致。亦於義無取。今案敦六博。投高壺。敦亦投也。敦音都回反。邶風北門篇。王事敦我。鄭箋曰。敦猶投擲也。是敦與投同義。投謂投箸也。楚辭招魂注曰。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博。是也。

負兵

便國不負兵。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高注曰。負程。念孫案負與程義不相近。負當爲員。草書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四引此已誤。說山篇云。春至旦不中員程。漢書尹翁歸傳云。責以員程。是員與程同義。員爲程式之程。又爲程量之程。儒行曰。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鄭注曰。程猶量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也。此言便國不員兵。亦謂不程量其兵之衆寡。故高注訓員爲程也。

至於

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念孫案於當爲旍。古書旌字或作旍。形與於相近。因誤爲於。續漢書天文志。會稽海賊晉旍等千餘人。今本旍誤作於。旌冥情三字爲韻。旌與精同。主術篇曰。故至精之像。窈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成。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莊子在宥篇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皆其證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漢濟陰太守孟郁脩堯廟碑。師工旌密。卽精密。是精與旌古字通。

奇正賌

明於奇正賌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禨祥。陳氏觀樓曰。正字後人所加。奇賌以下。皆二字連讀。上文云。明於刑德奇賌之數。高注。奇賌陰陽奇祕之要。是其證。說文作奇侅。史記倉公傳作奇咳。漢書藝文志作奇胲。竝字異而義同。

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

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念孫案卽當爲身。在將軍身爲句。今國有難爲句。隸書身字或作身與卽字左半相似。因誤而爲卽。願請子將而應之。請字涉下文還請而衍。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五。七十一。儀式部一。引此竝作社稷之命在將軍身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是其證。

亦以

臣旣以受制於前矣。以與已同。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念孫案亦以垂一言之命。以當爲無。今作以者。涉上文旣以而誤。軍不可從中御。故曰臣無還請。君亦無垂一言之命於臣。兩無字相因爲義。今本下無字作以。則義不可通。太平御覽兵部五引此正作無。

國之實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念孫案實當爲寶。字之誤也。孫子地形篇。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此卽淮南所本。今作國之實。則義不可通矣。且寶與保道爲韻。若作實。則失其韻矣。上下文皆用韻。

說山

魄曰無有何得而聞也　吾聞得之矣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念孫案何得而聞也上本有魄曰無有四字。魄問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故魂答曰。吾直所有遇之耳。今本脫此四字。則義不可通。此因兩魄曰無有相亂而脫其一。藝文類聚靈異部下太平御覽妖異部一所引竝有此四字。又下文魄曰吾聞得之矣。聞字涉上文而衍。

小學

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念孫案學當爲覺。字之誤也。小覺與大迷相對。小慧與大愚相對。今作小學。則非其指矣。文子上德篇正作不小覺不大迷。又案高注本作小覺不能通道。故大迷也。今本作小學不博不能通道者。覺誤爲學。後人因加不博二字也。下注云小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也。與此相對爲文。則此注原無不博二字明矣。

千歲之鯉不能避　引輴者爲之止也

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爲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念孫案千歲之鯉不能避。本作得千歲之鯉。高注故得千歲之鯉也。是其證。今本作千歲之鯉不能避者。句首脫去得

字。則文不成義。後人不解其故。遂於句末加不能避三字耳。（初學記鱗介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鱗介部八。引此並作詹公之釣。千歲之鯉。則所見本已脫得字。但尚無不能避三字。埤雅云。詹何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則所見本已有此三字矣。）下文引楯者爲之止下。又衍也字。（因下文楯之至也而衍。）此文以鯉止喜三字爲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

聽雷者聾

視日者眩。聽雷者聾。念孫案人視日則眩。聽雷則未必聾也。玉篇。𦗨女江切。淮南子曰。聽雷者𦗨。注云。耳中𦗨𦗨然。埤蒼云。耳中聲也。（廣韻與埤蒼同。）據此則古本作聽雷者𦗨。今本𦗨作聾。而無耳中𦗨𦗨之注。則後人以意刪改之耳。

不能有

爲者。不能有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念孫案不能有也本作不能無爲也。下文不能無爲者。即承此句而申言之。高注云。好憎情欲。不能恬淡靜漠。故曰不能無爲也。是其明證矣。今本作不能有者。涉下文不能有爲而誤。文子精誠篇正作爲者不能無爲也。

有言者　載無　之神者

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句）之神者。（今本此下有高注云。道曉有言。而多反有言。故曰傷其神。）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念孫案無言而神。有言則傷。相對爲文。有言下不當有者字。

此因上下文者字而誤衍也。下文有言則傷其神。有言下亦無者字。無言而神者載無。無下當有也字。上文云。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無爲而治者載無也。皆與此文同一例。陳氏觀樓曰。有言則傷其神絕句。高注故曰傷其神。是以神字絕句。之神者三字乃起下之詞。不連上句讀。之此也。言此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也。高注道賤有言云云。本在有言則傷其神之下。後人誤以則傷其神之神者作一句讀。而移高注於之神者之下。則上下文皆不可讀矣。念孫案文子作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今本有字誤在傷字下。又脫其字。已誤讀淮南之文。後人移高注於之神者之下。卽爲文子所惑也。

不可使長

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長。竹丈反。高注。長。主也。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念孫案不可使長。長下當有言字。高注曰。不知所以長言。下注又曰。不能自爲長主之言。則有言字明矣。脫去言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鳥部中。太平御覽羽族部十一。引此皆有言字。

一淵不兩蛟下脫文

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念孫案一淵不兩蛟。卽承上文言之。以明物不兩大之意。而語勢未了。其下必有脫文。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一淵不兩蛟下有一棲不兩雄。韓子揚權篇曰。毋弛而弓。一棲兩雄。一則定。兩則爭。凡十一字。又引高注云。以日月不得竝明。一國不可兩君也。上文

一淵不兩蛟下。引鮫魚之長。其皮有珠云云。與今本高注同。則此所引。亦是高注。今本皆脫。當據補。文子上德篇。亦云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

子見子夏　見之

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念孫案子見子夏。當作曾子見子夏。事見韓子喻老篇。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當作魏文侯之見反被裘而負芻也。自陳成子恆之劫子淵捷也以下。皆與此文同一例。魏文後事見新序雜事篇。

死市

拘囹圄者。以日爲脩。當死市者。以日爲短。念孫案死市本作市死。初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刑法部八。引此竝作市死。釋名亦云。市死曰棄市。

不用劍

夫至巧不用劍。高注曰。巧在心手。故不用劍。引之曰。至巧不用劍。本作至巧不用鉤繩。高注同。原道篇曰。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莊子駢拇篇曰。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又見下。齊俗篇曰。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也。即此所云。至巧不用鉤繩也。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齊俗篇注云。巧存於心也。今齊俗篇脫此注。即此注所云。巧在心手。故不用鉤繩也。然則今本正文及注內兩劍字。皆鉤字之誤。而鉤下又脫繩字明矣。又案御覽引此。亦作至巧

不用劍。而引高注。則云巧在心手。故不用劍繩。然則御覽所引。本作鉤繩。而今本作劍者。又後人據誤本淮南改之也。

誕者

申徒狄負石自沈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爲常。念孫案誕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文溺者而誤。高注曰。誕。非正也。故曰不可以爲常。則無者字明矣。泰族篇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亦無者字。

千年之松

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今本伏作茯。乃後人所改。呂氏春秋精通篇注。引此正作伏。說林篇。伏苓抇。兔絲死。字亦作伏。今據改。上有兔絲。上有叢蓍。下有伏龜。念孫案千年之松四字。後人所加也。此言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故上有兔絲。則知下有伏苓。以上二句例之。則此當云上有兔絲。下有伏苓。今云上有兔絲者。變文協韻耳。上有叢蓍。則知下有伏龜。兔絲在伏苓之上。故曰上有兔絲。非謂在松之上也。伏苓在兔絲之下。故曰下有伏苓。亦非謂在松之下也。若云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上有兔絲。則是以上下爲松之上下矣。然則上有叢蓍。下有伏龜。又作何解乎。高注云。伏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此謂松脂入地。千年爲伏苓。博物志引神仙傳曰。松脂入地。千年化爲伏苓。非謂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也。且注云。兔絲生其上。其字指伏苓而言。不指松言。則正文內本無千年之松四字明矣。呂氏春秋精通篇注。太平御覽藥

部六。嘉祐本草補注。埤雅。引此皆無千年之松四字。史記龜策傳。引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亦無千年松之語。

周之所存　身所以亡

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萇宏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念孫案下二句存上脫以字。身下脫之字。

脩其歲

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脩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念孫案脩其歲。亦當作脩於歲。

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

水濁而魚噞。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念孫案故國有賢君二句。與上意絕不相屬。蓋錯簡也。案上文云。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此云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故字正承彼文而言。賢君當作賢臣。謂國有賢臣。則敵國不敢加兵。亦猶山之有猛獸。園之有螫蟲也。鹽鐵論崇禮篇故春秋傳曰。山有虎豹。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爲之不割。漢書蓋寬饒傳。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義竝與此同。且采與里爲韻。今本下二句誤在此處。則既失其義。而又

失其韻矣。且賢臣作賢君。亦與上文取譬之義不合。高注有賢君德不可伐之語。恐是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也。觀注內引魏文侯禮下段干木而秦不敢伐之事。則本作賢臣明矣。晏子春秋雜篇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閒。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知與折同。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刪去衝字。又於晏子之謂也下。增可謂折衝矣五字。大謬。辯見晏子。）呂氏春秋召類篇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是凡曰折衝千里者。多指賢臣言之。且國有賢臣。與山有猛獸云云同意。故鹽鐵論以虎豹喻賢士。而漢書亦以猛獸喻忠臣也。文子上德篇。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爲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皆用淮南之文。則此二句。本在上文山有猛獸云云之下。而賢君本作賢臣明矣。又案萬里亦當依文子作千里。敵國之遠。可言千里。不可言萬里也。據高注云。折衝車於千里之外。則正文本作千里明矣。

鉤

人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高注曰。鉤。釣也。念孫案正文鉤字本作釣。注本作釣。鉤也。釣爲釣魚之釣。又爲鉤之別名。故必須訓釋。若鉤字則不須訓釋矣。古多謂鉤爲釣。故廣雅亦云釣。鉤也。下文云。操釣上山。揭斧入淵。說林篇云。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以上兩釣字。高氏皆無注者。注已見於此也。然則此注本作釣鉤也明矣。）鬼谷子摩篇云。如操釣而臨深淵。東方朔七諫云。以直鍼而爲釣兮。又何魚之能得。皆其明證矣。道藏本作愛己之鉤。注作鉤。釣也。此因正文釣誤爲鉤。後人遂顛倒注文以就之耳。劉績不得其解。又改高注

爲鉤。釣鉤也。以曲爲附會。而舊本之縱跡。遂不可尋矣。諸本及莊本同淺學人但知釣爲釣魚之釣。而不知其又爲鉤之別名。故書傳中釣字多改爲鉤。詳見莊子鉤餌下。

擁柱

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念孫案擁柱當爲擁樹。聲之誤也。文選幽通賦注。引此作抱樹。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一。引作擁樹。

食草

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蟲。不疾易水。念孫案食草本作草食。草食與水居相對爲文。寫者誤倒耳。太平御覽蟲豸部一。引此正作草食。莊子田子方篇同。

禮而失禮

信有非禮而失禮。念孫案當作信有非而禮有失。下文此信之非。此禮之失。皆承此句言之。今本而禮二字誤倒。又脫一有字。衍一禮字。遂致文不成義。

不可慮

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念孫案物或不可慮。文義未明。且與上句不對。文子上德篇。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豫慮。賈誼鵩鳥賦。天不可豫慮兮。道不可豫謀。卽用淮南之文。今本蓋脫豫字。

既㪷以犞

髡屯犁牛。既㪷以犞。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沈諸河。高注曰。㪷無角。犞無尾。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㪷犞二字。㪷犞當爲科橢。[橢他果反] 後人從牛作犐犞。傳寫者又誤爲㪷犞耳。[隸書隋字或作隋。又作隋。形與脩相似。故橢從隋聲而誤爲犞。漢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更隨圍谷。隨字作隨。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郙閣頌。人物俱隋。隋字作隋。皆其證也。又淮南地形篇。其人隋形兌上。今本隋譌作脩。史記趙世家。脩下而馮。徐廣曰。脩或作隋。李斯傳。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脩使。皆以隸書隋脩相亂。遂致傳寫異文] 科與橢。皆禿貌也。[禿橢一聲之轉。脩務篇云。甂甌盆盂。其方員銳橢不同。橢與銳相對。是橢爲禿也。墨子脩身篇。華髮墮顛。而猶弗舍。墮與橢同。墮顛爲禿頂也] 故高注云。科無角。橢無尾。其實無角亦可謂之橢。呂氏春秋至忠篇。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隨與橢同。[齊俗篇。窺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隨卽橢字] 說苑立節篇。作射科雉。[雉與兕同。集韻兕或作雉。史記齊世家。蒼兕蒼兕。徐廣曰。本或作蒼雉。管蔡世家。曹惠伯兕。十二諸侯年表。兕作雉] 隨兕科雉。皆謂兕之無角者也。太元窮次四。土不和。木科橢。范望曰。科橢。枝葉不布。集韻引宋惟幹說云。科橢。木首杌也。義與此科橢相近。橢字集韻又音徒禾切。故太元與和爲韻。此與羈犧河爲韻。[羈古讀若歌。下文遺人馬而解其羈。與犧多爲韻。犧古讀若訶。魯頌閟宮篇。享以騂犧。與宜多爲韻。宜亦讀若俄] 今誤作犞。則失其韻矣。

寒顫

故寒顫。懼者亦顫。此同名而異實。念孫案寒下亦當有者字。上文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與此文同一例。

必先始於

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念孫案下必先二字。因上必先而衍。始於與必先相對爲文。不當更有必先二字。北堂書鈔樂部一。藝文類聚樂部一。太平御覽樂部三引此竝作始於陽阿采菱。無必先二字。

甑瓾

獘箄甑瓾。各本箄誤作箅。辯見齊俗篇獘箄下。在旃茵之上。各本旃誤作㫋。太平御覽引作旃。今據改。旃與氈同。茵褥也。原道篇曰。席旃茵。傅旄象。是也。雖貪者不搏。高注曰。瓾甑帶瓾。讀鼃黽之黽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皆無瓾字。瓾當作𤮊。字之誤也。說文窐甑空也。空與孔通。玉篇𤮊或作瓨。亦作窐。胡圭古畦二切。甑下空也。楚辭哀時命璋珪雜於甑窐兮。璋珪與甑窐。美惡相縣。故以爲喻。此云獘箄甑𤮊。在旃茵之上。雖貪者不搏。亦爲其惡也。見下文。𤮊字不得音黽。注當作𤮊讀鼃黽之鼃。𤮊鼃皆從圭聲。故讀𤮊如鼃。太平御覽器物部二引此已誤作瓾。洪興祖楚辭補注所引與御覽同。唯注內音鼃尚不誤。楊慎古音餘於梗韻收入瓾字。引高注瓾讀鼃黽之黽。則爲俗本所惑也。

縱之其所而已

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念孫案縱之其所而已。所下當有利字。淵者魚之所利。木者蝯之所利。故曰縱之其所利而已。高注。故曰縱之其利而已也。利上當有所字。各本正

文脫利字。困學記聞引此已誤。而注文利字尚存。莊本又改利字為所字。則幷注文亦無利字矣。文子上德篇作縱之所利而已。與高注利字合。則正文原有利字明矣。

予車轂

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念孫案意林及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五引此予下竝有之字。於義為長。

大相去之遠

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念孫案乃知其大。大字因上文而衍。乃知其相去之遠。文義甚明。句中不當有大字。

謾他

媒但者。非學謾他。但成而生不信。立慬者非學鬭爭。慬立而生不讓。念孫案但與誕同。故高注曰。但猶詐也。他與詑同。謾詑。詐欺也。說文。謾。欺也。又曰。沇州謂欺曰詑。玉篇。湯何達可二切。急就篇。謾訑首匿愁勿聊。顏師古曰。謾訑。巧黠不實也。或謂之訑謾。楚辭九章。或訑謾而不疑。詑訑他字異而義同。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故曰媒但者。非學謾他。但成而生不信也。謾他與鬭爭。相對為文。各本謾他。竝誤作謾也。或又於鬭爭下加也字以與謾也

相對。其謬滋甚。惟道藏本不誤。莊刻仍依各本作謾也。又於鬬爭下加也字。故特辯之。

一人

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念孫案一人不得言相隨。一人當作二人。二人不竝行。則可以通天下。故高注云。言不竝也。

棄荏席後黴黑

文公棄荏席。後黴黑。咎犯辭歸。高注曰。晉文公棄其臥席之下黴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因辭歸。引之曰。高讀棄荏席後黴黑爲一句。非也。棄荏席爲句。後黴黑爲句。謂於衽席則棄之。於人之黴黑者則後之也。韓子外儲說左篇云。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再拜而辭。是其證。說苑復恩篇同。

桑葉

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念孫案桑葉當爲木葉。長年見木落而悲。不當專指桑葉言之。庾信枯樹賦。引此正作木葉。文選蜀都賦注。文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九。所引竝與枯樹賦同。

鼎錯

鼎錯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高注曰。錯。小鼎。引之曰。古無謂小鼎爲錯者。錯當爲鐕。鐕字本

在鼎字上。鐕鼎。小鼎也。言小鼎雖日用。而不足貴。周鼎雖不爨而不可賤也。說文曰。鐕。鼎也。廣雅同。讀若聳。說林篇。水火相憎。鐕在其間。五味以和。彼注云。鐕。小鼎。正與此注相同。則鏏爲鐕之誤明矣。鐕。小貌也。小鼎謂之鐕。小棺謂之櫕。小星貌謂之嘒。其義一也。

知其且赦　所利害

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念孫案兩知其且赦也。其皆當爲天。天字或作兲。其字或作亓。二形相似而誤。知天且赦而多殺人。若漢桓帝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是也。意林引此作或知天將赦而多殺人。或知天將赦而多活人。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八引作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殺人。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活人。是其證。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所上亦當有其字。御覽引此正作其所利害異。

徑天高

朱儒問徑天高於修人。念孫案天高上不當有徑字。蓋衍文也。意林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十八引此皆無徑字。

淮南內篇第十七

說林

舟桅

遽契其舟桅。高注曰。桅。船弦板。弦與舷同。桅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汜之汜也。念孫案桅與汜聲不相近。徧考書傳。亦無謂船舷板爲桅者。桅當爲梔。梔與汜同聲。故讀從之。梔字本作舥。廣雅曰。舥謂之舷。謂船兩邊也。集韻類篇竝云。舥或作梔。梔字草書作祪。因譌爲桅矣。楊慎古音餘。於陷韻收入桅字。引淮南子遽契其舟桅。音汜。則爲俗本所惑也。

足以蹷

足以蹷者淺矣。然待所不蹷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念孫案足以蹷。以亦當爲所。文子上德篇作足所踐。是其證。

騅禮

月照天下而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蝍蛆。烏力勝日而服於騅禮。引之曰。禮當爲札。札譌爲禮。後人因改爲禮耳。廣雅。札。甲也。今本札譌作禮。莊子人閒世篇。名也者。相札也。崔譔曰。札或作禮。埤雅引此作騅禮。則所見本已誤。廣雅曰。車搹。焦札也。鈔本太平御覽引廣雅作鵻礼。刻本作騅禮。亦是鈔本譌札爲禮。刻本又改爲禮也。今本廣雅作鵻杔。杔亦札之譌。鵻騅二字往往相亂。說文曰。騅。祝鳩也。昭十七年左傳注則云。祝鳩。鵻鳩也。然則淮南之騅

杌。卽廣雅之鳩杌也。此六句以諸蛆爲韻。日杌爲韻。（成十六年左傳。七杌之杌。徐邈音側乙反。正與日字相協。）若作禮。則失其韻矣。

內爲之掘

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高注曰。掘。律。氣不安祥。陳氏觀樓曰。掘。卽拙字也。莊子達生篇作凡外重者內拙。是其證。史記貨殖傳田農掘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掘。

戴致之

均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絑。冠則戴致之。絑則屨履之。念孫案。戴致二字。義不相屬。致當爲跂。字之誤也。（致字俗書或作致。與跂相似而誤。時則篇注。格。跂也。劉本誤作致。）廣韻。跂。跂戴物也。跂亦戴也。屨亦履也。跂之言跂閣也。廣雅曰。跂閣。載也。又曰。載。閣。跂也。載與戴古字通。文子上德篇作冠則戴枝之。爾雅曰。支。載也。支枝與跂亦聲近而義同。太平御覽布帛部六。引此無致屨二字。此以意刪。不可從。

泛杭

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高注曰。泛。釣浮。杭。動。動則得魚。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三。引此杭作抗。念孫案。杭抗二字。義與動皆不相近。字當爲扤。扤誤爲抗。又誤爲杭耳。說文。扤。動也。小雅正月篇。天之扤我。毛傳曰。扤。動也。考工記輪人。則是以大扤。鄭注曰。扤。搖動貌。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楊翠葉。扤紫莖。扤字亦作抈。晉語。故不可抈也。韋注曰。抈。動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扤。扤亦動也。機動則得鼠。泛動則得魚。故高注云。

扤動。動則得魚也。

蘭芝　芝若

蘭芝以芳。未嘗見霜。念孫案。芝當爲芷。字本作茝。即今之白芷也。隸書止與之相亂。因誤而爲芝。古人言香草者。必稱蘭芷。芝非香草。不當與蘭竝稱。古人所謂芝者。祇是木上所生。內則人君燕食有芝栭。盧植曰。芝。木芝也。庾蔚曰。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栭。與神農經所稱五色神芝者不同。然神農經亦但稱五色神芝爲聖王休祥。而不以爲香草也。凡諸書中言蘭芝言芝蘭者。皆是芷字之誤。廣雅釋天。天子祭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茝蘭。周官鬯人疏引王度記作芝蘭。荀子宥坐篇。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說苑雜言篇作芝蘭。說苑雜言篇。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家語六本篇作芝蘭。皆字形相近而誤。其他可以類推。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已誤作蘭芝。文子上德篇正作蘭芷。又下文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芝亦芷之誤。又脩務篇。佩玉環。揄步。步上脫一字。說見脩務。雜芝若。高注曰。雜佩芝若香草。案芝亦芷之誤。司馬相如子虛賦。衡蘭芷若。張揖曰。芷。白芷也。若。杜若也。故注云雜佩芷若香草。若芝則非其類矣。賈子勸學篇正作雜芷若。列子周穆王篇同。

伹　氐

使伹吹竽。使氐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高注曰。伹。古不知吹人。伹讀燕言鉏同也。念孫案。高讀與燕言鉏同。則其字當從且。不當從旦。說文。伹。拙也。從人。且聲。玉篇七閭祥閭二切。引廣雅云。伹。鈍也。今本廣雅伹誤作但。辯見廣雅疏證。廣韻。伹。拙人也。意與高注不知吹人相近。又高注讀燕言鉏同。與說文從人且聲。及玉篇七閭祥閭

二音竝相近。若然，則但爲伹之誤也。使氐厭竅，氐當爲工。隸書工字或作𢀚，氐字或作互，二形相似，故工誤爲氐。大戴禮帝繫篇：青陽降居江水，今本江誤作泜，是其例也。厭與擪同。說文：擪，一指按也。玉篇：烏協切。泰族篇曰：所以貴扁鵲者，貴其擪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擪下，而不能成曲，其故也。楚辭九辯：自壓按而學誦。壓一作厭。擪、壓、擫、厭竝字異而義同。言使不善吹者吹竽，而使樂工爲之按竅，音雖中節而不可聽也。文子上德篇作使工捻竅。捻與厭同義。文選笙賦：厭焉乃揚。李善曰：厭，猶捻也。則氐爲工之誤明矣。

自黎藿

爲客治飯而自黎藿，名尊於實。念孫案：自黎藿本作自食藜藿，今本脫食字，則文義不明。舊本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出爲客治飯自食藜藿八字，注云：淮南子云：爲客治飯而自食藜藿，名尊於實也。陳禹謨本食字誤在藜藿下。太平御覽飲食部八引同。

蔐苗

蔐苗類絮而不可以爲絮，各本脫以字，今據下文及太平御覽引補。麕不類布而可以爲布。今本注曰：蔐苗荻秀，楚人謂之蔐。蔐讀敵戰之敵。幽冀謂之荻苕也。念孫案：蔐本作藡，注同。故注讀如敵戰之敵。注內荻秀本作萑秀，楚人謂之蔐本作楚人謂之藡苗。藡與荻同。玉篇：藡，徒歷切，萑也，或作荻。藡苗者，荻之穗也。苗音他六、徒歷二反。字從由，不從田。荻華如絮而不溫，故曰類絮而不可以爲絮。荻或謂之萑。廣雅曰：藡，萑也。齊民要術引陸機毛詩疏曰：薍或謂之荻，至秋

堅成。即謂之萑。是萑藡一物也。其穗則謂之藡苗。故注云。藡苗。萑秀。楚人謂之藡苗。玉篇。苗音他六徒歷二切。苗與苕一聲之轉。故豳風鴟鴞傳曰。荼。萑苕也。正義曰。謂薍之秀穗也。萑苕即荻苕。荻苕猶藡苗耳。太平御覽布帛部六百卉部七引此竝作藡苗類絮而不可以爲絮。又引高注。藡苗。萑秀也。今本藡字皆誤作蔐。說文。蔐。草也。從草商聲。玉篇。舒羊切。引字書。蔐。蓫薚也。音義與此迥異。注內楚人謂之藡。下又脫苗字。注言楚人謂萑秀爲藡苗。脫去苗字。則義不可通。太平御覽引此已誤。萑秀又改爲荻秀。而不知荻即藡字也。莊本改蔏爲蔐。而又不知說文玉篇廣韻集韻之皆無蔐字也。

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

羊肉不慕蟻。蟻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念孫案。下三句當作醯不慕蚋。蚋慕於醯。句醯酸也。與上三句相對爲文。今本醯不慕蚋句內衍一酸字。醯酸也句內又脫醯字也字。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蟲豸部二引此已誤。唯也字未脫。

可以灌四頃

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念孫案。可以灌四頃。當作不可以灌四頃。此言以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例之。則一頃之陂。亦可以灌四頃。然而不可以灌四頃者。十頃大而一頃小。大則所灌者多。小則所灌者少。故曰大小之衰然也。下文云。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

一人和意與此同今本脫去不字則失其義矣

遠望尋常之外

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莊云太平御覽天部十五作不可以望尋常之外無遠字爲是念孫案莊說是也遠字卽因上文遠望而衍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亦無遠字

來乍

虎豹之文來射蝯狖之捷來乍高注曰乍暫疾以其操捷來使人疾擊而取之操當爲躁各本脫人字今據上句注補念孫案繆稱篇作蝯狖之捷來措高注措刺也措與乍古同聲而通用當以彼注爲是

戰兵𣦸　𣦸今之死字

戰兵𣦸之鬼憎神巫念孫案戰字後人所加古人所謂兵者多指五兵而言兵𣦸謂𣦸於兵也曲禮曰𣦸寇曰兵釋名曰戰𣦸曰兵言𣦸爲兵所傷也周官冢人曰凡𣦸於兵者不入兆域皆是也後人謂戰士爲兵故妄加戰字耳兵𣦸之鬼憎神巫盜賊之輩醜吠狗二句相對爲文加一戰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據高注云兵𣦸之鬼善行病人則無戰字明矣說文兵𣦸及牛馬之血爲粦論衡偶會篇甸功之侯必斬兵死之頭

目不可以瞥　耳不可以察

聾無耳而目不可以瞀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於聰也高注曰不可以瞀瞀之則見也不可以察察之則聞也引之曰正文注文皆義不可通正文當作聾無耳而目不可以獘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塞精於聽也注當作不可以獘視之則見也不可以塞聽之則聞也獘與蔽通（主術篇聰明光而不獘耳目達而不闇秦策南陽之獘幽高注獘隱也齊語使海於有蔽管子小匡篇作獘是蔽獘古字通）今作瞀者涉上文目字而誤（太平御覽鱗介部三引此已誤）塞猶蔽也（鄭注郊特牲曰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作察者亦字之誤後人不知其誤故妄改注文以從之耳文子上德篇正作聾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聽也

未嘗適亡適

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高注亡亦失也）未嘗適亡適引之曰未嘗適亡適當作未嘗不適亡適上言不亡其適乃亡失之亡此言亡適乃遺忘之忘（忘字古通作亡要略曰齊景公獵射亡歸韓子難二曰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齊策曰老婦已亡矣趙策曰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亡之竝與忘同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大戴禮忘作亡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淮南人間篇忘作亡）言人心有所謂適則有所謂不適當凍而不死當暑而不暍者能不失其適矣而猶未忘乎其爲適也若隨所往而未嘗不適者則忘乎其爲適矣莊子達生篇曰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郭象注識適者猶未適也）此卽淮南所本高解未嘗不適亡適云亡無言不凍不暍何適之有未達正文之意然據此則正文本作未嘗不適而今本脫不

字明矣。

二十二日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念孫案二十二當爲三十二。爾雅翼引此已誤。盧辯注大戴禮易本命篇及太平御覽資產部五蟲豸部一竝引作三十二日。

弗掘無泉

槁竹有火。弗鑽不𤏲。(與然同。)土中有水。弗掘無泉。念孫案弗掘無泉本作弗掘不出。謂不掘則泉不出。非謂無泉也。後人改不出爲無泉者。取其與𤏲字爲韻耳。不知此四句以火與水隔句爲韻。(火古讀若毀。說見唐韻正。)而鑽與𤏲。掘與出。則於句中各自爲韻。若云弗掘無泉。則反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已誤。)且泉卽水也。既云土中有水。則不得又言無泉矣。文子上德篇。正作土中有水。不掘不出。

以飯死

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則悖矣。念孫案太平御覽疾病部四噎下引此飯作噎。是也。噎通作饐。因誤而爲飯。呂氏春秋蕩兵篇。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卽淮南所本也。今俗語猶云因噎廢食。若云以飯死。則文不成義。

罛者　罣者

釣者靜之。罛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舉之。高注曰。罛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罛讀沙糝。今兗州人積柴水中捕魚爲罛。幽州人名之爲涔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罛字。罛當爲罧字之誤也。（注同。）說文。罧。積柴水中以養魚。從网林聲。字林。山沁反。（見毛詩爾雅釋文。）故高注云罧讀沙糝也。（太平御覽飲食部八引通俗文曰。沙入飯曰糝。）周頌潛篇潛有多魚。毛傳曰。潛。糝也。爾雅。糝謂之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糝。糝與罧同。兗州謂之罧。幽州謂之涔。方俗語有輕重耳。罣非取魚之具。意林埤雅及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引此竝作罶者舉之。是也。罩者下罩而得魚。故言抑。罶者舉罩而得魚。故言舉。

或謂簦下脫文

或謂冢。或謂䉶。或謂笠。或謂簦。頭蝨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念孫案或謂簦下。當有名異實同也五字。言冢與䉶笠與簦。名異而實同。（䉶本作籠。方言。簍。秦晉之閒或謂之籠。廣雅。簦謂之笠。）若頭蝨與空木之瑟。則名同而實異也。

爲其不出戶而堁之也

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爲其不出戶而堁之也。高注曰。爲不出戶而塵堁眯之。非其道。引之曰。如高注。則正文爲其不出戶而堁之下。當有非其道三字。而寫者脫之也。道亦理也。固其理也。非其道也。相對爲文。爲猶謂也。（爲字古與謂同義。說見釋詞。）蓋出戶而後蒙塵。蒙塵而後眯。若謂不出戶而堁之。則無是理也。今本無非其道三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文不對矣。又道與理爲韻。（恆彖傳。久於其道也。與已始爲韻。月令。毋變天之道。與理紀爲韻。管子心術篇。心處其道。與理爲韻。正篇

（經線成道。與紀理止子爲韻。）若無此三字。則失其韻矣。下文雖欲養之非其道。亦與酒爲韻。

羹藿　爲車者　陶者　狹盧

屠者羹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盧。念孫案羹藿本作藿羹。藿羹與步行。相對爲文。諸書多言藿羹。無言羹藿者。此寫者誤倒也。爲車者步行。本作車者步行。古者百工各以其事爲名。故考工記曰。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此言車者。猶考工記言車人也。後人誤以車爲車馬之車。故又加爲字耳。陶者本作陶人。與匠人相對爲文。今本人作者。因上二句而誤。盧與廬同。（荀子富國篇。若盧屋妾。即廬屋。孟子屋廬子。廣韻作屋盧子。）道藏本劉本竝作盧。莊改盧爲廬。未達假借之義。太平御覽器物部三。引此正作屠者藿羹。車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廬。意林引作屠者食藿羹。爲車者多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廬。食字爲字多字皆馬總以意加之。餘與御覽同。

提提者射

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高注曰。的的。明爲衆所見。故獲。提提。安。言譬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爲人所射。念孫案注訓提提爲安。雖本爾雅。然非此所謂提提也。的的提提。皆明也。語之轉耳。提與題同。說文。題。（音提）顯也。顯。亦明也。莊子養生主篇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管子白心篇曰。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是提提爲明也。的的者獲。提提者射。即莊子（山木篇。）所謂飾知以驚愚。

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者也.故下文卽云.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訓提提爲安.則既與上句不類.又與下文不屬矣.

至陵

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念孫案陵當爲陸.字之誤也.陸與水相對.作陵則非其指矣.意林引此正作陸.

絲衣帛

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所不便.以得所便.陳氏觀樓曰.便絲衣帛.當作便衣絲帛.衣絲帛與被鎧甲相對.文子上德篇作衣緜帛.

或惡爲故

布之新不如紵.紵之獘不如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念孫案或惡爲故.本作或善爲故.言紵善爲新.布善爲故也.今本作或惡爲故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太平御覽布帛部七引此正作或善爲故.

譏

醎酺在頰則好.在顙則醜.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譏.高注曰.譏.人譏非之也.念孫案譏本作議.高注本作議.人議非之也.今本議皆作譏者.後人以議與宜韻不相協而改之.因幷高改注耳.不知宜字古讀若

俄、（說見唐韻正。）與議字不相協。而議字古亦讀若俄。（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與爲爲韻。爲古讀若譌。淮南俶眞篇。立而不議。與和爲韻。詮言篇。行有迹則議。與調爲韻。史記太史公自序。王人是議。與禾爲韻。）與宜字正相協也。太平御覽布帛部二引此正作以爲冠則議。詮言篇云。行有迹則議。議。又其一證也。

少自其質

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念孫案少自其質。自當依劉本作有。字之誤也。文子上德篇作少而有之。長而逾明。

大旱

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時而落。陳氏觀樓曰。大與太同。旱當爲早。字之誤也。再生者不穫。以其不及時也。華太早者先落。以其先時也。文子上德篇作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

自然之勢

疾雷破石。陰陽相薄。今本注曰。自然之勢。念孫案自然之勢四字。乃是正文。非注文。言疾雷破石。此陰陽相薄。自然之勢也。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四字在正文內。是其證。

吟於巷　精相往來也

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荊。今本注曰。精相往來也。念孫案巷當爲燕。字之誤

也。道與𣏟相對。燕與荊相對。今本燕作巷。則非其指矣。精相往來也五字。乃是正文。非注文。呂氏春秋精通篇。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高彼注曰。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荊。言精相往來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九。淮南子曰。適子懷於燕。慈母吟於荊。精相往來也。詞雖小異。而字皆作燕。且精相往來句。皆與上二句連引。

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

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念孫案此本作聖人行於水。無迹也。衆人行於霜。有迹也。今本脫無迹也有迹也六字。則文義不明。文選洛神賦注引此作聖足行於水。無跡也。衆生行於霜。有跡也。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作聖人行於水無跡。衆人行於霜有跡。是其證。據高注云。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無迹。則正文本有無跡也三字明矣。下注當云。霜雪有形而可毀。故衆人行之有迹。今本云霜雪履有迹。故衆人行之也。則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耳。

批伉

故解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高注曰。批。擊伉。推。劉本伉作伇。諸本及莊本同。引之曰。伉與伇皆抌字之誤也。諸書冘字或作冗。冗字或作冘。二形相似。故抌字右邊或誤爲冗。或誤爲亢。其左邊手旁又誤爲人旁。故藏本作伉。劉本作伇也。劉子。攎挖。掞抌。釋文。抌一本作抗。此冘誤爲亢之證也。俗書沈字作沉。此冘誤爲冗之證也。注內推字當爲椎。方言曰。搲抌。椎也。郭璞曰。抌都感反。亦音甚。今本方言。椎字亦誤作推。一切經音義卷四卷八所引皆作椎。今據改。南楚凡相椎

搏曰挖。或曰攩。列子黃帝篇曰。攩挖挨抌。說文。椎。擊也。揔。反手擊也。抌。深擊也。揔與批同。故高注云。批擊抌椎矣。或謂史記孫子傳。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語意略與此同。此言批伉。卽史記之批亢。今知不然者。史記批亢擣虛。是謂批其亢。擣其虛。日知錄曰。亢與劉敬傳搤其肮之肮同。謂喉嚨也。此文捌格批抌。皆兩字平列。則與史記異義。且高注訓抌爲椎。則非伉字明矣。

志遠

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念孫案蹠者。足也。足大與志遠。義不相通。志當爲走。言足大者舉步必遠也。氾論篇曰。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是其證。隸書走志相似。故走誤爲志。

賊心亡

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亡。高注曰。賊。害。陳氏觀樓曰。亡字當爲亡也二字之譌。亡。無也。言狂者與嬰兒。皆無賊害之心。故人莫之怨也。意林引此作無心也。蓋脫賊字。

淮南內篇第十八

人閒

智　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

居智所謂。（謂猶爲也。下文曰，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何謂貴智。僖五年左傳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大戴禮少閒篇曰，何謂其不同也。韓詩外傳曰，王何欲用女，何謂辭之。列女傳仁智傳曰，知此謂誰。新序雜事篇曰，何謂至於此也。漢書文帝紀曰，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以上諸謂字，並與爲同義。又莊子讓王篇，其何窮之爲。呂氏春秋愼人篇爲作謂。呂氏春秋精諭篇，胡爲不可。淮南道應篇爲作謂。漢書高帝紀，酈食其爲里監門。史記爲作謂。晉語之鶩耳。劉本依文子改謂作爲，而諸本從之，蓋未通古義也。）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動智所由。念孫案四智字並讀爲知。（智字古有二音二義，一爲智慧之智，一爲知識之知。說見管子法法篇不智下。）劉本依文子微明篇，改智爲知，而諸本多從之。（莊本同。）蓋未達假借之義也。又下文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案然字當在曉字下。智卽知字也。不當更有知字。曉然自以爲智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十六字連讀。後人不識古字。而讀曉然自以爲智絕句。故又加知字以聯屬下文耳。今本然字又誤在自字下。則更不可讀矣。

病疽將死

孫叔敖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念孫案此事又見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皆不言孫叔敖病疽。病疽將死。當作病且死。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賈子胎教篇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文義並與此同。列子呂氏春秋作孫叔敖疾將死。將亦且也。今作病疽將死者。且字因與病字相連而誤爲疽。後人以下文謂其子曰云云。乃未死以前之事。故於死上加將字。而不知疽爲且之誤也。

吾則死矣

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念孫案吾則死下本無矣字。此後人不曉則字之義而妄加之也。則猶若也。言吾若死。王必封女也。劉子呂氏春秋竝作爲我死。爲亦若也。爲字古與若同義。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是也。 若我死。猶言吾若死。吾若死。猶言吾則死也。古者則與若同義。三年問曰。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言若喪其羣匹也。荀子議兵篇曰。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言大寇若至也。趙策曰。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言彼若爲帝而正於天下也。史記魯仲連傳。彼則作彼卽。卽亦若也。說見下。燕策太子丹謂荊軻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言若不可也。韓詩外傳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言若自爲娶也。史記項羽紀。項王謂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愼勿與戰。漢書項籍傳作卽漢欲挑戰。則與卽古字通。而同訓爲若。漢書西南夷傳注。卽猶若也。 故史記高祖紀作若漢挑戰也。襄二十七年公羊傳。甯殖病將死。謂喜曰。我卽死。女能固內公乎。賈子胎教篇。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史記孔子世家。季桓子病。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彼言我卽死。此言吾則死。皆謂吾若死也。吾若死之下加一矣字。則文不成義矣。

而受沙石　之間有寢邱者　确石

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此下有脫文。 之間有寢邱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荊人鬼。越人禨。人莫之利也。引之

曰受沙石下有脫文此當作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地楚越之間有有寢之邱者其地确而名醜云云今本沙石下脫之地二字之間上又脫楚越二字有有寢之邱者又脫一有字及之字确下又衍石字下文云孫叔敖請沙石之地則此當作受沙石之地明矣列子云楚越之間有寢邱者呂氏春秋云楚越之間有有寢之邱者則此亦當作楚越之間故下文云荊人鬼越人禨也有有寢之邱者今本作有寢邱者涉注文而誤也注但言寢邱者詳言之則曰有寢之邱略言之則曰寢邱故列子作寢邱而呂氏春秋作有寢之邱今本亦脫有字唯之字未脫下文云其子請有寢之邱又云孫叔敖請有寢之邱則此亦當作有寢之邱明矣地确謂瘠薄之地墨子親士篇曰墝埆者其地不育是也墝埆與磽确同不專指石而言且地确名醜相對爲文确下尤不當有石字此因上文沙石而誤衍耳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引之曰俗當爲法隸書去谷二字相似隸書去字或作厺形與谷相似故從去之字或誤爲谷廣雅渡去也去誤爲谷祛開也祛誤爲谽皆其類也列子說符篇白公遂死於浴室呂氏春秋精諭篇作法室亦以相似而誤法誤爲浴後人因改爲俗耳此謂楚國之法如是非謂其俗也功臣二世而爵祿文不成義當有脫誤韓子喻老篇作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

兵橫行天下

兵横行天下。而無所綣。威服四方。而無所絀。念孫案兵行天下。威服四方。相對爲文。横字蓋後人所加。

憤然

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念孫案憤然非歎貌。憤當爲嘳。嘳與喟同。嘳誤爲噴。隸書賁字或作貴。形與貴相近。故從貴從賁之字或相亂。莊子天運篇。乃憤吾心。憤本又作憒。潛夫論浮侈篇。憒憒憤憤。後漢書王符傳作憤憤。憒是其例也。後人又改爲憤耳。太平御覽學部三引此作喟然而歎。說苑敬愼篇家語六本篇竝云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是其明證矣。說文。喟。太息也。或作嘳。徐鍇曰。韓詩外傳。嘳然太息。作此字。文選舞賦。嘳息激昂。李善亦引外傳云魯哀公嘳然太息。今外傳嘳作喟。後人改之也。又晏子雜篇晏子嘳然而歎。亦作此嘳字。

欲以利之　門戶

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念孫案或欲利之。或欲害之。相對爲文。利之上不當有以字。此因下句以字而誤衍也。太平御覽學部三引此無以字。禍福之門戶。戶字亦因上文禍福之門戶而衍。利害之反。禍福之門。相對爲文。則戶字可省。覽冥篇利害之路。禍福之門。卽其證。太平御覽引此無戶字。文子微明篇同。

天下撲之不窮

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币。而陽虎將舉劒而伯頤。門者

止之曰。天下揆之不窮。高注。不窮言深邃。我將出子。念孫案門者止之曰下。不當有天下揆之不窮六字。蓋錯簡也。高注同。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二。引此作門者止之曰。我將出子。無天下揆之不窮六字。

與子反

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念孫案我非故與子反也。反當爲友。言素與陽虎無交。而爲之蒙死被罪也。今作反者。涉上下文反字而誤。

以爲下脫文

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念孫案以爲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太平御覽引此。作以爲傷者戰鬭者也。不傷者爲縱之者。傷者受厚賞。不傷者受重罪。是也。今本無傷者戰鬭以下十三字。此因兩傷者相亂。故寫者誤脫之耳。

反利　反取

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念孫案利下脫之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之字。上文云。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是其證。又下文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取下亦脫之字。上文云。或與之而反取之。是其證。

心痛

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痛。道藏本劉本如是。各本脫去下子反。而莊本從之。非是。念孫案心痛本作心疾。此後

人以意改之也。後漢書文苑傳注、引此作辭以疾。蓋脫心字。呂氏春秋權勳篇、韓子十過飾邪二篇。說苑敬愼篇、竝作辭以心疾。

不率吾衆

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念孫案、亡與忘同。率當爲恤。聲之誤也。呂氏春秋、韓子、說苑、竝作不恤吾衆。

爲僇

斬司馬子反爲僇。念孫案、後漢書注引此、爲僇上有以字。是也。今本脫以字、則詞意不完。呂氏春秋、韓子、說苑、皆有以字。

病温而強之食

夫病温而強之食、病暍而飮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念孫案、劉本温誤作濕。莊本又改爲溼。皆非也。病温者不可以食。若作病溼、則非其指矣。文子微明篇作病温而強餐之、熱病暍而強飮之寒。說林篇云、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飮之寒。熱亦温也。又案、強之食、食當依說林篇作餐字之誤也。餐寒爲韻、養病爲韻。病古音蒲浪反。說見唐韻正。若作食、則失其韻矣。

有論者　能論之

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論者之所辟也．念孫案劉本依文子．改有論爲有道．而莊本從之．非也．有論．謂有知也．對上文愚者而言．言悅目悅心．愚者之所欲．而有知者不以此傷性．若作有道．則非其指矣．古或謂知爲論．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呂氏春秋直諫篇．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高注竝云．論．知也．大戴禮保傅篇．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論亦知也．荀子解蔽篇．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謂知久遠也．又脩務篇．故夫攣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論與知識同義．彼注訓論爲敍．失之．

輪

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念孫案輪本作輔．此後人妄改之也．韓子十過篇云．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呂氏春秋權勳篇同．此皆淮南所本．僖五年左傳亦云．輔車相依．

雲起

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念孫案雲下脫雨字．雲雨蛟龍．相對爲文．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正作雲雨起焉．說苑貴德篇．文子上德篇．及論衡龍虛篇．引傳竝同．荀子勸學篇．積土成山．風雨

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亦以風雨蛟龍相對．

陰行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明．念孫案陰行本作隱行．此涉上文陰德而誤也．陰與陽相對．隱與昭相對．今本隱作陰．則非其指矣．說苑文子竝作隱行．下文有陰德也．有隱行也．卽承此文言之．

好善者

昔者宋人好善者．念孫案好善上脫有字．劉子說符篇．作宋人之好行仁義者．論衡福虛篇．作宋人有好善行者．皆有有字．

近塞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念孫案近塞本作北塞．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北塞．謂北方之塞．若改爲近塞．則不知爲何方之塞矣．漢書敍傳．北叟頗識其倚伏．顏師古注引此．正作北塞上之人．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叟之後福．李賢注云．北叟．塞上叟也．藝文類聚禮部下．獸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十．獸部八．引此竝作北塞上之人．下文近塞之人死者十九．亦本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文選幽通賦注．竝引作塞上之人．

何遽不爲福

此何遽不爲福乎。念孫案何遽不爲福。本作何遽不能爲福。能與乃同。（乃能古字通。說見漢書谷永傳能或滅之下。）言何遽不能爲福也。下文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即其證。此及下文兩何遽不爲福。藝文類聚禮部。太平御覽禮儀部。並引作何遽不乃爲福。又何遽不能爲禍。亦引作何遽不乃爲禍。

良馬

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念孫案良馬本作馬良。與家富相對爲文。漢書後漢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家富馬良。

引弦

丁壯者引弦而戰。念孫案引本作控。此亦後人以意改之也。文選幽通賦注。太平御覽禮儀部。引此並作控弦而戰。漢書注及藝文類聚禮部獸部。太平御覽獸部。並引作皆控弦而戰。藝文類聚又引注云。控張也。則本作控明矣。

不害於事　不可用　不同於時

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劉本刪去不字。念孫案不害當爲不周。隸書害作㝒。與周相似而誤。（道應篇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文子精誠篇周誤作害。宣六年公羊傳靈公有周狗謂之獒。爾雅釋畜注。誤作害。）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曰。周合也。氾論篇曰。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謂合於事也。此言不周於事。亦謂不合於事也。此

言直於辭而不周於事。下言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合亦周也。下文高陽魋命匠人爲室之言。所謂直於辭也。室成而終敗。所謂不周於事也。若云不害於事。則與此意相反矣。劉績不知害爲周之誤。故刪去不字耳。又下文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不可用。亦當作不周於事。凡言此所謂者。皆復舉上文之詞。不當有異。此因周誤作用。後人遂改爲不可用。而不知其與上文不合也。又下文。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同亦當爲周。不周於時。不合於時也。齊俗篇曰。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是也。文子微明篇正作不周於時。隸書害用同三字並與周相似。故傳寫多誤。

而不

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念孫案。謂與爲同。爲謂古字通。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本作國危不而安。患結不而解。不而者。不能也。能而古聲相近。故能或作而。原道篇。而以少正多。高注。而。能也。能以寡統衆。又注呂氏春秋去私不屈士容三篇並云。而。能也。逸周書皇門篇曰。譬若衆畋。嘗扶予險。乃而予于濟。墨子尚同篇曰。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尚同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通。又曰。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非命篇曰。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莊子逍遙遊篇曰。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荀子哀公篇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楚辭九章曰。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又秦始皇使遣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解此環不。而字並與能同。故鄭注屯卦讀而爲能。堯典柔遠能邇。漢督郵班碑作渘遠而邇。皋陶謨能哲而惠。衛尉衡方碑作能悊能惠。史記夏本紀作能知能惠。論語憲問篇。愛之能勿勞乎。鹽鐵論授時篇能作而。呂氏春秋不侵篇。能治可爲管商之師。齊策能作而。又禮運正義曰。劉向說苑能字皆作而。今說苑中能字無作而者。皆

後人改之也。唯論衡之感虛福虛亂龍講瑞指瑞感類定賢諮篇。能字多作而。其作能者亦是後人所改。後人不曉而字之義。故改不而為而不耳。此言所貴乎智者。國危能安。患結能解也。若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則何為貴智乎。下文張孟談對趙襄子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智。語意正與此同。吳語。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智矣。不可猶不能也。後人改為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非也。若謂國不安患不解。則與何為貴智四字義不相屬。若謂國危而不安之。患結而不解之。則是不仁而非不智矣。

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

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念孫案首句本作臣聞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與下二句文同一例。因臣聞下衍之字。後人遂於之下加有字。而句法參差不協矣。

天下之所賞

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念孫案賞當為貴。此承上句其言有貴者也言之。文子微明篇作仁義者天下之尊爵也。是其證。今本貴作賞者。涉上文雍季先賞而誤。

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

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念孫案此本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也哉。先

音悉薦反。後人誤讀爲悉前反。遂改爲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失之矣。太平御覽兵部四十四。引此正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哉。呂氏春秋義賞篇作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皆其證。

城下

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念孫案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二。引此城下作城中。是也。趙策及韓子十過篇史記趙世家竝作城中。

糧食匱乏之大夫病

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念孫案糧食匱乏。太平御覽引此無乏字。是也。今本乏字。蓋高注之誤入正文者耳。（高注主術要略二篇。竝云。匱。乏也。此處脫去注文。乏字又誤入正文耳。）力盡。糧匱。士大夫病。盡匱病相對爲文。則匱下不當有乏字。韓子趙策皆無乏字。是其證。大夫病。御覽引作武夫病。案此本作武大夫病。淮南一書通謂士爲武。韓子作士大夫羸。趙策作士大夫病。此作武大夫病。一也。下文中行穆伯攻鼓。餽聞倫曰。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是其明證矣。御覽作武夫病者。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大字也。今本作大夫病者。亦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武字也。士大夫皆病。而但言大夫。則偏而不舉矣。

智伯

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伯。道藏本如是。念孫案伯字因上下文而衍。劉本依趙策改智伯爲智士。非也。此謂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智。非謂無爲貴智士。上文牛子謂無害子曰。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何爲貴智。智下亦無士字。吳語亦云。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趙策誤衍士字。而劉據之以改本書。謬矣。莊本同。太平御覽引此作無爲貴智。韓子作則無爲貴智矣。皆無士字。

君爲之次　出君之口

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念孫案君爲之次。君上脫二字。太平御覽引此已誤。上下文皆作二君。韓子趙策亦云。趙亡則二君爲之次。又下文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君上亦脫二字。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言出二君之口。韓子趙策作謀出二君之口。

陰謀

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念孫案太平御覽引此作二君乃與張孟談謀。句陰與之期。是也。陰與之期。謂陰約舉事之期也。趙策作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是其證。今本陰字誤入上句謀字上。則非其指矣。

灌智伯

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念孫案智伯下當有軍字。下句智伯軍救水而亂。卽承此句言之。太平御覽引此已脫軍字。韓子趙策皆作灌智伯軍。

故君子曰

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念孫案君子本作老子。此淺學人改之也。今老子作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無下美字。而以市字絕句。尊字下屬爲句。道應篇引老子。亦有下美字。則所見本異也。

能道

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念孫案子能道。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子能變道。是也。變道。謂易其道也。晏子春秋雜篇。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唯子圖之。語意與此相似。今本脫去變字。則文不成義。

今王

今王欲爲霸王者也。念孫案今王當爲今君。此涉上下文王字而誤也。魏自惠王始稱王。此對文侯言之。不當稱王。下文云。君以爲不然。則本作君明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君。

負輦粟

負輦粟而至。念孫案太平御覽引此作服揵載粟而至。是也。據高注云。服。駕牛也。則負本作服。今作負者。聲之誤耳。一切經音義十一。引此作揵載粟米而至。與御覽所引小異。而皆有載字。則今本脫載字明矣。揵與輦同。謂人挽車也。服輦載粟而至者。或服或輦載粟而至也。管子海王篇曰。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

斤一鋸一椎一鑿。若其事立。連亦與輂同。周禮鄉師注。故書輂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為輦。巾車。連車組輓。釋文。連本亦作輦。服輂皆車名。故管子淮南皆竝稱服輂。許高注皆訓輂為擔。於義少疏矣。許注見一切經音義。

暑以強耘　以伐林而積之

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軛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念孫案暑以強耘。當從齊民要術所引作夏以強耘。夏與春秋冬相對。變夏言暑。則與上下文不類矣。以伐林而積之。當從太平御覽所引作又伐林而積之。又字承上春耕夏耘秋收而言。今本又作以則義不可通矣。此因上文三以字而誤。

反還

莊王以討有罪。以與已同。遣卒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念孫案諸書有言還反者。無言反還者。反當為及。謂大夫畢賀之時。申叔時尚未還。及其還而獨不賀也。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六引此正作及還而不賀。

牽牛蹊人之田

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念孫案牽牛蹊人之田。太平御覽引作人有牽牛而徑於人之田中。是也。今作牽牛蹊人之田者。後人據左傳改之耳。案宣十一年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弒其

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云云。史記陳杞世家作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此文無夏徵舒以下四句。又無人亦有言之語。而卽云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語無論次。故必詳言之曰。人有牽牛而徑於人之田中。後人不察文義。遂據彼以改此而不自知其謬也。

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

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念孫案興兵而攻。本作興兵而政之。政與征同。古字多以政爲征。不煩引證。今本政誤作攻。又脫之字。夏徵舒弒其君。故曰興兵而征之。若言攻。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舉兵而征之。因以誅罪人。本作以誅罪人。以與已同。言莊王已誅罪人而遣人戍陳也。下文云。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則此本作以誅罪人遣人戍陳。明矣。上文云。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尤其明證也。後人不知以與已同。故加因字耳。莊王之伐陳。本以誅罪人。不得言因以誅罪人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

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

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引之曰。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義與上句無別。當卽是上句之注。而今本誤入正文也。下文云。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皆承上文言之。而此句獨不在內。則非正文明矣。

積力

是故忠臣之事君也。今本脫之字。據初學記白帖太平御覽引補。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念孫案積力本作量力。此後人以意改之也。下文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正所謂量力而受官也。若改量力爲積力。則非其指矣。初學記政理部。白帖四十九。太平御覽治道部十四引此皆作量力。

楚王

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念孫案王上不當有楚字。此因下文楚王悅之而衍。

黍粢

食芻豢。飯黍粢。服輕煖。乘牢良。念孫案粢當爲粱。此涉上文糲粢而誤。上文云。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是粢爲食之粗者。賈逵注晉語云。粱食之精者。見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注。此與芻豢對文。則當言黍粱。不當言黍粢。上文云。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是其明證也。且粱與良爲韻。若作粢。則失其韻矣。

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

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念孫案此當作今乃反以人之所以爲遲者爲疾。上文曰。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卽其證。今本乃反二字誤倒。又

脫一以字。衍一反字。

離朱剟

故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剟索之。高注曰。離朱明目物捷疾剟搏善拾於物。二人皆黃帝臣也。念孫案剟與掇通。剟上當有攫字。修務篇曰。離朱之明。攫掇之捷。高彼注曰。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攫掇亦黃帝時捷疾者。是也。此注當作離朱明目。見物捷疾。攫剟善於搏拾物。（高注修務篇曰。攫掇。搏也。注要略曰。攫。拾也。）二人皆黃帝臣也。今本正文脫攫字。注文尤多脫誤。劉績不能釐正。乃於剟上增捷字。（諸本及莊本同。）與修務篇不合。非也。

雞定

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念孫案雞定當依劉本作雞足。字之誤也。上文云。季氏與郈氏鬭雞。為之金距。故曰禍始於雞足。且足與稷為韻。（擧族篇。獄訟止而衣食足。亦與息德為韻。老子。禍莫大於不知足。與得為韻。）若作定。則失其韻矣。莊伯鴻以定為麟之定之定。大誤。

大侵楚

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念孫案侵上不當有大字。此因上文及其大也而衍。

非常

籠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念孫案非常下脫人字。韓子十過篇作晉公子非常人也。

見之密

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聖人見之密。故萬物莫能傷也。陳氏觀樓曰。密當爲蚤。字之誤也。上文禍生而不蚤滅。卽其證。

投巵漿

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巵漿而沃之。念孫案下旣言沃之。則上不當更言投。舊本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引此投作援。是也。陳禹謨依俗本改援爲投。援。引也。謂引巵漿而沃之也。作投者字之誤耳。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九所引與書鈔同。唐余知古渚宮舊事亦同。

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

夫仕者先避。此下有脫文。之見終始微矣。念孫案夫仕者先避。當作夫上仕者。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仕與士同。曲禮。前有士師。鄭注。士或爲仕。爾雅。士。察也。小雅節南山篇。弗問弗仕。鄭箋。仕。察也。豳風東山篇。勿士行枚。大雅文王有聲篇。武王豈不仕。毛傳竝云。事也。漢郎中馬江碑。士璣儀宗。成陽靈臺碑。故有靈臺嗇夫魚師衞士。士皆作仕。避患遠辱。謂上文太宰子朱辭官之事。今本仕上脫上字。先避下脫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凡十二字。文子微明篇作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是其證。之見終始微矣。上當有太宰子朱四字。此亦承上文而言。子朱見令尹之輕行簡禮。而知其必將辱人。卽辭官

而去。可謂見其始而知其終。故曰太宰子朱之見終始微矣。

無以

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高注。監祿。秦將。)念孫案無以二字。後人所加。此言使監祿轉餉。又使用卒鑿渠而通糧道也。史記主父傳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是其證。使監祿下加無以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困學紀聞引此。無無以二字。

鵲

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念孫案鵲上脫烏字。下文烏鵲之智。卽其證。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九。白帖二。引此皆有烏字。

行遊

孔子行遊。馬失。(與佚同)食農夫之稼。念孫案孔子行遊四字。文不成義。此本作孔子行於東野。下文野人二字。卽承此句言之。今本於誤作遊。又脫東野二字。太平御覽地部二十。野下引此。正作孔子行於東野。呂氏春秋必已篇同。(今本作孔子行道而息。乃後人所改。辯見呂氏春秋)

子貢往說之　卑辭

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見也。念孫案子貢上脫使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使字。卑當爲畢。字之誤也。(俗書卑字)

作畢．畢字作畢．二形相似．畢辭．謂竟其辭也．太平御覽引此作畢辭而弗能得．呂氏春秋作畢辭野人不聽．皆其證．

不若此延路陽局

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扃．高注曰．延路陽扃．鄙歌曲也．念孫案不若此此字因上文若此其無方而衍．路本作露．脫去上半耳．陽扃本作以和．因上文發陽阿而誤爲陽阿．阿又誤爲扃也．左畔乃字誤爲户．右畔可字誤爲可．劉本改扃爲扃．而莊本從之．謬矣．不若延露以和者．言采菱陽阿．曲之至美者也．而鄙人聽之．曾不若歌延露以相唱和．說山篇．欲美和者．始於陽阿采菱．所謂曲高和寡也．李善注吳都賦月賦舞賦長笛賦七啟引此並作不若延露以和．是其明證．注中陽扃二字．亦隨正文而衍．吳都賦注引高誘曰．延露．鄙歌曲也．無此二字．

不同

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念孫案兩不字．後人所加．此言善鄙同而或誹或譽者．俗使然也．趨舍同而或逆或順者．君使然也．故下文云．狂譎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後人於同上加不字．則義不可通矣．文子微明篇作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是其證．齊俗篇云．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語意正與此同．

任於世

知人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念孫案任於世三字．義不相屬．任當爲徑．徑．行也．見本經篇注．及脩二

十五年左傳注．言知天知人．則有以行於世也．下文云．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皆謂其不可行於世也．徑字或作俓．因誤而爲任．詮言篇．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文子道德篇．徑衢誤作任衢．文子微明篇．作卽有以經於世矣．經徑古字通．經亦行也．莊子外物篇曰．不可與經於世．

河中

荊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念孫案．河當爲江．字之誤也．犯江中之難．事見道應篇．及呂氏春秋知分篇．

九夷歸之　天下懷其德　戰武士必其死

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蔭暍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太平御覽疾病部四．引此九夷歸之作九夷順．無之字．天下懷下．無其德二字．又疾病部四．刑法部五．引此戰武士必其死．並作戰士畢死．下有感於恩也四字．初學記帝王部．引此云．武王蔭暍人於樾下．而天下懷之．感於恩也．念孫案．九夷歸．天下懷．與四十國朝．相對爲文．則歸下本無之字．懷下亦無其德二字．戰武士必其死下．當有感於恩也四字．此四字乃總承上文言之．不專指越王．故初學記引武王事下．亦有此四字也．陳氏觀樓曰．戰武士必其死．士字．其字．皆後人所加．淮南一書．皆謂士爲武．戰武．卽戰士也．故御覽引作戰士

舉死畢必古字通。

吳王　孰

今衞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衞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念孫案朝於吳王。王字涉下句吳王而衍。上下文四言朝於吳。吳下皆無王字是其證。孰何也。言何衞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晉語。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越語。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昭二十五年公羊傳。孰君而無稱。孰字竝與何同義。朱東光不曉孰字之義。而於孰下加意字。斯爲謬矣。莊本同。

不若然而然　不然而若然

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引之曰。不若然而然。當作若不然而然。若不然而然者。謂越王句踐之辜吳。請身爲臣。妻爲妾。若不叛吳。而實欲滅吳也。見下文。若不然而然。與若然而不然。文正相對。道藏本作不若然而然。則義不可通矣。劉本刪若字。尤非。下文何謂不然而若然者。亦當作何謂若不然而然者。

立務

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此如不報。如與而同。列子說符篇作此而不報。舊本此字誤在如字下。今乙正。無以立務於天下。高注曰。務勢也。引之曰。務與勢義不相近。務當爲矜。字之誤也。矜務二字。隸書往往譌溷。管子小稱篇。務爲不久。韓子難篇作矜僞不長。又管子法法篇。矜物之人。無大士焉。韓詩外傳。矜而自功。今本矜字竝誤作務。列子說符篇。立矜作立慬。慬與矜古同聲而通用。猶殣之爲矜也。張湛注列子云。慬勇也。此注云。矜勢也。勢與勇亦同義。說山篇

云。立懂者非學鬬爭。懂立而生不讓。氾論篇云。立氣矜。奮勇力。韓詩外傳云。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是立矜卽立懂也。趙策云。勇哉氣矜之隆。史記王翦傳云。李將軍果勢壯勇。是矜與勢勇並同義。

滅其家下脫文

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念孫案此處敍事未畢。當有脫文。太平御覽引此。滅其家下。有其夜乃攻虞氏大滅其家十字。是也。上文云。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此處必有此十字。方與上文相應。因兩滅其家相亂。故寫者誤脫之耳。劉子作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是其證。

令尹

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念孫案尹字後人所加。決於令前。謂決於上蔡令之前。非謂令尹也。太平御覽刑法部二引此無尹字。

視決吾罪

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念孫案視當爲親。字之誤也。親決吾罪。卽上文所云決於令前也。韓子外儲說左篇載子皋出走之事。與此相似。云子皋問跀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跀子之足。彼言親跀子足。此言親決吾罪。其義一也。

隱居爲藪

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念孫案隱居為蔽。當作居為隱蔽。言越之事吳。居則為隱蔽。而戰則為前行也。今本隱字誤在居為之上。則文不成義。韓策云。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語意正與此同。鴈行。鋒行。皆謂前行也。燕策云。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後。

捕雉　彌耳

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念孫案捕當為搏字之誤也。彌耳當為弭毛。毛字因弭字而誤為耳。後人又改弭為彌耳。楚辭離騷注曰。弭。按也。言卑其體。按其毛。以待雉之來也。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五。獸部二十一。竝引此云。夫狐之搏雉也。必卑體弭毛。以待其來也。高注呂氏春秋決勝篇云。若狐之搏雉。俯體弭毛。卽用淮南之文。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亦云。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

讀書雜志

淮南內篇第十九

脩務

疾病

時多疾病毒傷之害。念孫案疾病本作疹病。後人誤讀疹爲瘡疹之疹。以疹病二字爲不類。故改爲疾病。而不知此疹字卽疢疾之疢。非瘡疹之疹也。小雅小弁篇及左傳成六年哀五年釋文竝云。疢或作疹。廣雅音云。疢今疹字也。襄二十三年左傳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呂氏春秋長見篇注引此疢作疹。文選思元賦思百憂以自疹。後漢書張衡傳作疢。小雅小宛釋文引韓詩云。疹苦也。越語云。疾疹貧病。是疹與疢同也。史記貨殖傳正義。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產部三。鱗介部十三。引此竝作疹病。是其證。又泰族篇以調陰陽之氣。以合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亦是本作疾疹。而後人改爲疾病也。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已誤。文子上禮篇作疾疢之災。是其證。

土地宜

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下。念孫案宜上脫之字。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有之字。

遇七十毒

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念孫案遇字後人所加。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產部三。百卉部一。及寇宗奭本草衍義序例。引此並作一日而七十毒。無遇字。路史禪通紀同。

沐浴霪雨

禹沐浴霪雨。櫛扶風。念孫案沐下本無浴字。此涉高注沐浴而誤衍也。沐霪雨。櫛扶風。相對爲文。多一浴字。則句法參差矣。劉本又於櫛上加梳字。以對沐浴。尤非。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七。文選謝脁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注。引此皆無浴字。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櫛疾風。此卽淮南所本。

海內之事

又況贏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念孫案海內上脫任字。藝文類聚人部四。雜器物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器物部六。引此皆有任字。

禹之爲水　湯旱　桑山之林

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眄之河。莊本改眄爲盱。案盱本作眄。因誤而爲眄。說見覽冥眄眄下。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念孫案禹之爲水。蜀志郤正傳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八。引此並無之字。湯旱。蜀志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注。並引作湯苦旱。太平御覽引作湯爲旱。案爲者治也。水可言爲。旱

不可言爲作苦旱者是也。禹爲水。湯苦旱。相對爲文。今本禹下衍之字。湯下又脫苦字耳。劉本作湯之旱。亦非。桑山之林。蜀志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注。引作桑林之際。太平御覽引作桑林之下。案主術篇曰。湯以身禱於桑林之際。則作際者是也。今本作桑山之林者。涉注文而誤。高注桑山之林。是解桑林二字。非正文本作桑山之林也。呂氏春秋順民篇。湯乃以身禱於桑林。高注亦云。桑林。桑山之林。

事起天下利

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主下竝有者字。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念孫案事起天下利。本作事天下之利。故高注云。事。治也。今本利上脫之字。其事下起字。則後人依文子加之也。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相對爲文。事下不當有起字。藝文類聚人部四。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七十二。引此竝作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是其證。

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

若吾所謂無爲者。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念孫案因資而立下脫一字。當依文子自然篇作因資而立功。立功與舉事。相對爲文。氾論篇曰。聖人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說林篇曰。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皆其證也。事功二字。承上文必事必加功言之。下文事成功立。又承此文言之。今本脫功字。則旣與上句不對。又與上下文不相應矣。權自然之勢。當依文子作推自然之勢。

字之誤也。原道篇曰。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主術篇曰。推不可爲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高注。推。行也。今本推作權。則非其指矣。

政事

政事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念孫案。事下脫成字。劉依文子補入。是也。政當爲故。字之誤也。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乃結上之詞。劉不審文義。而删去政字。誤矣。莊本同。

攻

感而不應。攻而不動。引之曰。攻當爲敀。敀。今迫字也。故文子作迫而不動。原道篇云。感則能應。迫則能動。藏本感迫二字互誤。辯見原道。精神篇云。感而應。迫而動。莊子刻意篇云。感而後應。迫而後動。皆其證也。說文。敀。迮也。徐鍇曰。迮。猶切近也。玉篇曰。敀。附也。是古迫迮字本作敀。今諸書皆作迫。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迫字若不誤爲攻。則後人亦必改爲迫矣。

因高爲田

因高爲田。因下爲池。念孫案。田當爲山。字之誤也。因高爲山。所謂爲高必因丘陵也。若田則有高原下濕之分。不得但言因高矣。文子自然篇正作因高爲山。

趨而 裂衣裳

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念孫案趨而下脫往字。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三。工藝部九。引此皆有往字。呂氏春秋愛類篇。作自魯往。皆其證。裂衣裳裹足。衍衣字。太平御覽工藝部。引此有衣字。亦後人依俗本加之。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裳下。陳禹謨依俗本加衣字。太平御覽服章部裳下。引此皆作裂裳裹足。呂氏春秋愛類篇同。文選廣絕交論裂裳裹足。李善注引墨子公輸篇亦同。後漢書郅惲傳注。引史記亦云申包胥足腫蹠盩。裂裳裹足。今見吳越春秋。若云裂衣裳裹足。則累於詞矣。

剉

頓兵剉銳。高注曰。剉。辱折。念孫案漢魏叢書本改剉爲挫。而莊本從之。非也。道藏本劉本竝作剉。太平御覽工藝部。引此亦作剉。則舊本皆作剉明矣。說文。剉。折傷也。莊子山木篇。呂氏春秋必已篇。竝云廉則剉。今本莊子作挫。釋文作剉。云本亦作挫。高注呂氏春秋云。剉。缺傷也。經傳或作挫者。借字耳。後人多見挫。少見剉。遂改剉爲挫。謬矣。高注本訓剉爲折。今本折上有辱字。亦後人所加。此挫字訓爲折。不訓爲辱。後人熟於挫辱之語。故妄加辱字耳。

跌蹏

夫墨子跌蹏而趨千里。以存楚宋。高注曰。跌。疾行也。蹏。趨走也。引之曰。書傳無訓跌爲疾行者。跌當作趹。音決。注當作趹蹏。疾行也。趨走也。見說文。今本趹字皆誤作跌。注內蹏字又誤在趨走也之上。廣雅。趹。奔也。趹

疾也。趹趌竝與趹通。玉篇、趹、疾也。下文欶蹻趹步。高彼注云。趹。趣也。（趣與趨通。）是疾行爲趹也。說文。趹。踶也。漢書武帝紀。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踶亦奔也。（顏師古說。訓踶爲蹏。見廣雅疏證。）踶蹏古字通。（集韻。蹏或作踶。）是疾行又爲蹏也。合言之則曰趹蹏。古馬之善走者謂之駃騠。駃騠之言趹蹏也。疾行謂之趹蹏。故曰趹踶而趨千里。

歷險塹

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塹弗敢辭。念孫案。險與塹不同義。諸書亦無以險塹連文者。太平御覽工藝部三。獸部八。引此竝作歷險超塹。是也。超。越也。

帽憑

發憤而成。（成下脫一字。劉本補仁字。而諸本從之。未知是否。）帽憑而爲義。高注曰。帽憑。盈滿積思之貌。念孫案。帽當爲愲。字之誤也。廣雅曰。愲恲。忼慨也。（愲音謂。恲蒲耕反。）愲恲與愲憑聲近而義同。愲憑而爲義。猶言忼慨而爲義耳。楚辭離騷注云。楚人名滿曰憑。故高注云。愲憑盈滿積思之貌。又離騷。喟憑心而歷茲。王注云。喟然舒憤懣之心。喟憑與愲憑義亦相近。

下不及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念孫案。下不及。當爲下不若。言不似商均之不肖也。比上則言不及。比下則言不若。下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即其證。今作下不及者。因上句及字而誤。文選辯命論注引此正

作下不若商均．

一飽

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蹪之難．輟足不行．惑也．念孫案以一飽之故絕穀．義不可通．飽當爲饐．字之誤也．注同．饐與噎同．說文．噎．飯窒也．字又作饐．漢書賈山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顏師古曰．饐古饐字．一饐而不食．與一蹪而不行．高注．蹪．躓也．事正相類．說苑說叢篇．一噎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卻足不行．語即本於淮南．今俗語猶云因噎廢食．

橘柚

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而人曰夏生．生者衆．念孫案橘柚本作亭歷．時則篇孟夏之月．靡草死．高注曰．靡草．薺亭歷之屬也．呂氏春秋孟夏篇注及鄭注月令引舊說並同．呂氏春秋任地篇．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高注曰．三葉．薺亭歷菥蓂也．是月之季枯死．本書天文篇曰．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案亭歷薺麥．皆冬生夏死．此言亭歷冬生．薺麥夏死者．互文耳．後人改亭歷爲橘柚．斯爲不倫矣．太平御覽藥部十亭歷下．引此正作亭歷冬生．

禹生於石　五聖　四俊

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

漏。是謂大通。與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皋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契生於卵。禹生於石。舊本禹生於石。在契生於卵之上。案此段以私齊爲韻。明章爲韻。通江爲韻。仁親信情爲韻。石射爲韻。若禹生於石句在前。契生於卵句在後。則失其韻矣。今改正。史皇產而能書。羿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四俊之才。難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蹩水也。高說禹生於石云。禹母脩已感石而生禹。坼胷而出。又說五聖云。堯舜禹湯周文王也。說四俊云。謂皋陶稷契史皇。引之曰。案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河圖著命曰。脩已見流星。意感生禹。又引禮含文嘉曰。夏姒氏祖以薏苡生。又引孝經鉤命決曰。命星貫昴。脩紀夢接生禹。是禹之生。或以爲感流星。或以爲吞薏苡。無言生於石者。史記六國表。禹興於西羌。集解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蜀志秦宓傳曰。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注引譙周蜀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刳兒坪。水經沫水注曰。廣柔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是石紐乃地名。禹生石紐。猶言舜生於諸馮。文王生於岐周。非謂感石而生也。偏考諸書。無禹生於石之說。禹當爲啟。郭璞注中山經泰室之山云。啟母化爲石而生啟。在此山。見淮南子。是淮南古本有作啟生於石者。及考漢書武帝紀。詔曰。朕至於中嶽。見夏后啟母石。應劭曰。啟生而母化爲石。師古曰。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事見淮南子。又御覽地部十六引淮南與師古注略同。又北堂書

鈔后妃部一。亦引淮南石破生啟。蓋許慎本作啟生於石。書鈔。御覽。及師古注所引。即許慎之注。郭璞所云啟母化爲石而生啟。見淮南子者。亦用許慎注也。且此段以堯舜禹文王皋陶契啟史皇羿九人言之。故謂之九賢。又謂之五聖四俊。若既言禹。耳參漏。又言禹生於石。則僅八人。不得稱九矣。高據誤本禹生於石爲說。則九賢內少一賢。而五聖四俊亦不能如數。不得已乃據上文所稱五聖神農堯舜禹湯。而取湯入五聖。又據上文言后稷之智。而以稷入四俊。不知彼此各不相蒙也。且彼處五聖內有神農。何以舍之而取湯。此段九賢內有羿。又何以不得與列。若此者皆不可解矣。以文義求之。五聖蓋即堯舜禹文王皋陶。四俊蓋即契啟史皇羿也。

純鈞

夫純鈞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高注曰。純鈞。利劍名。念孫案。鈞皆當爲鈎。字之誤也。覽冥篇曰。區冶生而淳鈎之劍成。齊俗篇曰。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區冶之巧可貴也。皆其證。道藏本。劉本。皆誤作鈞。朱本改鈞爲鈎。是也。茅本又改爲鉤。而莊本從之。且幷覽冥篇亦改爲鉤。斯爲謬矣。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劍下三引此文。皆作純鈎。陳禹謨改其一爲純鉤。而刪其二。越絕外傳記寶劍篇曰。一曰湛盧。二曰純鈎。廣雅曰。醇鈎。劍也。其字亦皆作鈎。且齊俗篇作淳均。若是鉤字。不得與均通矣。左思吳都賦。吳鈎越棘。純鈎湛盧。上句言吳鉤。下句言純鈎。若作純鉤。則鉤字重出矣。

粉以元錫

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元錫．摩以白旃．則鬢眉微毛可得而察．舊本脫則字．今以上文例之．當有則字．又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並有則字．今據補．高注曰．於摩．道藏本如是．各本皆作摩磨．念孫案粉以元錫．本作扢以元錫．扢者摩也．高注云．於摩．於卽扢字之誤．隸書於字或作扵．形與扢相似．故扢誤爲於．廣雅曰．扢磨也．磨與摩通．玉篇．扢．柯礙何代二切．摩也．淮南要略．濡不給扢．高注曰．扢．拭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扢嘉壇．孟康曰．扢摩也．此云扢以元錫．摩以白旃．是扢與摩同義．故高注云．扢摩．道藏本正文扢字誤作粉．注內扢字又誤作於．後人不得其解．遂改高注於摩爲摩磨．莊本又改爲旃摩．斯爲謬矣．初學記器物部九．引此並作粉以元錫．亦後人依誤本淮南改之．太平御覽學部一．服用部十九．珍寶部十一．並引作扢以元錫．又高注呂氏春秋達鬱篇云．鏡明見人之醜．而人扢以元錫．摩以白旃．卽用此篇之語．是其明證矣．

有餘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念孫案有餘上亦當有所字．

順風

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念孫案順風下本有而飛二字．與銜蘆而翔．相對爲文．今本脫此二字．則與下文不對．藝文類聚鳥部中．白帖九十四．太平御覽羽族部四．引此並作從風而飛．以愛氣

力說苑說叢篇作順風而飛以助氣力皆其證

景以蔽日

掘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引之曰景卽日之光不得言景以蔽日景當爲晏字之誤也繆稱篇譯曰知晏陰諧知雨高注曰晏無雲也文選羽獵賦注引許注同說文晏天淸也又曰䨓星無雲也䨓與晏通字亦作曕小雅角弓篇見晛曰消韓詩作曕晛聿消云曕晛日出也荀子非相篇作晏然聿消史記封禪書至中山曕溫漢書郊祀志曕作晏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淸濟爲晏韓子外儲說左篇曰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閒晏與陰正相對故曰陰以防雨晏以蔽日言穴居之獸陰則有以防雨晴則有以蔽日也

不出門

今使人生於僻陋之國長於窮櫚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念孫案門下當有戶字不出門戶與獨守專室相對爲文且戶與下母古寡爲韻下讀若戶寡讀若古母合韻音莫補反並見唐韻正若無戶字則失其韻矣

知其六賢之道

闔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念孫案知其六賢之道其字涉上文脩其業而衍

分白黑利害

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士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念孫案分白黑利害本作分別白黑．（高注內分別白黑四字．即本於正文．）白黑下本無利害二字．今作分白黑利害者．分下脫去別字．遂不成句．後人以高注云知利害之所在．因加利害二字以足句耳．案高注云．分別白黑．知利害之所在．此是因正文而申言之．謂分別白黑．則可以知利害之所在．非正文內本有利害二字也．有白黑斯有得失．有得失斯有禍福．故云分別白黑．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禍福卽高注所謂利害也．若此句先言利害．則下文不必更言禍福矣．蘇援世事．分別白黑．籌策得失．皆相對爲句．若云分白黑利害．則句法參差矣．且此段以書夫娛爲韻．黑福則爲韻．若云分白黑利害．則失其韻矣．

欶蹻趹　重趼

答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欶蹻趹．跋涉山川．冒蒙荊棘．百舍重趼．不敢休息．高注曰．欶猶著．蹻履．趹趣．趼足生胝也．（各本生胝二字誤倒．今乙正．）念孫案欶蹻趹．趹下本有步字．趹步．疾行也．（說文．趹．馬行貌．又云．趹．踶也．廣雅云．趹．奔也．史記張儀傳．探前趹後．蹄間三尋．索隱曰．言馬之走勢疾也．莊子齊物論篇．麋鹿見之決驟．崔譔曰．疾走不顧爲決．趹趨．趹決．並字異而義同．）故注訓趹爲趨．莊子庚桑楚釋文引此正作欶蹻趹步．今本脫去步字．則文不成義．且自身淬霜露以下．皆以四字爲句．又以露步爲韻．棘息爲韻．脫去步字．則句既不協．而韻又不諧矣．重趼當爲重跰．字之誤也．（高注同．）跰讀若繭．莊子天

道篇。百舍重趼而不敢息。釋文。趼古顯反。司馬云。胝也。許愼云。足指約中斷傷爲趼。所引許注。卽此篇重趼之注也。司馬訓趼爲胝。與高注足生胝同義。劉晝新論惜時篇云。南榮之訪道。重趼而不休。卽用此篇之文。則趼爲趼之誤明矣。趼字亦作繭。賈子勸學篇云。南榮跦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是也。宋策。墨子百舍重繭。高彼注云。重繭。累胝也。亦與此注同義。

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

南見老耼。受教一言。精神曉泠。鈍閔條達。案閔與惛聲相近。故高注云。鈍閔。猶鈍惛。方言曰。頓愍。惛也。江湘之閒謂之頓愍。文子精誠篇作屯閔條達。並與鈍閔同。舊本閔誤作閔。今改正。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引之曰。七日不食上當有若字。如讀爲而。言聞老耼之言若七日不食而饗太牢也。賈子云。南榮跦旣遇老耼。見教一言。若飢十日而得太牢。是其證。文子精誠篇襲用此文。而改之曰。勤苦七日不食如享太牢。失其指矣。

葉語

稱譽葉語。至今不休。高注曰。葉世。言榮曉見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止。念孫案。葉當爲蕐。俗書蕐字作華。與葉相似而誤。東周策。謀之於葉庭之中。姚宏曰。春秋後語作華之庭。秦策。華陽君。趙策作葉陽君。史記范雎傳。華陽君。徐廣曰。華一作葉。華。榮也。稱譽華語。至今不休。言榮名常在人口也。高所見本已誤作葉。故訓葉爲世。文子正作稱譽華語。

壓沙石

申包胥羸糧跣走。跋涉谷行。獵蒙蘢。蹷沙石。蹠達膝。（此下缺一字。道藏本作蹠穿膝。）曾繭重胝。高注曰。蹷。僵。蹠。足。達。穿也。念孫案。蹷訓爲僵。雖本說文。而此蹷字則非其義。蹷者。蹋也。謂足蹋沙石也。蹷或作蹶。說文作蹶。云蹠也。（主術篇注曰。蹶。蹈也。楚辭九章注曰。蹶。跳也。文選舞賦注引許愼淮南注曰。蹶。蹋也。）呂氏春秋知化篇。子胥兩袪高蹶而出於廷。高注曰。蹶。蹈也。司馬相如上林賦。蹷石闕。郭璞曰。蹷。蹋也。漢書申屠嘉傳。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蹋彊弩張之。故曰蹶張。是足蹋謂之蹷也。申包胥跋涉谷行。故足蹋沙石而蹠爲之穿。若訓蹷爲僵。則與上下文不相貫注矣。

權說

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引之曰。權本作奮。奮字上半與權字右半相似。又涉注內權字而誤也。高注曰。當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發字正釋奮字。（史記樂書集解引孫炎樂記注曰。奮。發也。）以取少主之權。乃加之權二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有權字也。呂氏春秋去宥篇正作將奮於說以取少主。

以爲狗羹　盡寫其食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念孫案。鄰人下當更有鄰人二字。今本脫去。則文義不明。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九。獸部二十二。引此竝疊鄰人二字。盡寫其食。亦當依初學記太平御覽引。作盡寫其所食。

鋋

苗山之鋋羊頭之銷。念孫案鋋當爲鋌。字之誤也。鋌音挺。說文。鋌。鋦鐵樸也。文選七命注。引此篇苗山之挺。七發注同。羊頭之銷。又引許愼注曰。鋌。銅鐵樸也。高注。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義與許同。銷生鐵也。是其證。

濫脇號鍾

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鍾。高注曰。濫脇。音不和。號鍾。高聲。非耳所及也。劉績曰。濫脇號鍾。皆古琴名。梁元帝纂要以爲齊桓公琴。是也。作藍脅。念孫案劉說是也。濫與藍古字通。廣雅。藍脅號鍾。琴名也。楚辭九歎。破伯牙之號鍾兮。王注云。號鍾。琴名。馬融長笛賦亦云若絙瑟促柱。號鍾高調。宋書樂志云。齊桓曰號鍾。楚莊曰繞梁。事出傅元琴賦。

以爲知者也

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高注曰。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爲知者施也。念孫案知高注則喻意當作喻事。知者下當有施字。施。設也。言作書以明事。爲後之知己者設也。又下文。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爲後之知音者也。以爲後之知音者。與以爲知者施同意。各本知音上有有字。因上文若有知音者而衍。呂氏春秋長見篇作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無有字。注曰。喻上句作書爲知者施也。各本知者作知音。因正文知音而誤。今據上注改。則正文有施字明矣。今本喻事作喻意。涉上句意字而誤。知者下脫施字。則文義不明。

揄步　籠蒙目視

佩玉環。揄步。雜芷若。（今本芷誤作芝。辯見䟽林蘭芝下。）籠蒙目視。冶由笑。目流眺。口曾撓。奇牙出。𩑶酺搖。念孫案說文。揄。引也。揄步之間。脫去一字。自佩玉環以下。皆三字爲句。此獨兩字。則與上下不協。新書勸學篇作揄鋏陂。（今本揄誤作揄。辯見賈子。）亦三字爲句也。籠蒙目視四字。文不成義。且與上下句不協。劉績曰。衍目字。念孫案此當衍視字。高注目。視也。則正文作籠蒙目。明矣。（今本目下有視字。即涉注文而誤。）廣雅亦云。目。視也。史記項羽紀曰。范增數目項王。是也。籠蒙目。即籠蒙視。與冶由笑相對爲文。賈子作風𧎳視。（今本風𧎳誤作蝨蝨。）風𧎳籠蒙。語之轉耳。

憚悇

無不憚悇癢心。而悅其色矣。高注曰。憚悇。貪欲也。錢氏獻之曰。憚。注讀探。必非憚字。據楚辭及馮衍賦。應作憛悇。爲是形之譌耳。念孫案錢謂憚當作憛。是也。然楚辭七諫。心悇憛而煩冤兮。王注云。悇憛。憂愁貌。後漢書馮衍傳。終悇憛而洞疑。李賢注引廣蒼云。悇憛。禍福未定也。皆與高注貪欲之義不同。唯賈子勸學篇。孰能無悇憛養心。義與此同。廣韻。悇。抽據切。憛悇。愛也。義蓋本於淮南。

扶於　便媚　若鶩

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於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藥被風。髮若結旌。騁馳若鶩。高注曰。扶轉周旋。更曲意更爲之。念孫案高注傳寫脫誤。當作扶於。周旋也。轉。更也。曲。貫更爲之。今本脫去於

字。兩也字轉字誤在周旋上。竟字又誤作意。遂致文不成義。正文內扶於二字。各本多誤作扶旋。旋字卽涉注文而誤。唯道藏本茅本不誤。扶於猗那。皆疊韻也。若作扶旋。則失其讀矣。史記司馬相如傳扶輿猗靡。集解引郭璞曰。淮南所謂曾折摩地扶輿猗委也。扶輿卽扶於。相如傳又云。垂條扶於。太平御覽樂部十二引此正作扶於。又引高注曰。轉。更也。曲竟更爲也。是其證。楚辭九懷登羊角兮扶輿。洪興祖補注引此亦作扶於。而莊刻乃從諸本作扶旋。謬矣。便嬧擬神。嬧當爲娟。嬧字俗書作媚。與娟相似而誤。楚辭大招豐肉微骨。體便娟只。王注云。便娟。好貌也。便娟亦疊韻。若作便媚。則失其讀矣。後漢書文苑傳注及太平御覽引此竝作便娟。騁馳若騖。騖當爲驚。高注言其疾也。正釋若驚二字。今本言其疾上有騁馳二字。此涉正文而衍。張衡西京賦說舞曰。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是也。驚騖字相近。因誤爲騖。莊子知北遊注。理未動而志已驚。釋文驚本亦作騖。騖與騁馳同義。若云騁馳若騖。則是騁馳若騁馳矣。且地那爲韻。地古讀若陀。說見唐韻正。神旌驚爲韻。此以眞耕通爲一韻。周易楚辭及老莊諸子多如此。若作騖。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騁馳若驚。

且夫

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念孫案且當爲則。字之誤也。則夫二字。承上今鼓舞者以下二十一句而言。上文云。則布衣韋帶之人。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又云。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悇癢心而悅其色矣。語意竝與此同。

眇勁　淹浸漬

夫鼓舞者非柔縱而木熙者非眇勁。淹浸漬漸靡使然也。高注曰眇。絕也。言其非能自有絕妙之強力也。淹。久。浸。漬。念孫案高訓眇爲絕。而以眇勁爲絕妙之強力。於義未安。今案眇勁與柔縱相對爲文。眇讀爲訬。訬勁猶輕勁也。上文曰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訬。高彼注曰訬。輕利急疾。（各本脫疾字。據文選注補。）訬讀燕人言躁操善趍者謂之訬同也。後漢書馬融傳。或輕訬趬悍。李賢曰訬。輕捷也。文選吳都賦輕訬之客。李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訬。輕利急疾也。訬音眇。是訬眇同聲而通用也。淹浸漬漸靡。漬字涉注文而衍。淹浸漸靡。皆兩字連讀。不當有漬字。且注訓淹爲久。浸爲漬。則正文無漬字明矣。

藜藿

藜藿之生。蠕蠕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念孫案藜藿當爲藜藋。（徒弔反。）字之誤也。藋即今所謂灰藋也。爾雅拜蔏藋。郭注曰。蔏藋似藜。昭十六年左傳曰。斬其蓬蒿藜藋。莊子徐無鬼篇曰。藜藋柱乎鼪鼬之逕。是也。藜藋皆生於不治之地。其高過人。故曰蠕蠕然日加數寸。若藿爲豆葉。豆之高不及三尺。斯不得言日加數寸矣。藜藋皆一莖直上。形似樹而質不堅。故曰不可以爲櫨棟。若藿則非其類矣。太平御覽木部六引此作藜藋。亦傳寫之誤。其百卉部藋下引此。正作藜藋。後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藋。故諸書中藜藋字多誤爲藜藿。說見史記仲尼弟子傳。

淮南內篇第二十

泰族

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瑇瑁

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以濡生萬物．道藏本如是．瑤碧玉珠．翡翠瑇瑁．瑇．各本作瑇．俗字也．今據太平御覽引改．依漢書當作毒冒．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念孫案雨露所以濡生萬物．本作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瑤碧玉珠．本在翡翠瑇瑁之下．道藏本濡以二字誤倒．萬殊誤作萬物．翡翠瑇瑁．又誤在瑤碧玉珠之下．宋本雨露所濡爲句．以生萬殊爲句．如藏本則失其句矣．且此段以嘔濡殊珠濡渝爲韻．如藏本則失其韻矣．劉本作雨露所濡生萬物．又脫去以字．漢魏叢書本乃於生萬物上妄加化字．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此正作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瑇瑁．瑤碧玉珠．

日月合明鬼神合靈

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念孫案此用乾文言語也．日月鬼神上並脫與字．文子精誠篇正作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

衍四海

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念孫案文選東都賦注引此作不下廟堂而行於四海。於義爲長。文子精誠篇亦作不下堂而行四海。

陰陽化劉星朗非有道而物自然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劉星朗。非有道而物自然。念孫案下三句本作劉星朗。陰陽化。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自天致其高至劉星朗。是說天地日月星。而陰陽化一句則總承上文言之。今本劉星朗句在後。則失其次矣。且厚晝爲韻。化焉然爲韻。化字古音在歌部。焉然二字在元部。歌元二部古或相通。陳風東門之枌篇以差原麻娑爲韻。小雅桑扈篇以翰憲難那爲韻。隰桑篇以阿難何爲韻。逸周書時訓篇鶡鳥猶鳴。國有訛言。虎不始交。將帥不和。荔挺不生。卿士專權。莊子天運篇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淮南詮言篇爲善則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說林篇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泰族篇其美在和。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皆其證也。差施議宜四字古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若劉星朗句在後。則失其韻矣。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者。然成也。廣雅。然成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毋曰胡殘。其禍將然。謂其禍將成也。莊子繕性篇莫之爲而常自然。謂常自成也。楚辭遠遊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謂彼將自成也。又見下。言天地陰陽非有所爲。但正其道。而萬物自成也。原道篇云。萬物固以自然。以與已同。聖人又何事焉。語意正與此同。下文云。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卽此所謂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也。道藏本非有下脫爲焉正其四字。則文不成義。劉本作正其道而物自然。無非有爲焉四字。亦非。若本無非有爲焉四字。則藏本不得有非有二字矣。主術篇曰。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脩者然也。語意正與此同。莊本作非其道而物自然。則

其謬益甚。文子精誠篇作劉星朗。陰陽和。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是其明證矣。（和字亦與爲然爲韻。）

流源　淵深

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念孫案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流源作源流。淵深作深淵。是也。源流者有源之流。原道篇云。源流泉浡。沖而徐盈。是也。今作流源。則文不成義。深淵與源流相對爲文。猶上文言高山深林。大木茂枝也。今作淵深。則與上文不類矣。

縈水

故邱阜不能生雲雨。縈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念孫案縈水。小水也。說文。縈。絕小水也。韓詩外傳曰。縈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漢書揚雄傳。梁弱水之濎濙兮。服虔曰。昆侖之東有弱水。度之若濎濙耳。師古曰。濎濙。小水之皃。濙與縈同。道藏本劉本皆作縈。太平御覽鱗介部四引此同。朱本改縈爲滎。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朱不知縈爲小水。而誤以爲禹貢滎波既豬之滎。故妄改之。）

卵割

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念孫案割當爲剖。字之誤也。（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剖符世爵。今本剖誤作割。）剖謂破卵而出也。原道篇。羽者嫗伏。高注曰。嫗伏。以氣剖卵也。文選海賦。剖卵成禽。李善曰。剖。猶破也。初學記鱗介部。白帖九十五。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並作卵剖。開元占經龍魚蟲蛇占引作卵孚。又引許慎注曰。孚謂卵自

孚也。孚剖聲相近。故高注曰。蛟龍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孚也。今本自孚作自孕。此後人妄改之也。說文。孚。卵孚也。孚。孕子也。其義迥殊。一切經音義二引通俗文曰。卵化曰孚。淮南人閒篇曰。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

設繆

靜漠恬淡。設繆胸中。繆與穆通。顏師古注西京方朔傳曰。穆。靜思貌。故高注曰。穆。靜也。各本穆作繆。左畔言字因上設字而誤。今改正。高注曰。設。容也。繆。靜也。引之曰。高所見本作設。故訓爲容。設容古同聲也。其實設乃說字之誤。說古悅字。繆與穆同。穆亦和悅也。大雅烝民箋曰。穆。和也。管子君臣篇穆君之色。尹知章曰。穆猶悅也。說繆胸中者。所謂不改其樂也。文子精誠篇正作悅穆胸中。

所責

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念孫案。責上脫能字。上文云。非令之所能召也。下文云。非刑之所能禁也。非法之所能致也。是其證。

市買不豫賈

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念孫案。買字卽賈字之誤而衍者也。市不豫賈。謂市之鬻物者。不高其價以相誑豫。豫見周官司寇注。非謂買者也。荀子儒效篇作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淮南覽冥篇及史記循吏傳竝云市不豫賈。多一買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矣。

正心

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念孫案正心本作人心。與弩力相對爲文。今作正心者。後人妄改之耳。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工藝部二引此竝作人心。

化作細

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滌蕩與條暢同。文子作條暢。故因則大。化則細矣。念孫案化字義不可通。化當爲作。字之誤也。作字本爲佗。與化相似而誤。聖人順民性而條暢之。所謂因也。反是則爲作矣。原道篇曰。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故曰因則大。作則細矣。高注本作能循則必大也。欲作則小矣。今本欲作上有化而二字。則後人依已誤之正文加之耳。文子道原篇作因卽大。作卽細。自然篇作因卽大。作卽小。皆其證。呂氏春秋君守篇曰。作者擾。因者平。任數篇曰。爲則擾矣。因則靜矣。語意略與此同。

饗飲

饗飲習射。以明長幼。念孫案饗當爲鄉。字之誤也。經解射義竝云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鄉飲

故立父子之親　淸濁五音

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念孫案故立父子之親。亦當爲以立父子之親。與下文相對。文子上禮篇正作以立。清濁五音。亦當依文子作五音清濁。

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

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念孫案此文本作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白虎通義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琴操曰。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眞也。）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於亡國。流而不反。正對反其天心言之。淫而好色。正對杜淫言之。下文曰。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沈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句法皆與此相對。此以淫心爲韻。色國爲韻。下文以音風爲韻。（風字古音在侵部。說見唐韻正。）康亡爲韻。文子上禮篇作聖人之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今本此下有不顧正法流及後世八字。蓋後人所加。羣書治要引文子。無此八字。）至於亡國。是其明證矣。文選長笛賦注引三上句云。神農之初作瑟。（瑟字與今本不合。所引蓋許愼本。）以歸神反望及其天心。杜淫作反望。反其作及其。皆傳寫之誤。（反望之反。蓋涉下反其天心而誤。淫望反及。皆以形近而誤。）而句法正與文子同。若今本則錯脫不成文理。且失其韻矣。

志遠

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念孫案志遠本作志事。以書記事。

無分於遠近。不當獨言志遠。後人以兩事字重出。故改志事爲志遠耳。不知古人之文。不嫌於複。且兩事字自爲韻。（上下文皆用韻）若作志遠。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智者以記事。

罷民之力

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念孫案罷民之力。當作以罷民力。與上句相對爲文。上文以解有罪。以殺不辜。與此文同一例。文子正作以罷民力。

推舉

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念孫案內外相推舉。句法與上下文不協。且推字與上文各推其與相複。蓋衍文也。文子無推字。

故易之失也卦六句

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念孫案此六句。非淮南原文。乃後人取詮言篇文附入而加以增改者也。（詮言篇曰。詩之失辟。樂之失刺。禮之失責。此文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全用詮言篇文。而改樂之失刺爲春秋之失也刺。又加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二句。以合六藝之數。）下文云。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訾。與此六句相距不過數行。而或前後重出。或彼此參差。其不可信一也。下文易之失鬼六句。高氏皆有注。而此獨無注。若原文有此六句。不應注於後。而不注於前。其不可信二也。太平御覽學部二所引。

有下易之失鬼六句。而無此六句。其不可信三也。

乖居

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念孫案乖當爲乘。字之誤也。羅願爾雅翼引此已誤。乘者。匹也。言雌雄有別。不匹居也。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月令乃合累牛騰馬。鄭注曰。累騰。皆乘匹之名。家語好生篇曰。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毛詩傳亦云。雎鳩摯而有別。鄭箋曰。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戴先生毛鄭詩考正曰。案古字鷙通用摯。夏小正。鷹始摯。曲禮。前有摯獸。是其證。春秋傳。郯子言少皞以鳥名官。雎鳩氏。司馬也。說曰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義本毛詩。不得如箋所云明矣。念孫謹案淮南說林篇。鷙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義與毛詩同。有別即此所云不乘居也。漢張超誚青衣賦亦曰。感彼關雎。性不雙侶。列女傳仁智傳曰。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張華鷦鷯賦云。繁滋族類。乘居匹游。此尤其明證矣。

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

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念孫案此當作可謂忠臣矣。而未可謂弟也。上文云。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是其證。

必簡

小見不達必簡。念孫案必簡上當更有達字。此言見大者達。達則必簡。猶樂記言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也。文子上仁篇作道小必不通。通則必簡。是其證。

陰陽無爲故能和

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念孫案陰陽無爲故能和後人所加也此以河之逶蛇山之陵遲喩道之優游若加入陰陽無爲二句則與逶蛇陵遲優游之義咸不相比附矣且陰陽無爲與河以逶蛇三句句法亦屬參差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引淮南無此二字說苑說叢篇文子上仁篇竝同

而猶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念孫案而猶當爲亦猶隸書而亦下半相似故亦誤爲而趙策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舊本亦誤作而

治之上

此治之上也念孫案治之上當爲治之本對下文治之末而言上文養性之本養性之末即其證今作治之上者涉上文治國太上養化而誤文子下德篇正作治之本

萬一

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念孫案以萬一求不世出當作以不萬一求不世出不萬一三字即承上句言之文子下德篇作以不世出求不萬一呂

氏春秋觀世篇注引淮南作以不萬一待不世出皆其證

乘衺

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衺而流高注曰衺下也引之曰衺與下義不相近衺當爲袤字之誤也說文袤汚衺下也字通作邪史記滑稽傳汚邪滿車集解引司馬彪曰汚邪下地田也故高注訓衺爲下

繩之法法

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念孫案繩之法法文不成義當依劉本作繩之以法茅本作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以次法字屬下讀亦非莊本同文子下德篇作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則劉本是也

抱寶牽馬而去

銜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念孫案去當爲至此涉上文越疆而去而誤僖二年公羊傳正作虞公抱寶牽馬而至

越爲之

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念孫案越下脫人字高注越人以箴刺皮卽其

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越人。

義理

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念孫案義理本作仁義。此後人妄改之也。貪則不義。鄙則不仁。貪鄙與仁義正相反。(本經篇曰。毀譽仁鄙不立。齊俗篇曰。仁鄙在時不在行。漢書董仲舒傳曰。或夭或壽。或仁或鄙。)故曰。背貪鄙而向仁義。若作義理則失其指矣。且義與和隨靡爲韻。(義隨靡三字古音皆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若作義理則失其韻矣。文子上禮篇正作背貪鄙嚮仁義。

直大道

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直作與。是也。與大道。成大功。文義正相比附。今作直大道者。涉下文不得直道而誤。

自爲辟

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念孫案辟字義不可通。當是辭字之誤。(辭或作辤。與辟相似。)自爲辭。猶自爲解耳。

踳馳

趣行踳馳。念孫案踳與舛同。說文云。楊雄作舛字如此。莊子天下篇。其道舛駁。文選魏都賦注。引作踳駁。

又引司馬彪注曰。跡與舛同。踳馳。謂相背而馳也。俶眞篇曰。二者代謝舛馳。說山篇曰。分流舛馳。玉篇引作僢馳。氾論篇曰。見聞舛馳於外。法言敍曰。諸子各以其知舛馳。舛踳僢字異而義同。道藏本作跡。各本皆誤爲蹐蹐之蹐。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又下文知能踳馳。各本皆誤作蹐。

知者不妄發

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念孫案。夫知者不妄發。羣書治要引作夫知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是也。下文擇善而爲之。及事成而功足賴。皆承知者不妄爲而言。計義而行之。及身死而名足稱。皆承勇者不妄發而言。今本脫爲字及勇者不妄四字。此因妄不妄相亂。故寫者誤脫之。則與下文不合。說苑說叢篇亦云。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今本發誤作殺。

欲成霸王之業

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念孫案。欲成霸王之業。欲亦當爲能。言必得勝而後能成霸王之業也。下文四能字。皆與此文同一例。若云欲成王霸之業。則與下句不合。且與下文不類矣。詮言篇。能成王霸者。必得勝者也。以下八句。竝與此同。是其證。

節用

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淸其流者也。念孫案節用皆當爲節欲。此因上文足用而誤也。文子下德篇作節用。亦後人以誤本淮南改之。齊俗篇云、治欲者不以欲以性。又云、欲節事寡。故曰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今本節欲作節用。則非其指矣。詮言篇云、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以上八句、皆與此同。齊民要術引此亦作節欲。又引注云、節、止。欲、貪。此皆其明證矣。或謂齊民要術所引爲詮言篇文。非也。案詮言篇、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下有反性之本、在於去載二句。而無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二句。今要術引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下、即繼以未有能搖其本云云。是所引乃泰族篇文。非詮言篇文也。

一人之德

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念孫案德本作譽。無一人之譽、謂無一人稱譽之也。此言紂失人心、故雖有南面之名、而實無一人之譽。譽與名相對爲文。後人改爲無一人之德。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皇王部八引此正作無一人之譽。文子下德篇同。御覽皇王部七又引譙周法訓云、桀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

周處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

周處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念孫案酆鎬下衍之字。此以周處酆鎬爲句、地方不過百里爲句。兩句中不

當有之字.呂氏春秋疑似篇.亦以周宅酆鎬爲句.

挺肕

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挺肕而朝天下.道藏本劉本如是.各本挺肕皆作搢笏.念孫案肕當爲㫚.㫚古笏字也.皋陶謨在治忽.鄭本作㫚.注云.㫚者.笏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見史記夏本紀集解.穆天子傳曰.天子搢㫚.今作肕者.㫚變爲昒.又誤爲肕耳.無煩改爲笏也.挺當爲捷.隸書捷字或作揵.凡從疌從建之字多相亂.說見漢書揵之江下.形與挺相似.因誤爲挺.說苑說叢篇.猨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鶩.續史記孝武紀.鸞紳之屬.索隱鸞音搢.搢捷也.今本捷字並誤作挺.捷與插同.言插笏而朝天下也.小雅鴛鴦篇.戢其左翼.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噣於左也.士冠禮注.扱柶於醴中.鄉射禮注.搢.插也.大射儀注.搢.扱也.內則注.搢猶扱也.釋文.插扱二字並作捷.管子小匡篇.管仲詘纓捷衽.字並與插同.捷㫚.猶搢笏也.後人不知挺爲捷之誤.而改挺爲搢.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相率而爲致勇之寇　方面

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爲之鬬.念孫案此當作乃相率致勇而爲之寇.與下句相對爲文.各本而爲二字.誤在致勇之上.則文不成義.方面與奮臂.亦相對爲文.道藏本劉本皆作方面.漢魏叢書本面誤爲命.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

將卒

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念孫案卒當爲率。率與帥同。將帥所以統三軍。故無將帥則無行列。若卒則卽在行列之中。不得言無將卒以行列之也。隸書率或作卛。見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故書傳中率字多誤爲卒。說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將卒下。

快然而嘆之

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念孫案嘆與快然義不相屬。快然而嘆之。當作快然而笑。衍之字。下文肆然而喜。曠然而樂。與此文同一例。俗書笑字作咲。嘆字作嘆。二形相似而誤。文選求自試表注。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並引呂氏春秋愛士篇。繆公笑曰。今本笑誤作歎。

又況

又況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念孫案下又況。因上又況而衍。萬物在其間。卽承上文言之。非有二義。

射快

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高注。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陳氏觀樓曰。則快二字。與則說則喜相對爲文。快上不當有射字。蓋因高注射準而衍。下文豈直一說之快哉。正與此句相應。莊本依劉本作快射。亦非。

害人

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念孫案害人本作害之。此涉上下文人字而誤。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學部一。引此並作嬉戲害之也。

一性也

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念孫案下一字因上一字而衍。此言本末兼愛。人性皆然。性也二字。與孟子食色性也同義。性上不當有一字。劉依文子上義篇刪去一字。是也。

所在

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念孫案所在當爲在所。

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

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念孫案此本作天地之性物也。有本末。性卽生字也。淮南書中生字多作性。後人不識古字。乃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又加天地之生四字。斯爲謬矣。上文食其口而百節肥二句。皆指人事言之。與天地之生物無涉。不得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以承上文也。

棄義

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念孫案義上脫仁字。太平御覽治道

部五引此已誤上下文皆言仁義無但言義者。

故亡其國語曰

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念孫案亡下本無其字。故亡爲句。國語曰爲句。後人誤以故亡國爲句。語曰爲句。因妄加其字耳。不大其棟四句魯語文也。

本固

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卽本固。基美則上寧。念孫案本當爲木。上文木之有根。卽其證。

山水

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念孫案山水當爲山木。字之誤也。高注同。史記趙世家集解正義。及文選恨賦注引此並作山木。

吠聲

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淸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念孫案吠聲淸於耳義不可通。吠當爲呹。字之誤也。呹與咬同。張衡東京賦。咸池不齊度於𡃤咬。薛綜曰。𡃤咬。淫聲也。玉

篇。呹於交切。嫈嫈廣韻咬於交切。淫聲。是呹與咬同。故曰呹聲淸於耳。非其貴也。

琴不鳴

琴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念孫案劉本琴作瑟。與下文二十五弦合。文子微明篇亦作瑟。

然後成曲

弦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案史記漢書多以軼爲逸。道藏本劉本皆作軼。漢魏叢書本改軼爲逸。而莊本從之。未達假借之義。念孫案成曲上亦當有能字。文子微明篇正作然後能成曲。

下不相賊　民無匿情

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中與忠同。劉本依文子改中爲忠。而莊本從之。亦未達假借之義。故民無匿情。念孫案下不相賊。相字後人所加。賊害也。政寬則不爲民害。故曰至治寬裕。則下不賊。若云下不相賊。則非其指矣。文子微明篇。作至治優游。故下不賊。是其證。民無匿情。情字亦後人所加。匿與慝同。齊俗篇曰。禮儀飾則生僞匿之士。逸周書大戒篇曰。克禁淫謀。衆匿乃雍。管子七法篇曰。百匿傷上威。韓子主道篇曰。處其主之側。爲姦匿。荀子樂論篇曰。亂世之文章匿而采。字並與慝同。又管子明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明法解匿作慝。韓詩外傳。仁義之匿。車馬之飾。新序節士篇匿作慝。史記酷吏傳。上下相爲匿。漢書匿作慝。後漢書班固傳。與引慝亡迴而不泯。文選慝作匿。言至忠復素。則民無姦慝也。後人誤以匿爲藏匿之匿。而於匿下加情字。則非其指矣。且匿與賊爲韻。若作匿情。則失其韻矣。羣書治要引此作至德樸素。則民無慝。是其證。

減爵祿之令

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爲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引之曰．減爵祿之令．本作張減爵之令．張．施也．施減爵之令也．秦策云．吳起爲楚悼損不急之官．卽此所謂減爵也．高注云．減爵者．收減羣臣之爵祿．則正文本作減爵明矣．道應篇載吳起之言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蓋減爵則祿亦因之而減．故注言收減羣臣之爵祿．非正文內本有祿字也．張減爵之令．與立相坐之法．相對爲文．今本作減爵祿之令．則文不成義．此因高注而誤衍祿字．又脫去張字也．文子微明篇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則功臣叛．語皆本於淮南．則此文本作立相坐之法．張減爵之令．明矣．

禍福

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念孫案．禍字因上文兩禍字而衍．見福於重閉之內．此承上文鮑叔輔小白．咎犯輔重耳．及句踐脩政於會稽言之．慮患於九拂之外．此承上文史蘇歎晉獻．子胥憂吳王．及晏子再爵而有憂色言之．相對爲文．則福上不當有禍字．文子微明篇無禍字．

再收

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念孫案．收本作登．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爾雅曰．登．成也．天文篇曰．蠶登蠶不登．是也．爾雅翼引此作收．則所見本已誤．齊民要術本草圖經及太平御覽

資產部五木部四引此竝作登太平御覽木部又引注云登成也是其證

初絻

聘納而取婦初絻而親迎(絻與冕同)引之曰初字義不可通初當作冠字書冠字左畔作完與衣相似寸與刀相似故冠誤爲初冠謂弁也齊風甫田傳曰弁冠也士昏禮主人爵弁鄭注曰爵弁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是也冠絻而親迎彖貴賤言之劉本改作紱絻(諸本及莊本同)則但有大夫以上於義爲不備矣且紱與初字不相似若是紱字無緣誤爲初也

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

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念孫案末二句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然而不可行者爲其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也今本然而下脫去不可行者爲其六字及也字則語意不完且與上五條不對矣

弗庠

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念孫案庠當爲席字之誤也昌羊昌蒲也蛉窮蚰蜒也(竝見說林注)昌蒲能致蚰蜒故人不以爲席也太平御覽蟲豸部八引此正作席

此三代之所昌

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念孫案此三代之所昌。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此三代之所以昌也。今本脫去以字也字。則文義不明。

淮南內篇第二十一

要略

瀸濇

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瀸濇肌膚。念孫案說文。濇。不滑也。瀸濇二字。義不相屬。濇當爲漬。隸書嗇字或作嗇。形與責相近。故漬誤爲濇。瀸漬與漸漬同。言內則浹洽於五藏。外則漸漬於肌膚也。說文曰。瀸。漬也。廣雅同。莊十七年公羊傳。瀸者何。瀸積也。釋文。積本又作漬。

通迴

使人知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元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念孫案通迴二字。義不相屬。迴當爲迵。迵音洞。字之誤也。迵亦通也。通迵造化之母。謂通乎造化之原也。呂氏春秋貴同篇。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迵溝陸。上德篇。德迵乎天地。高注並云。迵。通也。今本迵字。皆誤作迴。辯見呂氏春秋。史記倉公傳。臣意診其脈曰。迵風。集解曰。迵音洞。言洞徹入四肢也。迵洞同音。故迵或作洞。俶眞篇。通洞條

達。即通迵也。世人多見迴。少見迵。故迵誤爲迴。下文使人通迵周備。其字正作迵。道藏本劉本如是。他本皆誤作迴。而莊本從之謬矣。

竝明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句合同其血氣。句與雷霆風雨。句比類其喜怒。句與晝宵寒暑。句竝明。念孫案竝明二字。後人所加也。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漢書高帝紀。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顏師古曰。與。如也。案古書多謂如曰與。詳見釋詞。言血氣之相從。如雷霆風雨。喜怒之相反。如晝宵寒暑也。後人不知與之訓爲如。而讀與雷霆風雨比類爲一句。故又於晝宵寒暑下加竝明二字。以成對文耳。不知合同其血氣。比類其喜怒。相對爲文。今以比類二字上屬爲句。而其喜怒三字自爲一句。則句法參差矣。與雷霆風雨。與晝宵寒暑。亦相對爲文。今加竝明二字。則句法又參差矣。且此文以生天爲韻。雨怒暑爲韻。今加竝明二字。則失其韻矣。又案取象於天爲句。合同其血氣爲句。漢魏叢書本改於天爲與天。莊本同。以與下兩與字相對。則又誤以於天合同爲句矣。皆由不知兩與字之訓爲如。故紛紛妄改耳。

因作任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念孫案因作任督責。當作因任督責。謂因任其臣而督責其功也。今本作字。即任字之誤而衍者耳。主術篇曰。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韓子揚搉篇

曰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呂氏春秋知度篇曰因而不爲責而不詔竝與此因任督責同義莊子天道篇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風氣

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念孫案風氣本作風采文選魏都賦壹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李善曰淮南子曰同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也采事也是其證後人旣改風采爲風氣復删去高注以滅其迹甚矣其妄也且采與理始爲韻若作氣則失其韻矣

擊危

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擊危句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常念孫案無所擊危者危與詭同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作司危星擊詭猶今人言違礙也謂進退左右無所違礙也睽釋文曰詭戾也文選長笛賦窊隆詭戾李善注詭戾乖違貌主術篇曰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又曰木擊折轉水戾破舟彼言無所擊戾此言無所擊詭其義一也作危者借字耳劉績不解無所擊危之義乃於無所下加失字諸本及莊本同讀無所失絕句而以擊危二字下屬爲句其失甚矣

結細　說捍　明事埒事

解墮結細。說捍摶困。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念孫案墮亦解也。廣雅。墮脫也。論衡道虛篇曰。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是墮與解脫同義。易林噬嗑之小畜曰。關柝開啓。衿帶解墮。是也。細當爲紐。字之誤也。紐亦結也。楚辭九歎王注曰。紐。結束也。管子樞言篇曰。先生不約束。不結紐。是也。說與脫同。捍當爲擇。字之誤也。隸書擇字或作撂。與捍相似。見漢成陽靈臺碑。擇與釋同。墨子節葬篇曰。爲而不已。操而不擇。易林恆之蒙曰。郊耕擇耜。有所疑止。韓子五蠹篇。布帛尋常。庸人不釋。論衡非韓篇引韓子釋作擇。皆是也。脫釋皆解也。摶困者卷束之名。考工記鮑人卷而摶之。注。鄭司農云。摶讀爲縛一如填之縛。謂卷縛韋革也。說文。稛。絭束也。稛與困。聲近而義同。解墮結紐。說擇摶困。其義一也。明事埒事。下事字因上事字而衍。明事埒者。明百事之形埒以示人也。高注繆稱篇曰。形埒。兆朕也。故此注亦曰。埒。兆朕也。

與塞而無爲也同

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念孫案。與塞而無爲也。下不當有同字。此因下文同字而衍。

酒白

夫江河之腐胔。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念孫案。一盃酒白。白字義不可通。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引此白作甘。是也。言酒雖甘而蠅漬其中。則人弗飲也。隸書甘字或作

甘與白相似而誤。漢西嶽華山亭碑甘露字。右甘字作白。見漢隸字原。

不悅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高注曰。悅。易也。念孫案如注義則悅當爲侻。他活反。本經篇其行侻而順情。彼注云。侻。簡易也。義與此注同。莊本改悅爲說。未達高氏之旨。

服傷生而害事

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念孫案服傷生而害事。文義未明。服上當有久字。厚葬久服相對爲文。墨子節葬篇多言厚葬久喪。晏子春秋外篇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遁哀費日。皆淮南所本也。

蘽垂

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蘽垂。以爲民先。莊云。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三十四。器物部九。部十。皆引此。蘽垂作畚插。爲是。此誤也。念孫案垂字誤而蘽字不誤。蘽謂盛土籠也。垂當爲臿。臿。今之鍬也。大雅緜傳云。捄。蘽也。箋云。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蘽。而投諸版中。蘽字或作蔂。說山篇蔂成城。高注云。蔂。土籠也。韓子五蠹篇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此卽淮南所本。耒與蘽聲相近。耒臿卽蘽臿也。孟子滕文公篇蓋歸反蘽梩而掩之。趙注云。蘽梩籠臿之屬。可以取土者也。彼言蘽梩。亦卽此所謂蘽臿也。廣雅。梩。臿也。管子山國軌篇梩籠纍箕。纍亦與蘽同。太平御覽引此蘽作畚。所見本異耳。不得據彼以改此也。垂者臿之誤。非插之誤。俗

書臿字或作函。見廣韻。臽字或作舀。見漢富春丞張君碑。二形相似。故臿誤爲臽矣。

閒服

當此之時。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閒服生焉。念孫案閒與簡同。莊子天運篇。食於苟簡之田。釋文。簡。司馬本作閒。簡服謂三月之服也。宋書禮志引尸子曰。禹治爲喪法。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是也。道藏本劉本作閒服。他本閒字皆誤作閑。而莊本從之。謬矣。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及路史後紀。引此竝作簡服。

恃連與國

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念孫案連與二字連讀。高注。恃怙連與之國。漢書武五子傳。羣臣連與成朋。是也。恃連與。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皆三字爲句。則連與下不當有國字。蓋涉注文而衍。

淮南內篇第二十二

淮南內篇。舊有許氏高氏注。其存於今者。則高注。非許注也。前有高氏敍一篇。天文篇注又云。鍾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則其爲高注無疑。其自唐以前。諸書所引許注。有與今本同者。乃後人取許注附入。非高

氏原文也。（凡注內稱一曰云云者。多係許注。則其爲後人附入可知。）宋人書中。所引淮南注。略與今本同。而謂之許注。則考之未審也。道藏本題許愼記上。蓋沿宋本之誤。是書自北宋已有譌脫。故爾雅疏埤雅集韻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已多與今本同誤者。而南宋以後無論已。余未得見宋本。所見諸本中。唯道藏本爲優。明劉績本次之。其餘各本。皆出二本之下。茲以藏本爲主。參以羣書所引。凡所訂正共九百餘條。推其致誤之由。則傳寫譌脫者半。馮意妄改者亦半也。有因字不習見而誤者。若原道篇。先者踰下。則後者躄之。躄。女展反。故高注云。躄。履也。音展。非展也。而各本乃誤爲蹷矣。（凡據諸書以正今本者。具見於本條下。後皆倣此。）兵略篇。涉血躄腸。與死扶傷。躄亦履也。而各本又誤爲屬矣。齊俗篇。穿窬拊楗。抇墓踰備之姦。抇。戶骨反。掘也。各本抇誤爲抽。墓誤爲箕。高注。抇。掘也。掘字又誤爲握。則義不可通。兵略篇。毋抇墳墓。藏本抇字又誤爲扣矣。說山篇。鑴鼎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鑴讀若彗。高注曰。小鼎也。各本鑴誤爲錯。又誤在鼎字下矣。說林篇。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杌。泛。釣浮也。杌。讀若兀。動也。機動則得鼠。泛動則得魚。故高注云。杌動。動則得魚也。而各本杌字乃誤爲杭矣。使但吹竽。使工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拙人也。讀若齇疽之疽字。從且不從旦。故高注云。但讀燕言鉏同也。而各本乃誤爲但矣。使但吹竽。使工厭竅者。厭。於葉反。與擪同。一指按也。言使但吹竽。而使樂工爲之按竅也。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而各本工字遂誤爲氏矣。修務篇。墨子趹蹏而趨千里。趹讀若決。高注。趹蹏。疾行也。趨。走也。各本趹誤作跌。高注又誤作。跌。疾行也。蹏。趨走也。

則義不可通矣。以一饐之故。絕穀不食。饐卽噎字也。而各本乃誤爲飽矣。藋蔾之生。蠉蠉然日加數寸。藋徒弔反。卽今所謂灰藋也。蔾藋之高過人。故云日加數寸。世人多聞蔾藿。寡聞蔾藋。而各本藋字遂誤爲藿矣。泰族篇。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吠於交反。與咬同。淫聲也。字從夭。而各本乃誤作吠矣。有因假借之字而誤者。覽冥篇。蚖鱓著泥百仞之中。蚖鱓與黿鼉同。各本蚖鱓誤爲蛇鱓。則與下文蛇鱓相亂矣。道應篇。孚子治亶父三年。孚子卽宓子賤也。宓孚聲相近。故字相通。而各本乃誤爲季子矣。有因古字而誤者。時則篇。孟秋之月。其兵戉。戉古鉞字也。而各本乃誤爲戈矣。齊俗篇。煎敖燎炙。齊咊萬方。齊讀爲劑。咊卽甘受和之和。咊與味字相似。而各本遂誤爲味矣。脩務篇。感而不應。攺而不動。攺古迫字也。而各本乃誤爲攻矣。有因隸書而誤者。時則篇。具栚曲莒筐。高注。栚。持也。三輔謂之栚。案栚讀若朕。架蠶薄之木也。隸書栚字或作栚。而各本遂誤爲椄矣。覽冥篇。井植生梓。溝植生條。本經篇。山無峻榦。林無柘梓。梓古孽字。伐木之更生者也。隸書梓字或作梓。而各本遂誤爲梓矣。精神篇。樣桷不斲。素題不枅。樣卽今橡栗字也。隸書樣字或作樣。而各本遂誤爲樸矣。本經篇。芟野莽。長苗秀。高注。莽。草也。隸書莽字或作莾。而各本遂誤爲菼矣。道應篇。於是佽非敦然瞋目。攘臂拔劍。隸書眞字或作真。與冥相似。而各本瞋目遂誤爲瞑目。且誤在敦然之上矣。氾論篇。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夸矜也。隸書夸字或作夲。而各本遂誤爲本矣。兵略篇。疾如鏃矢。高注。鏃。金鏃翦羽之矢也。隸書矦字作𥎦。佳字作隹。二形相似。而各本鏃字遂誤爲錐。下

文疾如鍭矢何可勝偶。鍭字又誤爲鏃矣。說林篇。故解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抌。抌。竹甚反。深擊也。字從冘。冘讀若淫。故高注云。批。擊。抌。椎。隸書冘字或作冗。亢字或作宂。二形相似。而藏本抌字遂誤爲伉。劉本又誤爲伉矣。有因草書而誤者。齊俗篇。柱不可以摘齒。筳不可以持屋。高注。筳。小簪也。案筳讀若廷。言小簪可以摘齒。而不可以持屋也。筳與筐草書相似。而各本遂誤爲筐矣。有因俗書而誤者。原道篇。欲宍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宍。俗肉字也。藏本宍誤作寅。而各本又誤作害矣。齊俗篇。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宍之獸。宍亦肉字也。而各本又誤作宂矣。天文篇。日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離以爲朝晝昏夜。離者。分也。俗書離字作雝。各本則脫其右半而爲禹矣。氾論篇。姦符節。盜管璽。高注。璽。印封。俗書璽字作坌。而各本遂誤爲金矣。詮言篇。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定也。俗書定字作㝎。而各本遂誤爲之矣。說林篇。若被蓑而救火。鑿竇而止水。俗書鑿字作鑿。各本則脫其下半而爲毀矣。有兩字誤爲一字者。說林篇。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亡也。賊。害也。亡。無也。言狂者與嬰兒皆無害人之心也。各本亡也之也誤爲山。又與亾字合而爲岦矣。有誤字與本字並存者。主術篇。鴟夜撮蚤。察分秋毫。蚤或誤作蚉。又轉寫而爲蚊。而各本遂誤作撮蚤蚊矣。道應篇。豐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鐵字或省作鐵。因誤而爲鍼。而各本遂誤爲金鐵鍼矣。有校書者旁記之字。而闌入正文者。兵略篇。明於奇賌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禨祥。賌讀若該。奇賌者。奇祕之要。非常之

術也．校書者不曉奇賌之義．而欲改爲奇正．故記正字於賌字之旁．而各本遂誤爲奇正賌矣．說林篇．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步與故爲韻．趨與趨爲韻．隸書趨或作趍．故淮南書中趨字多作趍．校書者以說文趍趙之趍音馳．故旁記馳字．而各本遂誤作趍曰何趍馳矣．有衍至數字者．俶眞篇．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也．湍瀨旋淵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注之險．不能難也．各本不能禁也下衍唯體道能不敗六字．則上下文皆隔絕矣．有脫數字至十數字者．原道篇．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有所屛蔽也．高注曰．以諭利欲．故曰有所屛蔽也．各本正文脫有所屛蔽四字．則注文不可通矣．道應篇．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具於強臺．莊王不往．明日子佩跣揖．北面立於殿下云云．各本脫子佩具於強臺至明日十二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氾論篇．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爲衾．牛有德於人者．其死也葬之以大車之箱爲薦．各本葬之下脫以帷爲衾四字．牛下脫有德於人者五字．葬下脫之字．大車下脫之箱二字．則文不成義矣．說山篇．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魄曰．無有何得而聞也．各本何得而聞上脫魄曰無有四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一淵不兩蛟．一棲不兩雄．一則定．兩則爭．高注云．以日月不得竝明．一國不可兩君也．各本脫一棲不兩雄以下十一字．又脫去注文．則一淵不兩蛟句．孤立無耦矣．說林篇．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簦．名異實同也．頭蝨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各本脫名異實同也五字．則義不可通矣．人閒篇．魯君聞陽虎失．大怒．

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戰鬬者也。不傷者爲縱之者。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各本脫傷者戰鬬至縱之者十三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夫上仕者。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太宰子朱之見終始微矣。仕與士同。各本仕上脫上字。先避下又脫患而後就利至太宰子朱十六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其夜乃攻虞氏。大滅其家。各本脫其夜以下十字。則敘事未畢。且與上文虞氏以亡句不相應矣。有誤而兼脫者。原道篇。輕車良馬。勁策利錣。高注。策。箠也。錣。箠末之箴也。錣讀焫燭之焫。錣。竹劣反。焫。如劣反。藏本錣誤作鍛。注文誤作策箠也。末之威也。鍛讀焫燭之焫。則義不可通矣。有正文誤入注者。主術篇。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此引老子而釋其義也。各本言建之無形也六字。皆誤作注文矣。說林篇。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各本自然之勢四字誤入注。則上二句爲不了語矣。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燕。適子懷於荊。精相往來也。各本精相往來也五字。亦誤入注矣。有注文誤入正文者。道應篇。田鳩往見楚王。楚王甚說之。予以節使於秦。至秦。因見惠王而說之。高解予以節。云予之將軍之節。各本此六字。誤入正文因見之下。惠王之上。則文不成義矣。人間篇。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高解非其名者勿就云。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而各本此九字皆誤入正文矣。有錯簡者。天文篇。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各本其加卯酉三句。錯簡在下文帝張四維運之以斗一節之下。

則既與上文隔絕。又與下文不相比附矣。有因誤而致誤者。俶眞篇。昧昧𣘦𣘦。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間。𣘦讀若懋。高注云。懋𣘦。欲所知之貌也。昧昧𣘦𣘦。一聲之轉。各本𣘦𣘦誤作晽晽。字書所無也。而楊氏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晽字。引淮南子昧昧晽晽矣。主術篇。夫寸生於𥝩。𥝩生於日。𥝩與秒同。秒禾芒也。各本𥝩誤爲𥟖。字書所無也。而吳氏字彙補乃於禾部收入𥟖字。音栗。引淮南子寸生於𥟖矣。齊俗篇。夫蝦蟇爲鶉。水蠆爲蟌。高注。蟌。蜻蛉也。隸書蟌字或作𧒂。因誤而爲𧑅。字書所無也。𧑅讀若蔥。蔥字俗書作蒠。校書者記蒠字於𧑅字之旁。因誤而爲蒠。傳寫者又以蒠字誤入正文。故水蠆爲蟌。各本皆誤作水蠆爲𧑅蒠。後人又爲之音曰。音矛。音務。皆不知何據。而字彙補遂於虫部收入𧑅字。音矛。又於艸部蒠字下注云。音務。引淮南子水蠆爲𧑅蒠矣。譬若水之下流。熛之上尋也。熛讀若標。火飛也。熛之上尋。猶言火之上尋。各本熛誤作煙。而藝文類聚引此亦作煙。且在火部煙下。則唐初本已誤矣。兵略篇。推其搖搖。擠其揭揭。高注。搖搖。欲仆也。揭揭。欲拔也。搖古搖字。因其欲仆而推之。故曰推其搖搖。隸書搖字或作揞。各本遂誤作揞。字書所無也。而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揞字。引淮南子推其揞揞矣。說山篇。弊箄甑瓾。高注。瓾。甑帶。瓾讀鼃黽之鼃也。瓾鼃皆從圭聲。故讀瓾如鼃。各本瓾誤作甄。字書所無也。高注鼃黽之鼃。又誤作鼃黽之黽。而古音餘遂於梗韻收入甄字。引高注甄讀鼃黽之黽矣。說林篇。遽契其舟桅。高注。桅。船弦板。桅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氾之氾也。范與危草書相似。故各本桅字皆作桅。而古音餘遂

於陷韻收入桅字。引淮南子逐契其舟桅音氾矣。有不審文義而妄改者。原道篇。乘雷車六雲蜺。謂以雲蜺爲六馬也。後人不曉六字之義。遂改六雲蜺爲入雲蜺矣。主術篇。夫華騮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狼契。契公八反。狼契皆犬名也。後人不知狼契爲何物。而改爲豺狼。其失甚矣。齊俗篇。故六騏驥。四駃騠。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處勢然也。窾木謂舟也。古者謂所居之地曰處勢。言乘良馬濟江河。不若乘舟之便者。處勢使然也。後人不識古義。而改處勢爲處世。其失甚矣。道應篇。故莊子曰。朝秀不知晦朔。高注。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後人依今本莊子改爲朝菌。不知淮南自作朝秀。不得據彼以改此也。脩務篇。夫亭歷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而人曰夏生。生者衆。亭歷薺麥皆冬生夏死。故互言之。後人不知亭歷爲何物。而改爲橘柚。其失甚矣。有因字不習見而妄改者。齊俗篇。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跖钁。钁讀若華臿也。跖。蹋也。故高注云。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也。後人不識钁字而改钁爲钁。不知钁爲大鉏。鉏以手揮。不以足蹋也。說山篇。視日者眩。聽雷者⿰耳農。⿰耳農女江反。耳中聲也。後人不識⿰耳農字。而改⿰耳農爲聾。其失甚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改者。道應篇。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有道也。適讀曰啻。言奚啻有道而已哉。乃聖勇義仁智五者皆備也。後人不知適與啻同。而誤讀爲適齊適楚之適。遂改有道爲無道矣。有不審文義而妄加者。覽冥篇。夫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夫燧陽燧也。故高注曰。夫讀大夫之夫。後人乃誤以夫爲語詞。而於燧上加陽字矣。氾論篇。故使陳成常鴟夷子

皮得成其辨。後人於陳成下加田字。而不知田卽陳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務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務於柔懦。於亦爲也。而後人又於於下加爲字矣。人閒篇曉然自以爲智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智卽知字也。曉然以下十六字連讀。後人不識古字。而讀曉然自以爲智絕句。又於智下加知字以聯屬下文。各本然字又誤在自字下。則更不可讀矣。故善鄙同。誹譽在俗。趨舍同。逆順在君。此言善鄙同。而或誹或譽者。俗使然也。趨舍同。而或逆或順者。君使然也。後人不達。乃於兩同字上加兩不字。則意相反矣。越王勾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必死。戰武。戰士也。必與畢同。言戰士皆致死也。淮南一書通謂士爲武。後人不達。又於武下加士字。必下加其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加者。本經篇異貴賤。差賢不。誹譽。行賞罰。賢不。卽賢否也。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遂於不下加肖字矣。泰族篇天地之性物也有本末。性物。卽生物也。後人不知性爲生之借字。乃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又於物也上加天地之生四字。其失甚矣。有妄加字而失其句讀者。泰族篇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句 國語曰云云。後人誤以故亡國絕句。遂於國上加其字矣。要略曰。進退左右。無所擊危。危與詭同。詭。戾也。主術篇曰。舉動廢置。無所擊戾。意與此同。劉績不解無所擊危之義。而於無所下加失字。讀無所失絕句。而以擊危下屬爲句。其失甚矣。有妄加數字至二十餘字者。天文篇天有九野五星八風五官五府。此先舉其綱。而下文乃陳其目。後人於八風下加二十八宿四字。又於注內

列入二十八宿之名而不知皆下文所無也又下文星分度一節乃紀二十八宿分度之多寡非紀二十八宿之名後人不察又於其末加凡二十八宿也六字斯爲謬矣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後人於此下加蒼龍在辰四字而不知蒼龍卽太陰也泰族篇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後人於天地之道上加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六句此取詮言篇文而增改之也不知下文自有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句若先加此六句則文既重出而義復參差矣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此以河之逶蛇山之陵遲諭道之優游也後人於道以優游句上加入陰陽無爲故能和七字則與逶蛇陵遲優游之義咸不相比附矣有不審文義而妄刪者道應篇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解渝解猶懈怠也後人不知其義遂以至長不渝絕句而刪去解字矣人閒篇城中力已盡糧食匱武大夫病武大夫士大夫也淮南書謂士爲武後人不達遂刪去武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刪者人閒篇此何遽不能爲福乎能讀曰乃言何遽不乃爲福也後人不知能與乃同遂刪去能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顚倒其文者人閒篇國危不而安患結不而解何謂貴智而讀曰能言危不能安患不能解則無爲貴智也後人不知而與能同遂改爲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矣有失其句讀而妄移注文者說山篇無言而神者載無也有言則傷其神句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高解有言則傷其神云道賤有言而多反

有言故曰傷其神據此則當以則傷其神絕句其之神者三字乃起下之詞之此也言此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也後人誤以則傷其神之神者爲句而移注文於之神者下則上下文皆不可讀矣有旣誤而又妄改者氾論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葵之與莧則論人易矣玉與石葵與莧皆不相似故易辨也俗書葵字作葵美字作美葵之上半與美相似因誤而爲美後人又改爲美之與惡則不知爲何物矣人閒篇嘳然而嘆嘳然卽喟然隸書貴字或作賷形與貴相似故嘳誤爲嘖而後人遂改爲憒矣脩務篇明鏡之始下型𦢊然未見形容及其抮以元錫摩以白旃則鬢眉微毛可得而察抮讀若槩高注云抮摩藏本正文抮字誤作粉注文抮字又誤作於劉本又改於摩爲摩磨則誤之又誤矣泰族篇提吻而朝天下提與揷同吻與曶同古笏字也揷笏搢笏也隸書提字或作揵形與挺相似故藏本提字誤爲挺吻字又誤爲肳朱東光本改挺肳爲搢笏義則是而文則非矣聘納而取婦冠絻而親迎俗書冠字作冦與初字相似故藏本冠絻誤爲初絻而劉本又改爲紱絻矣有因誤字而誤改者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知化謂知事理之變化也化誤爲礼而後人遂改爲禮矣詮言篇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自死而天地無窮亦滔矣兩亦字皆誤爲尔而後人遂改爲爾矣有旣誤而又妄加者俶眞篇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蟁蝱適足以翾翾許緣反小飛也翾誤爲翺後人遂於翺下加翔字不知蟁蝱之飛可謂之翾不可謂之翺翔也覽冥篇治日月之行律陰陽之氣高注律度也此三字傳寫誤在律字之下陰陽之

上以致隔絕上下文義。後人遂以律字上屬爲句。而於陰陽上加治字矣。主術篇。不智而辯慧懁給。則乘驥而或。懁與儇同。或與惑同。高注云。不智之人、辯慧懁給。不知所裁之。猶乘驥而或。不知所詣也。懁佞也。傳寫以懁誤爲懷、乘誤爲棄。或誤爲式。後人又於式上加不字。則文不成義矣。人閒篇。孫叔敖病且死。且字因與病字相連而誤爲疽。後人以下文謂其子曰云云。乃未死以前之事。故又於死上加將字。而不知疽爲且字誤。且卽將也。有既誤而又妄刪者。主術篇。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南面而王天下焉。藏本作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顛倒不成文理。劉本又刪去王字。則誤之又誤矣。人閒篇。或直於辭而不周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周亦合也。謂不合於事也。隸書周與害相似。故藏本周誤爲害。而劉績不達。遂於害上刪不字矣。下文曰。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周於事者也。卽承此文言之。傳寫誤爲不用於事。而後人又改爲不可用矣。有既脫而又妄加者。主術篇。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藏本脫而字。劉績不能補正。又於制開闔下加之門二字矣。詮言篇。故中心常恬漠。不累其德。累讀負累之累。傳寫脫去不字。後人又誤以累爲累積之累。遂於累下加積字矣。有既脫而又妄刪者。天文篇。天地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爲雨。藏本上句脫地字。劉本又刪去下句天字。則是以風屬天。雨屬地。其失甚矣。有既衍而又妄加者。氾論篇。履天子之籍。造劉氏之冠。冠上誤衍貌字。後人遂於籍上加圖字。以與貌冠相對。而不知圖籍不可以言履也。有既衍而又妄刪者。主術篇。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

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方者。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藏本臣道方者作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以上十字藏本原文。其員者運轉而無六字。乃涉上文而衍。劉績又讀臣道員者爲句。運轉而無方爲句。而於方下删者字。則誤之又誤矣。有既誤而又改注文者。原道篇夫蘋樹根於水。高注。蘋。大萍也。正文蘋字誤作萍。後人遂改注文之蘋大萍爲萍大蘋。以從已誤之正文矣。有既誤而又增注文者。俶眞篇辯解連環。辭潤玉石。高注。潤。澤也。正文辭字涉注文而誤爲澤。後人又於注文潤澤也上加一澤字。以從已誤之正文矣。精神篇故覺而若眯。生而若死。眯。讀若米。高注。眯。厭也。楚人謂厭爲眯厭。卽今魘字。傳寫以眯誤作眛。後人遂誤讀爲暗眛之眛。而於注內加暗也二字矣。說山篇人不小覺。不大迷。高注。小覺不能通道。故大迷也。兩小覺竝誤爲小學。後人又於注文小學下加不博二字。以牽合正文矣。泰族篇故因則大。作則細矣。高注。能循則必大也。欲作則小矣。古作字爲𠇍。形與化相似。因誤爲化。後人又於注文欲作上加化而二字矣。有既誤而又移注文者。地形篇曰。天地之間。九州八柱。下文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高注。八極。八方之極也。正文八柱誤爲八極。而後人遂移八極之注於前。以從已誤之正文矣。道應篇輪扁斲輪於堂下。高注。輪扁。人名。正文輪扁誤爲輪人。而後人遂移注文於下文論扁曰云云之下矣。詮言篇蘇秦善說而亡身。高注。蘇秦死於齊也。正文亡身誤爲亡國。後人又移注文於亡字之下。國字之上。則是以亡字絕句。而以已誤之國字下屬爲句。其失甚矣。有既改而又改注文者。原道篇干

越生葛絺。高注。干。吳也。劉本改干越爲于越。幷改高注。而不知于之不可訓爲吳也。九疑之南。民人劗髮文身。以像鱗蟲。劗讀若鑽。又讀若攢。高注。劗。翦也。後人不識劗字。遂改劗髮爲被髮。幷改高注。而不知被之不可訓爲翦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怨。讀爲苑。苑。懟。皆病也。故高注云。懟。病也。後人改怨懟爲怨懟。幷改高注。而不知懟之不可訓爲病也。地形篇。夸父耴耳。高注。耴讀褶衣之褶。後人改耴耳爲耽耳。幷改高注。而不知耽之不可讀爲褶也。氾論篇。周棄作稼穡。高注。周棄。后稷也。後人改正文周棄爲后稷。又改注文爲稷周棄也。斯爲謬矣。兵略篇。西包巴蜀。東裹郯邳。高注。巴蜀。郯邳。地名。後人改邳爲淮。幷改高注。而不知淮乃水名。非地名也。伐櫎棗而爲矜。櫎。而善反。高注。櫎棗。酸棗也。後人不識櫎字。遂改櫎爲棘。幷改高注。而不知棘非酸棗也。有既改而復增注文者，道應篇。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高注。九垓。九天也。後人改之上爲之外。又於注文九天下加之外二字矣。詮言篇。三關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高注。三關。謂食視聽。後人改三關爲三官。又於注文三關上加三官二字。其失甚矣。有既改而復刪注文者。時則篇。迎歲於西郊。高注。迎歲。迎秋也。後人依月令改迎歲爲迎秋。又刪去注文矣。繆稱篇。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爲大田。高注，大田。田官也。後人改大田爲大政。又刪去注文矣。詮言篇。臺無所監。謂之狂生。高注。臺。持也。所監者非元德。故爲狂生。臺。古握字也。後人改臺爲持。又改注文之臺持也爲持無所監。幷刪去臺古握字也五字矣。泰族篇。故張瑟者，小弦絙而大弦緩。高注。絙。急也。後人依文子改絙爲急。又刪去注

文矣．有既脫且誤而又妄增者．人閒篇．故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攫剟索之．攫．搏也．剟．與掇同．拾也．故高注云．攫剟．善於搏拾物．藏本正文脫攫字．注文作剟搏善拾於物．脫誤不成文理．劉績不達．乃於正文剟上加捷字．斯爲謬矣．有既誤且改而又改注文者．俶眞篇．蓶扈炫煌．高注．蓶．讀曰唯．扈．讀曰戶．藏本蓶誤作蘿．扈誤作扈．注文誤作蔰．讀曰扈．劉績不能釐正．又改蘿爲萑．并改高注．而不知萑之不可讀爲唯也．譬若周雲之蘢蓯遼巢．彭薄而爲雨．高注．彭薄．蘊積貌也．藏本彭薄誤爲彭薄．劉績又改爲彭濞．并改高注．而不知彭濞乃水聲．非雲氣蘊積之貌也．兵略篇．夫栝淇衛箘簬．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幨．腐荷之櫓．然猶不能獨穿也．高注．櫓．大盾也．案腐荷之櫓不能穿．謂矢不能穿盾也．傳寫以櫓誤爲矰．矰．即矢也．則義不可通．後人不知矰爲櫓之誤．乃改不能獨穿爲不能獨射．以牽合矰字．又改注文之櫓大盾也爲矰猶矢也．以牽合正文．甚矣其謬也．有既誤且衍而又妄加注釋者．兵略篇．發如猋風．疾如駭電．駭下衍龍字．電字又誤作當．後人遂讀疾如駭龍爲句．而以當字屬下讀．且於駭龍下妄加注釋矣．若夫入韻之字．或有譌脫．或經妄改．則其韻遂亡．故有因字誤而失其韻者．原道篇．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牧與得爲韻．高注．牧．養也．各本牧誤作收．注文又誤作不養也．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俶眞篇．茫茫沆沆．是謂大治．沆．胡朗反．高注．茫．讀王莽之莽．沆．讀水出沆沆白之沆．茫茫沆沆．疊韻也．各本作茫茫沈沈．則非疊韻矣．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沆沆．孰知其藏．渾渾沆沆．雙聲也．且沆與象量藏爲

韻。各本作渾渾沉沉。則既非雙聲。而又失其韻矣。天文篇。秋分雷臧。蟄蟲北鄉。臧古藏字。與鄉爲韻。各本藏誤作戒。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覽冥篇。臥倨倨。興眄眄。眄卽盱字。高注。眄眄然視。無智巧貌也。眄眄與倨倨爲韻。各本眄眄作眄眄。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齊俗篇。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承食。不如竹箄。承。讀爲烝。謂烝飯也。箄。博計反。竹箄所以蔽甑底也。箄與蜧爲韻。各本承誤作函。箄誤作簞。又脫竹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道應篇。西窮窅冥之黨。東關鴻濛之光。關。讀曰貫。鴻濛之光。謂日光也。東方爲日所出。故曰東貫鴻濛之光。光與鄉爲韻。藏本關誤作開。各本光字又誤作先。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於是乃去其瞀而載之朮。解其劍而帶之笏。高注。朮。鷸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鷸。朮卽鷸之借字。與笏爲韻。各本朮誤作木。注文鷸字又誤作鶩。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詮言篇。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詞。謂相譏詞也。詞與議爲韻。隸書詞字或作詷。因誤而爲詷。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熱。大暑爍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熱與烈爲韻。各本熱暑二字互誤。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兵略篇。是謂至旍。窈窈冥冥。孰知其情。旍卽旌旗之旌。旌與精古字通。至旌者。至精也。旌與冥情爲韻。各本旍誤爲於。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說山篇。髡屯犂牛。既科以橢。橢他果反。與羈犧河爲韻。高注云。科。無角。橢。無尾。俗從牛作犐㸰。又誤而爲犐犢。則失其韻矣。有因字脫而失其韻者。原道篇。故矣不若繳。繳不若網。網不若無形之像。網與像爲韻。各本繳不若下脫去四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

矣。兵略篇。同欲相趨。同惡相助。同欲同惡。相對爲文。欲趨爲韻。惡助爲韻。各本同欲下脫相趨二字。相助上脫同惡二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因字倒而失其韻者。原道篇。游微霧。騖忽怳。怳與往景上爲韻。各本作怳忽。則失其韻矣。蟠委錯紾。與萬物終始。始與右爲韻。各本作始終。則失其韻矣。俶眞篇。馳於外方。休乎內宇。宇與野圄雨父女爲韻。各本作宇內。則失其韻矣。天文篇。閉關梁。決罰刑。刑與城爲韻。各本作刑罰。則失其韻矣。精神篇。視珍寶珠玉。猶礫石也。石與客魄爲韻。各本作石礫。則失其韻矣。兵略篇。不可制迫也。不可量度也。度與迫爲韻。各本作度量。則失其韻矣。人閒篇。蠹啄剖柱梁。蟁䖟走牛羊。梁與羊爲韻。各本作梁柱。則失其韻矣。有因句倒而失其韻者。脩務篇。契生於卵。啟生於石。石與射爲韻。各本啟生於石在契生於卵之上。則失其韻矣。有句倒而又移注文者。本經篇。直道夷險。接徑歷遠。遠與垣連山患爲韻。高注云。道之陂者。正直之。夷。平也。接。疾也。徑。行也。傳寫者以直道二句上下互易。則失其韻。而後人又互易注文以從之。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淮南亦如此。則唐時本已誤矣。有錯簡而失其韻者。說山篇。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故國有賢臣。折衝千里。此言國有賢臣。則敵國不敢加兵。亦如山之有猛獸。園之有螫蟲也。各本故國有賢臣二句。錯簡在下文形勢則神亂之下。與此相隔甚遠。而脈絡遂不可尋。且里與采爲韻。錯簡在後。則失其韻矣。有改字而失其韻者。原道篇。四時爲馬。陰陽爲騶。高注。騶。御也。騶與俱區驟爲韻。後人依文子改騶爲御。則失其韻矣。天文篇。正月指寅。

十一月指子。一歲而帀。終而復始。指寅者。顓頊厤所起也。至丑而一帀。指子者殷厤所起也。至亥而一帀。故指寅指子。皆一歲而帀。且子與始爲韻。後人改十一月指子爲十二月指丑。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精神篇。靜則與陰合德。動則與陽同波。波與化爲韻。後人依原道篇。改爲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則失其韻矣。氾論篇。其德生而不殺。予而不奪。殺與奪爲韻。後人改殺爲辱。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室屋。此二句以木屋爲韻。下三句以宇雨暑爲韻。後人多聞宮室。寡聞室屋。而改室屋爲宮室。則失其韻矣。詮言篇。故不爲好。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好醜道爲韻。始己理爲韻。後人依文子改好爲善。則失其韻矣。泰族篇。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仁義。義與和隨靡爲韻。後人改仁義爲義理。則失其韻矣。有改字以合韻而實非韻者。道應篇。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爲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惷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此以度舍居故爲韻。後人不知舍字之入韻。而改德將爲三字爲德將來附。以與度爲韻。則下文若美二字。文不成義矣。且古音度在御部。附在候部。附與度。非韻也。有改字以合韻而反失其韻者。說林篇。無鄉之社。易爲肉黍。無國之稷。易爲求福。社黍爲韻。稷福爲韻。後人不識古音。乃改肉黍爲黍肉。以與福爲韻。而不知福字古讀若偪。不與肉爲韻也。槁竹有火。弗鑽不爇。土中有水。弗掘不出。爇與然同。此以水與火隔句爲韻。而鑽與爇。掘與出。則於句中各自爲韻。後人不達。而改弗掘不出爲弗掘無泉。以與爇爲韻。則反失其韻矣。有改字而失其韻又

改注文者。精神篇。五味亂口。使口厲爽。高注。厲爽。病傷滋味也。此是訓厲爲病。訓爽爲傷。爽字古讀若霜。與明聽揚爲韻。後人不知而改厲爽爲爽傷。又改注文之厲爽爲爽病。甚矣其謬也。說林篇。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議。高注。議。人譏非之也。宜議二字。古音皆在歌部。後人不知。遂改議爲譏。以與宜爲韻。并改高注。而不知宜字古讀若俄。不與譏爲韻也。有改字而失其韻又刪注文者。要略曰。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采。高注。風。俗也。采。事也。采與理始爲韻。後人改風采爲風氣。并刪去注文。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加字而失其韻者。泰族篇。至治寬裕。故下不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賊。害也。言政寬則不爲民害也。匿。讀爲慝。謂民無姦慝也。匿與賊爲韻。後人於賊上加相字。匿下加情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句讀誤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要略曰。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句合同其血氣。句與雷霆風雨。句比類其喜怒。句與晝宵寒暑。句與者。如也。言血氣之相從。如雷霆風雨。喜怒之相反。如晝宵寒暑也。暑與雨怒爲韻。後人不知與之訓爲如。而讀與雷霆風雨比類爲句。遂於與晝宵寒暑下。加竝明二字以對之。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脫而失其韻者。泰族篇。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於亡國。淫心爲韻。色國爲韻。各本作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錯謬不成文理。又脫去及其衰也以下十六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倒而失其韻者。泰族篇。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瑇瑁。

璐碧玉珠．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嘔濡殊珠濡渝爲韻．藏本雨露所濡．以生萬殊．誤作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璐碧玉珠．又誤在翡翠瑇瑁之上．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改而失其韻者．覽冥篇田無立禾．路無莎薠．金積折廉．璧襲無贏．贏璧文也．與禾莎爲韻．薠莎誤爲莎薠．後人又改贏爲理．則失其韻矣．道應篇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眴讀曰眩．與天爲韻．藏本則眴誤作無眴．朱本又改眴爲矚．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說林篇予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纆讀若墨．索也．纆與佩富爲韻．纆誤爲纏．後人又於纏下加索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脫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說山篇詹公之釣．得千歲之鯉．鯉與止喜爲韻．千歲之鯉上脫得字．則文不成義．後人不解其故．而於千歲之鯉下加不能避三字．則失其韻矣．脩務篇蘇援世事．分別白黑．黑與福則爲韻．分下脫別字．遂不成句．後人又於黑下加利害二字．而以分白黑利害爲句．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以上六十四事．略舉其端．以見例．其餘則遽數之不能終也．其有譌謬太甚．必須詳說者．具見於本條下．茲不更錄．以省繁文．若人所易曉者．則略而不論．嗟乎．學者讀古人書．而不能正其傳寫之誤．又取不誤之文而妄改之．豈非古書之大不幸乎．至近日武進莊氏所刊藏本．實非其舊．其藏本是而各本非者．多改從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一概不能釐正．更有未曉文義而輒行刪改．及妄生異說者．並見各本條．竊恐學者誤以爲藏本而從之．則新刻行而舊本愈微．故不得不辯．高注囊括六藝．旁

通百家訓詁。旣詳音讀。尤審急氣緩氣閉口籠口諸法。實足補前人所未備。然瑜不掩瑕。亦時有千慮之一失。若原道篇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人者偶也。（說見本條下。後皆放此。）言與造化者爲偶也。高注訓爲爲治。則誤以人爲人民之人矣。俶眞篇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乃流雨之誤。流雨與止水相對爲文。而高注乃以沫雨爲雨潦上覆甌矣。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僠。句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僠。疲也。謂躬行仁義而不免於疲也。高以僠身二字連讀。而釋之云僠身。身不見用。僠僠然也。則下文猶不能行也五字。文不成義矣。時則篇夏行冬令。格。格讀曰落。謂草木零落也。而高注乃讀爲庋閣之閣。謂恩澤不下流矣。覽冥篇夫瞽師庶女。位賤尙葈。尙。主也。葈卽麻枲之枲。尙葈卽周官之典枲。言典枲爲賤官。而瞽師庶女又賤於典枲也。而高注乃以葈爲枲耳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湛讀曰淫。酒淫溢者。東風至而酒爲之加長也。而高乃以酒湛二字連讀。而訓爲淸酒矣。大衝車高重壘。衝車所以攻。重壘所以守也。而高注乃以重壘爲京觀矣。斷徒馬圉。輈車奉饟。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格。胡客反。輓車之橫木也。謂困極而仆。身枕輓車之木而死也。高注以格爲㮰牀。則與上文全不相屬矣。本經篇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充忍卽充牣。牣。滿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滿。所謂大盈若虛也。高乃以忍也二字別爲句。而訓忍爲不忍矣。木巧之飾。盤紆刻儼。嬴鏤雕琢。詭文回波。淌游瀷減。菱杼紾抱。菱杼皆水草也。杼讀曰芧。謂三棱也。畫爲菱

莩在水波之中。故曰。淌游瀷淢。菱杼紾抱。高注以杼爲采實。采實。卽橡栗。斯與菱不類矣。繆稱篇。故唱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戴。讀曰載。載。行也。言上有其意。而不行於下者。誠不足以動之也。故下文曰。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高訓意爲恚聲。戴爲嘆。則與下文不合矣。道應篇。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句若亡其一。句若此馬者。絕塵弭徹。高以若亡絕句。則其一二字。上下無所屬矣。此筦子所謂鳥飛而準繩者。各本誤作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準字俗書作准。因誤而爲維。高注云。從下繩維之。則所見本已誤爲維矣。氾論篇。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將相。句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相與柄黨行爲韻。高讀大臣絕句。而以將相屬下讀。則句法參差。而又失其韻矣。詮言篇。周公殽腝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縣。腝。奴低反。有骨醢也。殽。俎實也。腝。豆實也。殽腝鍾鼓。皆各爲一物。隸書從耎從需之字多相亂。故腝誤爲臑。而高注遂以臑爲前肩矣。說山篇。文公棄荏席。句後黴黑。黴黑。謂面黑之人也。棄荏席一事。後黴黑又一事。高乃以六字連讀。而釋之云。棄其臥席之下黴黑者矣。脩務篇。說堯舜禹文王皋陶契啟史皇羿九人。而總謂之九賢。又謂堯舜禹文王皋陶爲五聖。契啟史皇羿爲四俊。文義本自明了。祇因啟生於石。高本誤作禹生於石。遂爲之注云。禹母脩己感石而生禹。而偏考諸書。皆無禹生於石之事。且九賢之內無啟。則祇有八賢。而四俊祇有三俊矣。乃又據上文之神農堯舜禹湯。而以湯入五聖。又據上文后稷之智。而以稷入四俊。不知彼此各不相蒙也。凡若此者。皆三復本書。而申明其義。不敢

爲苟同。亦庶幾土壤之增喬嶽細流之益洪河云爾。嘉慶廿年。歲在乙亥季冬之廿日。高郵王念孫書。時年七十有二。

淮南內篇補

顧校淮南子各條

歲在庚辰。元和顧澗蘋文學寓書於顧南雅學士。索家大人讀書雜志。乃先詒以淮南雜志一種。而求其詳識宋本與道藏本不同之字。及平日校訂是書之譌。爲家刻所無者。補刻以遺後學。數月書來。果錄宋本佳處以示。又示以所訂諸條。其心之細。識之精。實爲近今所罕有。非熟於古書之體例。而能以類推者。不能平允如是。家大人旣以數年之力。校成淮南雜志。而又得文學所校。以補而綴之。蓋至是搜剔靡遺矣。今年將補刻所校。爰揚推之。以爲讀書者法。道光元年二月旣望。高郵王引之敍。

原道

馳要褭。注。駟偒。宋本注首有此二字。道藏本同。新刻本刪去。非。顧曰。馳疑當作駟。故注如此也。齊俗篇。駟駃騠。亦可證。

俶眞

涅非緇也。青非藍也。顧曰。涅緇二字疑當互易。承上文以涅染緇。與下句承上文以藍染青一例。

美者不能濫也。注。濫。覦也。或作監。不能使之過濫。顧曰。正文濫疑當作監。注疑當作監。覦也。或作濫云

云．監卽闕也．左傳．闕止．韓非作監止．說文．闕．望也．華嚴經音義上引珠叢曰．觀．謂有所冀望也．闕與觀同義．而字通作監．故曰監．觀也．注兩解前監後濫誤以後解之字爲正文．而又互改其注也．又按覽冥篇．手徵忽怳．注兩解前微後徵．而正文作徵．又席羅圖．注兩解前羅後蘿．而正文作蘿．本經篇徵大風於青邱之澤．注兩解前徵後徵．而正文作徵．皆以後解之字爲正文．其誤與此同也．

天文

是故火曰外景．顧曰．曰疑當作日．

是故水曰內景．顧曰．水曰疑當作金水．大戴禮．曾子天圓篇云．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卽淮南子所本．可證也．高注精神篇云．金內景．蓋又據此而言之．

時則

毋燒灰．注．是月草木未成．不夭物也．顧曰．灰疑當作炭．呂氏春秋作炭．其注與此略同．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高意蓋據之而言也．是其證也．灰字蓋依月令改耳．

執弓操矢以獵．注．以取禽也．顧曰．獵疑當作射．注取亦疑當作射．呂氏春秋作射．注作以射禽也．是其證也．月令作獵．鄭注云．今月令獵爲射．考淮南子及呂氏春秋．每有與今月令同者．然則改射爲獵．誤．

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顧曰．神位占三字疑衍．呂氏春秋祝作卜．祀作祠．無神位占三字．注云．故命太卜禱祠龜策．月令作命太史釁龜策．鄭注云．今月令曰釁祠．祠衍字．皆可證無此三字．

精神

子求行年五十有四。顧曰。求疑當作永。莊子大宗師釋文載崔譔引此作子永。是其證矣。抱朴子外篇博喻云。子永嘆天倫之偉。亦作永字。

本經

而萬物不繁兆萌芽卵胎而不成者。顧曰。上不字疑當作之。與下文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一例。

主術

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顧曰。行之二字疑衍。參五陰考四字連讀。與下句竝用周聽四字對文也。要略主術者云云。考之參伍即此。（五伍同字。）是其明證。

匡牀蒻席。注。匡。安也。蒻。細也。顧曰。蒻疑當作弱。故注如此也。注蒻疑亦弱之誤。詮言篇云。筐牀衽席。注云。衽。柔弱也。可證此弱字之不從艸。蓋後人因他書多言蒻席而改之。（彼匡作筐。高不更解。疑當同此作匡。又衽字高解爲柔弱。疑當作衽。亦後人因他書多言衽席而改之。）

堯舜禹湯武。（宋本如此。各本武上有文字。非。）顧曰。禹疑當作與。上文但有堯舜湯武而無禹也。引之按禹衍字。後人習聞堯舜禹湯而誤增之也。呂氏春秋自知篇作堯舜湯武。是其證。

繆稱

非以偕情也。顧曰。偕疑當作偝。（偝同背字。）

氾論

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注。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喪其西河之地。顧曰。正文吳起二字疑衍。韓非子難一云。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淮南此文所本也。樓翟二人。與昭景二人對文。所謂兩用也。不得更有吳起甚明。樓翟二人者。以戰國策考之。樓爲樓廙。翟爲翟強。魏策云。魏王之所用者。樓廙翟強也。又云。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廙。樓廙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又云。廙之與強。（廙鼻同字。）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故韓非子謂之爭事而外市。（韓非子舊注云。樓緩翟璜也。臆說甚謬。）正兩用而亡西河之證矣。其事蓋在襄王時。注魏文侯云云。疑皆非高誘元文也。解魏爲魏文侯。其誤一。解樓翟爲一人姓名。其誤二。解兩用爲不用他賢。其誤三。皆不可通。蓋後來妄改。而高注云何。已不可復知矣。（呂氏春秋長見觀表二篇皆載吳起守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閒西河畢入秦。然仍於兩用樓翟爭事外市。全不相當。非韓非子及此之證也。）

詮言

不知利害嗜慾也。顧曰。嗜疑當作者。不知利害者。與下文以義爲制者一例。慾也二字另爲句。承衆人勝欲。（欲慾古字。）與下文心也承衆人勝心一例。

兵略

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之其所之。與倏出。與閒入。莫知其所集。顧曰。飄飄忽忽。疑皆不當重。倏疑當作倏。閒疑當作闇。飄忽倏闇。皆同義。荀子議兵篇。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新序作奄忽。倏。卽忽也。闇。卽奄也。楊倞注。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閒也。是矣。又云。悠闇。遠視不分辨之貌。則非。飄往忽來。與倏出闇入對文。

說山

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注。小馬不不以進道致千里。故得與大馬同類。宋本注如此。道藏本同。各本得上有不字。非。顧曰。上非字疑衍。注不字疑當作亦。此言小馬爲大馬之類。而小知則非大知之類也。呂氏春秋別類篇。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是其證。

人閒

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顧曰。擊疑當作繫。史記所謂屬之遼東也。屬繫結皆同義。楊子法言淵騫篇。起臨洮。擊遼水。誤與此同。

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顧曰。義仁二字。疑當互易。下文仁義儒墨。卽依此爲次。

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顧曰。此承上文滅亡削殘言之。不須又言亡矣。而亡二字疑出後人所加。非仁義儒墨不行。顧曰。不下疑當有可字。

泰族

師延爲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顧曰。延。疑當依注作涓。韓非子十過篇。史記樂書。論衡紀妖篇。竝作涓。

原道篇注兩見。一延涓互易。一誤涓爲延。與此正文同。皆非。

要略

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顧曰。道下疑當有德字。與下句對文也。精神篇。深原道德之意。亦可證。

淮南子宋本未誤者各條

第一卷

欲宍之心亡於中。宋本宍未誤寅。

第三卷

積陰之寒氣者爲水。宋本者字未脫。

十二月指子。宋本子未誤丑。

第四卷

決眦。宋本眦未誤胔。

寒氷之所積也。宋本氷未誤水。

牡士之氣。宋本牡未誤壯。

第五卷

以寨姦人。宋本寨未誤塞。

第七卷

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宋本于未誤于。

輕舉獨往。宋本往未誤往。

第八卷

太清之治也。宋本治未誤始。

第九卷

采椽不斲。宋本斲未誤斷。

夫據榦窺井底。宋本榦未誤除。

而不足者逮於用。宋本逮未誤建。

知饒饉有餘不足之數。宋本饒未誤饑。

第十卷

故君子懼失義。宋本義上未衍仁字。

第十一卷

故不爲三年之喪。注。三年之喪。始於武王。宋本始字未誤入正文。

而刀如新剖硎。宋本硎字未脫。道藏本亦未脫。但分爲刑石二字。而誤入注中。

處勢然也。宋本勢未誤世。

是由發其原。宋本是由未誤倒。

第十三卷

石乞入曰。注。石乞。白公之黨也。宋本乞皆未誤乙。

在其內而忘其外。宋本上其字未脫。

楚軍恐取吾頭。宋本軍未誤君。

於是佽非瞋目勃然。宋本瞋未誤瞑。

第十六卷

夜之不能脩於歲也。宋本於未誤其。

故寒者顫。宋本者字未脫。

第十七卷

罶者舉之。宋本罶未誤罜。

不若尋常之纆索。注。故曰不如尋常之纆索。宋本纆皆未誤纒。

或善爲故。宋本善未誤惡。

賊心亡也。宋本亡也二字未誤合而爲忘字。

第十八卷

無爲貴智。宋本智下未衍伯字。

今君欲爲霸王者也。宋本君未誤王。

聖人見之蚤。宋本蚤未誤密。

居隱爲蔽。宋本居字未誤在隱下。

第十九卷

欣若七日不食。宋本若未誤然。

无不憛悇癢心。宋本憛未誤憚。

第廿卷

雨露所濡。以生萬物。宋本濡以未誤倒。

與鬼神合靈。宋本與字未脫。

而卵剖於陵。宋本剖未誤割。

挺曶而朝天下。宋本曶未誤肳。

第廿一卷

禹身執虆臿。宋本臿未誤垂。

淮南子宋本之異者各條

第一卷

而大與宇宙之總。道藏本無與字。

大道坦坦。至往而復反。注。近謂身也。此一節在能存之此上。今本在迫則能應上。道藏本無此四句及注。引之按能存之此。其德不虧。上承汋穆無窮以下八句。所謂穆忞隱閔。純德獨存也。中間不得有此四句。迫則能應。感則能動。上承湫漻寂寞。爲天下梟。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中間亦不得有此四句。且文子道原篇。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自然篇。夫道可親不可疏。可近不可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蓋言道不在遠。往求於遠。必將無所得而復反也。今乃云求之近者。往而復反。則義不

可通矣。正文及注。皆後人妄加。當以藏本爲是。

第四卷

西方有刑殘之尸。道藏本刑作形。

第七卷

千枝萬葉。莫得不隨也。道藏本無得字。引之按繆稱篇。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與此同義。當有得字。

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或也。又第九卷。智者不可或也。又第十三卷。論事如此豈不或哉。又第十八卷。虞公或於璧与馬。道藏本或並作惑。引之按此淺人不知或爲惑之假借而改之也。惟氾論篇。故劒工或劍之似莫邪者。尚未改。

視毛牆西施。又第十九卷。今夫毛牆西施。道藏本牆並作嬙。引之按說文無嬙字。

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也。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也。樂而能禁之。道藏本上無也欲二字。下無也樂二字。

第八卷

推移而无故。道藏本無移字。

第九卷

東至湯谷。道藏本湯作暘。引之按此淺人以堯典改之也。惟說林篇日出湯谷未改。

還反報曰。蘧伯玉爲相。道藏本無反字。

少力而不能勝也。道藏本少力作力少。

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計君垂爵以與臣市。道藏本市作是。

无小大脩短。皆得其所宜。道藏本皆作各。無所字。引之按上无下皆。文義相應。不當作各。

堯舜禹湯武。道藏本武上有文字。引之按文字衍。上文不言文王。禹字亦衍。辯見前。

第十卷

斯顏害儀。道藏本顏作頞。引之按顏乃頞之譌。斯頞即斯須也。

第十一卷

固有所宜也。又第十七卷。固謂之斷。道藏本固竝作故。

第十二卷

吾問道於無窮。無窮曰。吾弗知之。道藏本不重無窮二字。

國人皆知殺戮之制專在子罕也。道藏本制專作專制。

枉則正。道藏本正作直。引之按此淺人以今本老子改之也。唐傅奕校定古本老子及邢州龍興觀碑。竝作枉則正。見王氏金石萃編。與窪則盈敝則新爲韻。古音正盈在耕部。新在眞部。周易管子老子莊子楚詞多以二部合韻。然則淮南所引作正。乃老子原文。未可以今本改之也。

非以無私。道藏本以下有其字。私下有邪字。

無所不極。道藏本極作及。引之按爾雅。極至也。淺人不知而改爲及。

馳騁於天下之至堅。道藏本無於字。引之按於猶乎也夫也。淺人不知而刪之。非是。惟原道篇馳騁於天下之至堅。尙未刪。

今日將教子以秋駕。道藏本無將字。

其政惛惛。道藏本惛惛作悶悶。引之按此淺人以今本老子改之也。不知淮南子所引。不必與今本同。

第十三卷

今時之人。道藏本時之作之時。

舜無植錐之地。道藏本植作置。又第十四卷。一植一廢。道藏本植作値。

第十四卷

少則昌狂。道藏本昌作猖。引之按說文無猖字。古但作昌。漢書趙充國傳。先零昌狂。

時去我走。道藏本走作先。

第十五卷

扤泰山。道藏本扤作抗。引之按小雅正月篇毛傳曰。扤。動也。言泰山爲之搖動也。扤與抗相似。世人多見抗。少見扤。故扤譌爲抗矣。

前朱鳥。道藏本鳥作雀。引之按高注正作朱鳥。天文篇兩言朱鳥。皆作鳥。無作雀者。

第十六卷

故有所善。則有不善矣。道藏本無下有字。

第十七卷

故小快害大利。道藏本快下有而字。引之按而字因上句而衍。

第十八卷

然而藏冠履履者。道藏本戴作冠。

第十九卷

作爲雲梯之械。道藏本無爲字。

務之可趣也．道藏本無之字．

第廿卷

四時千乘．道藏本乘作乖．

其於以監觀．道藏本於作所．

第廿一卷

靜精神之感動．道藏本無靜字．

作爲炮格之刑．道藏本格作烙．引之按此呂氏春秋過理篇．所謂肉圃爲格也．後人多改炮格爲炮烙．段氏若膺嘗正其誤．見盧氏鍾山札記．齊俗篇炮烙生乎熱斗．亦當作炮格．

漢隸拾遺序

余髮未講求金石文字。家藏漢隸亦甚少。前官運河道時。友人以漢碑拓本相贈。余因於殘闕剝落之中。推求字畫。凡宋以後諸家所已及者略之。有其字而未之及。與誤指爲佗字者補之。凡二十五事。名曰漢隸拾遺。蓋當時目尙未衰。故注視久之。亦能得其一二。今則幷此而不能矣。益以見讀碑之時。適當力能讀之時。爲可幸也。兒子引之請以付梓。因綴數語。以質於當世之通金石文字者。道光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高郵王念孫敍。時年八十有八。

漢隸拾遺

三公山碑

右三公山碑。元初四年立。字在篆隸之間。無額。今在正定府元氏縣城外野陂上。是碑出於乾隆甲午年。翁氏覃谿兩漢金石記。黃氏小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及趙氏晉齋跋釋之已詳。間有未安者。別而論之。第三行蝗旱鬲口鬲下一字。翁作我。黃作幷。黃云。按漢書安帝時。尙書僕射陳忠上書云隔幷屢臻。當是鬲幷二字。念孫案黃說是也。管子漢書漢碑。多以鬲爲隔。李賢注陳忠傳云。隔幷。謂水旱不節也。又順帝紀云。政失厥和。陰陽隔幷。郞顗傳云。歲無隔幷。太平可待。陳蕃傳云。幷隔水旱之困。幷隔。猶隔幷也。又翟酺傳注。引益都耆舊傳云。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幷。參同契亦云。湯遭厄際。水旱隔幷。是漢人多有隔幷之語。劉瑜傳云。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幷。此說隔幷二字之義最明。蓋水旱不節。皆謂之隔幷。此云蝗旱鬲幷。則專指旱災言之。幷字碑文本作兆。故與我字相似。黃氏改書作羿。則非其原文矣。弟四行。乃朿道要。本祖其原。翁黃皆以朿爲來字。案乃來道要。義不可通。王氏蘭泉金石萃編。改爲乃來道叓。亦非。此字碑文本作朿。其首筆作曲形。自右而左。與上文由是之來作来者不同。朿卽求字。謂求道之要而本祖其原也。斥彰長田君斷碑。究亟道要。義與此同。求字篆文作朮。隸作宋。又變而爲朿。與来字相似而不同。此碑字體在篆隸之間。故作朿。張遷碑紀行求本。求字作来。是其證。呂刑。惟貨惟來。馬融本來作求。注云。求。有求請賕也。蓋漢

律有受賕之條。卽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卽經所云惟求也。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云。以兼釋惟貨惟求之義。求字傳寫作来。故與来字相似。而某氏傳遂訓爲往来之来。失之矣。求来二字書傳多互譌。管子任法篇。富人用金玉事主而求焉。小雅篇。以求美名。今本求字皆譌作來。孟子離婁篇。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乎。史記李斯傳。來丕豹公孫支於晉。今本來字又皆譌作求。隸釋所載成陽靈臺碑云。厥後堯來祖統。慶都告以河龍。碑陰云。來索忠良。揆其文義。皆本是求字。而洪氏不言與求同。則直以爲來字矣。今世所傳雙鉤本亦作堯来祖統。蓋自宋以降。不復知來爲求之異文。故傳寫皆作來也。

開母廟石闕銘

右開母廟石闕銘。延光二年立。篆書有二層。下層前有題名十二行。其銘詞則上下各廿四行。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

題名弟一行。諸家皆未之見。中有二月二字。弟二行之末。乃潁川郡陽四字。川上一字已泐。以漢字考之。知是潁字。弟三行之首。乃城縣二字。城字已泐。縣字右邊泐。左邊缺。連上行讀之。則爲潁川郡陽城縣也。縣下一字是爲字。右邊微缺。翁氏兩漢金石記。以此爲縣字。非也。弟四行之首是治字。右邊已泐。左邊飛字尙存其末。連上行讀之。則爲爲去聲。開母廟興治神道闕。少室石闕銘亦云。興治神道矣。弟五行之首。乃是京兆二字。京字上半已泐。但存下半。兆字作兆。尙分明。連上行讀之。則爲太守京兆朱龍。已見大室石闕銘。漢碑題名。固有書郡不書縣者。禮器碑有京兆劉安初。尤其明證也。武氏虛谷授堂金石跋。謂是杜陵二字。則非其原文矣。

銘詞前十二行。皆以四字爲句。弟一行。□□□□防百川。弟一字是昔字。下半已泐。而上半分明。弟三弟四。是共工二字。共字雖模糊而可辨。工字分明。防上一字是範字。上半竹字模糊。而下半軛字分明。弟二行。□□□原。原上一字是其字。雖模糊而可辨。案周語曰。昔共工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湮庳。以害天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鮌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韋注曰。稱舉也。舉遂共工之過。謂障洪水也。卽此所云昔□共工。範防百川。柏鮌稱遂。□□其原也。弟三行。□□□功。弟一字是禹字。下半模糊。而上半分明。此說禹治水之事。故曰禹□□功。疏河寫元。水色黑。故曰元也。弟四行。□□□文。弟一字是咸字。上半戊字分明。唯□字模糊。弟三字是無字。篆作𣠮。上半雖模糊。而下半林字可辨。合觀之。乃是咸秩無文四字。弟二字雖泐。然在咸與無文之閒。其爲秩字無疑。此言洪水旣平。而祀典畢舉也。雒誥曰。咸秩無文。謂不在禮文者。皆秩次而祀之。九山甄旅。咸秩無文。皆用尙書之文。猶言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耳。爰納□山辛癸之閒。山上一字是塗字。雖字首稍泐。而大段分明。卽臯陶謨所云娶于塗山辛壬癸中也。弟五行。同心濟□。濟下一字。篆作隮。讀爲艱厄之厄。說文。𨽸。烏懈切。陋也。從𨸏𦐈聲。𦐈籀文嗌字。籀文作隘。碑則省𨽸爲隮。又借爲艱厄之厄。字或作阸。言敬母與禹同心。以濟厄運也。崔瑗司隸校尉箴曰。以濟難阸。魏都賦曰。能濟其戹。弟六行。□□□証。証古文正字。與上民下秦爲韻。漢人多以眞庚通用也。杞繒漸替。王氏蘭泉金石萃編曰。繒與鄫同。鄫亦姒姓之國。慨禹後之衰。故云杞鄫漸替。其爲借用字無疑。王翁皆誤爲緡字。王且於緡下注云。

疑卽檜字。何其疏欸。案蘭泉說是也。凡左傳鄫字。穀梁傳皆作繒。又周語云。杞繒由大姒。魏策云。繒恃齊以悍越。史記夏本紀贊云。禹後有杞氏繒氏。漢書地理志云。東海郡繒故國。禹後。皆其證矣。（左傳哀八年。鄫人逼晉。考工記鄭氏注。引作繒人逼晉。是鄭所見左傳亦作繒也。）弟七行。□□□亨亨上是聖漢禋三字。聖漢二字。雖模糊而可辨。禋字左邊尙存。右邊垔字。上半模糊。而下半分明。亨。卽享字。周語曰。精意以享。禋也。漢立啟母廟而祀之。故曰。聖漢禋享於茲。馮神也。（兩漢人奏疏及漢碑中。多稱聖漢。）弟八行。□祥符瑞。弟一字。葉氏井叔嵩陽石刻記。王氏虛舟題跋。竝以爲貞字。翁氏以爲原字。案碑文作貭。乃貞字。非原字。貞祥。卽禎祥也。作貭者。篆體小異耳。靈支梃生。支。與枝同。卽下文所云木連理也。而葉王翁皆以靈支爲靈芝。誤矣。廣韻。支在五支。芝在七之。今音雖若近似。而古音絕不相通。故從支從之之字。古無通用者。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弟九行。□□□化化上一字是鬻字。上半模糊。而下半分明。鬻與育同。育化者。生化也。樂記。毛者孕鬻。鄭注曰。鬻生也。唯陰陽爲能生化。故曰。□□鬻化。陰陽穆清也。弟十行。□□□□弟四字是盈字。上半多泐。而下半分明。景氏說嵩以爲寧字。非也。寧爲古寍字。上從宀從心。今碑文上半夃字仍存。其尾明是盈字。非寍字。興雲降雨。□□□盈。言膏澤滿盈也。弟十一行。相□我君。相下一字。葉王以爲宥字。翁以爲肩字。案相肩我君。文不成義。碑文作𡰯。明是宥字。非肩字。但右邊稍泐耳。宥。卽祐字也。管子侈靡篇。擇天之所宥。擇鬼之所富。宥與祐同。富與福同。（今本天下衍下字。富字又譌作當。說見管子。）漢書禮樂志。神若宥之。師古曰。宥祐也。故曰。福祿來彶。相

有我君。相有皆助也。

自重曰以下。皆六字爲句。而剝蝕更甚於前。弟廿行。□□□□化。化上一字。上半已泐。而下半尚可辨。榘氏以爲慕字。是也。黃氏中州金石考。誤以爲恭字。此言四夷慕化而來朝。故下句云咸來王而會朝也。慕上一字是而字。與下句而字對文。字雖模糊而可辨。弟廿一行。□□□□□靜。靜上是其淸二字。其字模糊而可辨。淸字上半模糊。下半分明。其淸靜三字。正與下句其脩治對文也。九域𢦔其脩治。翁云。𢦔字顧王二家俱闕未錄。案說文。𢦔。（子結切）少也。讀若䡌。正當援是銘以詁義爾。案九域少其脩治。義不可通。余謂𢦔讀爲九有有截之截。（玉篇廣韻廣雅音。𢦔字並音子列切。𢦔截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謂九域之內。𢦔然脩治也。作𢦔者。假借字耳。大雅常武篇。𢦔彼淮浦。毛傳曰。𢦔治也。商頌長發篇。海外有截。鄭箋曰。𢦔整齊也。四海之外率服。𢦔爾整齊。正義引王肅云。𢦔然整齊而治。下文九有有𢦔。箋曰。九州齊一𢦔然。皆謂治也。元鳥篇。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見文選册魏公九錫文注。）則九有有𢦔。韓詩亦必作九域。（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有。域也。漢書律厤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域有古同聲而通用。說見釋詞。）故曰。九域𢦔其脩治。義本韓詩也。晉書樂志。四廂樂歌曰。九域有𢦔。是其明證矣。弟廿二行。□□□□福。福上一字是祈字。其左示右斤之末尚分明。此言祀啟母以祈福。故下句卽云祀聖母虖山隅也。弟廿三行。神□亨而飴格。亨上是禋字。字雖模糊而可辨。禋享二字。已見上文。精意以享。則神降之福。故曰。神禋享而飴格。釐我后以萬祺也。

北海相景君銘

右北海相景君銘。漢安二年立。幷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濟寧州儒學中。弟五行。根道核藝。核與荄同。漢書五行志。孕毓根核。師古曰。核。亦荄字。是也。漢隸字原。隸辨。於入聲二十一麥核字下引此文。則誤讀爲果核之核矣。弟七行。辨秩東衍。辨秩。卽堯典之平秩也。周官馮相氏注。仲春辨秩東作。疏云。據書傳而言。衍讀曰埏。集韻云。埏。方也。辨秩東衍。猶言平秩東方耳。衍字古讀若延。故與埏通。周官大祝衍祭。男巫望祀望衍。鄭注竝讀爲延。唐風椒聊篇。蕃衍盈升。一切經音義十九引作蕃延。弟九行。鴇梟不鳴。鴇與鳵同。隸釋。漢隸字原。鳵字竝誤作鴇。唯隸辨不誤。梟字上從鳥。隸釋隸辨從俗作梟。誤也。說文。梟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從鳥在木上。俗省作梟。俗書島字作梟。梟字作島。誤與此同。傳寫說文者。因誤爲彙。後人不知。又改其注爲從鳥頭在木上。以牽合已誤之篆文。謬矣。俗書梟字。其上半鳥形已具。但無足耳。何云鳥頭在木上乎。說文。梟字在木部。玉篇。以梟是鳥名。遂改入鳥部。是玉篇梟字亦從鳥也。而今本玉篇亦誤爲梟。廣韻以下竝同。張參五經文字。說此字云。從鳥在木上。隸省。據此。則說文梟字本從鳥。而注內本無頭字明矣。今經傳中梟字。皆從俗作梟。唯此碑作梟。中間四點分明。與說文從鳥在木上之解相合。足證五經文字之不謬。而隸釋隸辨。復誤作梟。若非此碑。至今尚在。誰能正其失乎。陽湖孫氏淵如云。縣首於木上謂之梟首。故梟字從鳥頭在木上。念孫案。梟首字本作𥄉。從到首。今借梟鳥字爲之。非其本字也。日至捕梟磔之木上。故其字從鳥在木上。非謂縣其首於木上也。何得云鳥頭在木上乎。孫又謂從鳥在木上。則是巢字。非梟字。案說文。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此釋其義。非釋其字也。若釋其字。則下從木而上象巢形。故說文云巢從木象形。謂象鳥巢在木上之形。非謂從鳥在木上也。且巢爲象形之字。故云從木象形。梟爲會意之字。故云從鳥在木上。豈得謂

從鳥在木上。即是巢字乎。弟十二行。歔欷實絕。奄忽不辻。不下當是遲字。其右邊犀字之末二筆尚存。奄忽。疾貌也。商頌長發傳云。不遲。言疾也。說文。澨。奄忽也。奄忽不遲。猶今人言溘逝也。遲與危回摧歸哀個𡨋爲韻。於古音正協。或以爲達字。於義疏矣。弟十四行。大命□期。寔惟天□。諦審碑文。天下是授字。與下文就留爲韻。上文云。于何穹倉。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寔爲之。是其證也。

碑陰上列弟十四行。平壽濤于閭。閭即闓字。隸書豆字或省去上畫。如張遷碑。豎字作豎。石經尚書殘碑。於戲字作戲。是也。隸續隸辨。直書作闓。則非其原字矣。中列弟十一行。營陵力暹。力卽力字。廣韻力字注云。又姓。黃帝佐力牧之後。隸書力字或從篆作力。錄此碑者或作多暹。非也。古有力姓。無多姓。諦視碑文。明是力字。非多字也。

敦煌長史武班碑

右敦煌長史武斑碑。建和元年二月立。幷額俱八分書。在濟甯州嘉祥縣武氏祠中。弟六行。追昔劉向辯賈之徒。辯卽班字也。外黃令高彪碑亦云。章文𥚷袘。類乎班賈。班斑辯古字通也。荀子君道篇。善班治人者。韓詩外傳。班作辯。字亦作辨。士虞禮記。明日以其班祔。鄭注。古文班或爲辨。

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

右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建和二年十一月立。幷額俱八分書。在漢中府褒城縣棧道中摩崖。弟六行。上

則縣㜷屈曲流顛下則入冥廣（與傾同）寫楡淵冥者深也言水從高入深也豫上六冥豫釋文引王廙云冥深也爾雅冥幼也孫炎本幼作窈注云冥深闇之窈也（見小雅斯干正義）太元達初一中冥獨達范望云心深稱冥論衡道虛篇云其書深冥奇怪是冥與深同義平阿涼泥常蔭鮮晏涼卽泉蔭卽陰字晏溫也言平阿之地水泉泥濘常寒少溫也小爾雅云晏陽也呂氏春秋誣徒篇云心若晏陰喜怒無處太元踦贊云凍登亦天晏入黃泉范望云凍至寒也晏至熱也漢書郊祀志云至中山晏溫（封禪書晏作曣廣雅曣㬉也）是古謂溫㬉爲晏也漢隸字原讀平阿涼爲句隸辨讀涼泥常蔭爲句皆失之弟七行臨危槍楊槍音七羊反碭音唐說文云踢跌踢也一曰槍也廣韻云跌踢行失正踢與碭通惡虫蔽狩狩與獸同隸釋以蔽爲𧈢字非也蔽與憋同方言憋惡也郭璞音方滅反字亦作憋後漢書董卓傳憋腸狗態李賢云言心腸憋惡也續漢書憋作憋憋亦惡也惡虫憋獸互文耳虵蛭毒蟃蛭音大結反字本作跌爾雅跌蝁郭璞云蝮屬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蝁子蝁猶惡也蟃與曼通魯頌閟宮傳云曼長也虵蛭毒蟃言毒長也說文跌蝁也蛇毒長（今本譌作蛇惡毒長也據爾雅釋文所引及玉篇注訂正）從長失聲是其證隸辨以蛭爲水蛭又引蟃爲螟蛉蟲皆失之末秋截霜稼苗天殘截與天札之札聲近而義同故釋名云札截也氣傷人如有斷截也管子五行篇旱札苗死民厲尹知章云札天死也是苗天死亦謂之札札猶截也故云末秋截霜稼苗天殘矣弟十三行綏億衙彊綏億皆安也韋注晉語云億安也衙與禦同言能安彊禦之人也禦彊卽彊禦倒文協韻耳弟十五行

揆往卓今．廣雅云．卓．明也．言以古知今也．弟十七行．世世嘆誦．誦．讀若容．與通廱同功爲韻．小雅節南山篇家父作誦．與訩邦爲韻．楚辭九辯．自壓桉而學誦．與通從容爲韻．是其證也．武榮碑．萬世諷誦．亦與功同爲韻．弟廿一行．或解高格．下就平易．格卽棧閣之閣．析里橋郙閣頌云．滅西囗之高閣．就安寧之石道．意與此同也．開通褒余道石刻．始作橋格．辛李造橋碑．棧格陵陵．竝以格爲閣．

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右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永壽二年七月立．幷碑陰兩側皆八分書．無額．在兗州府曲阜縣孔廟中．弟二行．莫不騐思．嘆卬師鏡．案易是類謀云．在主騐用．鄭注云．騐．庶幾也．廣雅云．騐．企也．文王世子注．引孝經說云．大夫勤於朝．州里騐於邑．字或作冀．又作覬．竝同．隸釋漢隸字原隸辨．竝以騐爲驥字．則義不可通矣．弟七行．尊琦大人之意．逴邇之思．漢隸字原隸辨．皆以邇爲彌字．錢氏辛楣金石文跋尾云．逴邇卽卓爾也．念孫案古書爾字．無通作邇者．婁顧以邇爲彌是也．（漢碑彌字多作邇．）逴彌皆遠也．（說文．逴．遠也．字亦作卓．楚辭九章云．道卓遠而日忘．杜預注哀二十五年左傳．薛綜注西京賦．竝云彌．遠也．）此言卓彌之思．下言逴越絕思．其義一也．弟八行．皇戲統華胥．錢云．自皇戲統華胥而下五十二句．句皆四言．獨皇戲句五言．而皇字特跳上一格書之．殊不可解．竊意此字後人妄加．案錢說是也．原碑皇字出格．至隸釋則與各行平列矣．兩漢金石記．乃謂皇字筆法與前後正合．非後人妄加．則是不論行之高下．句之長短．而但以其筆法相似．遂定爲眞迹．獨不思此碑皇字凡四見．

後人因能依放而爲之乎。皇戲統華胥。殊爲不詞。且碑中之字。上下相距。自有定式。唯皇戲二字。相距不及四分。與諸字疏密縣殊。則皇字爲後人所加無疑。弟十二行。天與厥福。永享牟壽。牟壽。大壽也。呂氏春秋謹聽篇。賢者之道。牟而難知。高注云。牟。猶大也。太平御覽工藝部十一。引淮南注。亦云牟大也。陳氏子文金石遺文錄。謂牟壽卽眉壽。非是。引之云。弟一行。霜月之靈。霜月。卽爾雅之七月爲相也。霜相古同聲。故霜字以相爲聲。淮南原道篇。釣射鸕鷞。中山經注。引作弋釣瀟湘。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引作射釣瀟湘。瀟湘之爲鸕鷞。亦猶相月之爲霜月矣。靈讀爲令。般庚。弔由靈。某氏傳云。靈。善也。正義以爲爾雅釋詁文。今爾雅靈作令。周齊侯鎛鐘銘。霝命難老。卽令命。微䜌鼎銘。永令霝冬。卽永命令終。令霝靈古同聲而通用。士冠禮祝辭云。令月吉日。又云以歲之正。以月之令。霜月之令。皇極之日。謂七月五日也。史晨饗孔廟後碑云。乃以令日拜謁孔子。意與此同。集古錄以霜月爲九月。非是。以九月霜降。而謂之霜月。則正月雨水。亦可謂之雨月。平以此紀月。未之前聞也。

弟五行。雷洗觴觚。爵鹿柤梪。籩柭禁壺。趙氏金石錄云。所謂鹿者。禮圖不載。莫知爲何器。後見汶陽陳氏所藏古彝。爲伏鹿之形。近歲青州獲一器。亦全爲鹿形。疑所謂鹿者。亦因其形而名之耳。隸釋云。柭音凡。木名也。皮可爲索。隸辨云。柭可謂索。非禮器也。博雅。盌杯也。集韻音凡。與柭同音。或是借柭爲盌。案碑所陳禮器。皆禮所必用之器。器形似鹿。古無其名。趙說非也。顧以柭爲盌差爲近之。然古祭祀燕饗。無用杯者。禮器亦不當有盌。錢氏穀校金石錄記云。射禮有鹿中。爲鹿形。背設圜箭。以納算籌。又有乏。如屛風。所以爲獲者御矢。鹿。卽鹿中。柭。恐卽乏也。案盛算之器。鄉射禮但謂之中。或謂

之鹿中。而不謂之鹿。若但謂之鹿。則不知爲何物矣。雷洗觴觚爵鹿柤梪籩杅禁壺。皆飲酒所用。非射所用。若雜以鹿中與之斯爲不倫矣。錢說亦非也。今案鹿卽角也。杅卽豐也。皆聲之假借。古音角與鹿同。周南麟之趾。以角族爲韻。召南行露。以角屋獄足爲韻。周頌良耜。以角續爲韻。喪大記實於綠中。鄭注云。綠當爲角。聲之誤也。史記留侯世家角里先生。李濟翁資暇錄引荀悅漢紀作祿里。（今本漢紀作角里。乃後人依史記改之。）角祿綠鹿四字。古竝同音。故角通作鹿。特牲饋食禮記。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鄭注引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禮器云。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是角與爵觚觶散同爲飲器。故碑於觴觚爵之下。次以角也。（觴卽觶也。說文。觶實曰觴。虛曰觶。）古音杅與豐相近。鄭注士喪禮下篇云。今文窆爲封。又注檀弓王制曾子問竝云。封當爲窆。窆之爲封。亦猶豐之爲杅也。說文。覂覆也。從西乏聲。方勇切。漢書食貨志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方勇反。覆也。覂泛從乏聲而音方勇反。亦猶杅從乏聲而讀爲豐也。說文。豐豆之豐滿者也。從豆象形。鄉射禮。命弟子設豐。注云。豐所以承爵也。形蓋似豆而卑。大射儀。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注云。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是豐與豆相類。故碑於梪籩之下。次以豐。（豐或作杅。字從木。與梪之從木同義。）豐又可承尊。與杅禁同類。故碑於豐下。次以禁也。

郎中鄭固碑

右郎中鄭固碑。延熹元年四月立。八分書。篆額。在濟寧州儒學中。是碑中斷後。遂失其下段。而上段尾復陷入土中。故向來拓本。唯存不全之上段。雍正六年。州人李鷗得下段於泮池旁。乾隆四十三年。其子東琪。與定海藍嘉瓚。復將上段升高出土。而此碑遂全。弟六行。詔拜郎中。非畁好也。案碑內其字。或作其。或作其。唯此其字作畁。上從由。亦猶楊著碑基字之作𡑞也。隸釋漢隸字原隸辨皆作𡑞。今此碑已亡。而世間拓本。直改𡑞爲基矣。畁者。其之借字也。說文。畁舉也。從廾音拱。由聲。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隊。楚人畁之。今春秋傳畁作惎。說文。綥。帛蒼艾色。從糸。畁聲。詩曰。縞衣綥巾。今詩綥作綦。廣韻云。畁說文音其。其與畁同音。故字亦相通。校官碑。雅容其閑。其字作畁。正與說文同。此碑作畁。下從丌音基。則與說文小異。其實一字也。隸釋直書作其。則非其原文矣。弟八行。君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楊烏卽法言所謂吾家之童烏也。問神篇。劉貢父謂子雲本姓揚。從手不從木。據此可以正其謬矣。說見漢書。弟十行。昔姬公□武。句弟述其兄。句綜□□。句□□行。句於蔑陋。句默曷敢忘。句乃刊石。句目旌遺芳。句於蔑陋者。於音烏。歎詞也。蔑陋。謂鄙小也。鄭注君奭云。蔑小也。高注淮南脩務篇云。陋。鄙小也。漢書韋元成傳云。於蔑小子。與此於蔑陋同義。兄行忘芳爲韻。兄讀若荒。行讀若杭。隸辨以行於蔑陋四字爲句。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

泰山都尉孔宙碑

右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七年七月立。幷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曲阜縣孔廟中弟六行。□□[illegible]兵。遺畔未

甯。祠兵。卽治兵也。左氏春秋莊八年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甯傳嚴氏春秋。故書此碑者。亦從公羊作祠兵也。弟十三行。帝賴其勳。民斯是皇。皇。正也。言民歸於正也。（爾雅。皇。匡正也。豳風破斧篇。四國是皇。毛傳。皇。匡也。）引之云。弟十二行。乃綏二縣黎儀以康。黎儀。卽臯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某氏傳云。獻。賢也。獻與儀古同聲而通用。（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先鄭司農讀獻爲儀。餘見下。）大誥之民獻有十夫。傳亦訓爲賢。而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王莽仿大誥亦云民儀九萬夫。（見漢書翟方進傳。今本儀上有獻字。後人依古文尚書加之也。孟康釋民儀云。民之表儀。謂賢者。則正文本無獻字。辯見漢書。）凡古人作獻者。今文多作儀。此碑云。黎儀以康。斥彰長田君碑云。安惠黎儀。堂邑令費鳳碑云。黎儀瘁傷。漢碑多用今文尚書。此三碑皆言黎儀。則臯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廣雅云。儀。賢也。蓋用今文說也。隸釋䟦費鳳碑。以黎儀之儀爲反其旄倪之倪。失之矣。

碑陰上列弟十七行。東郡東武陽賸穆。賸。卽凌字也。賸凌二字。皆從仌。仌者。仌之省文。（今俗作氷。乃古凝字。）說文。賸。仌出也。從仌朕聲。詩曰。內于賸陰。凌。賸或從夌。是其證。賸。隸省作賸。故廣雅云。賸。仌也。賸爲凌之本字。故凌姓之凌。古亦作賸。此碑之賸穆是也。隸釋漢隷字原隷辨兩漢金石記竝書作賸。則以甲代乙矣。

執金吾丞武榮碑

右執金吾丞武榮碑。無年月。據碑稱遭桓帝喪卒。則當在建甯改元之初。并額俱八分書。在濟甯州儒學中。弟二行。嶷然高厲。嶷然。高貌也。字亦作邈。楚辭離騷。神高馳之邈邈。是也。厲。亦高也。呂氏春秋季冬篇

注云。厲。高也。廣雅同。皋陶謨。庶明厲翼。史記夏本紀作衆明高翼。劉歆遂初賦云。天烈烈以厲高兮。是厲與高同義。故曰藾然高厲。弟八行。陵惟哮虎。陵與棱同。俗作稜。棱威也。漢書李廣傳。威棱憺乎鄰國。李奇云。神靈之威曰棱。後漢馬棱字伯威。是棱與威同義。集韻棱又音陵。是棱與陵同音。故曰陵惟哮虎。言其威棱如哮虎也。辛李造橋碑。棱格陵陵。亦以陵爲棱。

衛尉卿衡方碑

右衛尉卿衡方碑。建甯元年九月立。幷額俱八分書。在兗州府汶上縣西南。弟四行。少以文塞。長以欽明。案古文尚書堯典。欽明文思安安。今文思作塞。後漢書和熹鄧后紀注。第五倫傳注。陳寵傳注。竝引尚書考靈耀云。堯文塞晏晏。魏受禪碑亦云。九德既該。欽明文塞。又郅壽傳注。引鄭注考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緯書皆用今文。故文思作文塞。漢碑亦多用今文。故與緯書同也。弟十七行。鐫茂伐。祕將來。伐。功也。祕。告也。言刻石紀功以告來世。廣韻曰。毖。告也。酒誥曰。厥誥毖庶邦庶士。言誥告庶邦庶士也。又曰。女典聽朕毖。言女當聽朕告也。舊訓毖爲愼。失之。說見經義述聞。車騎將軍馮緄碑曰。刊石表績。以毖來世。此碑曰。鐫茂伐。祕將來。祕與毖古字通。弟十九行。邊民是鎭。鎭讀平聲。與上下文爲韻。廣韻。鎭字又音陟鄰切。周官天府。凡國之玉鎭。釋文。鎭又音珍。周語。是陽失其所而鎭陰也。宋庠補音云。鎭音珍。馮衍顯志賦。覽聖賢以自鎭。與元親神爲韻。平都相蔣君碑。社稷之鎭。與銀均年昆爲韻。皆其證。今高郵人謂壓物曰鎭。聲如珍也。

魯相史晨奏出王家穀祀孔子碑

右魯相史晨奏出王家穀祀孔子碑。建甯二年三月立。八分書。無額。在曲阜縣孔廟中。弟七行。脩定禮義。義。與儀同。古禮儀字本作義。說文。義。己之威儀也。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儀作義。周官肆師。治其禮儀。故書儀作義。先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又大司徒。以儀辨等。與命掌諸侯之五儀。故書儀幷作義。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大戴記朝事篇。儀作義。漢書禮樂志。制之禮儀。樂記儀作義。禮儀。卽中庸之禮儀三百也。此述孔子正禮樂之事。故曰脩定禮儀。非仁義禮智之義。

史晨饗孔廟後碑

右史晨饗孔廟後碑。八分書。刻於前碑之陰。弟三行。述脩璧廱。社稷品制。脩。卽循字。說文。述。循也。故云述循璧廱。社稷品制。前碑云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依亦循也。隸書循脩二字相似。寫者多亂之。然皆形之誤。非聲之通也。或者不察。遂謂循脩二字古通。誤矣。韻書循在諄部。脩在尤部。尤與諄可通用乎。是碑循字左邊作亻乃彳字之省。其右邊則仍是盾字。但缺末畫耳。而錄此碑者皆作脩。則直是脩字矣。

博陵太守孔彪碑

右博陵太守孔彪碑。建甯四年七月立。幷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曲阜縣孔廟中。弟二行。躋焉汜而不俗。汜音汜濫之汜。方言云。汜。洿也。自關而東曰汜。洿與汚同。廣雅云。汜。洿也。漢書王襃傳云。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汜畫塗。彗者。埽也。後漢書光武紀注云。彗。埽也。班固西都賦云。戈鋋彗雲。羽旄埽霓。汜者。汙也。謂如以帚埽穢。以刀畫泥也。如

濞顏師古以彗爲帚。汜爲汜灑地。皆失之。史記屈原傳云。濯淖汚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即此所云浮游塵埃之外。嚼焉汜而不俗也。弟四行。遵王之素。素謂成法也。鄭注士喪禮云。形法定爲素。宣十二年左傳云。不慭于素。是也。案洪範云。無偏無頗。無偏無黨。又云。遵王之義。遵王之道。遵王之路。此云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者。約舉書詞而小變其文。猶下文言惇懿允元耳。或以爲遵王之路之異文。非也。漢書敘傳云。遵王之法。亦是約舉書詞也。薦可黜否。否字原文疑本作不。不。即否字也。故經傳多以不爲否。今碑文作否。口字甚小。局促於不字之下。不成字體。疑後人補刻也。而隸釋漢隸字原皆作否。則南宋時碑文已然矣。弟五行。祇用既平。此用易坎九五爻辭也。坎九五。祇既平。王注云。祇。辭也。釋文。祇音支。案祇字從氏。與祗字不同。祗音脂。敬也。字從氐。此兩字。一屬五支。一屬六脂。聲義既殊。而字形亦異。碑文祇字已泐。僅餘八形。而其字從氏不從氐。尚灼然可辨。與上文所在祇肅之祇作禔者不同。隸釋作祗。失之矣。弟九行。去位闔□。以孝竭□。餘暇徲徲。彈琴擊磬。□□之味。而不改其靜。竭下疑是情字。禮器云。竭情盡慎是也。今情字左邊尚隱隱可辨。磬靜二字。古讀平聲。正與情爲韻也。〔樂記。石聲磬。史記樂書磬作硜。易林升之未濟云。荷蕢擊磬。隱世無聲。晉黃京荅孫楚詩云。夫古之至人。藏器於靈。縕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翫。豈合人物情。是磬字古讀平聲。表記。文而靜。鄭注云。靜或爲情。大戴記文王官人篇。飾貌者不情。逸周書情作靜。六韜守國篇云。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揚雄解嘲云。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是靜字古亦讀平聲。〕弟十行。□疾彌流。流與留同。逸周書諡法篇云。彌。久也。顧命云。病日臻。既彌留。是也。弟十

一行。羣臣號咷。靡所復逞。逞者。解也言悲痛不可解也。方言云。逞。解也。成元年左傳。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杜注與方言同。弟十二行。□是□吏崔□□□王沛等。是上當是於字。吏上當是故字。於字左邊。尙隱隱可辨也。弟十六行。邈矣不意。意讀入聲。與惻極息力爲韻。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食則得息國爲韻。楚辭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爲韻。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爲韻。秦之罘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爲韻。皆其證也。

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右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建寧四年六月立。八分書。額有惠安西表四篆字。在階州成縣棧道中磨崖。弟九行。緣崖俾閣。俾與比同。言閣相比次也。小雅漸漸之石篇。俾滂沱矣。論衡明雩篇作比滂沱矣。大雅皇矣篇。克順克比。樂記作克順克俾。是比俾古通用。十四行。鐉燒破析。鐉與鐫同。謂燒鑿山石而破析之也。說文。鐫。琢石也。淮南本經篇。鐫山石。高注云。鐫。猶鑿也。下文云。鐉山浚瀆。天井道碑云。鐉鑿西坂。義並同也。

李翕天井道碑題名

右李翕天井道碑題名。建寧五年四月立。八分書。亦在成縣棧道中。今天井碑世無拓本。唯題名尙存。翁氏覃谿。趙氏晉齋。皆云本在西狹頌後。而隸續誤以爲天井碑題名。余謂隸續不誤。請以四證明之。隸釋

所載西狹題名。祇有二行。今此碑題名有十二行。較多十行。而隸續所載天井題名。則正是十二行。一也。隸釋西狹題名是小字。非大字。隸續碑式又云。西狹頌末有小字題名二行。低四寸許。今此碑題名十二行。皆是大字。則非西狹之題名矣。二也。隸釋西狹題名弟一行云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弟二行云。故府掾□□□孟。字□□。共缺六字。今此碑弟一行。與隸釋所載同。弟二行則云門下掾下辨李虔。字子行。與隸釋所載異。且一字不缺。而隸續所載天井題名之弟二行。則正與此同。其與西狹題名同者。唯弟一行耳。豈得以一行相同。而即定爲西狹題名乎。三也。西狹題名小字二行。近世拓碑者皆遺之。余家所藏本亦然。然末行之左。有殘字一行。則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十一字。皆各存其右半。此行低四格。與前行六月之六字相平。且是小字。非大字。始知洪氏之言信而有徵。四也。

李翕析里橋郙閣頌

右李翕析里橋郙閣頌。建寧五年二月立。并額皆八分書。在漢中府略陽縣棧道中磨崖。是碑有申如塤重刻本。字甚拙惡。又於缺處妄補五十二字。諸家論之詳矣。此拓本是原刻。非申本也。弟一行。涉秋霖瀧。霖瀧。謂山水下注也。說文云。淋淋。山水下也。一切經音義二引三倉云。淋瀧。水下也。淋瀧與霖瀧同。弟二行。漢水逆讓。管子君臣篇注云。讓。猶拒也。言漢水暴漲。逆拒谿水。不得下注也。弟三行。郙閣尤甚。案廣雅。陠。衺也。曹憲音布乎反。其字從自甫聲。碑文作郙者。移自於右耳。非從邑也。下文說郙閣之狀云。緣崖鑿

石處隱定柱臨深長淵三百餘丈蓋棧閣傾衺不平因謂之郙閣矣弟四行處隱定柱隱安也於安處立柱也下文云改解危殆卽便求隱便隱皆安也言去危而卽安也故廣雅云便隱安也弟十行䢃散關之嶃漯䢃與釋同漯卽燥溼之溼也沛漯之漯說文本作濕隸省作㴛又作漯其右邊作累者省絲爲糸又變日爲田耳金石文字記釋此碑漯字引漢書功臣表濕陰定侯昆邪霍去病傳王莽傳皆作漯陰以證濕漯之本爲一字兩漢金石記謂濕陰之濕音它合反與燥溼之溼不同不當援以爲證又疑此碑不當以漯爲溼今案濕字從水㬎聲㬎音五合反而古聲則與溼相近故說文溼字卽從㬎省聲也凡入聲合部中從合從及從立從集從㬎之字古聲皆在緝部故溼從㬎省聲而原隰之隰亦從㬎聲也原隰之隰與洦濕之濕皆從㬎聲故隰字亦通作濕漢書地理志西河郡隰成縣王子侯表作濕成濕音它合反而古聲亦與溼相近故經傳溼字多通作濕濕與漯本是一字此碑以漯爲溼猶經傳之以濕爲溼也漢書功臣表濕沃公士濕音它合反水經注作漯沃案此縣爲漯水之所經故有漯沃之名而地理志作溼沃是溼漯可以互通燥溼之溼通作漯猶沛漯之漯通作溼無足異也洪氏筠軒平津讀碑記以漯爲嫘字之借引說文𡾋𡾋也𡾋山形玉篇𡾋同𡾋力罪切爲證案嶄巖𡾋𡾋等字古無作水旁者徧考諸書漯字亦無力罪之音且嶃者平之反溼者燥之反故云䢃散關之嶃漯從朝陽之平燥若以漯爲嫘則與下句不對矣弟十五行□□□樂行人夷欣樂上似是歡字其下半尙隱隱可辨也弟十六行小兒之閒小古坤字坤在西南方兌在西方言其地當二方之閒也弟十八行□□救傾兮全育□遺救傾上似是扶

跋二字。其右邊皆隱隱可辨。說文。跋。蹎跋也。故云扶跋救傾。遺上是子字。碑文作子。惟左邊殘缺耳。

司隸校尉楊淮銘

右司隸校尉楊淮銘。熹平二年二月立。八分書。無額。在褒城縣棧道中磨崖。第五行。兄弟功德牟盛。兄。即兄字也。此碑自故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至河南尹。皆敍楊淮歷官之事。自伯邳從弟諱弼字顯伯至下邳相。皆敍楊弼歷官之事。此云兄弟功德牟盛。當究三事。不幸早隕。乃總承上文而言。故下文云。二君清□。約身自守。俱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今本隸續兄弟作元弟。乃傳刻之譌。若云元弟功德牟盛。當究三事。則是專美楊弼。而不及楊淮。無是理也。洪氏跋云。凡稱元子元兄元舅之類。皆以長言之。二楊俱曰元孫猶元士然。以元爲美稱也。此但釋元孫。而不及元弟。故知今本元弟爲傳刻之譌也。而葉氏九苞金石錄補乃云。獨悼顯伯未登三公之位而卒。故稱元弟以美之。繆矣。蓋今拓本兄上□字。右邊一直微缺。而下一橫較長。與元字相似。葉氏既爲誤本隸續所惑。遂不復細審而爲之說也。

司隸校尉魯峻碑

右司隸校尉魯峻碑。熹平二年四月立。并額及碑陰。俱八分書。在濟寧州儒學中。第三行。博覽羣書。無物不栞。隸釋云。以栞爲刊。隸辨云。栞乃刊正之刊。兩漢金石記云。栞即刊字。猶筆削勘定之義。念孫案廣雅云。記。栞。志。識也。識即多學而識之之識。博覽羣書。無物不栞。即曲禮所謂博聞強識。非謂觀看。亦非謂刊

正也。弟八行。蠲細舉大。榷然疏發。榷然。猶較然。明貌也。廣雅云。較。明也。曹憲音角。史記平津侯主父傳。較然著明。索隱云。較音角。漢書張安世傳云。賢不肖較然。一切經音義七云。較。古文榷同。古學反。較然之爲榷然。猶較崇之爲榷崇。(考工記輿人。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鄭注。故書較爲榷。杜子春云。當爲較。釋文。較。古學反。)大較之爲大榷。(史記律書。世儒闇於大較。索隱。較。音角。續漢書律曆志。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榷常數而已。大榷。卽大較。)辜較之爲辜榷也。(漢書陳咸傳。沒入辜榷財物。晉灼注。鄭當時傳作辜較。)銘詞云。礧落彰較。義亦同也。(較與較同。史記伯夷傳。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彰明較著。卽此所謂彰較。)

內懷温潤。温字作溫。說文。溫。從水𥁕聲。𥁕從皿從囚。此碑温字。右邊作𥁕。其上半卽人字也。有人無囗(音圍)者。隸省耳。隸釋漢隸字原竝作温。(今本隸釋又譌作温。此依明萬曆本。)兩漢金石記作溫。皆非其原文也。唯隸辨不誤。弟十七行。㬇矣旳旳。洪云。旳字易火以日。案說文。旳。明也。從日勺聲。小雅賓之初筵云。發彼有旳。(俗作的。)以祈爾爵。然則旳字古讀若勺。故與較爍綽逴虐邈榷倒樂爲韻。旳訓爲明。故曰㬇矣旳旳。非字本作灼。而易火以日也。

碑陰上列弟一行河內夒管懿。夒與懷同。(漢書漢碑。多以夒爲懷。)謂河內郡懷縣也。夒字下半微缺。而張氏亟齋遂釋爲夏字。誤矣。下列弟六行東郡樂平邢顥□□。顥下一字似𠀤字。

武都太守耿勳碑

右武都太守耿勳碑。熹平三年四月立。八分書。無額。在成縣棧道中磨崖。是碑經後人重鑿。頗多謬語。兩漢金石記辨之已詳。其末經重鑿而誤釋者。尚有數字。今具論之。弟三行。壓難和戎。武霄慷慨。隸續作武

虘慷慨案此句弟一字右邊已泐而武字在左則非武字也弟二字亦非虘字諦審碑文似是虣虎二字虣古暴字也周官漢碑暴字多作虣暴虎慷慨喻其赴敵之勇耳論語暴虎馮河亦謂行三軍之事也弟五行考績有成苻莢乃胙兩漢金石記莢字作茣說文茣卽筭字蕩陰令張遷碑八月茣民卽此字苻茣乃胙者胙卽福祚之祚古通用也念孫案符筭乃祚義無所取且碑文明是莢字非茣字也莢苻卽符策胙者賜也言考績有成乃賜之以符策命爲太守也韋注齊語云胙賜也隱八年左傳胙之土而命之氏是也下文云天胙顯榮義亦同也弟六行喜不縱慝感不戮仁隸續感作威案碑文是感字非威字古字以感爲憾憾恨也不以忿恨而戮及仁人也說文無憾字昭十一年左傳唯蔡於感感卽憾字宣十二年二憾往矣成二年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唐石經並作感宣十二年以其私憾襄十六年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二十九年美哉猶有憾釋文並作感逸周書大戒篇內姓無感外姓無讁韓策感忿睚眦之意鹽鐵論備胡篇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漢書張安世傳何感而上書歸衞將軍富平侯印杜鄴傳內無感恨之隙並以感爲憾弟十行捄活□□千有餘人隸續捄活作扶活案碑文作捄明是捄字非扶字也捄卽救字漢書董仲舒傳將以捄溢扶衰是也弟二十行拯阸捄傾字作捄隸續亦誤作扶赤子遭慈遭字碑文作遭隸續作遺案赤子遺慈文義殊晦且碑文是遭字非遺字也赤子遭慈目活目生言赤子遭慈母而生活也

校官碑

右校官碑光和四年十月立幷額俱八分書在江寧府溧水縣儒學中弟一行隸釋於三百八十有七載

之下。缺三字。其下有于字。今案碑文非于字。畀誅曰。畀卽說文畀字。上從由。下從廾。音拱 今碑省由作畀。而以爲其之借字。說見鄭固碑。 隸釋金薤琳琅作畀。皆不誤。兩漢金石記改畀爲其。非也。弟十一行。宗懿招德。宗。尊也。招與昭同。昭。明也。猶言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也。昭。古通作招。左傳。楚康王昭。史記楚世家。論衡吉驗篇。昭並作招。史記建元已來王子侯者表。劉𩰚侯昭。漢表作招。 昭十二年左傳。作祈招之詩。張衡東京賦。招有道於側陋。薛綜注幷云。招。明也。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亦謂彰人之過。韋注訓招爲舉。非也。說見經義述聞。發彼有的。雅容□閑。閑上一字。諸家皆缺。今諦審碑文。亦是畀字。但由字不省作𤰔。與上畀字小異耳。

郃陽令曹全碑

右郃陽令曹全碑。中平二年十月立。幷陰俱八分書。無額。在同州府郃陽縣儒學中。弟三行。巴郡朐忍令。段氏若膺說文注云。曲禮。左朐右末。鄭云。屈中曰朐。引伸爲凡屈曲之稱。漢巴郡有朐忍縣。十三州志曰。其地下溼。多朐忍蟲。因名。朐忍蟲。卽蚯蚓。今俗云曲蟺也。漢碑古書皆作朐忍。不知何時朐譌胊。忍譌䏰。闞駰上音春。下音閏。遂與上音蠢。下音如尹切。廣韻則上音蠢。下音閏。而大徐乃於肉部增胊䏰二篆。上音如順。下音尺尹。不知爲朐忍之字誤。且謂其地在漢中。又不知漢朐忍在今夔州府雲陽縣西。去漢中甚遠也。念孫案淮南時則篇。蚯螾出。高注云。蚯螾。蠢螾也。蠢螾蠢閏聲相近。是蚯蚓舊有此名。非闞駰之妄作。唯朐忍之爲胊䏰。乃是後人之譌耳。弟九行。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薄官。又下文主薄王歷。此兩

薄字。皆今之簿字也。說文無簿字。古借薄字爲之。孟子萬章篇。孔子先簿正祭器。音義云。簿。本多作薄。誤。而不知作薄者乃古本也。漢碑中主簿字作薄者不可枚舉。作簿者僅見耳。而金薤琳琅薄官字改爲簿。金石文字記。兩漢金石記。兩薄字皆改爲簿。誤矣。弟十行。兗豫荊楊。楊字從木。案藝文類聚州部。初學記州郡部。鈔本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尚書周官爾雅楊州字皆從木。佩觿云。楊。柳也。亦州名。又云。按禹貢淮海惟楊州。正義云。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則非當從木。據此。則郭氏所見本尚從木也。宋本爾雅。江南曰楊州。宋本史記夏本紀。淮海維楊州。字亦從木。唐許嵩建康實錄。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赤楊。因取名焉。其說雖不足爲據。然亦可見楊州字之本從木矣。自張參五經文字以從木者爲非。而唐石經遂定從手旁。廣韻。揚。舉也。又州名。亦踵張氏之誤。禹貢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云。兩河閒。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閒。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海閒。其氣寬舒。厥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楊。楊。揚也。今本作揚。經典乃後人所改。辯見下。荊州。其氣燥剛。厥性彊梁。故曰荊。荊。彊也。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冀近兗信徐舒楊揚荊彊豫舒雍壅。皆同聲而異字。後人徒以厥性輕揚之語。遂謂楊州字當從手旁。不知以揚釋楊。猶以壅釋雍也。若改楊州爲揚州。則亦將改雍州爲壅州乎。楊州字既爲揚。則楊揚也之文不可通。故又改爲揚輕也。以彌縫其闕。不知李釋九州。皆取同聲之字爲訓。輕與揚不同聲也。又公羊莊十年疏。及爾雅釋文。廣韻所引李注。皆無楊揚也三字。蓋後

人改楊爲揚遂刪此三字耳據尚書正義所引有揚輕也三字亦足證後人之妄刪矣（公羊疏所引有冀近也豫舒也雍蠻也荊彊也兗信也徐舒也幽要也營均也而無楊揚也爾雅釋文於荊徐營三州未引李注所引六州有冀近也豫舒也雍蠻也兗信也幽要也而亦無楊揚也較尚書正義所引獨少一句明是後人所刪）今書傳中楊州字皆改從手旁唯漢碑從木人不能改故至今尚存耳竹邑侯相張壽碑遭江楊劇賊酸棗令劉熊碑出省楊土其字亦從木隸釋所載冀州刺史王純碑出使楊州荊州刺史度尚碑楊賊畔於□□車騎將軍馮緄碑督使徐楊二州（此碑今本譌作揚依萬曆本改）大尉陳球碑陸梁荊楊陳球後碑剝落荊楊無極山碑楊樾之梡□條蕩巴郡太守張納碑楊州寇賊其字皆從木是漢碑楊州字無從手者

蕩陰令張遷頌

右蕩陰令張遷頌中平三年二月立并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泰安府東平州儒學中弟二行在帷幕之內幕字蓋本作莫史記廉頗藺相如傳市租皆輸入莫府馮唐傳上功莫府（以下二傳漢書同）李將軍傳莫府省約文書籍事後漢書吳漢傳莫府上兵簿皆以莫爲幕史記索隱引崔浩云古者出征爲將帥軍還則罷治無常處以幕奈爲府署故曰莫府是漢時帷幕字通作莫也今碑文作幕巾字甚小局促於莫字之下不成字體蓋後人補刻也（碑中字上下相距自有定式今於莫下加巾字則字形太長致與下字迫近比之諸字疏密縣殊矣）而金薤琳琅已作幕則明時碑文已然矣弟五行爰既且於君金石文字記云既且者暨之誤此以一字離爲二字也金石文跋尾云爰既且於君詳其文義謂張氏仕漢世世有德後有興者且於君也顧以既且爲暨之誤乃由臆斷遽詆碑

爲訛謬。豈其言乎。兩漢金石記云。錢說頗似牽強。下文藝於從政。政字亦誤作畋。想東漢時能書胥史。固不乏人。竟似草藁審視未明而茫然下筆者。然則暨之爲既且。亦是誤筆。未可執一而論矣。念孫案翁說是也。爰既且於君義不可通。明是爰暨於君之誤。魏元丕碑爰暨於君。卽其明證矣。弟十二行紀行来本来卽求字。言紀其行而求其始也。始謂初生時也。故下文云蘭生有芬。克岐有兆矣。来字首筆作曲形。自右而左。與上文三代以来之来字不同。而金薤琳琅乃直作來矣。隸書求字或作来。與來字相似。說見前三公山碑。兩漢金石記以来字爲誤筆。亦非也。

仙人唐公房碑

右仙人唐公房碑無年月。竝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漢中府城固縣。弟六行。鼠齧輭車被具。輭車。卽藩車也。襄二十三年左傳以藩載欒盈。杜注云。藩。車之有障蔽者。漢書游俠傳云。乘藩車入閭巷。嚴舉碑位至藩車。夏承碑轓軒六轡。字竝與藩同。說文。軒。曲輈藩車也。輭車耳反出也。義各不同。此則借輭爲藩也。碑陰弟六行。南鄭祝岱。字子華。弟八行。祝恆。字仲華。弟十行。祝崇。字季華。崇卽嵩字也。周語。融降于崇山。韋注。崇。崇高山也。史記封禪書云。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漢書地理志云。古文以崈高爲外方山。是崇高卽嵩高也。崈與崇同。此三人或名岱。或名恆。或名崇。而皆以華爲字。是名與字皆取諸五嶽也。弟十一行。祝榮。字文華。則取榮華之義。而其字亦作華。後人以華山之華讀去聲。榮華之華讀平聲。據此則古無異音也。初學記引白虎通義云。西方華山。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

華山。是華山之華。與榮華之華。義亦相通也。

豫州從事孔褎碑

右豫州從事孔褎碑。無年月。竝額皆八分書。在曲阜縣孔廟中。是碑於雍正三年始出。故向來諸家皆未著錄。剝蝕過半。僅存百七十餘字。弟二行。治家業春秋□。句 綜□□典。句 竄耤靡遺。句 春秋下一字。諸家竝缺。諦審當是經字。字雖泐而遺迹猶存。孔宙碑云。治嚴氏春秋。褎爲宙之長子。世傳其學。故云治家業春秋經也。綜下一字。牛氏階平金石圖以爲極字。今案碑文作棭。而右邊殘缺。當是核字。綜核者。綜理而研核之。漢書宣帝紀贊云。綜核名實是也。弟十二十三兩行。□磐□□。句 逢□百□。句 逢下當是此字。百下當是凶字。今此字已不可見。而凶字尚存乚形。褎以匿張儉事獲禍。故云逢此百凶。王風兎爰文。凶字與上降下頌爲韻。頌讀若容。

武梁石室畫象三石

右武梁石室畫象三石。無年月。字皆八分書。在嘉祥縣武氏祠中。碑石湮沒已久。唯楊州馬秋玉家有舊拓本。所存者。伏戲至丁蘭十四幅而已。乾隆丙午秋。黃司馬小松。於嘉祥縣紫雲山下。搜得原石。乃就其地爲堂垣。而砌諸石於內。榜曰武氏祠堂。誠盛事也。於是命工椎搨。分遺同好。較馬氏所藏本多十之七八。又補洪氏所缺者七十餘字。余今所藏本。卽此本也。弟一石弟二層弟二幅。祝誦氏無所造爲。未有耆

欲。刑罰未施。隸釋末作末。蓋傳寫誤也。末者。無也。無所造爲。末有者欲。互文耳。下文刑罰未施。其字始作末。弟九幅。夏禹長於地理。脈泉知陰。此用尚書刑德放文也。藝文類聚職官部三。太平御覽職官六。並引尚書刑德放云。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爲司空。脈。莫狄反。相也。猶詩言相彼泉水也。說文作䖾。又作覛。爾雅云。覛。相也。周語。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韋注云。覛。視也。作脈者。借字耳。魏策云。前脈地形之險阻。是也。所圖禹象。其冠上銳下廣。如笠形。手持兩刃臿。說文。芣。兩刃臿也。玉篇。胡瓜切。云今爲鏵。俗語所謂鏵鍬是。案莊子天下篇引墨子云。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親自操橐耜。司馬彪云。橐。盛土器也。崔譔云。耜。插也。插。與臿同。沐甚雨。櫛疾風。淮南脩務篇云。禹沐霪雨。櫛扶風。決江疏河。要略云。天下大水。禹身執虆臿。以爲民先。今本臿譌作垂。辯見淮南。此圖頭戴笠。手執臿。正所謂櫛風沐雨。身執虆臿者也。朱氏竹垞跋云。禹冠頂銳而下卑。殆士冠禮郊特牲所云毋追者是。觀此。可悟聶崇義三禮圖之非。念孫案。朱氏此說。其不可通者有三。王者受命。然後異器械。別衣服。禹之治水。在帝堯之時。安得遽有毋追之制。一也。毋追。禮冠也。非治水時所宜用。頭戴禮冠。手持畚臿。則尤爲不倫。二也。續漢書輿服志云。委貌冠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今此圖冠形上銳。不似覆杯。且無前高後卑之別。豈毋追之制乎。據輿服志所云。則三代冠制。相去不遠。故三禮圖引舊圖云。毋追章甫委貌。其制相比。今此冠上銳而下廣。作三角形。禮冠皆無此制。三也。弟十二幅。子騫衣寒。御車失棰。棰與箠同。說文。箠。擊馬箠也。今本脫箠字。據玉篇補。字或作棰。莊子天下篇。一尺之棰。漢書路溫舒傳。棰楚之下。急就篇。柭棰檛杖棁柲杸。

棰字竝從木隸釋失字上下各缺一字某氏跋云洪本僅存一失字今全文可讀乃是御車失柣柣與軼同念孫案此說非也原文作㮒明是棰字非柣字也（說文𠂹艸木華葉𠂹象形垂遠邊也從土𠂹聲䍋小罌也從缶𠂹聲隸書𠂹垂䍋三字多書作垂凡漢碑中作垂作㮒者皆䍋之省文非垂之省文也此碑棰字右邊作㮒亦是䍋之省文）棰爲御者所執衣寒則手僵手僵則失棰若軼爲馬頸靼非御者所執馬失其軼與閔子衣寒曾不相涉不得言子騫衣寒御車失軼也且上文以明方綱爲韻下文以連驊焉爲韻父與爲韻此以移棰爲韻若以棰爲柣則失其韻矣憶乙未之冬余在郡城始晤汪君雪礓雪礓新得馬秋玉家所藏石室畫象舊拓本屬余作跋余爲題數十字且言某氏以棰爲柣之誤卽翁閣學跋語內所云高郵王石臞說此字凡數條者是也後此本歸於黃君小松小松作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曾用余說而惜其言之不詳也自乙未至今五十六年雪礓小松皆已下世而余年亦八十有八矣此原石拓本小松所手贈也書此爲之憮然

讀書雜志餘編目錄

先子所箸讀書雜志十種。自嘉慶十七年以後。陸續付梓。至去年仲冬甫畢。中月而先子病沒。敬檢遺稿。十種而外。猶有手訂二百六十餘條。恐其久而散失。無以遺後學。謹刻爲餘編二卷。以附於全

書之後。道光十二年四月朔日哀子引之泣書

讀書雜志

餘編上

後漢書

聖跡滂流

章帝紀。追惟先帝勤民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宏業。聖跡滂流。至於海表。念孫案滂當作旁。此因流字而誤加水旁耳。旁溥也。偏也。流行也。謂聖跡偏行天下。至於海表也。此言聖跡。非言聖澤。則旁流之旁。不當作滂。說文曰。旁溥也。溥亦偏也。繫辭傳曰。旁行而不流。謂偏行而不流也。（說見經義述聞）周官男巫曰。旁招以茅。謂偏招於四方也。晉語曰。乃使旁告於諸侯。謂偏告於諸侯也。楚語曰。武丁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謂偏求四方之賢也。秦之罘刻石文曰。威燀旁達。莫不賓服。謂威燀偏達也。旁與方古字通。（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旁。皋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呂刑。方告無辜於上。論衡變動篇作旁。士喪禮。牢中旁寸。鄭注今文旁爲方。）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齊語曰。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其義一也。）至於海表。罔有不服。此云底績遠圖。復禹宏業。聖跡旁流。至於海表。意本於立政也。

奉盤錯鍉

隗囂傳。牽馬操刀。奉盤錯鍉。遂割牲而盟。李賢注曰。按蕭該音引字詁。鍉卽題。音徒啓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盎爲題。據下文云。鍉不濡血。明非盆盎之類。前書匈奴傳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犂撓酒。應劭云。留犂。飯匕也。撓。攪也。以匕攪血而歃之。今亦奉盤措匙而歃也。以此而言。鍉卽匙字。錯。置也。音七故反。引之曰。鍉當爲鍉。其字從缶。不從金。廣韻。鍉。都奚切。歃血器。集韻。鍉。歃器。皆沿誤本後漢書。注內題字當爲題。其字從瓦。不從頁。方言。甂。陳魏宋楚之間謂之題。郭璞曰。今河北人呼小盆爲題子。杜啓反。廣雅曰。題。甂甌也。太平御覽引通俗文曰。小甌曰題。凡從瓦之字或從缶。故字詁鍉與題同。玉篇。鍉。徒啓切。亦作題。題。徒啓切。小盆也。集韻亦曰。題或從缶作鍉。皆其證矣。賢意謂據鍉字則爲盂盎之題。據下文則當訓爲匙耳。案周官玉府職。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鄭注曰。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玉敦。歃血玉器。戎右職。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注曰。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血在敦中。以桃茢拂之。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若然。則盤以盛耳。敦以盛血。二器並設矣。今傳曰奉盤。盤外當更有盛血之器。下文曰。有司奉血鍉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鍉不濡血。歃不入口。是欺神明也。明鍉者盆盎之類。所以盛血。如古之有敦耳。不得如賢注所云。且隗囂遵用古禮。何肯效法匈奴乎。

首施兩端

鄧訓傳。西羌傳竝云首施兩端。注曰。首施。猶首鼠也。念孫案。史記魏其武安傳。何爲首鼠兩端。故李本之爲注。今案施讀如施于中谷之施。首施。猶首尾也。首尾兩端。卽今人所云進退無據也。春秋魯公子尾字施父。是施與尾同意。服虔注漢書曰。首鼠。一前一卻也。則首鼠亦卽首尾之意。

胎養

魯恭傳。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注曰。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念孫案。胎亦養也。方言曰。台。胎。養也。晉衞燕魏曰台。汝潁梁宋之間曰胎。列女傳頌義小序曰。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是胎與養同義。此言陽氣胎養萬物。非謂萬物含胎也。方言注曰。台。猶頤也。音怡。序卦傳曰。頤者養也。胎台頤聲近而義同。

或裵回藩屏或躑躅帝宮

蘇竟傳。太白辰星。或裵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注曰。帝宮。北辰也。藩屏。兩傍之星也。念孫案。北辰在紫宮之中。與左右兩藩皆非黃道所經。太白辰星無緣到此。今案帝宮謂太微宮。藩屏謂太微之兩藩。皆五星所經也。史記天官書曰。太微三光之廷。匡衞十二星藩臣。淮南天文篇曰。太微者太一之廷也。太乙當作五帝。辨見淮南。故云裴回藩屏。躑躅帝宮。

百獸駭殫

班固傳兩都賦。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發冑。冑與逐同。百獸駭殫。注曰。駭殫言驚懼也。念孫案。李訓駭殫爲驚

懼。則殫字本作憚。今作殫者。後人據誤本文選改之也。韋昭注周語曰。憚。懼也。懼與驚義相通。（爾雅。驚。懼也。方言。懼。驚也。）故楚辭招魂。君王親發兮憚青兕。王逸注曰。憚。驚也。淮南人閒篇曰。驚憚遠飛。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驚憚讋伏。驚憚。即駭憚。故廣雅曰。駭。憚。驚也。言六師發逐而百獸皆驚也。又案文選百獸駭殫。殫字李善無注。張銑注曰。言天子縱六軍逐百獸。駭驚踐蹈。十分殺其二三。駭驚。即駭憚。踐蹈。即下文之蹂躪。而獨不爲殫字作解。然則李善及五臣本皆作百獸駭憚。而今本作殫。亦是後人所改。明矣。後人改憚爲殫者。以憚音徒案反。與蘭字韻不相協故耳。不知憚從單聲。古音徒丹反。故與蘭爲韻。莊子達生編以鉤注者憚。釋文。憚徒丹反。是其證也。後人不曉古音。而妄改爲殫。殫者。盡也。百獸駭盡。則甚爲不詞。且此句但言百獸驚駭。下文乃言蹂躪其十二三。卒乃言草木無餘。禽獸殄夷。若先言百獸已盡。則下文皆成贅語矣。此字蓋近代淺學人所改。而各本後漢書文選皆相承作殫。莫能正其失。良可怪也。

保界河山

子實秦人矜今館室。保界河山。注曰。保。守也。謂守河山之險以爲界。念孫案賦言保界河山。非謂保河山以爲界也。今案界讀爲介。保。介。皆恃也。言恃河山以爲固也。僖二十三年左傳。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呂氏春秋誠廉篇。阻兵而保威。高杜注並曰。保。恃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亦恃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阻。負。介。皆恃也。（索隱。介音界。言楚以江淮爲界。一云。介者。夾也。）

之。皆失漢書五行志。號介夏陽之阸。怙虞國之助。介。怙。皆恃也。顏師古曰。介。隔也。失之。南粵傳。欲介使者權。師古曰。介。恃也。是保介皆恃也。作界者。假借字耳。界與介古字通。漢書揚雄傳。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文選界作介。史記晉世家。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續漢書郡國志作界山。春秋繁露立元神篇。介障險阻。淮南覽冥篇。介作界。郭有道碑。介休作界休。矜夸館室。夸亦矜也。保界河山。界亦保也。矜夸保界皆兩字平列。

蘊孔佐之宏陳

典引。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宏陳。注曰。蘊。藏也。孔佐。謂孔子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宏陳。謂大陳漢之期運也。念孫案。李云。大陳漢之期運。則宏陳之下。必須加數字以解之。而其義始明矣。今案。陳者。道也。言蘊蓄聖人之大道也。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微子曰。我祖底遂陳于上。言致成道於上也。君奭曰。率惟茲有陳。言有道也。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曰。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言君道則進。不道則退也。竝見經義述聞。宏陳與烈精相對為文。則宏陳之為大道明矣。

微胡瑣而不頤

慝亡迴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注曰。瑣。小也。頤。養也。言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念孫案。李以微為細。細卽小也。小胡小而不頤。則不詞之甚矣。今案。微讀曰徽。爾雅曰。徽。善也。立政。予旦已受人之徽言。漢石經徽作微。是微與徽通。徽慝二字正相對。慝。惡也。言惡者無遠不滅。善者無小不養也。

有靦其面

樂成靖王黨傳。安帝詔曰。蕓有靦其面。而放逸其心。注曰。靦。姡也。言面姡然無媿。姡音胡八反。念孫案李訓靦為姡。本於爾雅。然云面姡然無媿。則未解靦字之義。並未解姡字之義也。今案說文。靦。人面皃也。今本人面皃。譌作面見。案爾雅釋文引舍人曰。靦。擅也。一曰面貌也。越語。靦然而人面。韋昭曰。靦。面目之貌。是靦為人面貌也。小雅何人斯正義引說文。靦面見人。亦是人面皃之譌。今訂正。或沿面見人之誤。解為無面目相見。失之。姡。面靦也。爾雅訓靦為姡。說文訓姡為面靦。其義一也。今本面靦譌作面醜。何人斯釋文引說文。姡。面醜也。亦後人據誤本說文改之。今據何人斯正義及爾雅釋言疏所引訂正。又案說文。嫙。好也。竊。材也。姡。面靦也。嬥。直好皃。姡字在嫙竊嬥三字之間。其義亦與好相近。故何人斯箋曰。姡然有面目。則姡非面醜之貌明矣。爾雅。靦。姡也。李巡孫炎注並曰。人面姡然也。見釋文。然則靦與姡皆人面之貌。而非無恥之貌明矣。小雅何人斯篇。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毛傳曰。靦。姡也。鄭箋曰。使女為鬼為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姡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是靦為人面目之貌。故對鬼蜮言之。若以靦為無恥。則與詩意相違矣。又越語。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韋注曰。靦。面目之貌。是靦為人面目之貌。故對禽獸言之。若以靦為無恥。則與靦然人面之文不合矣。此詔云。蕓有靦其面。而放逸其心。義亦與越語同。言蕓雖靦然人面。而放逸其心。實與禽獸無異。下文風淫于家。娉取人妻。是其事也。李以靦為面姡然無媿。失之矣。又案方言。㥏。慙。也。荊揚青徐之間曰㥏。此與有靦面目之靦異義。而左思魏都賦云。有靦瞢容。神蘂形茹。任昉彈曹景宗奏云。惟此人斯。有靦面目。玉篇亦云。靦。慚皃。則是誤以靦為㥏矣。總之。靦為人面目之貌。或以為恥。或以為無恥。皆非也。或誤解說文之靦為㥏。云㥏從心。慙在中。靦從面。媿在外。亦沿左思任昉之誤。不知說文之靦為面貌。不與訓慙之㥏同義也。

不震厥教

蔑慢易大姬。不震厥教。注曰。大姬。卽蔑所繼之母也。震。懼也。念孫案震讀爲祗。祗。敬也。言不敬承其教。非謂不懼其教也。祗與震古同聲而通用。盤庚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漢石經震作祗。無佚治民祗懼。史記魯世家祗作震。震字或作振。皋陶謨日嚴祗敬六德。夏本紀祗作振。粊誓祗復之。魯世家祗作敬。徐廣曰。敬一作振。內則。祗見孺子。鄭注曰。祗或作振。皆其證也。祗從氐聲。古音在脂部。震從辰聲。古音在諄部。諄部之音。多與脂部相通。故從辰之字。亦與從氐之字相通。說文。蚳從氐聲。或作𧊒從辰聲。又其一證也。恆上六。振恆。說文引作榰恆。曲禮。畛於鬼神。鄭注曰。畛或爲祗。畛之與祗。振之與榰。猶震之與祗也。

游不倫黨

崔駰傳。游不倫黨。苟以徇已。注曰。倫。謂等倫。念孫案。倫。擇也。游不倫黨。謂交不擇類也。說文。掄。擇也。周官山虞曰。邦工入山林而掄材。少牢饋食禮。雍人倫膚九。鄭注曰。掄。擇也。是倫與掄通。荀子勸學篇曰。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

補綻

崔寔傳。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注曰。綻音直莧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念孫案。李以綻爲綻裂。非也。綻。亦補也。補綻決壞。枝柱邪傾。相對爲文。若以補綻爲補其綻裂。則補綻決壞四字文不成義。且

與下句不對矣。綻字本作組。又作綻。說文。組。補縫也。廣雅曰。組。縫也。急就篇。鍼縷補縫綻紩緣。顏師古曰。修破謂之補。縫解謂之綻。古辭豔歌行曰。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

得之不休不獲不吝

張衡傳。應閒得之不休。不獲不吝。注曰。休。美也。吝。恥也。念孫案。休。喜也。吝。恨也。言得之不喜。不得不恨也。小雅菁菁者莪篇曰。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呂刑曰。雖畏勿畏。雖休勿休。言雖喜勿喜也。並見經義述聞。周語曰。爲晉休戚。韋注曰。休。喜也。廣雅同。今俗語猶云休戚相關。楚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言喜懼其動也。說文曰。吝。恨惜也。屯六三。往吝。馬融注曰。吝。恨也。廣雅同。下文思元賦曰。柏舟悄悄吝不飛。字或作悋。方言曰。悋。恨也。

豈愛惑之能剖

思元賦。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注曰。剖。分也。言通人尙闇於好惡。況愛寵昏惑者。豈能分之。念孫案。李以愛爲愛寵。非也。愛者。蔽也。說文。𥲅。蔽不見也。廣雅曰。薆。翳。蔽。障也。爾雅。薆。隱也。郭璞曰。謂隱蔽。方言。掩。翳。薆也。郭璞曰。謂薆蔽也。引詩邶風靜女篇。薆而不見。今詩薆作愛。楚辭離騷云。衆薆然而蔽之。𥲅薆愛古字通。皆謂障蔽也。此言通人尙闇於好惡。豈蔽惑之人所能分剖也。蔽與惑義相近。蔽惑與通人義相反。若以愛爲愛寵。則與上下文俱不相涉矣。文選愛惑作昏惑。蓋後人不曉愛字之義而改之也。

左概嵩嶽　箕背王屋

馬融傳廣成頌。右矕三塗。左概嵩嶽。面據衡陰。箕背王屋。念孫案概當爲枕。字之誤也。草書概字作𣘽。枕字作枕。二形相似。水經汝水注。太平御覽地部引此。並作左枕嵩嶽。箕背。箕背當爲背箕。背箕與面據相對。箕讀爲基。立政以並受此丕丕基。漢石經基作其。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孔子閒居基作其。說文。其籀文箕字。基亦據也。釋名曰。基據也。在下物所依據也。言前據衡陰。後據王屋也。水經汝水注引此正作背基王屋。

脰完羝撝介鮮　梏羽羣

涓猨蹶。鏦特肩。脰完羝。撝介鮮。散毛族。梏羽羣。注曰。涓。繫也。與罥通。音工犬反。鏦。猶撞也。音楚江反。脰。頸也。謂中其頸也。梏。諸家並古酷反。案字書梏從手。卽古文攪字。謂攪擾也。念孫案李訓脰爲頸。頸完羝則爲不詞。故又釋之曰。謂中其頸。殆失之迂矣。今案脰讀爲剅。廣雅曰。剅。裂也。玉篇曰。小裂也。作脰者。借字耳。涓鏦脰撝散梏六字。字法皆相似。若訓脰爲頸。則與上下文不類矣。介鮮二字亦爲不類。鮮當爲鱗。凡隸書從粦之字或作𡿺。故鱗字或作鱃。形與鮮相近。因譌爲鮮。以下文毛羽例之。則此當爲介鱗也。說文曰。撝。裂也。謂裂介鱗也。梏。讀爲嚳。廣雅曰。嚳。分也。脰撝皆裂也。散梏皆分也。李以梏爲攪擾之攪。亦失之。

儀建章

杜篤傳論都賦。規龍首。撫未央。撫與事同。覛平樂。儀建章。注曰。覛。視也。儀字無注。念孫案儀者。望也。呂氏春秋

處方篇．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易貌．淮南說林篇．射者儀小而遺大．高注並曰．儀望也．儀古讀若俄字．或作睋．定八年公羊傳注．訓睋爲望．班固西都賦曰．睎秦領．睋北阜．睋與儀古今字耳．規龍首．撫未央．撫亦規也．規平樂．儀建章．儀亦規也．睎秦領．睋北阜．睋亦睎也．

田田相如

厥土之膏．畝價一金．田田相如．注曰．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念孫案．如．讀爲紛挐之挐．田田相挐．猶今人言犬牙相錯也．揚雄豫州箴曰．田田相挐．廬廬相距．是其證．

三十鍭

南蠻傳．其民戶出雞羽三十鍭．注曰．毛詩．四鍭既均．儀禮．鍭矢一乘．鄭注曰．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也．念孫案．鍭者矢名．此言雞羽三十鍭．則非謂鍭矢也．鍭讀爲翭．方言．翭．本也．廣雅同．郭璞曰．今以鳥羽本爲翭．說文曰．翭．羽本也．九章算術粟米章．買羽二千一百翭．劉徽曰．翭．羽本也．數羽稱其本．猶數草木稱其根株也．義與此雞羽三十翭同．作鍭者．借字耳．

汾隰

西羌傳．晉人敗北戎于汾隰．注曰．二水名．念孫案．李以隰爲水名．非也．汾隰謂汾水旁下溼之地．爾雅曰．下溼曰隰．桓三年左傳．逐翼侯于汾隰．杜注曰．汾隰．汾水邊是也．

老子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王弼本第十七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河上公本無下焉字。念孫案。無下焉字者是也。信不足焉句。焉有不信爲句。焉。於是也。言信不足。於是有不信也。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焉猶於此也。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發氣於是盈容也。月令曰。天子焉始乘舟。（今本焉字在上句乃告舟備具於天子之下。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今據呂氏春秋季春篇。淮南時則篇訂正。）言天子於是始乘舟也。晉語曰。焉始爲令。言於是始爲令也。三年問曰。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立中制節也。（荀子禮論篇焉作安。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焉安案三字同義。詳見釋詞。）大荒南經曰。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羣帝焉取藥。言羣帝於是取藥也。管子揆度篇曰。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言賦斂於是不窮也。墨子非攻篇曰。天乃命湯於鑣宮。用受夏之大命。湯焉敢奉率其衆。以鄉有夏之境。言湯於是敢伐夏也。楚辭九章曰。焉洋洋而爲客。又曰。焉舒情而抽信兮。言於是洋洋而爲客。於是舒情而抽信也。又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焉與於是同義。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是於是與焉同義。河上公注云。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則字正解焉字之義。祭法曰。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言壇墠有禱則祭之也。大戴禮曾子

制言篇曰。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言有知則謂之友。無知則謂之主也。荀子禮論篇。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史記禮書焉作則。老子第十三章。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天下。淮南道應篇引此則作焉。是焉與則亦同義。後人不曉焉字之義。而讀信不足焉爲一句。故又加焉字於下句之末。以與上句相對。而不知其謬也。又王弼本二十三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河上公本亦有下焉字。案河上公注云。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君以不信也。與十七章注正同。則正文亦以焉有不信爲句明矣。乃後人既以信不足焉爲句。而加焉字於下句之末。又移此注於信不足焉之下。而改注內應君以不信。爲應君以不足。甚矣其謬也。又案王弼注十七章云。信不足。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則有不信。卽焉有不信。是王弼亦以焉有不信爲句。今本王注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焉。字亦後人所加。二十三章注云。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也。（永樂大典本如此。）今本也字作焉。亦後人所改。此皆由不曉焉字之義。而讀信不足焉爲一句。故訓詁失而句讀亦舛。既於下句末加焉字。遂不得不改注文以就之矣。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釋文。佳。善也。河上云。飾也。念孫案善飾二訓皆於義未安。古所謂兵者。皆指五兵而言。故曰兵者不祥之器。（見下文。）若自用兵者言之。則但可謂之不祥。而不可謂之不祥之器矣。今案佳當作隹。字之誤也。隹。古唯字也。（唯或作惟。又作維。）唯兵爲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

處上言夫唯下言故文義正相承也八章云夫唯不爭故無尤十五章云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又云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二十二章云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證也古鐘鼎文唯字作隹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唯字作𨾴據此則今本作唯者皆後人所改此隹字若不誤爲佳則後人亦必改爲唯矣

爲天下正

王弼本三十九章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河上公本貞作正注云爲天下平正念孫案爾雅曰正長也廣雅曰正君也呂氏春秋君守篇可以爲天下正高注曰正主也爲天下正猶洪範言爲天下王耳下文天無以淸地無以甯卽承上文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甯言之又云侯王無以貴高貴高二字正承爲天下正言之是正爲君長之義非平正之義也王弼本正作貞借字耳

唯施是畏

五十三章行於大道唯施是畏王弼曰唯施爲之是畏也河上公注略同念孫案二家以施爲釋施字非也施讀爲迆迆邪也言行於大道之中唯懼其入於邪道也下文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河上公注徑邪不正也是其證矣（案徑卽上文所謂施也邪道足以惑人故曰唯施是畏王注曰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尙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況復施爲以塞大道之中乎於正文之外又增一義非是）說文迆衺行也引禹貢東迆北會于匯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曰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

迆。淮南齊俗篇。去非者。非批邪施也。高注曰。施。微曲也。要略篇。接徑直施。高注曰。施。邪也。是施與迆通。禹貢東迆北會于匯。馬融曰。迆。靡也。文選甘泉賦。封巒石闕。迆靡乎延屬。漢書揚雄傳。迆作施。史記賈生傳。庚子日施兮。漢書施作斜。斜。亦邪也。韓子解老篇釋此章之義曰。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此尤其明證矣。

莊子

培風

逍遙遊篇。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釋文曰。培。重也。本或作陪。念孫案。培之言馮也。馮。乘也。見周官馮相氏注。風在鵬下。故言負。鵬在風上。故言馮。必九萬里而後在風之上。在風之上而後能馮風。故曰而後乃今培風。若訓培爲重。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馮與培聲相近。故義亦相通。漢書周緤傳。更封緤爲鄘城侯。顏師古曰。鄘。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馮城侯。陪馮聲相近。是其證也。馮字古音在蒸部。陪字古音在之部。之部之音與蒸部相近。故陪馮聲亦相近。說文曰。陪。滿也。王注離騷曰。馮。滿也。陪馮聲相近。故皆訓爲滿。文穎注漢書文帝紀曰。陪。輔也。張晏注百官公卿表曰。馮。輔也。說文曰。倗。輔也。陪馮倗聲並相近。故皆訓爲輔。說文曰。倗。從人。朋聲。讀若陪位。鄘。從邑。崩聲。讀若陪。漢書王尊傳。南山羣盜傰宗等。蘇林曰。傰音朋。晉灼曰。音倍。墨子尚賢篇。守城則倍畔。非命篇倍作崩。皆其例也。

朝菌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釋文司馬云、朝菌、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支遁云、一名舜、朝生暮落、潘尼云木槿也、引之曰、淮南道應篇引此、朝菌作朝秀、今本淮南作朝菌、乃後人據莊子改之、文選辯命論注、及太平御覽蟲豸部六、引淮南、並作朝秀、今據改、廣雅作朝蜏、高注曰、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據此、則朝秀與蟪蛄、皆蟲名也、朝秀朝菌、語之轉耳、非謂芝菌、亦非謂木槿也、上文云、之二蟲又何知、謂蜩與學鳩、此云不知晦朔、亦必謂朝菌之蟲、蟲者、微有知之物、故以知不知言之、若草木無知之物、何須言不知乎、

蚉蝱僕緣

人間世篇、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蝱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向秀解蚉蝱僕緣曰、僕僕然蚉蝱緣馬稠概之貌、崔譔曰、僕御、念孫案、向崔二說皆非也、僕之言附也、言蚉蝱附緣於馬體也、僕與附聲近而義同、大雅既醉篇景命有僕、毛傳曰、僕附也、鄭箋曰、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文選子虛賦注引廣雅曰、僕謂附著於人、案今廣雅無此語、廣雅疑廣倉之譌、

診其夢

匠石覺而診其夢、向秀司馬彪並云、診占夢也、念孫案、下文皆匠石與弟子論櫟社之事、無占夢之事、診當讀爲畛、爾雅、畛告也、郭注引曲禮曰、畛於鬼神、畛與診古字通、此謂匠石覺而告其夢於弟子、非謂占

夢也。

與造物者爲人　不與化爲人

大宗師篇。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應帝王篇。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郭象曰。任人之自爲。天運篇。久矣夫某不與化爲人。郭曰。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引之曰。郭未曉人字之義。人者。偶也。爲人。猶爲偶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檜風匪風箋曰。人偶能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公食大夫禮注曰。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故漢時有相人偶之語。淮南原道篇。與造化者爲人。義與此同。高注。爲治也。非是。見淮南。五齊俗篇曰。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是其明證也。

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應帝王篇。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釋文曰。出經絕句。司馬云。出。行也。經。常也。崔云。出。典法也。式。義度人絕句。式。法也。崔云。式。用也。用仁義以法度人也。念孫案。此當以以己出經式義度爲句。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爲句。義讀爲儀。儀與義古字通。說文。義。己之威儀也。文侯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爲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爲義爲誼。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作義。周官大行人。大客之儀。大戴禮朝事篇作義。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周語。示民軌儀。大射儀注引作義。儀。法也。見周語注。淮南精神篇注。楚辭九歎注。經式儀度。皆謂法度也。解者失之。

波流

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郭象曰。變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釋文曰。波流。崔本作波隨。云常隨從之。念孫案作波隨者是也。蛇何靡隨爲韻。蛇古音徒禾反。委蛇之委古音於禾反。委蛇疊韻字也。召南羔羊篇。委蛇委蛇。與皮紽爲韻。皮古音婆。莊子庚桑楚篇。與物委蛇。與爲波爲韻。爲古音譌。委蛇或作委佗。鄘風君子偕老篇。委委佗佗。與珈河宜何爲韻。宜古音俄。靡。古音摩。中孚九二。吾與爾靡之。與和爲韻。莊子知北遊篇。安與之相靡。與化多爲韻。成二年左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一音摩。史記蘇秦傳。期年以出揣摩。鄒誕本作揣靡。隨。古亦音徒禾反。波隨疊韻字。詩序。男行而女不隨。老子。前後相隨。管子白心篇。天不始不隨。呂氏春秋審應篇。人先我隨。韓子解老篇大姦作則小盜隨。淮南泰族篇。上動而下隨。史記太史公自序。主先而臣隨。並與和爲韻。又呂氏春秋任數篇。無先有隨。與和多爲韻。賈子道術篇。有端隨之。與和宜爲韻。淮南原道篇。禍乃相隨。與多爲韻。說文。隨從辵。隋聲。隋音他果反。史記天官書。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索隱曰。隨音他果反。

擢德塞性

駢拇篇。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念孫案。塞與擢義不相類。塞當爲搴。擢搴皆謂拔取之也。廣雅曰。搴。取也。楚辭離騷注。及史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許愼。並與廣雅同。方言作𢶍。云取也。南楚曰𢶍。說文作攓。云拔取也。拔也。樊光注爾雅。及李奇注漢書季布欒布田叔傳贊。並與廣雅同。此言世之人皆擢其德。搴其性。務爲仁義。以收名聲。非謂塞其性也。淮南俶眞篇曰。俗世之學。擢德攓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蟯振繾物之豪芒。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又曰。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取吾情。皆其證也。隸書手字或作丰。若擧字作舉。搴字作奉之類。故搴字或作搴。形與塞相似。因譌而爲塞矣。

刻之雒之

馬蹄篇。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司馬彪曰。雒。謂羈絡其頭也。念孫案。雒讀爲鉻。（音落。）字或作剳。通作雒。又通作落。鉻之言落也。剔去毛鬣爪甲謂之鉻。說文曰。鉻。鬄也。廣雅曰。雒。剔也。吳子治兵篇說畜馬之法云。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此云燒之剔之。刻之雒之。語意略相似。司馬以鉻爲羈絡。非也。下文連之以羈馽。乃始言羈絡耳。

仁義存焉　義士存焉

胠篋篇。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引之曰。存焉。當爲焉存。焉。於是也。言仁義於是乎存也。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焉。猶於此也。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發氣於是盈容也。月令曰。天子焉始乘舟。（今本焉字在上句乃告舟備具于天子之下。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今據呂氏春秋季春篇。淮南時則篇訂正。）言天子於是始乘舟也。晉語曰。焉始爲令。言於是始爲令也。三年問曰。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立中制節也。（荀子禮論篇。焉作安。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焉安案三字同義。詳見釋詞。）大荒南經曰。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羣帝焉取藥。言羣帝於是取藥也。管子揆度篇曰。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言賦斂於是不窮也。墨子非攻篇曰。天乃命湯於鑣宮。用受夏之大命。湯焉敢奉率其衆。以鄉有夏之境。言湯於是敢伐夏也。楚辭九章曰。焉洋洋而爲客。又曰。焉舒情而抽信兮。言於是洋洋而爲客。於是舒情而抽信也。又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

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焉與於是同義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是於是與焉同義此四句以誅侯爲韻門存爲韻其韻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作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是其明證也盜跖篇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存焉亦當作焉存此皆後人不曉焉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鉤餌

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念孫案鉤本作釣釣卽鉤也今本作鉤者後人但知釣爲釣魚之釣而不知其又爲鉤之異名故以意改之耳今案廣雅曰釣鉤也田子方篇曰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以上六釣字唯其釣與持其釣兩釣字指鉤而言餘四釣字皆讀爲釣魚之釣）鬼谷子摩篇曰如操釣而臨深淵淮南說山篇曰操釣上山揭斧入淵說林篇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東方朔七諫曰以直鍼而爲釣兮又何魚之能得是古人謂鉤爲釣也又案釋文云餌如志反罾音曾笱音苟此是釋餌罾笱三字之音下又云釣鉤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罟謂之网罾魚网也爾雅云嫠婦之笱謂之罶此是釋釣餌網罟罾笱六字之義後人既改正文釣字爲鉤又改釋文笱音苟釣鉤也六字爲笱音鉤釣鉤也其失甚矣又外物篇任公子爲大鉤巨緇釋文鉤本亦作釣亦當以作釣者爲是文選七啓

注。傳咸贈何劭王濟詩注。謝靈運七里瀨詩注。及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引此並作釣也。又列子湯問篇。詹何以芒鍼爲釣。後人改釣爲鉤。不知御覽引此。正作釣也。又下文投綸沈釣。今本釣作鉤。亦是後人所改。韻府羣玉釣字下。引列子投綸沈釣。則所見本尚作釣也。又齊策。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釣不能牽。後人改釣爲鉤。不知御覽鱗介部七引此正作釣。淮南人閒篇亦作釣也。又淮南說山篇。人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釣。高注云。釣。鉤也。後人既改正文釣字爲鉤。又改注文爲鉤釣也。則其謬滋甚。蓋後人不知釣爲鉤之異名。故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而古義寖亡矣。

吐爾聰明

在宥篇。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引之曰。吐當爲咄。咄與黜同。(徐無鬼篇。黜耆欲。司馬本作咄。)韋昭注周語曰。黜。廢也。黜與墮義相近。大宗師篇。墮枝體。黜聰明。卽其證也。隸書出字或省作士。(若敳省作敖。賣省作賣。數書作款之類。)故咄字或作吐。形與吐相似。因譌而爲吐矣。(咄之譌作吐。猶吐之譌作咄。漢書外戚傳。必畏惡吐棄我。漢紀吐譌作咄。)

天下功

天道篇。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郭象曰。功自彼成。念孫案。如郭解。則功下須加成字。而其義始明。不知功卽成也。言無爲而天下成也。(中庸曰。無爲而成。)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周官稾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辯

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功材。謂成材也。荀子富國篇曰。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謂待之而後成也。萬物化萬物育天下功相對爲文是功爲成也。

蠇蠆

天運篇。其知憯於蠇蠆之尾。釋文曰。蠇。敕邁反。又音例。本亦作厲。郭音賴。又敕介反。蠆。許謁反。或敕邁反。或云。依字上當作蠆。下當作蠍。引之曰。陸讀蠇爲蠆。讀蠆爲蠍。皆非也。蠇音賴。又音例。陸云本亦作厲。即其證也。蠆音敕邁反。蠍音許謁反。蠇蠆皆蠍之異名也。廣雅曰。蠆。蠁。蠍也。今本廣雅脫蠁字。一切經音義卷五引廣雅。蠆蠁。蠍也。集韻引廣雅。蠁蠆也。今據補。蠁音盧達反。蠆蠁皆毒螫傷人之名。蠆之言蛆也。蛆音哲。一切經音義卷十引字林曰。蛆。螫也。僖二十二年左傳正義引通俗文曰。蠍毒傷人曰蛆。蠁之言瘌也。瘌音盧達反。郭璞注方言曰。瘌。辛螫也。字或作刺。左思魏都賦曰。蔡莽螫刺。昆蟲毒噬。廣雅釋詁云。毒。蛆。瘌。痛也。是其義矣。蠁與蠇古同聲。莊子作蠇。廣雅作蠁。其實一字也。史記秦本紀。厲共公。始皇紀作刺龔公。刺之通作厲。猶蠁之通作蠇矣。

井鼃

秋水篇。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引之曰。鼃本作魚。後人改之也。太平御覽時序部七。鱗介部七。蟲豸部一。引此並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舊本作魚可知。且釋文於此句不出鼃字。直至下文埳井之鼃。始云鼃本又作蛙。戶蝸反。引司馬注云。鼃。水蟲。形似蝦蟇。則此句作魚不作鼃明矣。若作鼃。則戶蝸之音。水蟲之注。當先見於此。不應至下文始見也。再以二證明之。鴻烈原道篇。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

也。梁張綰文。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水經贛水注云。聊記奇聞。以廣井魚之聽。）皆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二。井谷射鮒。鄭注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見劉逵吳都賦注。）困學紀聞。（卷十。）引御覽所載莊子曰。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鉤繳以投之。呂氏春秋諭大篇曰。井中之無大魚也。此皆井魚之證。後人以此篇有埳井鼃之語。而荀子亦云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見正論篇。）遂改井魚爲井鼃。不知井自有魚。無煩改作鼃也。自有此改。世遂動稱井鼃夏蟲。不復知有井魚之喩矣。

拘於虛

崔譔注拘於虛曰。拘於井中之空也。念孫案崔訓虛爲空。非也。虛與墟同。故釋文云虛本亦作墟。廣雅曰。墟尻也。（尻古居字。）文選西征賦注引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凡經傳言邱墟者。皆謂故所居之地。言井魚拘於所居。故不知海之大也。魚居於井。猶河伯居於涯涘之閒。故下文曰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也。

鴟鵂

鴟鵂夜撮蚤。察豪末。引之曰。鵂字涉釋文內鴟鵂鶹而衍。（埤雅引此已誤。）案釋文曰。鴟尺夷反。崔云。鴟鵂鶹而不爲鵂字作音。則正文內本無鵂字明矣。淮南主術篇亦云鴟夜撮蚤。

無東無西

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於大通。念孫案。無東無西。當作無西無東。北測爲

韻。東通爲韻。

腞楯之上聚僂之中

達生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釋文。司馬云。腞。猶篆也。楯。猶案也。聚僂器名也。今冢壙中注爲之。一云。聚僂。棺槨也。一云。聚當作菆。僂當作蔞。謂殯於菆塗蔞翣之中。念孫案。腞讀爲輇。謂載柩車也。雜記。載以輲車。鄭注曰。輲讀爲輇。釋文。輇。市專反。又市轉反。士喪禮記注曰。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輇。或作槫。聲讀皆相附耳。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輅。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輇輲槫團。並字異而義同。此作腞。義亦同也。楯讀爲輴。亦爲載柩車也。檀弓曰。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槨。又曰。天子龍輴而槨幬。諸侯輴而設幬。喪大記曰。君殯用輴。鄭注曰。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諸侯輴不畫龍。大夫廢輴。士喪禮下篇注曰。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此謂朝廟時所用。輴與楯古字通。雜記注曰。載柩以楯。是其證也。聚僂。謂柩車飾也。衆飾所聚。故曰聚僂。亦以其形中高而四下。故言僂也。雜記注曰。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周官縫人衣翣柳之材。注曰。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柳。聚也。衆飾所聚。亦其形僂也。檀弓曰。設僂翣。荀子禮論篇曰。無帾絲歶縷翣。其貊以象菲帷幬尉也。柳蔞縷僂並字異而義同。呂氏春秋節喪篇。僂翣以督之。其字亦作僂。釋文所引或說。以僂爲蔞翣字。是也。餘說皆失

之。

殺鴈而亨之

山木篇。莊子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亨之。釋文。亨。普彭反。煮也。念孫案。亨讀爲享。享之謂享莊子。故人喜莊子之來。故殺鴈而享之。享與饗通。呂氏春秋必已篇作令豎子爲殺鴈饗之。是其證也。古書享字作亯。烹字亦作亯。故釋文誤讀爲烹。而今本遂改亨爲烹矣。原文作亨。故釋文音普彭反。若作烹。則無須音釋。

必取其緒

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釋文曰。緒。次緒也。念孫案。陸說非也。緒者。餘也。言食不敢先嘗。而但取其餘也。讓王篇。其緒餘以爲國家。司馬彪曰。緒者。殘也。謂殘餘也。楚辭九章。欸秋冬之緒風。王注曰。緒。餘也。管子弟子職篇。奉椀以爲緒。尹知章曰。緒。然燭燼也。燼亦餘也。見方言。廣雅。

眞泠禹曰

舜之將死。眞泠禹曰。女戒之哉。釋文曰。眞。司馬本作直。泠音零。司馬云。泠。曉也。謂以直道曉語禹也。泠或爲命。又作令。命猶教也。引之曰。直當爲𠧟。𠧟籀文乃字。隸書作迺。𠧟形似直。釋山碑。乃今皇帝。乃字作𠧟。形似直字。故譌作直。又譌作眞。命與令古字通。周官司儀。則令爲壇三成。覲禮注引此。令作命。僖九年左傳。令不及魯。令本又作命。莊子田子方篇。先君之令。令本或作命。周官大卜注。以命龜也。命亦作令。作命作令者是也。𠧟令禹者。乃命禹也。

目大運寸

莊子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司馬彪曰。運寸。可回一寸也。念孫案。司馬以運爲轉運之運。非也。運寸與廣七尺相對爲文。廣爲橫。則運爲從也。目大運寸。猶言目大徑寸耳。越語。勾踐之地。廣運百里。韋注曰。東西爲廣。南北爲運。是運爲從也。西山經曰。是山也廣員百里。員與運同。周官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士喪禮記。廣尺。輪二尺。鄭注並曰。輪。從也。輪與運聲近而義同。廣輪。卽廣運也。

三月不庭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吾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釋文曰。三月不庭。一本作三日。司馬云。不出坐庭中三月。念孫案。如司馬說。則庭上須加出字。而其義始明。下文云。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若以甚不庭爲甚不出庭。則尤不成語。今案。庭當讀爲逞。不逞。不快也。甚不逞。甚不快也。忘吾身。忘吾眞。而爲虞人所辱。是以不快也。方言曰。逞曉。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逞。江淮陳楚之間曰逞。桓六年左傳。今民餒而君逞欲。周語。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韋杜注並曰。逞。快也。逞字古讀若呈。聲與庭相近。故通作庭。張衡思元賦。怨素意之不逞。與情名聲營平嚀禎鳴榮寧爲韻。說文。逞。從辵呈聲。僖二十三年左傳。淫刑以逞。釋文。逞作呈。方言。逞。解也。廣雅作呈。三月不庭。一本作三日是也。

下文言夫子頓閒甚不聽。若三月之久。不得言頓閒矣。

臣有守也

知北遊篇。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念孫案守即道字也。達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明證矣。道字古讀若守。故與守通。凡九經中用韻之文。道字皆讀若守。楚辭及老莊諸子竝同。會稽刻石文。追道高明。史記秦始皇紀。道作首。首與守同音。說文。道。從辵首聲。今本無聲字者。二徐不曉古音而刪之也。

簡髮而扻

庚桑楚篇。簡髮而扻。數米而炊。釋文。扻。莊筆反。又作櫛。亦作楖。皆同。郭音節。徐側冀反。引之曰。玉篇。扻。苦敢切。打扻也。不得音莊筆反。又音節。扻當爲捘。即玉篇𢱧字。隸書轉寫手旁於左耳。玉篇。𢱧。七咨切。拏也。此借爲櫛髮之櫛。故音莊筆反。又音節。凡從次聲之字。可讀爲即。又可讀爲節。說文。𡍮。以土增大道上。從土次聲。古文𡍮從土即聲。引虞書𡍮讒說殄行。玉篇音才資才即二切。說文。楶。欂櫨也。從木咨聲。咨從口次聲。即是山節藻棁之節。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篇引此次作即。皆其例也。扻爲櫛髮之櫛。當讀入聲。而其字以次爲聲。則亦可讀去聲。故徐邈音側冀反。

吉凶

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念孫案吉凶當爲凶

言。一失言爲醜。止已已爲醜。管子心術篇。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是其證。內業篇凶吉亦誤爲吉凶。唯心術篇不誤。

儒以金椎控其頤

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念孫案。儒以金椎控其頤。藝文類聚寶玉部引此儒作而。是也。而汝也。自未解裙襦以下。皆小儒荅大儒之詞。言汝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其口中之珠也。而儒聲相近。上文又多儒字。故而誤作儒。

哽而不止則跈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郭象曰。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釋文。跈。女展反。廣雅云。履也。止也。本或作蹍。同。念孫案。踐履與壅塞二義不相比附。郭云。理有不泄而相騰踐。所謂曲說者也。本或作蹍。亦非也。今案跈讀爲抮。抮戾也。言哽塞而不止。則相乖戾。相乖戾。則衆害生也。廣雅曰。抮。盭也。盭與戾同。方言曰。軫。戾也。郭璞曰。相了戾也。孟子告子篇。紾兄之臂而奪之食。趙岐曰。紾。戾也。此云哽而不止則跈。義亦與抮同。

上謀而下行貨

讓王篇。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念孫案上謀而下行貨。下字後人所加也。上與尙同。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句法正相對。後人誤讀上爲上下之上。故加下字耳。呂字春秋誠廉篇。正作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

病瘦

盜跖篇。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釋文。瘦色又反。念孫案。瘦當爲瘐。字之誤也。瘐亦病也。病瘐爲一類。死喪爲一類。憂患爲一類。瘐字本作瘉。爾雅曰。瘉。病也。小雅正月篇。胡俾我瘉。毛傳與爾雅同。漢書宣帝紀。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瘐。師古曰。瘐音臾。字或作瘉。王子侯表曰。富侯龍下獄瘐死。

無轉而行

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念孫案。無轉而行。轉讀爲專。山木篇云。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卽此所謂無專而行也。此承上文與時消息。與道徘徊而言。言當隨時順道。而不可專行仁義。若專而行。成而義。則將失而所爲矣。故下文云。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必其行。卽此所謂專而行也。秋水篇。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一。亦專也。無專而行。猶言無一而行也。專與轉古字通。又通作摶。史記吳王濞傳。燕王摶胡衆入蕭關。索隱曰。摶音專。謂專統領胡兵也。漢書摶作轉。

馮氣

今富人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釋文曰。馮氣。馮音憤。憤。滿也。言憤畜不通之氣也。念孫案。馮氣。盛氣也。昭五年左傳今君奮焉震電馮怒。杜注曰。馮。盛也。楚辭離騷。馮不猒乎求索。王注曰。馮滿也。楚人名滿曰馮。是馮爲盛滿之義。無煩改讀爲憤也。

達於知者肖

列御寇篇。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郭象曰。傀然大。恬解之貌。肖。釋散也。念孫案。郭以傀爲大。是也。以肖爲釋散則非。方言曰。肖。小也。廣雅同。肖與傀正相反。言任天則大。任智則小也。肖猶宵也。學記。宵雅肄三。鄭注曰。宵之言小也。宵肖古同聲。故漢書刑法志肖字通作宵。史記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痟。痟。猶衰微。義亦相近也。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天下篇。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郭象斷天下多得一爲句。釋文曰。得一。偏得一術。念孫案。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當作一句讀。下文云。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句法正與此同。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下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卽所謂一察也。若以一字上屬爲句。察字下屬爲句。則文不成義矣。

呂氏春秋

蟄蟲始振　蟄蟲咸動

孟春篇。蟄蟲始振。高注曰。蟄伏之蟲。乘陽始振動蘇生也。仲春篇。蟄蟲咸動。注曰。蟄伏之蟲皆動蘇。念孫案。如高注則始振。及咸動下。皆當有蘇字。今本無蘇字者。後人依月令刪之耳。蘇本作穌。淮南時則篇。蟄蟲始振穌。高注曰。振動。穌生也。又蟄蟲咸動穌。注曰。穌生也。足與此文互相證明矣。

其誰可而爲之

去私篇。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高注曰。而能也。念孫案。而能古雖同義。此而字不可訓爲能。而猶以也。言誰可以爲之也。誰可以爲之。猶言誰能爲之。若云誰可能爲之。則不辭矣。古者而與以同義。故可以或曰可而。功名篇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而與字同義。故二字可互用。不屈篇曰。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用民篇曰。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墨子尚賢篇曰。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又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尚同篇曰。上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下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皆其證也。餘見荀子劉而獨鹿下。

達帝功

古樂篇。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六曰達帝功。畢氏弇山改達爲建。說云。文選上林賦注。張揖引作徹帝功。李善謂以建爲徹誤。則當作建也。念孫案上林賦注。張揖曰。葛天氏八曲。六曰徹帝功。李善曰。呂氏春秋六曰達帝功。今注以達爲徹誤。念孫謂徹者。通也。通亦達也。釋名曰。達。徹也。昭二年左傳。徹命于執事。周語。其何事不徹。韋杜注竝云。徹。達也。徹與達義同。而聲亦相近。故張揖引此達作徹。李善駁之。誤也。至今本文選注達作建。乃傳寫之誤。建與徹聲義皆不相近。若本是建字。張揖無緣改建爲徹。考初學記樂部上。太平御覽樂部四。引此竝作達帝功。則作達者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作建帝功。亦後人據誤本文選改之。今據誤本文選以改本書。失之矣。

水道壅塞不行其原

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舊校云。一作陽道壅塞。不行其次。孫氏詒穀云。李善注文選傅武仲舞賦。張景陽七命。俱引作陽道壅塞。念孫案作陽道者是也。陽道壅塞。與陰多滯伏正相對。後人以高注云。故有洪水之災。遂改陽道爲水道。不知高注自謂陽道壅塞。故有洪水之災。非正文內本有水字也。原當爲序。字之誤也。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序或作原。陽道壅塞。故行不由序。則本作不行其次。次亦序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此正作陽道壅塞。不行其序。

莩管

吹苓管壎篪。引之曰。苓當爲笭。卽笙字也。古從生聲之字。或從令聲。笙之爲笭。猶旌之爲旍也。玉篇云。旍同旌。見禮記。爾雅釋天釋文云。旌本又作旍。月令載旌旐。呂氏春秋季秋篇旌作旍。隸書從竹之字多變從艹。故笭譌作苓。或曰籥字之譌。竹誤爲艹。又脫下半耳。

賢者益疑

禁塞篇。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也當作矣。與下句文同一例。今作也者。因與上文不肖者之幸也相涉而誤。賢者益疑矣。高注曰。疑怪其何以益幸也。念孫案高說非也。疑者。恐也。言不肖者益幸。而賢者益恐也。古者謂恐曰疑。雜記曰。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鄭注曰。疑猶恐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管子小問篇曰。駮食虎豹。故虎疑焉。荀子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禮勸學篇。懼作疑。皆其證也。上文云。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爲天下之民害莫深焉。故此言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而賢者益恐。

憂恨

懷寵篇。憂恨冒疾。遂過不聽。引之曰。憂恨與遂過不聽。義不相屬。憂當爲夏。夏與愎同。古無愎字。故借夏爲之。或通作復。韓子十過篇。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愎。趙策愎作復。是也。又通作覆。管子五輔篇。下愈覆鷙而不聽從。是也。又通作蝮。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是也。隸書复字或作夏。憂字或作憂。二形相似而誤。書堯典正義。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賢陽。史記秦始皇紀刻碣石門辭。文復無辠。徐廣曰。復一作憂。蓋復腹竝通作夏。因誤爲憂也。恨與很同。

爾雅。覵。恨也。孫炎本恨作很。又荀子見下。莊子漁父篇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說文曰。很。不聽從也。宣十二年左傳注曰。愎很也。故曰。愎很冒疾。遂過不聽。逸周書謚法篇曰。愎很遂過曰剌。荀子成相篇曰。恨復遂過不肯悔。恨復與很愎同。今本復譌作後。辯見荀子。義竝與此同。

奮投

愛士篇。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念孫案。投當爲杸字之誤也。說文。杸。軍中士所持殳也。從木從殳。引司馬法執羽從杸。急就篇曰。鐵錘檛杖棁柲杸。今經傳通作殳。

載旍旐輿受車以級

季秋篇。令僕及七騶咸駕。載旍旐輿。旌與旍同。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高注曰。田僕掌佐車之政令。獲者植旍。故載旍也。輿。衆也。衆當受田車者。各以等級陳于屏外也。引之曰。注言載旍而不及旐。則旍下無旐字。旐字蓋後人據月令加之也。淮南時則篇作載荏。荏卽旌之譌。荏下亦無旐字。當刪去。其輿字當讀爲旟。屬上句讀。月令云。載旌旐。此云載旍旟。旟旐皆旌旃之屬。各舉一物言之耳。高以輿字屬下句讀。又訓爲衆。皆失之。

劖而類揆吾家

知上篇。靜郭君大怒曰。劖而類。揆吾家。苟可以傔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高注曰。劖。滅也。而。汝也。傔。足也。

揆度吾家。誠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念孫案剗與殘同。觀世篇以兵相剗。謹聽篇剗作殘。是其證也。揆與睽同。後漢書馬融傳注曰。睽。離也。言雖殘害汝類。離析吾家。苟可以快劑貌辨者。吾不辭也。齊策作剗而類破吾家。破與睽離義亦相近。高以揆爲揆度。則與上句不類矣。

官人事

安死篇。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高注曰。既憚耕稼。又不肯居官脩治人事也。念孫案官猶事也。如事請事斯語之事。言不肯事其民事也。樂記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鄭注曰。官猶事也。人事卽指耕稼而言。高誤以官爲居官。遂分耕稼與人事爲二。

爲我死

異寶篇。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爲我死。王則封女。必無受利地。畢曰。爲字衍。後漢書郭丹傳注引此無。念孫案爲猶如也。言如我死而王封汝。汝必無受利地也。古或謂如曰爲。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言如臣死也。秦策。秦宣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言如我葬也。長見篇。魏公叔痤對魏王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言如不能聽也。韓子內儲說。荊王新得美女。鄭袖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言如近王也。秦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言中國如有事於秦也。考列子說符篇。亦作爲我死。則爲非衍字明矣。後漢書注引此無爲字者。注內引書例得從省。不可援以爲據

也。

侍老

異用篇。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高注曰。侍。亦養也。念孫案。正文及注內兩侍字。皆當爲持。持老。謂養老也。長見篇曰。申侯伯善持養吾意。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墨子天志篇曰。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勸學篇曰。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曰。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曰。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是持與養同義。故注云持亦養也。

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

不侵篇。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以字後人所加。說見下。高讀而人不知奚道相得爲一句。說云。不知以何道得人。乃令之爲已死也。念孫案。高說非也。而人不知爲句。奚道相得爲句。道者。由也。言士之輕身重義如此。而人不知。則何由與士相得哉。不相知則不能相得。故下文云。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下賢篇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知接篇曰。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語意略與此同。有度篇。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言何由知其不爲私也。晏子春秋雜篇。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言何由至於此也。韓子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言何由得進也。奚道上不當有以字。蓋

後人不能正高注之誤。又因注而加以字耳。

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移

念孫案。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昭十七年公羊傳疏引孫炎注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注曰。北極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輟。而極星不移。案。極星。卽北辰也。（或言北辰。或言北極。或言極星。或言紐星。或言樞星。皆異名而同實。）古者極星正當不動之處。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與角亢以下。同在星名之列。公羊傳以北辰心伐爲三大辰。鄉飲酒義謂之三光。皆指極星言之。考工記。匠人建國。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偏東爲朝。偏西爲夕。）鄭注曰。極星。謂北辰。尤爲明據。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曰。正朝夕者視北辰。幷與考工相合。楚辭九歎。綴鬼谷於北辰。王注曰。北辰。北極星也。亦與鄭注相同。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以紐星爲不動處。是也。梁祖暅測不動處。距紐星一度有餘。今紐星又移。而不動之處。乃在鉤陳大星與紐星之間。此因恒星東徙。是以極星移度。後儒遂謂經文之北辰。皆指無星之處言之。失其指矣。呂氏春秋有始篇曰。衆星與天俱遊。而極星不移。高注曰。極星。北辰星也。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曰不移。蓋周秦之間。極星未移。故呂氏之言。正與考工相合。故高注引論語以證極星之不移。後人見極星已移。乃妄改之曰。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移。或又改爲天樞不移。以強合無星之說。而不知其與高注大相牴牾也。凡言辰者。

皆在天成象。而可以正時者也。日月星謂之三辰。極星謂之北辰。北辰心伐謂之大辰。其義一也。是以堯典言歷象日月星辰。中庸言日月星辰繫焉。祭法言日月星辰。民所瞻仰。皆指在天成象者言之。後儒謂天之無星處皆辰。則無稽之言耳。

乃參于上

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高注曰。遠道。外道也。故曰周行四極。近道。內道也。乃參倍于上。夏日高也。引之曰。高讀參爲三。非也。參如立則見其參于前之參。參猶值也。言正值人上也。夏至日行北道。日中之時。正值人上。故曰近。墨子經篇曰。直。參也。直與值同。淮南說山篇。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高注曰。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案。參天而發。謂值天而發也。高訓參爲望。亦失之。

煙火

應同篇。旱雲煙火。雨雲水波。（淮南覽冥篇作滓雲波水。）引之曰。煙當爲熛。字之誤也。（淮南亦誤作烟。辯見淮南。）說文。熛。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曰。熛。迸火也。旱雲熛火。雨雲水波。猶言旱雲如火。雨雲如水耳。若云旱雲煙火。則與下句不類矣。藝文類聚天部上。初學記天部。太平御覽天部八。引此并誤作煙。唯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出熛火二字。引呂氏春秋旱雲如熛火。（陳禹謨依俗本改爲烟火。）則所見本尚未誤。愼小篇曰。突泄一熛。而焚

宮燒積。今本熛字亦誤作煙。畢校本已改正。一切經音義十三引此正作熛。韓子喩老篇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熛焚。淮南人閒篇亦曰。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熛焚。淮南齊俗篇曰。譬若水之下流。熛之上尋也。說林篇曰。一家失熛。百家皆燒。史記淮陰侯傳曰。熛至風起。漢書敘傳曰。勝廣熛起。梁籍扇烈。皆其證也。魏徵羣書治要引尸子貴言篇曰。熛火始起。易息也。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曰。目若熛火。聲如雷霆。此尤熛火二字之明證。而今本晏子韓子及淮南覽冥齊俗人閒三篇。熛字皆誤作煙。唯史記漢書吳越春秋淮南說林及羣書治要一切經音義舊本北堂書鈔所引不誤。世人多見煙少見熛。宜其沿誤而不知也。

財物資盡

務本篇。今有人於此。脩身會計則可恥。臨財物資盡則爲己。高讀盡則爲己爲一句。說云。盡。猶略也。無不充仞以爲己有。念孫案高說盡字之義非是。盡讀爲賮。張載注魏都賦引倉頡篇云。賮。財貨也。賮與盡古字通。孟子公孫丑篇作贐。史記高祖紀作進。管子乘馬篇云。黃金一溢。百乘一宿之盡也。是其證。財物資盡四字連讀。修身會計則可恥。臨財物資盡則爲己。句法正相對。若讀臨財物資爲句。盡則爲己爲句。則句不成義。且與上文不類矣。

厚用

孝行篇。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高注曰。代。更也。更次用之。以便親性。可謂爲善養親也。引之曰。

厚當爲序。隸書厚字或作𠪿。見漢荊州刺史度尙碑。又作㕗。見三公山碑。形與序並相近。故序譌爲厚。代進而序用之者。序亦代也。燕禮序進。鄭注曰。序次第也。猶代也。郊特牲。昏禮不賀。人之序也。鄭注曰。序猶代也。是序與代同義。楚辭離騷。春與秋其代序。是也。高訓代爲更。序亦更也。周官御僕。以序守路鼓。公食大夫禮。序進。仲尼燕居。夏籥序興。鄭注並曰。序更也。序與次亦同義。故高云更次用之。

雋觾

本味篇。肉之美者。雋觾之翠。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觾字。雋觾。當爲巂燕。觾與巂同。巂音戶圭反。爾雅釋鳥云。巂周燕燕𪂇。郭璞以燕燕二字連讀。而以巂與周爲一物。燕燕與𪂇爲一物。說文云。巂巂周燕也。俗本脫下巂字。今依段氏注補。則以巂周二字連讀。而以巂周與燕爲一物。此云巂燕之翠。義與說文同。作觾者借字耳。因右畔巂字譌作雋。左畔角字又下移於燕字之旁。故譌爲雋觾二字。北堂書鈔酒食部四。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一。羽族部十。及文選七命注。並引作巂燕。初學記器物部十四引作巂燕。巂卽巂之譌。

勝左人中人

愼大篇。趙襄子攻翟。勝左人中人。今本左人作老人。案俗書左字作𠂇。形與老相近。因譌爲老。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正作左人。晉語及列子說符篇。亦作左人。淮南道應篇作尤人。尤卽俗書左字之譌。水經滱水注。滱水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左人城在唐縣西北四十里。今據改。高注曰。襄子使辛穆子伐翟。勝之。下左人中人城。念孫案。如高注。則勝字自爲一句。左人中人之上。須加下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勝左人中人五字作一

句讀。勝者克也。克左人中人二城也。凡戰而克謂之勝。攻而克亦謂之勝。襄十年左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是也。僖二年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序父勝之。宣十二年公羊傳。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義與此同。列子說符篇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此則以勝之爲句。取左人中人爲句。與國語呂氏春秋不同。

天下之適

下賢篇。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高注曰。適。主也。念孫案。高說非也。適亦往也。天下之適。天下之往。皆承上天下從之而言。

無望

以天爲法。以德爲行。以道爲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高注曰。無望。無界畔也。引之曰。正文及注內兩望字。皆埒字之誤。望或作朢。埒俗書或作埓。二形相似而誤。淮南原道篇云。知八紘九野之形埒。是埒爲界畔之名。故高云無埒。無界畔也。若作望。則與界畔之義無涉。且宗窮爲韻。竭埒爲韻。若作望。則失其韻矣。

溝迴陸　德迴乎天地

貴因篇。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高注曰。迴。通也。念孫案。書傳無訓迴爲通者。迴當爲迵。溝迴陸。當

爲迵溝陸。玉篇。迵。徒東切。通達也。昭四年左傳注曰。陸。道也。迵溝陸者。通溝道也。淮南本經篇。平通溝陸。正與此同義。迵之言洞也。史記倉公傳。臣意診其脈曰。迵風。集解曰。迵音洞。言洞徹入四肢也。淮南要略篇。通迵造化之母。（今本迵誤爲週。辨見淮南雜志。）又云。使人通迵周備。迵亦通也。又上德篇。德迵乎天地。高注曰。迵。通也。迥亦迵之誤。世人多見迥。少見迵。故迵誤爲迥矣。

愁慮

察微篇。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高注曰。積累其仁心。思慮其善政。以求致治也。引之曰。高解愁慮二字之義未明。愁讀爲揫。揫。聚也。積心揫慮。其義一也。爾雅曰。揫。聚也。說文曰。𩐨。收束也。或作揫。又曰。揫。束也。引商頌長發篇百祿是揫。今詩作遒。毛傳曰。遒。聚也。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鄭注曰。愁讀爲揫。揫。斂也。漢書律麻志曰。秋。𩐨也。物𩐨斂乃成孰。𩐨揫愁遒古同聲而通用。

從

正名篇。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爲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所爲善。而從邪辟。（與爲同義。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邪僻下當有也字。）所謂可。從悖逆也。念孫案三從字。皆當爲徒。高注異用篇云。徒。猶但也。言所謂賢者。非賢也。但不肖耳。所謂善者。非善也。但邪辟耳。所謂可者。非可也。但悖逆耳。隸書從字作從。形與徒相似。故徒誤爲從。（禁塞篇。承從多羣。從一本作徒。齊風載驅箋。徒爲淫亂之行。徒一本作從。列子天瑞篇。食於道徒。徒一本作從。史記仲尼弟子傳。壤駟赤字子徒。鄭國字子徒。家語七十

二弟子篇。徒竝作從。高不知從爲徒之誤。而云使人從不肖。使人從邪辟。又云從悖逆之道。皆失之。

天無形　至精無象

君守篇。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羣書治要引此、天上有昇字。念孫案下文至精無象句注云。說與昇天同。則天上原有昇字明甚。本句下注云。天無所制而物自成。不言昇天者。省文耳。昇天無形。至精無象。大聖無事。皆相對爲文也。又案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象當作爲。老子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莊子天地篇曰。無爲而萬物化。皆其證也。隸書象字或作爲。形與爲相似。故爲誤作象。形成爲韻。爲化爲韻。事能爲韻。爲。古讀若譌。能。古讀若而。並見唐韻正。若作象。則失其韻矣。管子兵法篇。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形成爲韻。爲化爲韻。正與此同。

煤室

任數篇。嚮者煤室入甑中。高注曰。煤室。烟塵也。文選陸機君子行注。引此煤室作炱煤。又引高注。炱煤。烟塵也。炱讀作臺。家語在厄篇。炱煤作炱墨。今本家語炱誤爲埃。蓋炱字似矣。而誤爲矣。後人又加土旁耳。臺煤古同聲。說見唐韻正。說文。炱。灰炱煤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云。積煙爲炱煤。引之曰。煤室當作臺煤。臺與室字形相似而誤。蓋正文借臺爲炱。而注讀臺爲炱也。今本臺煤二字誤倒。臺字又譌作室。而注內復有脫文。文選注所引炱煤。亦當作

臺煤。其引高注炱讀作臺。當是臺讀作炱今本文選亦後人所改。炱爲正字。臺爲借字。故云臺讀作炱。若云炱讀作臺。則是反以假借之字易正字。不可通矣。畢校本據文選注。改煤室爲煤炱。非也。炱與室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炱字。無緣誤爲室。且文選注。及說文。玉篇。一切經音義。皆作炱煤。非作煤炱也。

形性彌羸　莫敢愉綖

勿躬篇。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愼職。而莫敢愉綖。人事其事。以充其名。高注曰。愉。解。綖。緩。念孫案羸當爲贏。字之誤也。贏與盈古字通。言人君能處平靜。任德化。則形性充盈。而耳目聰明也。綖當爲綎。亦字之誤也。綎讀爲挺。仲夏篇。挺衆囚。高注曰。挺。緩也。鄭注月令曰。挺。猶寬也。寬亦緩也。後漢書臧宮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傳燮傳。賊得寬挺。李賢並云。挺。解也。解亦緩也。故序卦傳云。解者。緩也。挺與綎古字通。愉。卽安肆日偸之偸。偸古作愉。見周官大司徒。故注訓愉爲解。與懈同。綎爲緩也。此以贏精綎名爲韻。若作綖。則失其韻矣。

手足矜

重言篇。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高注曰。矜。嚴也。念孫案矜。猶奮也。言手足奮動也。燕策曰。矜戟砥劍。言奮戟也。墨子所染篇曰。其友皆好矜奮。荀子正名篇曰。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淮南說林篇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是矜與奮同義。管子小問篇。作渺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

此尤其明證矣。

倒而投之鷄水

用名篇。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鷄水。高注曰。倒。殺。念孫案。倒與殺義不相近。倒當爲剄。說文曰。剄。刑也。故高訓爲殺。今本作倒者。俗書剄字作㓵。形與到相似。㓵譌爲到。（史記韓世家。不如出兵以勁之。勁譌作到。是其例。）後人又加人旁耳。羣書治要引此作到而投之谿水。論衡非韓篇云。宋人有御馬者。不進。到而棄之於溝中。此皆其明證矣。又案水經淮水注云。雞水出雞陂。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有馬不進。投之雞水是也。據此。則雞爲水名。然論衡言到而棄之溝中。溝與谿同類。則作谿者是也。此直謂殺而投之谿中耳。非謂水名也。谿雞形近而譌。酈氏因以爲汝南思善之雞水。誤矣。谿或作溪。雞或作鷄。今本作鷄。則又溪雞二字之合譌也。

謀士

爲欲篇。晉文公伐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念孫案。原之將下。謀士無由知之。謀士當爲諜出。字形相似而誤。（諜旁世字。唐人避諱作廿。遂與謀相似而誤。漢書藝文志。大歲諜日晷二十九卷。今本諜誤作謀。史記夏本紀。稱以出。大戴禮五帝德篇譌作稱以上士。墨子號令篇。若贖出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又云。出候無過十里。出字並譌作士。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士亦出之譌。）僖二十五年左傳及晉語。正作諜出。蓋諜者入城探知其情。出而告晉侯也。

焉不知其所由

召類篇。以龍致雨。以形逐景。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念孫案焉不知其所由。本作焉知其所。其不知其所由五字。乃是高注。非正文也。今本作焉不知其所由者。正文脫去知其所三字。而注內不知其所由五字。又誤入正文耳。此以雨景所爲韻。景字古音在養部。養部之音多與語部相通。故景與雨所爲韻。樂記和正以廣。與旅鼓武雅語古下爲韻。淮南原道篇。翺翔忽區之上。與下野與後爲韻。繫辭傳易之序也。虞翻本序作彖。考工記陶旊。鄭司農云。旊讀爲甫始之甫。皆其例也。若所下有由字。則失其韻矣。前應同篇曰。故以龍致雨。以形逐景。師之所處。必生棘楚。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安知其所。高注云。凡人以爲天命。不知其所由也。是其明證矣。

子姪

疑似篇。梁北有黎邱部。有奇鬼焉。善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舊本善譌作喜。文選思元賦注引此作善。今據改。太平御覽神鬼部三。引此子姪作子姓。文選思元賦注。引作子姪。引之曰。古者唯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男子則否。子姪本作子姓。姓與姪草書相似。故姓譌爲姪。漢書田蚡傳。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史記譌作子姪。是其證也。御覽作子姓姪者。後人據誤本呂氏春秋旁記姪字。而傳寫者因誤合之。文選注作子姪。則後人據誤本改之耳。古者謂子孫曰姓。周南麟之趾曰。振振公姓。昭四年左傳曰。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杜注曰。問其姓。問有子否。三十二年傳曰。三后之姓。於今爲庶。漢書儒林傳曰。丁姓字子孫。廣雅曰。姓。子也。是姓爲子孫之通稱。字亦通作生。商頌殷武曰。以保我後生。鄭箋曰。以此全守我子孫。或曰子姓。特牲饋食禮曰。子姓兄弟。如

主人之服。鄭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曰。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八。廣子姓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曰。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喪大記曰。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注曰。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楚語曰。帥其子姓。從其時享。韋注曰。姓同姓也。非是。下文曰。比爾兄弟親戚。乃始言同姓耳。越語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韋注曰。國子姓。年在衆子同姓之列者。亦非是。列子說符篇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臣之子皆下才也。韓子八經篇曰。亂之所生者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史記外戚世家曰。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

皃之

原亂篇。慮禍未及。慮禍過之。舊本脫過字。淮南人閒篇云。計禍勿及。慮禍過之。今據補。所以皃之也。畢云。皃疑兒字之誤。念孫案。皃當爲完。完。全也。言所以全其身也。隸書完字作皃。因譌而爲皃。黃庭經云。保守完堅身受慶。又云。玉戶金籥身完堅。完字並作皃。

博志

不苟論凡六篇。五曰博志。念孫案。博當爲摶。摶與專同。謂專一其志也。篇內云。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是其明證矣。古書以摶爲專。傳寫者多誤作博。說見管子博一純固下。

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

士容篇。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高讀似無勇而未可恐爲句。云未可恐以非義之事

也。又讀狠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爲句。云狠貪獸也。所搏執堅固。橫敢。猶勇敢。士之若此者。不可辱。亦不可害也。（橫敢猶勇敢。舊本橫下脫敢字。今補。士之若此者。舊本士之二字誤倒。下注云。士之如此者。使即南面之君位。亦處義而已。今據以乙正。）念孫案高說非也。狠當爲猲字之誤也。（隸書狠字作狠。形與猲相似。）恐猲二字連讀。猶今人言恐嚇也。（嚇。一切經音義一云。或言恐。或言恐喝。皆一義也。）趙策曰。以秦權恐猲諸侯。史記蘇秦傳作恐愒。索隱曰。謂相恐脅也。漢書王子侯表。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猲受賕。平城侯禮。坐恐猲取雞。王莽傳。各爲權勢。恐猲良民。皆其證也。似無勇而未可恐猲爲句。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爲句。（論威篇云。深痛執固。不可搖蕩。）二句相對爲文。若以狠執固橫敢五字連讀。則文不成義矣。此段以大猲害越大外賴世揭衞厲折十二字爲韻。若以恐字絕句。則失其韻矣。

田之際

辯土篇。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念孫案際字於義無取。蓋除字之誤。上言田之易。此言田之除。易與除皆治也。曲禮。馳道不除。鄭注曰。除。治也。且易適爲韻。除虛爲韻。若作際。則失其韻矣。

韓子

去舊去智

主道篇。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念孫案去舊去智。本作去智去舊。惡素爲韻。舊備爲韻。

舊。古讀若忌。大雅蕩篇。殷不用舊。與時爲韻。召旻篇。不尚有舊。與里爲韻。管子牧民篇。不恭祖舊。與備爲韻。皆其證也。後人讀舊爲巨救反。則與備字不協。故改爲去舊。去智。不知古音智屬支部。備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自唐以後。始溷爲一類。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

姦臣

弒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爲姦臣。聞其主之忒。聞蓋閒之誤。閒。伺也。故謂之賊。念孫案臣當爲匿。字之誤也。匿讀爲慝。謂居君側而爲姦慝也。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衆匿乃雍。衆匿。卽衆慝。管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百匿。卽百慝。明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明法解匿作慝。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書大傳作側匿。是匿與慝古字通。主所與虎爲韻。側匿忒賊爲韻。若作臣。則失其韻矣。

屬官 屬下

有度篇。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舊注曰。屬官。欲令官之屬已。念孫案舊注甚謬。屬當爲厲。字之誤也。厲官威民。義正相近。詭使篇。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屬亦厲之誤。俗書厲字作厲。形與屬相近。故厲誤作屬。荀子富國篇。誅而不賞。則勤厲之民不勸。今本厲誤作屬。

此道奚出

十過篇。衛靈公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舊本曰上衍公字。今據論衡紀妖篇刪。有新聲。願請以示平

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念孫案此道奚出。本作此奚道出。道者由也。言此聲何由出也。史記樂書作是何道出。舊本脫是字。今據太平御覽地部所引補。論衡紀妖篇作此何道出。皆其明證矣。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晏子春秋雜篇。景公問魯昭公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呂氏春秋有度篇。客問季子曰。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史記趙世家。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義竝與此同。今作此道奚出者。後人不知道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墨染

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念孫案染當為漆。謂黑漆其外也。俗書漆字作桼。因譌而為染。困學紀聞引此已作染。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四引此正作漆。說苑反質篇亦作漆。

輕誣強秦之實禍

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引之曰。此言韓王聽虛言而輕實禍。則輕下不得有誣字。誣即輕之譌。韓策及史記韓世家俱無誣字。是其證也。今作輕誣強秦之實禍者。一本作輕。一本作誣。而後人誤合之耳。凡從巠從巫之字。傳寫往往譌溷。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喜之而觀其不誣下。

突隙之烟

喻老篇。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引之曰。突隙之烟。不能焚室。烟當爲熛。熛誤爲煙。又轉寫爲烟耳。舊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此正作熛。（陳禹謨本删去）說文。熛。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云。熛。迸火也。呂氏春秋愼小篇曰。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泄一熛。而焚宮燒積。（今本熛字亦誤作煙。一切經音義十三引此正作熛）淮南人閒篇曰。千里之隄。以螻螘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熛焚。（今本亦誤作煙。太平御覽蟲豸部四引此正作熛）語意並與此同。世人多見煙。少見熛。故諸書中熛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煙火下。

輒行　輒還

說林上篇。秦康公築臺三年。荊人起兵。將以攻齊。任妄曰。臣恐其以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荊人輒行。念孫案。輒當爲輟。輟。止也。言荊人知秦之有備而止其行也。後魏文侯借道于趙而攻中山章云。彼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是其證矣。又內儲說下篇。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輒還亦當爲輟行。言趙王知魏之有備而止其行也。輟字既譌作輒。後人不得其解。故改輒行爲輒還。不知上言趙謀襲鄴。則兵尚未出。不得言還也。

削地

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念孫案。削地當爲列地。列。古裂字。（艮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大戴

禮曾子天圓篇曰。割列禳瘞。管子五輔篇曰。博帶梨。大袂列。荀子哀公篇曰。兩驂列。兩服入廄。裂。分也。言借外權以分地也。韓策作或外爲交以裂其地。是其明證矣。列字本作𠜲。形與削相似。因誤爲削。說文。𠜲。分解也。從刀𡿪聲。𧜟。繒餘也。從衣𠜲聲。今九經中分列之字多作裂。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列字若不誤爲削。則後人亦必改爲裂矣。

執鞅持扞　扞弓

說林下篇。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引之曰。鞅爲馬頸靼。非射所用。鞅當爲決。決誤爲泱。後人因改爲鞅耳。決。謂韘也。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也。扞。謂韝也。或謂之拾。或謂之遂。著於左臂。所以扞弦也。故曰執決持扞。操弓關機。衛風芄蘭篇童子佩韘。毛傳曰。韘。玦也。小雅車攻篇決拾既佽。毛傳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周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鄭注引鄭司農云。抉。謂引弦彄也。拾。謂韝扞也。鄉射禮。袒決遂。鄭注曰。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遂。射韝也。以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內則曰。右佩玦捍。賈子春秋篇曰。丈夫釋玦靬。抉玦並與決同。捍靬並與扞同。其弱子扞弓之扞。當作扜。字從于。不從干。扜弓。引弓也。說文。弙。滿弓有所鄉也。字或作扜。大荒南經。有人方扜弓射黃蛇。郭注曰。扜。挽也。音紆。呂氏春秋壅塞篇。扜弓而射之。高注曰。扜。引也。淮南原道篇。射者扜烏號之弓。高注曰。扜。張也。弱子扜弓。則矢必妄發。故慈母入室閉戶。若作扞禦之扞。則義不可通。今本呂覽淮南。扜字皆誤作扞。唯山海經不誤。則賴有郭音也。

得無微

內儲說下篇。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引之曰。無字後人所加。得微。卽得無也。邶風式微傳曰。微。無也。晏子春秋雜篇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莊子盜跖篇曰。得微往見跖邪。皆其證也。後人加無字於微字之上。而其義遂不可通矣。

糲餅

外儲說左下篇。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念孫案。餅當爲飰。飰與飯同。見玉篇廣韻。糲飯菜羹。猶言疏食菜羹耳。飰與餅字形相似。傳寫往往譌溷。廣雅曰。飰。食也。方言注曰。籅。盛飰筥也。爾雅釋言釋文曰。飯字又作飰。今本飰字竝譌作餅。初學記器物部引此正作糲飯。

侵孟

難二篇。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酆。引之曰。孟當爲盂。字之誤也。竹書紀年帝辛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邘。書大傳。文王受命二年。伐邘。史記周本紀。文王敗耆國。明年伐邘。作盂者。借字耳。

侯侈

說疑篇。桀有侯侈。念孫案。侯當作佳。形相似而誤。隸書從隹從侯之字。往往譌溷。說見墨子非命篇惟舌下。墨子所染篇。明鬼篇。竝作推哆。晏子諫篇。漢書古今人表。竝作推哆。佳與推聲相近。故通作推也。其爲佳字無疑。

多哇

吾子篇。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李軌曰。多哇者。淫聲繁越也。引之曰。多讀爲哆。哆。邪也。下文云。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哆與多古字通。孟子梁惠王篇。放辟邪侈。字亦與哆同。多哇。皆邪也。邪本作衺。廣雅曰。哇、衺也。哇或作䵷。漢書王莽傳贊。紫色䵷聲。應劭曰。䵷、邪音也。文選東京賦。咸池不齊度於䵷咬。李善曰。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哇與䵷同。案今李注內無哇邪也之訓。蓋已非完本矣。中。亦正也。正則雅。邪則鄭。多哇與中正。正相反也。李以多爲繁越。則分多與哇爲二義。失其指矣。所惡於鄭聲者。惡其邪耳。非惡其繁越也。

俄而

問神篇。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吳祕曰。俄。猶俄頃。念孫案。吳說非也。俄而之言假如也。言天假如可度。則覆物必淺。地假如可測。則載物必薄也。俄與假聲近而義同。周頌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說文引作誐以溢我。是其例也。而如古字通。見日知錄卷三十二。

允哲　哲民情

問明篇。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儃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宋咸曰。堯以允哲之道禪舜。豈輕之於許由也。司馬光曰。信以堯禪舜之重爲智。則必不

輕授天下於由矣。念孫案二說皆非也。哲者。知也。知讀平聲。不讀去聲。言信知堯禪舜之重則必不輕禪於許由也。方言。曉。哲。知也。知字平去二聲皆可讀。故方言以曉哲同訓爲知。今人猶謂不知事爲不曉事也。文選遊天台山賦。之者以路絕而莫曉。李善注引方言。曉。知也。知字正作平聲讀。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哲字亦作悊。漢書刑法志云。伯夷降典。悊民惟刑。師古曰。悊。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民。民習知禮。然後用刑也。以上二條。訓哲爲知。知字皆讀平聲。宋與司馬皆訓哲爲智慧之智。失其指矣。又法言序云。中和之發。在哲民情。李軌曰。哲。智。吳祕曰。五行傳曰。哲。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僞。無不先知。念孫案吳說是也。哲民情。卽知民情。漢書揚雄傳。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師古曰。哲。知也。知字亦讀平聲。

及其名

五百篇。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李軌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念孫案。李以名爲名譽之名。非也。名者。成也。言或性或彊。及其成則一也。廣韻引春秋說題辭曰。名。成也。廣雅同。

忽眇緜

先知篇。敢問先知。曰不知。知其道者。其如視忽眇緜作昞。李軌斷其如視爲句。忽眇緜作昞爲句。注云。眇緜。遠視。宋咸讀其如視忽眇緜作昞爲一句。注云。忽。輕也。眇。細也。緜。遠也。昞。謂炳然光明也。此言先知之

道、臨事則悟、如明目之視忽、輕眇細緜遠之物、皆炳然而見也、李從其如視隔爲一句、復以眇緜爲一事、釋之頗失其義、念孫案宋說近之、而未盡然也、忽、眇、緜、皆微也、一切經音義五引三蒼云、眪、著明也、視忽眇緜作眪者、見微而知著也、漢書律厤志、無有忽微、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微忽之言、久而可復、是忽爲微也、方言曰、眇、小也、顧命曰、眇眇予末小子、是眇爲微也、說文曰、緜、聯、微也、廣雅曰、緜、小也、大雅緜篇緜緜瓜瓞、鄭箋曰、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微睇緜藐、是緜爲微也、廣雅曰、緫、紗、紡、微也、曹憲緫音忽、紗音眇、紡音蔑、集韻紡又音緜、緫紗紡與忽眇緜同義、孫子算經曰、蠶所吐絲爲忽、十忽爲秒、忽與緫同、秒與紗同、說文、緬、微絲也、玉篇、紡與緬同、然則緫紗紡皆絲之微者、李以眇緜爲遠視、宋以忽爲輕、緜爲遠、皆失之、

璜璜

孝至篇、武義璜璜、兵征四方、吳祕曰、璜璜、猶言煌煌也、念孫案璜讀爲洸、爾雅曰、洸洸、武也、釋文、洸、舍人本作僙、邶風谷風篇有洸有潰、大雅江漢篇武夫洸洸、毛傳並與爾雅同、鹽鐵論繇役篇引詩作武夫潢潢、洸潢僙璜古同聲而通用、

郡勞王師

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李軌曰、勞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爲也、念孫案、李以郡爲郡

縣之郡。則與勞王師三字。義不相屬。今案郡者。仍也。仍。重也。見晉語注。數也。見周語注。言數勞王師於荒服之外。漢家不爲也。爾雅曰。郡。仍。乃也。乃與仍同。周官司几筵。凶事仍几。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吳語。邊遽乃至。左傳哀十三年正義引此。乃作仍。大雅雲漢箋。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正義曰。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史記匈奴傳。乃再出定襄。漢書乃作仍。小雅正月篇。又窘陰雨。鄭箋曰。窘。仍也。窘與郡同。

即

法言序。案舊本十三篇之序。列於書後。蓋自書序詩序以來。體例如是。宋咸移置於各篇之首。非也。今仍依舊本列於後。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司馬光曰。氐下脫不字。念孫案司馬未解即字之義。故謂氐下脫不字耳。即猶或也。言諸子之書。大氐詆訾聖人。或爲怪迂之說。以撓世事也。漢書揚雄傳大氐下亦無不字。是其證矣。即與或古同義。越語曰。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言或傷君王之所愛也。爾雅釋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卭卭岠虛比。爲卭卭岠虛齧甘草。即有難。卭卭岠虛負而走。言或有難也。史記張丞相傳。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言或萬歲之後不全也。

餘編下

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

離騷。余雖脩姱以鞿羈兮。今本脩上有好字。臧氏用中拜經日記曰。王注云。言己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釋脩字。姱好之姿。釋姱字。不言好脩。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與上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同一句法。舊本脩上有好字者。因下文多言好脩而衍。今依臧說刪。 謇朝誶而夕替。王注曰。鞿羈。言爲人所係累也。誶。諫也。替。廢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已爲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弃也。念孫案雖與唯同。言余唯有此脩姱之行。以致爲人所係累也。唯字古或借作雖。大雅抑篇曰。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言女唯湛樂之從也。無逸曰。唯耽樂之從。管子君臣篇。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言唯有明君能如此也。莊子庚桑楚篇。唯蟲能蟲。唯蟲能天。釋文曰。一本唯作雖。皆其證也。謇讀惜誦謇不可釋之謇。謇。詞也。非上文謇謇爲患之謇。

長余佩之陸離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王注曰。陸離。猶參差。衆貌也。念孫案陸離有二義。一爲參差貌。一爲長貌。下文云。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司馬相如大人賦云。攢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痑以陸離。皆參差之貌也。此云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岌岌爲高貌。則陸離爲長貌。非謂參差也。九章云。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義與此同。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注曰。啟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纘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左氏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夏康。啟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圖謀也。言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尙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佚篇也。洪氏補曰。山海經云。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名。啟登天而竊以下用之。天問亦云。啟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不見山海經。故以爲禹樂。巷里中道也。此言太康娛樂放縱。以至失邦耳。五子之失乎家巷。太康實使之。戴先生屈原賦注曰。言啟作九辯九歌。示法後王。而夏之失德也。康娛自縱。以致喪亂。（康娛二字連文。篇內凡三見。）引之曰。洪釋九辯九歌。戴釋康娛。皆郅確矣。其以夏爲夏后氏之夏。則與王注同。今案。夏當讀爲下。（左氏春秋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穀梁皆作夏陽。）卽大荒西經所謂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大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始得歌九招者也。郭璞注引開筮曰。不得竊辯與九歌以國於下。亦其證也。自啟九辯與九歌以下。皆謂啟之失德耳。言啟竊九辯九歌於天。因以康娛自縱於下也。詒謀不善。子姓姦回。故下文有不顧難以圖後云云也。墨子非樂篇引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于野飲食。將將銘筦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竹書。帝啟十年。帝巡守。舞九招于大穆之野。皆

所謂下康娛以自縱者也。解者誤以啟九辯與九歌爲美啟之詞。又誤以夏爲夏后氏之夏。是以詰鞫爲病矣。又案五子用失乎家巷。失字因王注而衍。注內失國失尊位。乃釋家巷二字之義。非以文中有失字而解之也。五子用乎家巷者。用乎之文。與用夫用之同。下文云。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是也。若云五子用失乎家巷。則是所失者家巷矣。注何得云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乎。文選李周翰注云。五弟失尊位。家於閭巷。失尊位三字。在五弟之下。則唐本已誤衍失字。揚雄宗正箴曰。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降與巷古同聲而通用。亦足證家巷之文爲實義。而用乎之文爲語詞也。巷。讀孟子鄒與魯閧之閧。劉熙曰。閧。構也。構兵以鬭也。五子作亂。故云家閧。義見下。家。猶內也。若詩云。蟊賊內訌矣。閧字亦作闀。呂氏春秋愼行篇。崔杼之子。相與私闀。高誘曰。闀。鬭也。私闀。猶言家閧。閧之爲闀。猶閧之爲巷也。閧之通作巷。猶巷之通作閧。法言學行篇。一閧之市。閧即巷字。宗正箴作五子家降。降。亦閧也。呂氏春秋察微篇。楚卑梁公舉兵攻吳之邊邑。吳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吳楚以此大隆。大隆。謂大鬭也。隆。與降通。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厖降之降。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齊策。歲八月降雨下。風俗通義祀典篇降作隆。是隆與降通也。呂氏春秋吳楚大隆。高誘曰。隆當作格。格。鬭也。案隆亦格鬭之名。字可不改。逸周書嘗麥篇曰。其在殷之五子。殷當作夏。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胥與作亂。所謂家閧也。五子。即五觀也。楚語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五觀。或曰武觀。竹書帝啟十年。帝巡守。舞九招于大麥之野。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

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卽周書所謂彭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墨子引武觀。亦言啟淫溢康樂于野。是武觀之作亂。實啟之康娛自縱有以開之。故云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乎家巷也。王注以家巷為家居閭巷。失之矣。五子家巷。卽當啟之世。揚雄宗正箴及王注以為太康時。亦失之矣。

又何芳之能祗

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王注曰。祗。敬也。言苟欲自進。求入于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引之曰。祗之言振也。言干進務入之人。委蛇從俗。必不能自振其芬芳。非不能敬賢之謂也。上文云。蘭茝變而不芳。意與此同。逸周書文政篇。祗民之死。謂振民之死也。祗與振聲近而義同。故字或相通。臯陶謨。日嚴祗敬六德。史記夏本紀祗作振。桼誓。祗復之。魯世家祗作敬。徐廣曰。一作振。內則祗見孺子。鄭注曰。祗或作振。

簫鍾兮瑤簴

九歌。緪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簴。鳴鯱兮吹竽。簫一作蕭。簫鍾句。王氏無注。洪補曰。瑤簴。以美玉為飾也。洪邁容齋續筆曰。洪慶善注東君篇簫鍾。一蜀客過而見之曰。一本簫作橚。廣韻訓為擊也。蓋是擊鍾。正與緪瑟為對耳。念孫案。讀簫為橚者是也。廣雅曰。橚。擊也。玉篇。音所育切。廣韻。又音蕭。橚與簫蕭古字通也。

瑤讀爲搖。搖。動也。招魂曰、鏗鍾搖簴。王注曰。鏗。撞也。搖。動也。文選張銑注曰。言擊鍾則搖動其簴也。義與此同。作瑤者借字耳。枑瑟以下三句。皆相對爲文。若以瑤爲美玉。則與上下文不類矣。

不能固臧　羌不知余之所臧

天問。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王注曰。茀。白雲逶移若蛇者也。臧。善也。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崔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念孫案。如王所述崔文子事。則臧字當讀爲藏。古無藏字。借臧爲之。說文無藏字。魯語曰。掩賊者爲臧。管子侈靡篇曰。天子臧珠玉。諸侯臧金石。墨子耕柱篇曰。不擧而自臧。不遷而自行。荀子解蔽篇曰。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漢書禮樂志。臧於理宜。顏師古曰。古書懷藏之字。本皆作臧。漢書例爲臧耳。漢敦煌長史武班碑。勳臧王府。衛尉衡方碑。用行舍臧。竝以臧爲藏。崔文子引戈擊蜺。而墮其藥。故云得夫良藥不能固臧。若訓臧爲善。則義與固字不相屬矣。又九章云。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臧亦讀爲藏。謂美在其中。而人不知也。下文云。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意與此同也。王訓臧爲善。亦失之。

設張辟以娛君兮

九章。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王注曰。辟。法也。言讒人設張峻法以娛樂君。念孫案。此以張辟連讀。非以設張連讀。張。讀弧張之張。周官冥氏。掌設弧張。鄭注曰。弧張。罿罦之屬。所以扃絹禽獸。辟。讀機辟之辟。墨子非儒篇曰。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莊子逍遙遊篇

曰、中於機辟、死於罔罟、司馬彪曰、辟、罔也、（辟疑與䍿同、爾雅、䍿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山木篇曰、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鹽鐵論刑德篇曰、罻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楚辭哀時命曰、外迫脅於機臂兮、上牽聯於矰隿、機臂與機辟同、（王注以機臂爲弩身、失之、）此承上文矰弋罻羅而言、則辟非法也、

心絓結而不解兮

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王注曰、絓、縣也、蹇產、結屈也、念孫案、絓、亦結也、（廣韻、絓、絲結也、）史記律書曰、秦二世結怨匈奴、絓禍於越、是絓與結同義、絓結、雙聲也、蹇產、疊韻也、凡雙聲疊韻之字、皆上下同義、

悲江介之遺風

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王注曰、遠涉大川、民俗異也、念孫案上文云、欸秋冬之緒風、王注、欸、歎也、下文云、悲秋風之動容兮、又云、悲回風之搖蕙兮、則此云悲江介之遺風、亦謂風雨之風、非風俗之風也、（文選聖主得賢臣頌、追奔電、逐遺風、李善曰、遺風、風之疾者、揚雄甘泉賦、輕先疾雷而馺遺風、）曹植雜詩、江介多悲風、義本於此、

願搖起而橫奔兮

願搖起而橫奔兮、王注曰、欲搖動而奔走、念孫案、搖起、疾起也、疾起與橫奔、文正相對、方言曰、搖、疾也、（廣雅同、）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閒曰搖、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漢書郊祀志曰、遙興輕舉、遙與搖通、彼言遙興、猶此言搖起矣、（說見漢書、）

儃運改忿兮

儃運改忿兮抑心而自強。王注曰。儃。止也。言止已留連之心。改其忿恨。念孫案。運。當從史記屈原傳作違。字之誤也。違。恨也。言止其恨。改其忿也。恨與忿義相近。若云留連之心。則非其類矣。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曰。違。恨也。(漢書敘傳違作愇。廣雅。愇。恨也。)無逸曰。民否則厥心違怨。邶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違很也。很亦恨也。(廣雅。很。恨也。)

曾傷爰哀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王注曰。爰。於也。引之曰。王訓爰爲於。曾傷於哀。則爲不詞矣。今案爰哀。謂哀而不止也。爰哀與曾傷相對爲文。方言曰。凡哀泣而不止曰咺。又曰。爰。喛。哀也。爰喛咺古同聲而通用。齊策。狐咺。漢書古今人表作狐爰。是其證也。

逢此世之俇攘

九辯。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王注曰。卒遇譖讒而遑惶也。念孫案。俇攘。亂貌。逢此世之俇攘。言與亂世相遭也。哀時命曰。摡塵垢之枉攘兮。王注曰。枉攘。亂貌。枉攘與俇攘同。此注以爲遇讒而遑遽失之。

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

招魂。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一本謝之作之謝。非。）不能復用。王注曰。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怠懈。必去卜筮之法。不能復脩用。文選呂延濟注略同。下文巫陽焉乃下招曰。王注曰。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念孫案。此則不能復用爲句。巫陽焉乃下招曰爲句。明矣。焉乃者。語詞。猶言巫陽於是下招耳。（王注因下招屈原之魂。因字正釋焉乃二字。）遠遊篇。焉乃逝以俳佪。是其證。列子周穆王篇。焉迺觀日之所入。迺與乃同。今本楚辭及文選。皆以不能復用巫陽焉爲句。非也。不能復用者。謂不用卜筮。非謂不用巫陽。且用字古讀若庸。與從字爲韻。（小雅小旻篇。不臧復用。與從卬爲韻。管子樞言篇。坦坦之備不爲用。與功爲韻。趙策。士爲知己者用。與容爲韻。堯典。徵庸二十。論衡氣壽篇引此庸作用。皋陶謨。五刑五用哉。後漢書梁統傳引此用作庸。）若以不用巫陽連讀。則失其韻矣。今據王呂二注訂正。

氾崇蘭些

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王注曰。崇。充也。言充實蘭蕙。使之芬芳。文選呂延濟注曰。崇。高也。念孫案。二說均有未安。崇蘭。猶叢蘭耳。（文子上德篇。叢蘭欲茂。秋風敗之。）說文。叢。聚也。廣雅。崇。聚也。（酒誥曰。矧曰其敢崇飲。大雅鳧鷖篇曰。福祿來崇。隱六年左傳曰。芟夷蘊崇之。）是崇與叢同義。

蒻阿拂壁

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王注曰。蒻。蒻席也。阿。曲隅也。拂。薄也。言以蒻席薄牀四壁。及於曲隅。復施羅幬也。念

孫案王以阿爲𪉹隅則上與蒻字不相承下與拂壁二字不相連屬矣今案蒻與弱同阿細繒也言以弱阿拂𪉹之四壁也弱阿猶言弱緆淮南齊俗篇曰弱緆羅紈是也阿字或作絅廣雅曰絅練也史記李斯傳曰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以阿爲東阿縣非是辯見史記）淮南修務篇衣阿錫曳齊紈高注曰阿細穀錫細布漢書禮樂志曳阿錫佩珠玉如淳曰阿細繒錫細布司馬相如傳被阿錫揄紵縞張揖注與如淳同

臑若芳些

肥牛之腱臑若芳些王注曰腱筋頭也臑若熟爛也言取肥牛之腱爛熟之則肥濡臑美也念孫案臑熟也若猶而也言旣熟而且芳也顧懽老子義疏曰若而也夬九三曰遇雨若濡言遇雨而濡也金縢曰予仁若考言予仁而巧也（說見經義述聞）莊二十二年左傳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言幸而獲宥也而若語之轉耳若無熟義不得與臑同訓

不沾薄只

大招吳酸蒿蔞不沾薄只王注曰沾多汁也薄無味也言其味不濃不薄適甘美也念孫案王以沾爲多汁非也沾亦薄也言其味不薄也廣雅曰沾禣也（曹憲音他兼反）禣與薄同漢書魏其傳注云今俗言薄沾沾

察篤天隱

察篤天隱孤寡存只王注曰篤病也早死爲天隱匿也言察知萬民之中被篤疾病早天死及隱逸之士

存視孤寡而振贍之也。洪補曰。篤厚也。念孫案二說均有未安。篤與督同。（昭二十二年左傳晉司馬督。漢書古今人表作司馬篤。漢書張敞傳身奉國。李奇曰。一名天篤。後漢書文苑傳作天督。鹽鐵論詔聖篇。深篤責而任誅斷。篤責卽督責。）說文曰。督察也。是督與察同義。隱窮約也。（昭二十五年左傳隱民多取食焉。杜注曰。隱約窮困。定三年傳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弃國家。）言察督天死及窮約之人。存視孤寡也。

昭質既設

昭質既設。大侯張只。王注曰。昭質謂明旦也。明旦既設禮。張施大侯。使衆射之。引之曰。昭讀爲招。招質謂射埻的也。（埻通作準。）呂氏春秋本生篇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高注曰。招。埻的也。盡數篇曰。射而不中。反循于招。何益於中。別類篇曰。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小雅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毛傳曰。的。質也。荀子勸學篇曰。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是埻的謂之質。又謂之招。合言之則曰招質。魏策曰。今我講難於秦。兵爲招質。（謂以趙兵爲秦之招質也。韓子存韓篇曰。秦必爲天下兵質矣。說林篇曰。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其國爲智氏質乎。）是其明證也。作昭者假借字耳。（春秋襄二十八年。楚子昭。史記楚世家作招。管蔡世家。司徒招。索隱曰。或作昭。）設謂設昭質。非謂設禮。昭質在侯之中。故卽繼之以大侯。猶詩言大侯既抗。而繼之以發彼有的也。若以招質爲明旦。則義與下文不相屬。且明旦謂之質明。不謂之昭質也。

正法弧而不公

七諫。邪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王注曰。弧。戾也。言世俗之人。推佞以爲賢。進富以爲能。故君之正法。膠戾不用。衆皆背公而鄉私也。念孫案正法弧而不公。公與容同。謂己之正法。戾於流俗。而不見容。非

謂君之正法膠戾不用。亦非謂衆皆背公而鄉私也、衆背公而鄉私、已在上句內。此但言己之不容於世耳。邪說飾而多曲。卽所謂邪曲害公也。正法弧而不容。卽所謂方正不容也。容與公古同聲而通用。故容貌之容本作頌。從頁公聲。容受之容古作㝐。從宀公聲。淮南主術篇萬民之所容見也。容與公同。齊俗篇望君而笑。是公也。公與容同。

款冬而生兮

九懷。款冬而生兮。凋彼葉柯。王注曰。物叩盛陰。不滋育也。引之曰。急就篇。款東貝母薑狼牙。顏師古曰。款東。卽款冬。亦曰款凍。以其淩寒叩冰而生。故爲此名。師古以款凍爲叩冰義。本於王注也。然反復九懷文義。實與王注殊指。其曰款冬而生兮。凋彼葉柯。瓦礫進寶兮。捐弃隨和。鉛刀厲御兮。頓棄太阿。總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耳。款冬瓦礫鉛刀。以喻小人。葉柯隨和太阿。以喻君子。七諫云。鉛刀進御兮。遙棄太阿。拔搴元芝兮。列樹芋荷。彼言元芝。猶此言葉柯也。彼言芋荷。猶此言款冬也。鉛刀太阿。取譬正與此同。此言陰盛陽窮之時。款冬微物。乃得滋榮。其有名材柯葉茂美者。反凋零也。款冬而生。指款冬之草。不得以爲物叩盛陰之名。款冬。其聲因顆凍而轉。（爾雅。菟奚。顆凍。郭璞曰。款冬也。）更不得因文生訓。爾雅釋魚。科斗活東。舍人本作顆東。科斗非冬生之物。而亦名顆東。則謂取淩寒叩冰之意者謬矣。傅咸款冬花賦云。維茲奇卉。款冬而生。亦仍王注之誤。

行叩誠而不阿兮

九歎。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王注曰。叩。擊也。言己心不容非。以好叩擊人之過。故遂爲讒佞所排逐也。念孫案。王訓叩爲擊。則叩誠二字。義不相屬。今案叩誠。猶言款誠。廣雅曰。款。誠也。款與叩一聲之轉。款誠之爲叩誠。猶叩門之爲款門也。重言之則曰叩叩。繁欽定情詩曰。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廣雅曰。叩叩。誠也。轉之則又爲款款矣。

巡陸夷之曲衍兮

巡陸夷之曲衍兮。王注曰。大阜曰陸。夷。平也。衍。澤也。言巡行陵陸。經歷曲澤之中。念孫案。巡陸夷。及注內大阜曰陸。兩陸字皆當作陵。義見爾雅。此因陵陸字相似。又涉注內陸字而誤。又案陵夷者。漸平之稱。陵夷二字。上下同義。不可分訓。說見漢書連語下。下平曰衍。見釋名及周官左傳國語注。陵夷。卽曲衍之貌。王以陵爲大阜。衍爲澤。皆失之。

律魁放乎山閒

偓促談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閒。王注曰。偓促。拘愚之貌。律。法也。魁。大也。言拘愚蔽闇之人。反談論廊廟之中。明於大法賢智之士。棄在山閒而不見用也。念孫案。王以律爲法。魁爲大。又云。明於大法賢智之士。殆失之迂矣。今案律魁。猶魁壘也。壘律聲相近。漢書司馬相如傳隱轔鬱壘。師古曰。壘音律。路史餘論曰。山海經云。神荼鬱壘二神人。主執惡害之鬼。風俗通作鬱律。案今本風俗通仍作鬱壘。蓋後人不通古音而改之也。藝文類聚果部上。太平御覽果部四。竝引作鬱律。漢書鮑宣傳曰。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

服虔曰。魁壘。壯貌也。轉之則爲律魁。小雅蓼莪篇曰。南山律律。史記留侯世家贊曰。魁梧奇偉。是律魁皆高大之意。正與偓促相對。司馬相如曰。委瑣握齪。握齪與偓促同。偓促律魁。皆疊韻也。凡疊韻之字。皆上下同義。不宜分訓。

蒯聵登於淸府

烏獲戚而驂乘兮。燕公操於馬圉。蒯聵登於淸府兮。咎繇棄而在壄。王注云。燕公。邵公也。封於燕。故曰燕公也。蒯聵。衛靈公太子也。念孫案。邵公咎繇。皆古之賢臣。而衞蒯聵與烏獲。行不相類。蒯聵。謂趙之蒯聵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漢書司馬遷傳與此同。如淳曰。刺客傳之蒯聵也。淮南主術篇曰。故握劍鋒。以今本此下脫一字。下雖字譌作離。雖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蕢與聵通。高注曰。司馬蒯蕢。在趙。以善擊劍聞。操其觚。招其末。其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然則趙之蒯聵。以傳劍聞。故與烏獲並舉之。淮南稱北宮子蒯聵。而幷及於烏獲藉蕃。可以互證矣。自烏獲以下四句。皆謂貴武士而賤賢臣也。

文選

度宏規而大起

西都賦。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李善曰。小雅曰。羌發聲也。度與羌古字通。度或爲慶也。念孫案。度與羌聲不相近。絕無通用之理。蓋李善本度字本作慶。今本作度者。後人據五臣本及班固傳改之耳。善

注原文當云。小雅曰。羌。發聲也。慶與羌古字通。漢書揚雄傳反離騷曰。懿神龍之淵潛兮。慶竢雲而將舉。宋祁校本云。蕭該音義曰。慶音羌。今漢書亦有作羌字者。又慶夭顇而喪榮。張晏曰。慶。辭也。師古曰。慶。亦與羌同。又甘泉賦。厥高慶而不可虖疆度。敘傳幽通賦。慶未得其云已。師古并云。慶。發語辭。讀與羌同。慶或爲度。慶字草書作虖。與度相似。故慶誤爲度。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平津侯公孫慶。漢表慶作度。說文。邦有大慶也。今本慶譌作度。今本作度。與羌古字通。度或爲羌者。後人既改正文作度。復改注文以就之。而不知度與羌之不可通也。又案善本作慶。是也。慶。語詞。宏規與大起。相對爲文。言肇造都邑。先宏規之而後大起之也。

掍建章而連外屬　洞枍詣以與天梁

凌隥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連外屬。五臣本掍作混。念孫案連字後人所加也。建章宮在西城之外。故云掍建章而外屬。外上不當有連字。上文未央桂宮。皆宮名。故云自未央而連桂宮。與此句異義。且既言屬。則不得更言連。故張銑注曰。混。通也。閣道出城。通達建章宮。與外相屬。其無連字明矣。後漢書班固傳。正作混建章而外屬也。又案下文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以與天梁。駘盪。馺娑。枍詣。皆殿名。天梁。宮名。以字與下三字義不相屬。亦是後人所加。班固傳無以字。

奮泰武乎上圃　緣於泰山之阿　結根泰山阿

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圃。武臣本泰作太。班固傳作大。注云。大武。謂大陳武事也。念孫案作大者是也。大譌爲太。又譌爲泰耳。逸周書有大武篇。秦策引詩云。大武遠宅不涉。皆其證也。風賦。緣於泰山

之阿。李善本無於字。五臣本有。藝文類聚引此。與五臣同。今以上下文例之。當有於字。五臣本作太。亦是大字之譌。今合上下文讀之。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於大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此其由卑而高。由谷而山。所在皆然。不獨泰山也。若此句獨指泰山言之。則與上下文不類矣。古詩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泰亦大之譌。李周翰曰。泰山。衆山之尊。夫者。婦之所尊。故以喻之。此曲說也。此以竹喻婦。山喻夫。謂婦之託於夫。如竹之結根於山耳。

芳草被隄

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繡。燭燿乎其陂。李善說芳草被隄。引說文曰。隄。塘也。念孫案被讀若披。被隄者。芳草之貌。非謂芳草覆隄也。蔭蔚。雙聲也。被隄。疊韻也。曄曄猗猗。重字也。以上皆形容草木之盛。然後總而言之曰。若摛錦布繡。燭燿乎其陂。陂與隄一物也。陳風澤陂傳曰。陂。澤障也。一切經音義二引李巡爾雅注曰。陂。障也。若上言隄而下言陂。則複矣。

填流泉而爲沼

東都賦。填流泉而爲沼。李善曰。順流泉而爲沼。不更穿之也。昭明諱順。故改爲填。引之曰。填當爲慎。草書之誤也。慎順古字通。故昭明改順爲慎。

嘉祥阜兮集皇都

白雉詩。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念孫案嘉祥句蓋後人所加。此句詞意膚

淺。不類孟堅手筆。且寶鼎詩亦可通用。其可疑一也。下文發皓羽兮奮翹英。正承白雉素烏言之。若加入此句。則上下文義隔斷。其可疑二也。明堂辟雍靈臺三章。章十二句。寶鼎白雉二章。章六句。若加入此句。則與寶鼎詩不協。其可疑三也。李善及五臣本此句皆無注。其可疑四也。後漢書班固傳無此句。其可疑五也。

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

西京賦。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薛綜曰。翦。盡也。李善曰。盡取鶉首之分。爲秦之境也。引之曰。薛訓翦爲盡。盡諸鶉首。殊爲不詞。李云。盡取鶉首之分。亦與翦諸之文不合。今案翦讀爲踐。文王世子。不翦其類也。周官甸師注引翦作踐。玉藻。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踐當爲翦。踐。居也。謂居之於鶉首之虛也。晉語曰。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方言曰。慰。廛。度。凥也。凥。今通作居。東齊海岱之閒或曰踐。趙注孟子盡心篇曰。踐。履居之也。晏子問篇曰。後世孰踐有齊國者。皆其證也。

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爲天邑

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爲天邑。薛綜曰。言高帝圖此居之時。意亦以慮於天地陰陽。而思可宜定以爲天邑。念孫案。意亦。猶抑亦也。抑與意古字通。論語學而篇。求之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脩身篇曰。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並與抑亦同。宜讀曰儀。儀。度也。度其可安定之地。以爲天

邑也。說文曰。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與宜古字通。小雅角弓篇。如食宜饇。韓詩宜作儀。楚語。采服之儀。周官春官鄭司農注引作宜。辥云。思可宜定以爲天邑。失之。

嗟內顧之所觀　嗟難得而覶縷　嗟難得而備知　嗟孰可爲言已　嗟見偉於曩昔

念孫案。王逸注離騷曰。羌。楚人語詞也。文選內羌字多作唴。因譌而爲嗟。俗書嗟字作咲。唴字作唴。二形相似而誤。後人多見嗟。少見唴。故莫能正之耳。西京賦。嗟內顧之所觀。李善注小雅曰。嗟。發聲也。兩嗟字皆唴字之譌。西都賦。慶宏規而大起。李注小雅曰。羌。發聲也。慶與羌古字通。是其證。若嗟則歎聲。非發聲也。五臣本作嗟。訓爲歎聲。失之矣。吳都賦。嗟難得而覶縷。劉逵注。小雅曰。嗟。楚人發語端也。兩嗟字亦唴字之譌。既云楚人發語端。其爲唴字明矣。古文苑王延壽王孫賦。羌難得而覶縷。本書王融曲水詩序。羌難得而稱計。章樵李善注引吳都賦竝作羌。雪賦。嗟難得而備知。義本吳都。亦是唴之譌也。思元賦。嗟孰可爲言已。嗟亦唴之譌。後漢書張衡傳作羌。是其證也。蜀都賦。唴見偉於曩昔。其字正作唴。張伯顏本如此。他本則譌作嗟矣。蔡邕瞽師賦。唴求煩以愁悲。字亦作唴。

交綺豁以疏寮

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李善曰。交結綺文。豁然穿以爲寮也。蒼頡篇曰。寮。小窗也。念孫案。交綺豁以疏窗。殊爲不詞。今案交綺卽窗也。廣雅曰。豁。寮。空也。一切經音義一引蒼頡篇曰。寮。小空也。說文曰。疏。

通也．豁以疏寮皆空虛之貌．旣言豁而又言疏寮者．文重詞複．以申明其意．若大人賦言．麗以林離．叢以龍茸．瘮以陸離矣．

若驚鶴之羣羆

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羆．念孫案．若驚鶴之羣羆．文不成義．羆字與伎氏綺豸纙爲韻．蓋罷字之譌．韋注吳語曰．罷歸也．廣雅同．言若驚鶴之羣歸也．

莫我能形

東京賦．飛閣神行．莫我能形．薛綜曰．人不見行往．故曰神．形謂天子之形容．言我無能說其形狀也．念孫案薛說甚迂．廣雅曰．形見也．言行於飛閣之中．莫我能見也．史記秦始皇紀正義引應劭曰．於馳道外築牆．天子於中行．外人不見．

感懋力以耘耔

兆民勸於疆埸．感懋力以耘耔．念孫案．感字與下五字義不相屬．蓋咸字之誤．咸皆也．言皆勉力也．

時乘六龍

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鍾．李善曰．周易曰．時乘六龍．此謂各隨其時而乘之．念孫案．如李注．則正文本作乘時龍．故先引周易時乘六龍．而卽繼之曰．此謂各隨其時而乘之．言此與周易異義也．

各隨其時。謂若春乘蒼龍。夏乘赤駵之屬。是也。東都賦亦云。登玉輅。乘時龍。此作時乘六龍者。因注引周易而誤。撫玉輅以下四句。句各三字。此句獨多一字。與上下不協。

盈溢天區

聲教布濩。盈溢天區。薛綜曰。天區謂四方上下也。引之曰。據薛注。則天區當爲六區。思元賦。上下無常窮六區。李善亦云。六區上下四方也。天六二字。篆隸皆相似。故六譌作天。

西朝顚覆而莫持

臣濟奓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顚覆而莫持。薛綜曰。謂王莽之兵。猶擊柝守函谷關。而三輔兵已自入長安宮。朝廷顚隕。無復扶持也。念孫案。薛說非也。西朝顚覆。謂王莽篡漢耳。言臣陵其君。國本墮壞。故王莽得爲篡逆。函谷雖擊柝於東。西京已顚覆而莫持。明患不在外而在內也。若以三輔兵誅王莽爲西朝顚覆。則與上文臣濟侈以陵君二句。義不相屬。且平子不當稱亡新爲西朝也。

亂北渚兮揭南涯

南都賦。爾乃撫輕舟兮浮輕池。亂北渚兮揭南涯。李善曰。爾雅曰。正絕流曰亂。說文曰。揭。高舉也。呂向曰。揭猶指也。念孫案。李解揭爲高舉。與南涯二字。義不相屬。呂解揭爲指。古無此訓。皆非也。今案揭讀爲愒。（廣韻。愒。揭。竝去例切。聲相同。故字相通。）愒。息也。言自北渚絕流而渡。息乎南涯也。小雅菀柳篇。不尚愒焉。毛傳曰。愒。息也。召

南甘棠篇作憩。字又作偈。甘泉賦。度三巒兮偈棠黎。韋昭曰。偈。息也。句法正與此同。

酌清酤

蜀都賦。酌清酤。割芳鮮。五臣本清酤作醪酤。念孫案。醪酤與芳鮮相對爲文。則作醪者是也。今作清酤者。後人以李注引詩旣載清酤而改之耳。不知李注自解酤字。非兼解清酤二字。其醪字已見南都賦。故不重注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八引此正作酌醪酤。

齷齪而筭

吳都賦。齷齪而筭。顧亦曲士之所歎也。旁魄而論都。抑非大人之壯觀也。念孫案。齷齪而筭下當有地字。齷齪而筭地。旁魄而論都。相對爲文。劉逵注云。言筭計蜀地。亦是曲僻之士。則筭下原有地字明矣。

英雄之所躔

翫其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弊邑而不覩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李善曰。方言曰。躔。歷行也。呂延濟曰。不見上國。不知英雄之所行歷也。念孫案。李呂以躔爲行歷。非也。躔。居也。英雄之所居。謂吳都也。吳都爲英雄之所居。猶玉淵爲驪龍之所蟠。故曰。不窺玉淵。未知驪龍之所蟠。不覩上邦。未知英雄之所躔也。李注月賦引韋昭漢書注曰。躔。處也。處亦居也。方言曰。廛。尻也。尻。古居字。東齊海岱之間曰廛。魏風伐檀傳曰。一夫之居曰廛。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纏。居也。廛躔纏。字異而義同。

雜插幽屏　宋玉於是陋其結綠

頮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黃。縹碧素玉。隱賑崴嵬。雜插幽屏。精曜潛熲。李善曰。潛熲。謂潛深而有光熲。爾雅曰。熲。光也。今李善本熲字皆誤作潁。五臣本作熲。李周翰曰。雖在幽僻之處。常熲然有異光。今據改。菭䧘山谷。碕岸爲之不枯。林木爲之潤黷。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宋玉於是陋其結綠。李善曰。幽屏。謂生處也。李周翰曰。雜插幽屏。謂雜生隱僻之處。屏。僻也。念孫案。幽屏當爲幽屋。字之誤也。幽屋。謂山也。言衆寶隱賑崴嵬。雜插於山中也。幽屋。猶言幽室。謝靈運登永嘉綠嶂山詩云。懷遲上幽室。是也。屋與樸玉谷黷爲韻。若作屏。則失其韻矣。宋玉當爲宋王。劉逵注引史記宋有結綠。是結綠爲宋之寶。故曰宋王於是陋其結綠。宋王與隋侯相對爲文。無取於宋玉也。

悠悠旆旌

悠悠旆旌者。相與聊浪乎昧莫之坰。念孫案。悠悠旆旌者。當作悠悠旆旆者。詩曰。悠悠旆旌。又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是也。今本旆旆作旆旌。卽因詩悠悠旆旌而誤。悠悠旆旆。皆旌旗之貌。故云悠悠旆旆者。相與聊浪乎昧莫之坰。上文云。趛譚翊䍥。若離若合者。相與騰躍乎莽罠之野。文義正與此同。若云悠悠旆旌者。則者字之義不可通。李善及五臣皆不釋旆旆二字。蓋所見本已誤爲旆旌矣。

與夫唱和之隆響　有殷坻頹於前

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鐘鼓之鏗耾。有殷坻頹於前。曲度難勝。念孫案。與夫唱和之隆響二句。句法

參差。而文義不協。與夫二字乃一擧字之誤。擧亦動也。擧唱和之隆響。動鍾鼓之鏗耾。句法正相對。有殷坻穨於前。於前二字。後人所加也。有殷坻穨。言其聲殷然若坻穨也。漢書揚雄傳。響若坻隤。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傍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見文選解嘲注。隤與穨同。句法與詩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相似。若云有殷坻穨於前。不成句法。且有殷坻穨。曲度難勝。皆以四字爲句。若上句多二字。則句法參差矣。後人以李周翰注云。其聲若山穨於前。故加於前二字。不知李注自加於前二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所有也。不審文義而據注妄增。其失甚矣。

若吾子之所傳

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擧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念孫案。吾者。東吳王孫自謂也。吾下子字。後人妄加之耳。呂向注云。如我所傳。則吾下原無子字明矣。

冒六英五莖

魏都賦。冠韶夏冒六英五莖。念孫案冒六英五莖。句法甚累。且英莖與韶夏相對爲文。若加六五二字。則與上句不協。後人以李善注引樂動聲儀。帝嚳樂曰六英。帝顓頊樂曰五莖。因加六五二字。不知李注自解英莖二字。非並解六五二字也。

判殊隱而一致

竊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念孫案。此本作判隱顯而一致。言易與春秋。雖有隱顯之分。而其致一也。

張載注云。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李善云。言大易春秋。隱顯殊而合德若一。皆其明證矣。後人以張李二注內皆有殊字。遂加入殊字。而刪去顯字。不知注內殊字。是解正文判字。而正文內本有顯字。故二注皆言隱顯也。若云判殊隱而一致。則文不成義矣。

亡國肅乎臨淵

甘泉賦。襲琁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肅乎臨淵。服虔曰。桀作琁室。紂作傾宮。以此微諫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亡國爲戒。若臨深淵也。念孫案。正文內亡國二字。後人所加也。應云以亡國爲戒者。承上琁室傾宮言之。以申明肅乎臨淵之意。後人不審。輒於正文內增入亡國二字。亡國肅乎臨淵。斯爲不詞矣。五臣本及漢書揚雄傳皆無此二字。

友仁義與之爲朋

羽獵賦。建道德以爲師。句 友仁義與之爲朋。念孫案。友仁義與之爲朋。殊爲不詞。蓋後人不解與字之義。因於與下加之字耳。今案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句法正相對。友。親也。見廣雅 與。猶以也。言親仁義以爲朋也。漢書揚雄傳作友仁義與爲朋。是其明證矣。召南江有汜篇曰。不我以。又曰。不我與。鄭箋曰。以猶與也。以可訓爲與。與亦可訓爲以。繫辭傳曰。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言可以酬酢。可以祐神也。論語陽貨篇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言不可以事君也。中庸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

矣．言可以入德也．史記袁盎傳曰．妾主豈可與同坐哉．言不可以同坐也．以與聲相近．故二字可以互用．管子形勢篇曰．譕巨者可以遠舉．今本巨譌作臣．辯見管子．顧憂者可與致道．呂氏春秋樂成篇曰．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史記貨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以與二字互用．正與此同也．以與聲相近．故又可以通用．鄉射禮．各以其耦進．今文以爲與．越語．節事者與地．史記越世家．與作以．論語．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匡謬正俗引此與作以．史記．妾主豈可與同坐哉．漢書與作以．

忿戎王之淫狡

北征賦．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李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猾也．念孫案李說非也．狡讀爲姣．姣．亦淫也．襄九年左傳．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杜注曰．姣．淫之別名．作狡者．借字耳．

才難

西征賦．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燿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今李善本如此．六臣本作名才難．不其然乎．五臣作名難．不其然乎．呂延濟曰．音鳳之流．其死之日．曾不得與蕭曹等十餘公之僕隸齒列．名器之難．其如此矣．念孫案作名難者是也．音鳳恭顯．生前赫奕．而死後無名．是富貴易得而名難得．故曰名難．不其然乎．此用論語句法．故李善引才難不其然乎爲證．其實論語言才難．此言名難．句法雖同．而意不同也．六臣本作名才難者．後人以李善引論語才難．故旁記才"

字。而傳寫者遂誤合之也。今李善本作才難者。又後人以名才難三字。文不成義。而刪去一字也。乃不刪才字而刪名字。斯爲謬矣。

昭列顯於奎之分野

魯靈光殿賦。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念孫案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句法甚累。既言昭而又言顯。亦爲重沓。蓋正文本作昭列於奎之分野。後人以李善注云。其光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因於正文內加顯字。不知注內顯字。乃承上昭列而申言之。非正文所有也。不審文義。而據注妄增。各本相沿不改。其亦弗思之甚矣。

參旗九旒

景福殿賦。參旗九旒。從風飄揚。李善曰。周禮曰。熊旗六斿。以象伐。毛萇詩傳曰。參。伐也。然伐一星。以旗象參。故曰參旗。周禮曰。龍旂九斿。今云參旗九旒。蓋一指旗名。一言旒數。可以相明也。李周翰曰。參。三也。旗上畫日月星。九旒。九旗也。念孫案二李之說皆非也。參旗九旒。皆星名。言旌旗之旒。從風飄揚。象天之有參旗九旒也。參旗。一名天旗。九旒。或作九游。史記天官書曰。參爲白虎。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晉書天文志曰。參旗。一曰天旗。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引石氏曰。參旗九星。在參西。又甘氏外官占引甘氏曰。九游九星。在玉井西南。

決陂潢而相湲

海賦。於是乎禹也。乃鑿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湲。啓龍門之岝嶺。墾陵巒而嶄鑿。李善曰。說文曰。湲。灌也。念孫案。湲爲潺湲。字義與灌不相近。湲當爲渓。渓。古沃字。沃。灌也。言決陂潢之水而相灌也。故李注引說文渓灌也以釋之。隸書夭字或作犮。故渓字或作湀。形與湲相似。因誤爲湲。五臣本作浚。浚又湲之誤也。渓與鑿爲韻。猶詩唐風從子于沃。與白石鑿鑿爲韻。若作湲作浚。則失其韻矣。

淙大壑與沃焦

江賦。出信陽而長邁。淙大壑與沃焦。李善曰。說文曰。淙。水聲也。念孫案。李訓淙爲水聲。則與下五字義不相屬。今案淙者。灌也。言江水東流入海。灌大壑與沃焦也。李引元中記曰。東海之沃焦。水灌之而不已。即其證也。廣雅曰。澆。沃。淙。(曹憲音士降反。)灌。漬也。是淙與灌同義。

鯪鯥踦䟺於垠隒

鯪鯥踦䟺於垠隒。(今李善本如此。)李善曰。埤蒼曰。䠆。䠋。跳也。求悲切。聲類曰。偏舉一足曰跔。踦也。渠俱切。(舊本跔誤作䟺。今據李善音及史記張儀傳索隱改。)念孫案。如李注。則踦䟺本作䠆跔。謂二魚跳躍於水厓也。(楚辭天問。鯪魚何所。王注曰。鯪魚。鯉也。有四足。出南方。南山經曰。柢山有魚焉。其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名曰鯥。是鯪鯥皆魚之有足者。故云䠆跔於垠隒。)史記張儀傳。虎賁之士。䠆跔科頭。集解曰。䠆跔。跳躍也。索隱引韻集云。偏舉一足曰䠆跔。義與聲類同。又案呂向注曰。踦䟺。行貌。然則今李善本作踦䟺者。後

人據五臣本改之耳

憯悽惏慄

風賦。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欷。引之曰。憯悽惏慄。當爲惏慄憯悽。寫者誤倒耳。惏慄清涼皆謂風之寒也。李善注曰。惏。寒貌。慄。寒氣也。憯悽增欷。皆感寒之貌也。二句相對爲文。且悽欷爲韻。古音俱在脂部。若慄字則在質部。質與脂古韻不同部。慄字古通作栗。詩三百篇。栗字皆與質部之字爲韻。無與脂部之字爲韻者。其作慄之字。詩黃鳥與穴爲韻。楚辭九辯與瑟爲韻。慄穴瑟皆質部也。不可與欷爲韻矣。高唐賦。令人惏悷憯悽。脅息增欷。悷慄聲相近。惏悷憯悽。猶惏慄憯悽也。彼賦亦以悽欷爲韻。楚辭九辯。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悽與欷爲韻。愴怳與懭悢爲韻。又其一證矣。

何今日之兩絕

鸚鵡賦。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念孫案。王粲贈蔡子篤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李善注引此賦曰。何今日之雨絕。又引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江淹雜體詩。雨絕無還雲。李注亦引此賦。據此。則李善本本作雨絕明矣。呂向注曰。何今日兩相隔絕。各在一方。然則今本作兩絕者。後人據五臣本改之耳。

竦余身而順止兮

思元賦。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舊注曰。竦。立也。止。禮也。念孫案。竦。敬也。言敬余身而循禮也。說

文曰。竦。敬也。字或作聳。周語曰。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身聳。卽此所謂竦余身也。楚語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韋注曰。聳。敬也。

遊塵外而瞥天兮

遇九皐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舊注曰。瞥。裁見也。後漢書張衡傳注曰。瞥。視也。念孫案。此皆以瞥爲瞥見之瞥。非也。瞥讀爲擎。擎。擊也。擊如鳳皇上擊九千里之擊。拂也。拂如鳴鵠拂其羽之拂。高注呂氏春秋季春紀曰。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言鶴遊塵外而上拂天也。說文曰。擎。擊也。字或作撇。漢書揚雄傳甘泉賦。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撇天。此云遊塵外而瞥天。下文云浮蔑蒙而上征。語意與甘泉賦略同。顏師古曰。撇。猶拂也。李善引張揖三蒼注同。作瞥者。借字耳。亦通作蔽。史記刺客傳。跪而蔽席。索隱曰。蔽音匹結反。蔽。猶拂也。燕策作跪而拂席。

漱飛泉之瀝液

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李善曰。說文曰。漱。盪口也。所又切。引之曰。李以漱爲盪口。非也。此漱字當讀爲欶。說文。欶。吮也。玉篇所角切。字或作嗽。一切經音義二引三蒼曰。嗽。吮也。又引通俗文曰。含吸曰嗽。所角反。釋名曰。嗽。促也。用口急促也。漢書佞幸傳。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吮之。顏師古曰。嗽音山角反。後漢書方術傳。嗽舌下泉咽之。李賢曰。嗽音朔。論衡驗符篇曰。建初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泠道五縣。民嗽吮之。甘如飴蜜。張載注魏都賦引司馬相如梨賦曰。刷嗽其漿。其或作漱者。假借字耳。

楚辭九章曰。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漱與吸義相近。故通俗文曰。含吸曰嗽。楚辭遠游云。吸飛泉之微液。論此云漱飛泉之瀝液也。遠遊曰。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食朝霞。後漢書列女傳注引論語撰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劉伶酒德頌曰。銜杯漱醪。陸機文賦曰。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以上諸漱字皆音所角反。說者多讀爲盥漱之漱。音所又反。非也。今俗語猶謂含吸曰嗽。音如煩數之數。

翾鳥舉而魚躍兮

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舊注曰。廣雅曰。翾。飛也。張衡傳注同。念孫案飛鳥舉而魚躍。甚爲不詞。且訓翾爲飛。則旣與魚躍不協。又與鳥舉相複矣。今案。翾者。疾也。猶言儵鳥舉而魚躍也。方言。儇。疾也。郭璞曰。謂輕疾也。儇與翾通。荀子不苟篇。小人喜則輕而翾。韓詩外傳翾作快。快亦疾也。說文。趪。疾也。義亦與翾同。

偉關雎之戒女

恓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舊注引關雎首章四句。又曰。偉。異也。張衡傳注曰。偉。美也。念孫案。李賢訓偉爲美是也。戒女二字。諸家說之未明。今案漢書杜周傳。杜欽說大將軍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薛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書明帝

紀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如魯韓詩說。則關雎所以申女戒。故曰偉關雎之戒女。杜周傳贊云。欽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庶幾乎關雎之見微。義與此同也。

怨高陽之相寓兮

怨高陽之相寓兮。佃顓頊而宅幽。舊注曰。寓。居也。念孫案寓訓爲寄。不訓爲居。寓當作㝢。字之誤也。說文。㝢。籀文宇字。(荀子賦篇。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㝢。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高其位。大其㝢。東京賦。威振八㝢。漢史晨祠孔廟奏銘。周孔舊㝢。蕩陰令張遷碑。開定畿㝢。字並與宇同。)大雅緜傳。桑柔傳。魯頌閟宮箋。及周語注。並云。宇。居也。此言相㝢。謂相其所居之地。故舊注訓㝢爲居。而李善李賢皆不爲㝢字作音。蓋所見本已譌爲寓矣。

姑純懿之所廬

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舊注曰。懿。美也。廬。居也。李善曰。杜預曰。姑。且也。張衡傳注同。念孫案二李訓姑爲且。非也。且純懿之所廬。則爲不詞矣。今案姑者。息也。言自安於和靜而息乎大美之所居也。廣雅曰。盬。息也。曹憲音姑。古無盬字。借姑爲之。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亦息也。爾雅曰。苦。息也。苦讀爲盬。聲與姑近而義同。(說見經義述聞王事靡盬下。)

後委衡乎元冥

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乎元冥。今李善本如此。舊注曰。委。屬也。水衡。官名也。見漢書百官表。六臣本作後委水衡乎元冥。五臣作委水衡乎元冥。張衡傳與五臣同。念孫案五臣本及張衡傳是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水正曰元冥。故曰委水衡乎元冥。言以水衡之職。屬之元冥也。舊注云。水衡。官名。則正文內原有水字明矣。六臣本作後委水衡乎元冥者。後人以上句有前字。故加後字以對之。後委水衡乎元冥。斯爲不詞矣。今李善本作後委衡乎元冥者。又校書者嫌其不詞而删去一字也。乃不删後字而删水字。其謬益甚矣。

陪京泝伊

閑居賦。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陪京泝伊。面郊後市。李善曰。南都賦曰。陪京之南。薛綜東京賦注曰。泝。向也。念孫案。南都賦陪京之南。本取陪輔之義。此言陪京泝伊。面郊後市。則陪字當讀爲倍。倍陪古字通。禹貢。至于陪尾。漢書地理志作倍尾。左傳僖三十年。焉用亡鄭以陪鄰。定四年。分之土田陪敦。釋文並作倍。倍。即今向背字也。言家在洛水之涘。背京向伊。前郊後市也。漢書張良傳云。背河鄉雒。東京賦云。泝洛背河。義並與此同也。晉書潘岳傳正作背京泝伊。

芳酷烈之誾誾

長門賦。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李善曰。誾誾。香氣盛也。誾。魚斤切。引之曰。上文之心音宮臨風淫陰音襜。下文之吟南中宮崇窮音。皆以東侵鹽三部之字爲韻。此古人合韻之常例也。誾爲諄部之字。古無以東侵鹽諄四部合用者。殆誤字也。誾誾。當爲闇闇。闇與馣同。廣雅曰。馣。香也。又曰。馣馣。香也。曹憲

音烏含反。凡字之從奄聲音聲者多通用。闇之爲䜰。猶晻之爲晻也。高唐賦。越香掩掩。掩亦與䜰同。

委參差以槺梁

施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李善曰。言以瑰奇之木爲欂櫨。委積參差以承虛梁。方言曰。㡒。虛也。㡒與槺同。音康。念孫案。如李說。則槺梁之上。必加承字而其義始明。且以梁爲屋梁。則與上文飾文杏以爲梁相複矣。今案參差。雙聲也。槺梁。疊韻也。槺梁者。中空之貌。言衆欂櫨羅列參差而中空也。方言。㡒。空也。郭璞曰。㡒㝗。空貌。說文曰。㡒。屋㡒㝗也。㝗。㡒也。㡒㝗與槺梁同。說文繫傳。㝗。力董反。正與梁同音。蓋說文舊音也。玉篇音郎。郎與梁古今聲有侈弇耳。

遂積思而就牀　靁歎積息

無面目之可顯兮。遂積思而就牀。李善曰。廣雅曰。積。壞也。言壞其思慮而就牀。引之曰。李說非也。思當爲息。字之誤也。馬融長笛賦曰。靁歎積息。靁歎聲也。下文靁叩鍜之岌峇兮𩖮。亦謂叩鍜聲也。積猶嘖也。太息之聲也。李善曰。歎聲若雷。息聲若積。引爾雅焚輪謂之積。皆失之。陸機弔魏武帝文曰。循膚體而積歎。陸雲登遐頌曰。絕音積息。積之言嘖也。嘖然太息而就牀也。傅毅舞賦。嘖息激昂。李善曰。韓詩外傳曰。魯哀公嘖然太息。說文曰。嘖。太息也。嘖與喟同。以上李善注。易林師之咸曰。絕無以北。惆然嘖思。思亦息之誤。噬嗑之復曰。絕無以北。惆然憒息。憒又嘖之誤也。

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

文賦。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今李善本如此。念孫案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李善本有亦而無故。五臣本有故而無亦。今李善本兼有之者。後人據五臣本旁記故字。而傳寫者因誤合之也。六臣本作亦非華說之所能精。又云。亦。五臣作故。劉良曰。文章之妙。故非此輩所能精察而言。是其明證矣。

故聞其悲聲

洞簫賦。故聞其悲聲。今李善本如此。則莫不愴然累欷。擎涕抆淚。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衎凱。各本衎字皆譌作衍。案五臣音苦汗切。其爲衎字明矣。憚漫爲疊韻。衎凱爲雙聲。藝文類聚引此亦作衎。今改正。阿那腲腇者已。念孫案。李善本。故聞其悲聲。本作故爲悲聲。五臣本作故其爲悲聲。見六臣本注。今作故聞其悲聲者。後人以意改之也。不知爲悲聲。奏歡娛。皆指吹簫者言之。下文愴然累欷云云。方指聽簫者言之。若云聞其悲聲。則已指聽簫者言之。與下文其奏歡娛句不類。自亂其例矣。藝文類聚樂部引此正作故其爲悲聲。

瞪瞢忘食

是以蟋蟀斥蠖。蚑行喘息。螻蟻蝘蜒。蠅蠅翊翊。遷延徙迤。魚瞰雞睨。垂喙蛩轉。瞪瞢忘食。況感陰陽之龢。而化風俗之倫哉。念孫案。瞪瞢忘食。食當爲飧字之誤也。息翊爲韻。迤睨爲韻。飧倫爲韻。藝文類聚引此已作食。則此字之誤久矣。

狀若捷武　毅武孔猛

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又似流波。泡㵝汎㴬。趨巇道兮。念孫案。狀若捷武。武者。士也。言狀如趫捷之士。超騰踰曳也。淮南覽冥篇。勇武一人。爲三軍雄。高注曰。武。士也。江淮間謂士曰武。齊俗篇。顏闔爲天下顯武。修務篇。勇武攘捲一擣。高注竝曰。楚人謂士爲武。漢書伍被傳。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史記淮南厲王傳。士作武。捷武。流波。相對爲文。是武爲士也。而李善云。捷武。言捷巧。如李注。則狀若捷武之下。必加之人二字。而其義始明。蓋謂士爲武。唐人已不知有此訓矣。七發云。毅武孔猛。袒裼身薄。毅武。亦謂果毅之士也。

噫可以進乎

舞賦。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李善曰。孔氏尚書傳曰。噫。恨辭也。李周翰曰。噫。歎聲。歎其美。可進爲羣臣之樂。念孫案。二李斷噫字爲句。非也。噫可以進乎五字作一句讀。噫讀爲抑。語詞也。言楚舞之妙如此。抑者可進之以樂羣臣乎。抑者。猶言意者。說見下。抑字或作意。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墨子非攻篇曰。意將以爲利天乎。莊子駢拇篇曰。意仁義其非人情乎。意竝與抑同。或言意亦。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意亦與抑亦同。或言意者。晏子春秋雜篇曰。意者非臣之罪乎。墨子節葬篇曰。意者可邪。漢書敘傳曰。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抑者與意者同。又作億。震六二及文王世子注。見下。史記吳王濞傳。億亦可乎。億亦與抑亦同。魏都賦。億若大帝之所與作。二嬴之所曾聆。億若與抑若同。下文云。抑若春鼜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朗其證也。李周翰訓億爲遠。非是。又作噫。小雅十月篇。抑此皇父。鄭箋曰。抑之言噫。震六二。億喪貝。王弼曰。億。辭也。釋文曰。億本又作噫。文王世子注。億可以爲之也。正義曰。億是發語之聲。釋文曰。億本又作噫。繫辭傳曰。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噫亦與抑亦同。釋文正義斷噫字爲

句。訓爲歎聲。非是。說見經義述聞。莊子外物篇曰。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新序雜事篇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拒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韓詩外傳噫作意。法言五百篇曰。噫者吾於觀庸邪。意億噫竝與抑同。說者多以噫爲歎聲。失之矣。

惟籦籠之奇生兮

長笛賦。惟籦籠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呂向曰。奇生。謂生奇質也。念孫案。如呂說則奇下須加質字。而其義始明。今案奇讀爲寄。寄。託也。言託生於山崖也。故下文即云託九成之孤岑。洞簫賦曰。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邱墟。意與此同。楚辭七諫曰。便娟之修竹兮。寄生乎江潭。尤其明證也。

膺陗陁腹陘阻

膺陗陁。腹陘阻。李善曰。言以膺服於陗陁。而腹突於陘阻也。淮南子曰。岸陗者必陁。許慎曰。陗。峻也。字林曰。陁。小崩也。爾雅曰。山絕陘。郭璞曰。連山中斷也。念孫案。李說陁陘二字皆失其義。廣雅曰。陁。險也。考工記則於馬終古登陁也。鄭注曰。陁。阪也。義亦相近。上林賦曰。巖陁甗錡。摧崣崛錡。是陁爲險貌也。廣雅又曰。陘。阪也。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閒介然。趙注曰。山徑。山之領。法言吾子篇曰。山峌之蹊。不可勝由矣。徑峌竝與陘同。是陘爲阪也。此言山阪險峻。伐竹者匍匐而上。故曰膺陗陁。腹陘阻。陁非崩陁之陁。陘亦非連山中斷之陘也。

中息更裝

蕭滯抗絕。中息更裝。李善曰。許愼淮南子注曰。裝。束也。謂更裝而奏之。李周翰曰。此吹笛聲也。而云更裝者。謂中道息聲。更調理而吹之。亦如人之將裝結而出也。念孫案二李說更裝二字。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辭。今案裝讀爲壯。壯。盛也。言笛聲中息而復盛也。壯字。古讀若莊。故與裝通。楚辭遠遊。精皭粹而始壯。與行鄉陽英放爲韻。故讀若方。莊子在宥篇。物將自壯。與藏爲韻。晉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舊音曰。壯音莊。檀弓。衛有太史曰柳莊。漢書古今人表作柳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曰。莊。一本作壯。鄘風君子偕老箋。顏色之莊。釋文曰。莊。本又作壯。此下二句云。奄忽滅沒。曄然復揚。奄忽滅沒。所謂中息也。曄然復揚。所謂更壯也。

丸挻彫琢

丸挻彫琢。刻鏤鑽笮。李善曰。韓詩曰。松柏丸丸。薛君曰。丸。取松與柏。然則丸取也。漢書音義。如淳曰。挻。擊也。舒延切。今李善本此下有一作埏老子曰埏埴以爲器云云凡四十九字。皆與李善注不合。蓋後人取他書附入者。六臣本無此四十九字。念孫案。李說非也。丸之言和也。和土以爲器也。和丸聲相近。故凡字之讀若丸者。或讀若和。其讀若和者亦然。禹貢。和夷底績。水經桓水注引鄭注曰。和讀曰桓。如淳注漢書酷吏傳曰。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說文。萑。鴟屬也。讀若和。皆其例也。淮南俶眞篇曰。挺挏萬物。揣丸變化。義與此丸字相近。挻。亦和也。老子。挻埴以爲器。河上公曰。挻。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爲飲食之器。大元元文。與陰陽挻其化。蕭該漢書敘傳音義引宋忠注曰。挻。和也。淮南精神篇。譬猶陶人之尅挻埴也。蕭該引許愼注曰。挻。揉也。齊策。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挻子以爲人。高誘曰。挻。治也。義與和竝相近。丸挻二字。承上文鼻辛爲塤而言。鄭注周官小師曰。塤。燒土爲之。

心慷慨以忘歸

琴賦。羨斯嶽之宏敞。心慷慨以忘歸。李善曰。爾雅曰。愷慷。樂也。史記曰。穆天子見西王母。樂之忘歸。念孫案。如李注。則正文本作心康愷以忘歸。今作慷慨者。後人據五臣本改之也。爾雅曰。愷康。樂也。說文曰。愷。康也。則李注引爾雅本作康。今作慷者。又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也。神女賦曰。心凱康以樂歡。凱與愷同。此言山形宏敞。令人樂而忘歸。故李注又引史記樂之忘歸爲證。若改康愷爲慷慨。則與上下文都不相屬矣。五臣本作慷慨。訓爲歎聲。皆非是。

狀若詭赴

或鬨聲錯糅。狀若詭赴。李善曰。言其狀若詭詐而相赴也。呂延濟曰。詭。疾也。言鬨聲緒雜。狀如疾而相赴。念孫案。詭詐相赴。於義未安。訓詭爲疾。尤未之前聞。今案詭者異也。（高誘注淮南說林篇曰。詭。不同也。薛綜注西京賦曰。詭。異也。）赴趨也。言鬨聲錯出。若與正聲異趨也。下文曰。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是其明證矣。

若浮海而望碣石

高唐賦。崪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念孫案。石字後人所加。碣與上文之會。下文之礚厲濭霈邁喙竄（李善注引字林。竄。七外切。）蠆爲韻。（後漢書竇憲傳。封神邱兮建隆碣。與裔外界世爲韻。國三老袁良碑。曜其碣。與厲際濊邁乂世爲韻。並與此同。）若加石字於下。則失其韻矣。史記天官書。勃碣海岱之閒氣皆黑。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閒一都會也。正義曰。勃海碣石在西北。是碣石亦可謂之碣。不必加石字也。李善注曰。言水怒浪。如海邊之望碣石。引尚書孔注。碣石。海畔山也。

而不單舉碣字作解。云碣。碣石山也。則所見本已衍石字。

窐寥窈冥

俯視崝嶸窐寥窈冥。李善曰。窐寥。空深貌。窐。苦交切。念孫案。窐字從穴圭聲。不得有苦交之音。蓋其字本作窯。從穴羔聲。故李音苦交切。窯寥。疊韻字也。集韻。窯。邱交切。（邱交與苦交同音。）窯寥。空寂。是其明證矣。（燒瓦竈謂之窯。音餘昭反。亦取空中之義。）長笛賦。庨窌巧老。港洞坑谷。李注曰。庨窌巧老。深空之貌。庨。苦交切。窌。郎交切。庨窌與窯寥同。窯窐二字。草書相似。故窯字譌而爲窐。墨子備突篇。置窯竈。後漢書袁紹傳注引此譌作窐。是其證也。考玉篇廣韻。窐字皆無苦交之音。集韻爻部內收窯字。音邱交切。是矣。乃又收窐字。音於交切。云窐寥。深遠貌。則已爲誤本文選所惑。

當年遨遊

王睢鸝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遊。李善曰。一本云。子當千年。萬世遨遊。未詳。引之曰。年。當爲羊。草書之誤也。當羊。卽尙羊。（尙讀如常。）古字假借耳。楚辭惜誓。託回飆乎尙羊。王注曰。尙羊。遊戲也。正與遨遊同義。或作常羊。或作徜徉。竝字異而義同。其一本作子當千年萬世遨遊。詞理甚爲紕繆。且賦文兩句一韻。多一句。則偶互不齊。蓋後人妄改之也。

九竅通鬱精神察滯

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李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人九竅五藏。惡之精氣鬱。案呂氏春秋達鬱篇云。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此所引有脫文。高誘曰。鬱。滯。不通也。念孫案。九竅通鬱精神察。察下本無滯字。此與延年益壽千萬歲。皆以七字爲句。今本作精神察滯者。後人以察字與上下文韻不相協。又見注內有鬱滯不通之語。因加入滯字以協韻耳。不知李注自解鬱字。非解滯字。又不知察字古讀若際。繫辭傳。萬民以察。與契爲韻。越語。先無陽察。與藝爲韻。淮南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文子道原篇際作察。正與旂蓋逝會害逮歲爲韻也。精神察者。爾雅曰。察。清也。鄭注禮器曰。察。明也。若云精神察滯。則不詞之甚矣。五臣本無滯字。

志未可乎得原

神女賦。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李善曰。原。本也。念孫案。原者。度也。言其志未可忖度也。廣雅曰。謜。度也。謜與原古字通。韓子主道篇曰。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列女傳頌義小序曰。原度天道。禍福所移。皆其證也。下二句云。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正申明志不可原之意。

於赫君子

韋孟諷諫詩。與國救顚。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耈。於赫君子。庶顯於後。李善曰。歎美昔之君子。能庶幾自悔。故光顯於後。念孫案。如此注。則李善本本作於昔君子。漢書韋賢傳亦作昔。顏師古曰。言昔之君子。庶幾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世也。於昔君子。謂秦繆也。追思黃髮。歲月其徂。皆約舉秦誓文也。李周翰注曰。於

赫。美也。言何不美君子之道。庶光明於後代。據此。則五臣本已作於赫君子。今李善本亦作赫。則後人據五臣改之耳。㫺字俗書作昔。赫字俗書作赤赤。二形相近。故㫺譌爲赫。於赫。美也。古亦無此訓。

未若託蓬萊

郭璞遊仙詩。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念孫案。蓬萊本作蓬蔾。後人以此是遊仙詩。故改蓬蔾爲蓬萊也。不知此章但言仕不如隱。未及神仙之事。朱門何足榮。承上京華遊俠窟而言。未若託蓬蔾。承上山林隱遯棲而言。蓬蔾。隱者所居。鹽鐵論毀學篇云。包邱子飯麻蓬蔾。脩道白屋之下。是也。漢書司馬遷傳注云。蔾草似蓬。蓬蔾皆穢草。而形相似。故書傳多幷稱之。月令曰。藜莠蓬蒿竝興。昭十六年左傳曰。斬之蓬蒿藜藋。管子小匡篇曰。蓬蒿藜藋竝興。下文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仍是此意。登雲梯。猶言致身青雲耳。李善云。仙人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非是。此章蔾字與棲荑梯妻羝齊爲韻。於古音屬脂部。第六章高浪駕蓬萊與災臺杯頤垓孩才爲韻。於古音屬之部。二部不相通用。此非精於周秦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李善注引封禪書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則所見本已作蓬萊矣。

結綬生纓牽

左思招隱詩。結綬生纓牽。彈冠去埃塵。李善曰。說文曰。纓。繞也。念孫案。纓當爲纆。坎上六。係用徽纆。馬融曰。徽纆。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纆。韓策。段干越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

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張華勵志詩。纆牽之長。實累千里。顏延之應詔觀北湖田收詩。取累非纆牽。李注竝引韓策爲證。此纆牽卽纆牽之誤。而李讀爲纆繞之纆。蓋偶未檢也。張華荅何劭詩云。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緌爲徽纆。文憲焉可踰。與此結綬生纆牽同意。

反稅事巖耕

顏延之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詩。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李善曰。說文曰。稅。租也。李周翰曰。言已素餐疲倦於廊廟之列。今欲反輸國稅。事耕巖石之下。念孫案。二李以稅爲租稅。非也。稅讀如稅駕之稅。爾雅曰。稅。舍也。言反舍於家而事巖耕也。

誰肯相爲言

古辭飲馬長城窟行。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李善曰。人入門咸各自媚。誰肯爲言乎。皆不能爲言也。李周翰曰。誰肯相爲訪問而言者。念孫案。二李皆未解言字之意。言。卽問也。謂誰肯相爲問也。爾雅曰。訊。言也。郭璞曰。相問訊。廣雅曰。言。問也。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曰。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注曰。言。謂有故所問也。曾子問。召公言於周公。正義曰。言。猶問也。哀公問。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史記倉公傳。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此皆古人謂問爲言之證。

長夜無荒

陸機短歌行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爲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有詠。長夜無荒。李善曰。毛詩曰。好樂無荒。念孫案荒者虛也。言無虛此長夜也。爾雅。漮。虛也。漮本或作荒。釋文引郭璞音義如此。大雅召閔正義引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大雅桑柔篇具贅卒荒。召閔篇我居圉卒荒。周語田疇荒蕪。毛傳鄭箋韋注竝云荒虛也。此詩但言及時行樂。與唐風好樂無荒異義。

猶將銷鑠而挺解也

七發。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李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挺。猶動也。念孫案李訓挺爲動。則分挺與解爲二義矣。今案。鑠亦消也。挺亦解也。呂氏春秋仲夏紀挺衆因益其食。高注曰。挺。緩也。鄭注月令曰。挺。猶寬也。義與解亦相近。字或作綎。呂氏春秋勿躬篇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綎。今本綎譌作綖。辯見上卷。注曰。愉。解也。綎。緩也。緩亦解也。故序卦傳曰。解者。緩也。後漢書臧宮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傅燮傳賊得寬挺。李賢注竝曰。挺。解也。下文筋骨挺解。義與此同。

寂漻薵蓼

寂漻薵蓼。蔓草芳苓。李善曰。言水清淨之處。生薵蓼二草也。字書曰。薵。藸草也。毛萇詩傳曰。蓼。水草也。念孫案李說非也。寂漻薵蓼四字皆疊韻。謂草貌也。既言寂漻而又言薵蓼者。文重詞複以形容之。若風賦之被麗披離。子虛賦之罷池陂陀。上林賦之崴磈嵔廆。偨池茈虒矣。

乘牡駿之乘

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念孫案。牡當爲壯。爾雅曰。駿。壯大也。又曰。奘。駔也。方言曰。奘。大也。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奘。或謂之壯。說文曰。壯。大也。奘。駔大也。駔。壯馬也。楚辭九歎。同駑贏與乘駔兮。王注曰。乘駔。駿馬也。魏都賦曰。冀馬塡廐而駔駿。然則壯奘駔駿四字。名異而實同。壯駿。卽駔駿也。作牡者。字之誤耳。

誠必不悔決絕以諾

誠必不悔。決絕以諾。李善曰。言忠誠爲之。必不有悔。事之決絕。但以一諾。不俟再三。念孫案。誠必不悔。以誠必二字連讀。非以必不悔三字連讀。誠必與決絕相對爲文。管子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况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賈子道術篇曰。伏義誠必。謂之節。皆其證也。決絕以諾。以與已通。言或已或諾。俱決絕而無猶豫也。表記。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鄭注曰。已謂不許也。逸周書官人篇曰。已諾無決。李注皆誤。

篲扶桑

淩赤岸。篲扶桑。李善曰。說文曰。篲。埽竹也。念孫案。訓篲爲埽竹。則與扶桑二字義不相屬。且與上句淩字不對矣。今案。篲者。埽也。言濤勢之大。淩赤岸而埽扶桑也。篲字本作彗。後漢書光武紀注曰。彗。埽也。聖主得賢臣頌曰。忽若篲氾畫塗。篲氾。猶言埽穢也。如淳曰。若以篲埽於氾灑之處。非是。辯見漢書。東都賦曰。戈鋋彗雲。羽旄埽霓。義亦同也。

恭命則愈

讓中書令表。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呂向曰。愈。勝也。念孫案。愈卽愉字。爾雅曰。愉。樂也。樂與苦正相反。恭命則樂。承上富貴寵榮而言。違命則苦。承上刑罰貧賤而言。愉與愈古字通。荀子正論篇。形至佚。心至愉。君子篇愉作愈。

灌章邯

鄒陽上書吳王。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應劭曰。章邯爲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念孫案。灌章邯。本作水章邯。後人不解水字之義。又見應注云。以水灌其城。故改水爲灌。不知應注自解水字。非解灌字也。以水灌之。故曰水。魏策曰。決滎澤而水大梁是也。漢書鄒陽傳正作水章邯。

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枚乘上書諫吳王。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念孫案。此本作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今作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者。後人依孟子句法删之也。（離婁篇。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不知得全全昌。失全全亡。本出史記田完世家。（索隱曰。全昌者。謂事君無失。則身名獲昌。故云全昌也。）故李善引之以爲證。删者謬矣。漢書枚乘傳。說苑正諫篇。竝作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

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

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念孫案。首句上字。次句極字。皆後人所加。極天命之壽。謂終其天年耳。非必上壽也。弊。盡也。極天命之壽。則盡無窮之樂矣。不必言極樂也。且極天命之壽以下。皆五字爲句。加入上極二字。則句法參差矣。枚乘傳及漢紀說苑皆無上極二字。五臣本無極字。

手可擢而抓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今李善本如此。念孫案。手可擢而抓。抓本作拔。今作抓者。後人據李善注改之也。今案李注云。廣雅曰。搔。抓也。此自釋搔字之義。非釋抓字之義。下又云。字林曰。抓。壯交切。此是釋注內抓字之音。與正文無涉。後人不察。而改拔爲抓。謬矣。且拔與蘖絕爲韻。若改爲手可擢而抓。則非但文不成義。且失其韻矣。五臣本及枚乘傳說苑。竝作手可擢而拔。六臣本注云。善作抓。則所見已是誤本。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

報任少卿書。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今李善本如此。念孫案。此本作若望僕不相師用。句而流俗人之言。句故蘇林曰。而。猶如也。言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六臣本注云。而用。善本作用而。是其證也。若如今本作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則而字不得訓爲如矣。又案。張銑曰。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人所言。據此。則五臣本亦作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明

矣。今本用而作而用。則後人以意改之也。六臣本注引李善本作用而。而今本亦作而用。則又後人據已誤之五臣本改之也。漢書司馬遷傳亦作用而。足以互證矣。此篇原文。多經後人增改。當以漢書參校。今略舉數條。不能具論也。

自守奇士

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念孫案。自守奇士。本作自奇士。言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然觀其爲人。自是奇士。奇士二字。統事親孝以下七事而言。若加一守字。則失其義矣。（今本作自守奇士者。後人加守字以成四字句耳。下文躬流涕。躬下加自字。拘羑里具五刑。拘具下並加於字。鄙沒世。鄙下加陋字。祇取辱。祇下加足字。皆此類也。張銑曰。自守奇節之士。則五臣本已有守字。）司馬遷傳無守字。

倡優所畜

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念孫案。倡優所畜。本作倡優畜之。謂主上以倡優畜之也。若云倡優所畜。則義不可通矣。蓋後人欲與上下兩所字一例。故改畜之爲所畜。而不知其謬也。（張銑曰。如倡優女樂所畜。以爲調戲者。則所見本已作所畜。）司馬遷傳正作倡優畜之。

鄙陋沒世

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念孫案。鄙陋沒世。本作鄙沒世。鄙。恥也。（楚辭九章。君子所鄙。王注曰。鄙。恥也。廣雅同。）恥沒世而文不著也。此句鄙字與上句恨字相對爲文。後人於鄙下加陋字。謬矣。呂向斷恨私心

有所不盡鄙陋爲句。其謬益甚。司馬遷傳及藝文類聚引此俱無陋字。

適足取辱耳

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念孫案適足取辱。本作祇取辱。小雅。我行其野。傳曰。祇。適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是也。李善本作適足取辱。五臣本作祇足取辱。皆後人所增改。司馬遷傳正作祇取辱。

諸儒博士

移書讓太常博士。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念孫案。諸儒博士。儒字後人所加。諸博士卽諸儒。不當於博士之外。更言諸儒也。李善及呂延濟注。竝云諸博士不肯與歆論議相對。則善及五臣本皆無儒字明矣。漢書劉歆傳亦無儒字。

以尚書爲不備

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念孫案。以尚書爲不備。本無不字。蓋當時學者不信古文尚書。而以今文二十八篇爲已備。故曰以尚書爲備。非謂其不備也。李善引辥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今文連大誓爲二十九篇。此云二十八篇者。除大誓計之也。蓋瓚晉初人。魏晉閒僞古文尚書已出。以僞作之大誓。爲增多伏生之篇。而擯伏生之大誓而不數。故但云今文二十八篇。辯見經義述聞伏生尚書二十九篇說。）不知本有百篇。呂向曰。當時學者。尚書唯有三十篇。（當云二十九篇。今文顧命與康王之誥合爲一篇。故二十九。）以爲備矣。據此則李善及五臣本皆作以尚書爲備明矣。今本備上有不字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耳。劉

歆傳無不字。

乃湮洪塞源

難蜀父老。乃湮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念孫案。乃湮洪塞源。塞字後人所加。湮洪源者。湮塞也。謂塞洪水之源也。若改爲湮洪塞源。則不特塞與湮詞意相複。且湮洪二字。文不成義矣。後人改爲湮洪塞源者。欲其句法與下二句相對。而不知其義之不可通也。文選中往往有此。史記漢書司馬相如傳。俱無塞字。史記作乃堙鴻水。漢書作乃堙洪原。

躬腠胝無胈

躬腠胝無胈。膚不生毛。李善曰。孟康曰。腠。腠理也。韋昭曰。胈。其中小毛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胝。躪也。竹施切。念孫案。躬腠胝無胈。句法甚累。史記作躬胝無胈。集解曰。徐廣曰。胝音竹移反。一作腠。音湊。膚理也。索隱本作躬腠胝無胈云。張揖曰。腠。一作戚。戚。腠理也。胝音丁私反。漢書作躬戚無胈。今本作躬傶胼胝無胈。傶爲戚之譌。胼胝二字。後人所加。說見劉氏端臨漢學拾遺。張晏曰。戚。腠理也。合史記漢書文選考之。是史記作胝。一作腠。漢書作戚。一作腠。張揖孟康竝作腠。見上李善注及史記索隱。腠戚古聲相近。故戚或作腠。而文選及史記索隱則腠胝二字并載。揆厥所由。皆一本作胝。一本作腠。而後人誤合之也。史記作胝。又作腠。即其明證矣。而李善劉良司馬貞皆竝解腠胝二字。則其誤已久。獨賴有徐廣胝一作腠之語。可識其致誤之由耳。

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

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今李善本如此。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念孫案。之宇二字。後人妄加之也。鷦鵬二句。相對爲文。且澤字古讀若鐸。說見唐韻正。與廓爲韻。若加之宇二字。則非特句法參差。而韻亦不諧矣。五臣本及史記漢書漢紀皆無之宇二字。

夷險芟荒

荅賓戲。方今大漢灑埽羣穢。夷險芟荒。注。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芟字。念孫案。據晉灼注。則正文作夷險發荒可知。發者。癹之借字也。癹發聲相近。玉篇。癹。匹葛扶葛二切。故癹通作發。癹亦夷也。說文。癹以足蹋夷艸。引春秋傳隱六年曰。癹夷蘊崇之是也。諸本作芟。蓋卽癹之誤。又案晉灼注漢書而訓發爲開。則漢書敘傳。亦必作發荒。今本敘傳作芟。蓋亦發之誤。

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簞瓢

念孫案。伯夷抗行於首陽四句。當從漢書敘傳作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今李善本夷作伯夷。惠作柳惠。顏耽樂作顏淵樂。皆後人妄增改之也。夷抗行於首陽以下。皆以六字爲句。今改夷爲伯夷。惠爲柳惠。則句法參差。其謬一也。謂柳下惠爲柳惠。其謬二也。夷與惠對。顏與孔對。今改顏耽樂爲顏淵樂。則與孔終篇不對。其謬三也。五臣本無伯字柳字。顏耽樂作顏潛樂。義得兩通。降志於辱仕。各本於字竝譌作而。

虎嘯而谷風洌龍興而致雲氣

念孫案。聖主得賢臣頌。虎嘯而谷風洌二句。本作虎嘯而風洌。龍興而致雲。今李善本風上有谷字。雲下有氣字。皆後人所加也。彼見四子講德論云。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與此大略相同。故於雲下加氣字。不知本文原無氣字也。蓋彼以戾氣爲韻。故雲下有氣字。與此不同也。又見楚辭七諫。及淮南天文篇。竝云虎嘯而谷風至。故於風上加谷字。不知本文亦無谷字也。如有谷字。則李善當引楚辭淮南爲證。今乃引管輅別傳云。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則風上本無谷字明矣。嘯賦注引此正作虎嘯而風洌。龍興而致雲。五臣本及漢書王襃傳漢紀竝同。

祚爾煇章

漢高祖功臣頌。祚爾煇章。李善曰。章。印章也。張銑曰。福汝煇榮之寵章。念孫案。李張二說皆非也。煇讀爲徽。徽。旌旗之屬。徽章。猶言旗章。祚。賜也。見齊語注。言賜爾以徽章也。大雅韓奕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是也。說文曰。徽。識也。識今作幟。以絳徽帛著于背。引昭二十一年左傳。揚徽者公徒。今本作徽。大傳。殊徽號。鄭注曰。徽號。旌旗之名也。徽所以爲表章。故曰徽章。齊策曰。章子變其徽章。以雜秦軍是也。宋孝武宣貴妃誄曰。崇徽章而出寰甸。徽與煇古字通。亦通作揮。東京賦曰。戎士介而揚揮。

立基孝公

勵秦美新立基孝公。今李善本如此。茂惠文。奮昭莊。念孫案立基孝公。立字後人所加。基孝公者。爾雅曰。基。始也。言秦之彊始於孝公也。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皆以三字爲句。加一立字則句法參差矣。五臣本及藝文類聚所引皆無立字。

咸稽之於秦紀

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李善曰。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之而著之秦紀。呂向曰。稽。述也。紀。記也。言述之於秦史以記其事。念孫案李呂二說皆非也。商頌元鳥正義引尚書緯曰。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鄭注堯典同。儒行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韓子主道篇曰。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韋注越語曰。紀。法也。言改制度軌量而同之於秦法也。史記秦始皇紀曰。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是其事也。

狙獷而不臻

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李善曰。說文曰。狙。犬暫齧人。又曰。獷。犬不可親附也。張銑曰。鳳皇麒麟。皆以秦如惡狗而不至也。狙獷。犬齧人者也。念孫案李解狙字之義未當。張則大謬矣。狙讀爲虘。廣雅曰。趪獡。虘也。虘曹憲音在何反。謂驚去之貌也。虘與狙古字通。說文曰。獡。犬獡獡不附人也。讀若南楚相驚曰獡。又曰。獷。犬獷獷不可附也。然則狙獷皆驚去之貌。言麟鳳高飛遠走而不至也。

神歆靈繹

神歆靈繹海水羣飛李善曰繹猶緒也言神靈歆其舊緒不福佑之繹或爲液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五臣本繹作液劉良曰天地神祇以秦無道之甚故歆其靈潤滋液不降福祥也念孫案李劉二注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詞今案繹者終也神歆靈繹海水羣飛言始皇旣沒而天下皆叛也繹字本作斁繹液皆其借字也又借作射說文曰斁終也廣雅曰繹終也又曰彊繹終窮也魯頌駉篇曰思無疆又曰思無斁白虎通義曰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也此皆古人謂終爲斁之證張衡靈憲曰神歆精斁義與此同也

有馮應而尙缺

上覽古在昔有馮應而尙缺焉壞徹而能全李善以馮應爲依憑瑞應呂向曰憑仁義而感瑞應念孫案應讀爲膺馮膺猶服膺也服與馮一聲之轉中庸曰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士喪禮馮尸鄭注曰馮服膺之喪大記馮尸注曰馮謂扶持服膺莊子盜跖篇曰馮而不舍又曰服膺而不舍服膺卽馮也服與伏古通用服膺之爲馮膺猶伏軾之爲馮軾（史記酈生傳伏軾下齊七十餘城漢書作馮軾）伏琴之爲馮琴（史記魏世家中期馮琴索隱曰春秋後語作伏琴）茵伏之爲茵馮也（史記酷吏傳未嘗敢均茵伏漢書作茵馮）膺與應古同聲而通用（康誥曰應保殷民周語曰膺保明德應保卽膺保魯頌閟宮篇戎狄是膺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膺作應孟子滕文公篇戎狄是膺音義曰膺丁本作應）此承上文帝王之道不可離而言言上覽古昔有服膺斯道而尙有缺

失者矣.未有壞徹斯道.而能自全者也.服膺與壞徹.意正相對.說者不達.乃讀應爲瑞應之應.宜其詰鞫爲病矣.

其疇離之

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李善曰.離.應也.劉良曰.離.治也.念孫案應治二訓.皆於古無據.且於義未安.今案.離者.被也.言非新家其誰被此祥瑞也.後漢書東平憲王傳.策曰.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句法正與此同.李賢曰.離.被也.(班固杜根張衡傳注竝同.)言非憲王誰更被蒙此恩也.

覺德不愷

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李善曰.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劉良曰.不懇懇則悟大德不和其化也.覺悟也.念孫案.李解愷字之義未當.劉則幷誤解覺字矣.今案.覺.大也.愷.明也.言不懇懇則大德不明於天下也.孝經引詩有覺德行.鄭注曰.覺.大也.(小雅斯干篇.有覺其楹.毛傳曰.有覺.言高大也.)緇衣引詩覺作梏.鄭注曰.梏.大也.直也.爾雅曰.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訓愷爲明.字亦作闓.廣雅曰.闓.明也.

羣公先正罔不夷儀

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李善曰。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亦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劉良曰。百官羣公之治既正。無不端平有等差也。夷。平也。念孫案。李說羣公及夷儀。皆失之。劉說尤謬。今案羣公先正。卽上所謂鬼神。大雅雲漢篇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是也。爾雅曰。夷。悅也。郭注引詩我心則夷。又鄭風風雨篇云。胡不夷。商頌那篇。亦不夷懌。毛傳竝與爾雅同。言羣公先正之神。無不悅其禮儀。故曰鬼神之望允塞也。下文云。姦宄寇賊。罔不振威。振威與夷儀相對爲文。是夷爲悅也。

猶可得而脩也

典引。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書猶可得而脩也。呂向曰。其書尚可得脩治也。念孫案。脩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傳寫往往譌溷。繫辭傳。損。德之脩也。釋文。脩。馬本作循。莊子大宗師篇。以德爲循。釋文。循。本亦作脩。晉語。矇瞍脩聲。王制正義引作循聲。史記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脩古。管子九守篇。循名而督實。呂氏春秋盡數篇。射而不中。反循于招。何益于中。韓子五蠹篇。聖人不期循古。趙策。循禮無邪。今本循字竝譌作脩。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循行都昌台邱暹。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脩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近。遂致訛謬邪。隸續曰。循脩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借用。循者。述也。鄭風日月傳曰。述。循也。廣雅曰。循。述也。太昊以前。不可復考。故上文曰。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太昊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故曰。其書可得而述。非謂脩治之也。後漢書班固傳亦誤作脩。

匿亡回而不泯

匿亡回而不泯。匿古慝字也。逸周書大戒篇曰，克禁淫謀，衆匿乃雍。管子七法篇曰，百匿傷上威。韓子主道篇曰，處其主之側爲姦匿。匿與慝同。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周官保章氏疏，後漢書蔡邕傳注，文選月賦注，引書大傳，竝作側匿。徵胡瑣而不頤。呂延濟曰，回，邪也。班固傳作慝亡迥而不泯。李賢曰，慝，惡也。迥，遠也。瑣，小也。頤，養也。言凶惡者無遠而不滅，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念孫案，迥與瑣相對爲文，則作迥者是也。迥譌爲迴，因譌爲回耳。呂訓回爲邪，則是惡無邪而不泯，不詞之甚矣。徵讀爲徽。徽，善也。說見班固傳。

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

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李善曰，言前封禪之君，有天不使之，而尙假竹素，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尙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傳曰，台，我也。班固傳注，以光度爲光揚法度。餘與李善注略同。五臣注甚謬，故不錄。念孫案，李善以不俾爲天不使，光度爲光明之度，如台爲如我。李賢又以光度爲光揚法度，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詞也。今案，不俾者，不從也。爾雅曰，俾，從也。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猶魯頌言至于海邦，莫不率從也。度與宅古字通。光度，卽光宅也。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是也。薛瓚注漢書韋元成傳曰，古文宅度同。大雅皇矣篇，此維與宅。論衡初禀篇引作度。文王有聲篇，宅是鎬京。坊記引作度。又堯典宅西，周官縫人注引作度。五流有宅，史記五帝紀作度。禹貢是降邱宅土，風俗通義引作度。三危既宅，夏本紀作度。立政文王惟克厥宅心，漢石經作度。凡古文尙書例作宅，今文尙書例作度。孟堅本用今文，此言光度，卽書序之光宅，猶上文言正位度宗，卽顧命之恤宅宗也。光宅天下者，廣宅天下也。周頌敬之傳曰，光，廣也。光與廣義同，而字亦相通。周語熙，廣也，韋注引鄭司農云，廣當爲光。堯典曰，光被四表。漢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曰，廣被四表。荀子禮論篇曰，積厚者

流澤廣。大戴禮禮三本篇作流澤光。皆其證也。如台者。奈何也。湯誓夏罪其如台。史記殷本紀作有罪其奈何。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史記作乃曰其奈何。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史記作今王其奈何。是古謂奈何爲如台也。盤庚卜稽曰其如台。亦謂卜問曰其奈何也。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三子若不訕訾聖人。則顏閔之徒。其奈之何也。漢書敘傳。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言奈何不匡正之也。說者皆訓台爲我。而其義遂不可通矣。言自古封禪之君。有海內未盡率從。而尚假竹素者。未有光宅天下。而遺其文章者。今其奈何而獨闕也。郭有道碑文曰。今其如何而闕斯禮。句法本此。

光允不陽

念孫案。班固述成紀。炎炎燎火。亦允不陽。亦發語詞。皋陶謨曰。亦行有九德是也。經傳中若是者多矣。今李善本作光允不陽者。後人但知亦爲連及之詞。而不知其爲發語詞。故妄改爲光。不知此謂火之不揚。非謂其光也。小雅正月篇。燎之方揚。亦謂火非謂光也。漢書谷永傳作燎之方陽。陽揚古字通。五臣本及漢書敘傳漢紀皆作亦允不揚。李善引張晏注曰。天子之威。如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亦不熾矣。據此則正文本作亦允不陽明矣。今本亦不熾矣。作不亦熾乎。又今本漢書張晏注作不炎熾矣。皆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

躬親節儉

念孫案。非有先生論。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五臣本及漢書東方朔傳。竝作躬節儉。六臣本注云。躬善本作親。據此則李善本本作親節儉。今作躬親節儉者。校書者據五臣本旁記躬字。而後人誤合之也。自舉賢才以下。皆以三字爲句。加入躬字。則句法參差矣。下文放鄭聲以下七句。開內藏以下六句。亦以三字爲句。

但懸曼矰

四子講德論、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李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張銑曰、蒲苴子、善弋射者也、與曼矰不與其弓、則不能發射也、念孫案、李張皆未解懸字曼字之義、懸謂繳也、繳、繩也、矰、弋射矢也、弋者以繳繫矢而射、故曰懸、懸、繫也、淮南說山篇、好弋者先具繳與矰、高注曰、繳、大綸、矰、短矢、繳所以繫矰、是也、曼者、無也、言但有繳而無矰、則雖蒲苴不能以射也、廣雅、曼、無也、（小爾雅同）法言寡見篇曰、曼是爲也、五百篇曰、行有之也、病曼之也、皆謂無爲曼、但懸曼矰與空柯無刃、相對爲文、但亦空也、曼亦無也、無曼一聲之轉、無之轉爲曼、猶蕪菁之轉爲曼菁矣、

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

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今李善本如此）游觀乎道德之域、念孫案、匍匐二字、後人妄加之也、偃息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皆以七字爲句、加入匍匐二字、則非特句法參差、且文不成義矣、五臣本無匍匐、

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

念孫案、王命論、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無字本在貪字上、言無貪不可冀望之事、爲二母所笑也、漢書敘傳作毋貪不可幾、漢紀作無貪不可幾者、是其證、又案李周翰注云、勿貪帝位、終不可冀望、徒爲二母所笑、則無字本在貪不可冀之上明矣、今本無字在下句爲字上、蓋後人不曉文義、而妄移其次耳、

棲遲泌邱

郭有道碑文。棲遲泌邱。善誘能教。李善曰。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念孫案。毛以泌爲泉水。此言泌邱。則與毛傳異義。案廣雅曰。邱上有木爲柲邱。此碑云。棲遲泌邱。而周巨勝碑。亦云洋洋泌邱。于以逍遙。又束晳元居釋曰。學旣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祕邱。抱朴子正郭篇曰。嗣高潔之條貫。爲祕邱之俊民。泌柲祕字異而義同。蔡邕張揖束晳葛洪。並以泌爲邱名。說與毛異。蓋本於三家也。

世謂隨夷爲溷兮謂跖蹻爲廉

念孫案。弔屈原文。世謂隨夷爲溷兮。謂跖蹻爲廉。本無兩爲字。今有之者。後人以下文云。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故加之也。不知此二句言謂不言爲。下二句言爲不言謂。互文也。若此二句有爲字。則不成句法矣。史記漢書賈誼傳。俱無爲字。

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

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念孫案。巨字後人所加。旣言吞舟之魚。則不必更言巨矣。列子楊朱篇曰。吞舟之魚。不游枝流。莊子庚桑楚篇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呂氏春秋愼勢篇曰。吞舟之魚。陸處。韓詩外傳曰。衆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淮南繆稱篇曰。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史記酷吏傳曰。網漏於吞舟之魚。後人以李善注云。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因於正文內加巨字。不知此引莊子之文。以明小水之不容巨魚耳。非正文內本有巨字也。劉良注云。吞舟之魚。今本作吞舟巨魚。亦是後人所改。下文云。吾小池水之中。不能容吞舟之魚。則仍未改也。謂

大魚腹中可容船也。則正文內原無巨字明矣。史記漢書皆無巨字。

擠爲山乎九天

弔魏武帝文。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擠爲山乎九天。李善曰。擠。墜也。張銑曰。爲山將至九天。忽山積。謂大功旣成而死矣。念孫案。擠讀爲朝隮于西之隮。隮。升也。爲山者自下而上。故曰隮。言人事所成。何往不至。譬如爲山。將覆簣於深谷之中。而隮之至於九天也。若云墜爲山乎九天。則與上意不貫。下二句云。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乃始言功成而身死耳。擠與隮古字通。昭十三年左傳。知擠於溝壑矣。杜注曰。擠。墜也。商書微子篇。予顚隮。馬注曰。隮。猶墜也。擠墜之擠通作隮。猶隮升之隮通作擠矣。